

● 诗中找乐 ●



历代

谐趣诗话

欣赏

● 余章瑞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余章瑞

历代谐趣诗词欣赏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吴 晔

封面设计:梁 珊

书名题字:任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谐趣诗词欣赏/余章瑞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8

ISBN 7—80002—689—2

I. 历… I. 余… III. 古典诗歌—中国—选集
IV. 1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819 号

历代谐趣诗词欣赏

余章瑞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11.5 字数 243千字

199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定价 7.40元

ISBN 7—80002—689—2/G·200

目 录

诗中找乐

- 写在前面..... (1)
- 一、历代打油诗俳谐诗欣赏 (5)
- 二、现当代打油诗词欣赏..... (15)
- 三、戏谑诗词欣赏..... (20)
- 四、讥讽诗词欣赏..... (42)
- 五、各体趣诗类录..... (62)
 - 隐语诗——豪语诗——奇语诗——吃语诗——
 - 土语诗——仄语诗——十七字诗——改旧诗——藏
 - 头诗——歇后诗——顶针诗——拆字诗——虚字诗
 - 数字诗——叠字诗——回文诗——反复诗——
 - 姓名诗——错谬诗——药名诗——谜诗
- 六、旧时世态人情诗趣 (123)
- 七、秀才酸趣 (154)
 - 穷酸之趣——嗜书之趣——村塾冬烘之趣
- 八、科举诗词集锦 (174)
- 九、官场幕府诗词丛话 (185)
 - 居官生涯——咏清官——咏贪官——诉讼诗话
- 十、饮食诗词丛话 (211)
 - 饭菜诗——酒诗——茶诗——粥诗——豆腐诗

- 十一、夫妇儿孙诗情录 (236)
- 十二、咏老养生诗词趣话 (247)
- 咏老——养生——祝寿
- 十三、岁时婚俗诗词趣话 (271)
- 十四、咏物诗词丛话 (278)
- 评花——赋雪——咏棋——品猫——论蚊——
 咏钱——咏其它
- 十五、题画诗词拾趣 (309)
- 十六、诗词掌故趣闻录 (322)
- 掌故——趣闻——说诗趣语——佳句美名

诗 中 找 乐

——写在前面

人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我说工作着也是快乐的。一旦离休了，不上班、没工作了，到哪里去找这份乐呢？我的一个办法是读诗、读词，尤其是读散见于历代笔记、小品、诗话中的诗词，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现在才知道，诗本身就应该是有趣的。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说诗之法有五，其中之一就是“兴趣”。评注者陶明浚对此的解释是：“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清人林昌彝《海天琴思录》说：“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甚至有说“无趣不可谓诗”的。这些话都说得很好，都把兴趣与体制、格力、气象、音节（或称格、意）并提，认为是不能或缺的。因为有趣才能达到妙的境地，不妙就流于凡近了。

何况有些诗的作者写它就是为了自娱并以娱人。唐代一位叫张打油的写了一首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类诗历来不乏作者。在现代，鲁迅先生就写过《教授杂咏四首》、《报载患脑炎戏作》等既深刻又有趣的诗。他的《赠鄂其山》以佛号作结，更令人叫绝。读这类诗就更是一种享乐了。

许多有趣的诗大都写得俗、浅、露，有人会因而不屑一顾。对此我愿意引用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的看法：诗写得深沉就是情，浅近就有趣，只要出于真率，深、浅、情、趣都需要，都很好。他说：“杜子美云：‘桃花一簇开无主，不爱深红爱浅红。’余以为深浅俱佳，惟天然者可爱。”我很赞赏这位诗论家的兼容态度。我国是个诗的国度，唐代是诗歌创作鼎盛的朝代。而就在这时，既产生了李白、杜甫等等一批光辉的诗人，也产生了王梵志这样的白话诗人，张打油等一些滑稽诗人。并不因为有了前者而摒弃后者，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吧。

倘无趣，作诗就是件苦差事，读诗也一样。宋代的黄山谷问过郭功甫：“公做诗费许多气力做甚？”《许彦周诗话》说：“此语切当，大有益于学诗者，不可不知也。”在当代，把诗歌创作的娱乐性看得很重的当推聂绀弩先生。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把打油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引进诗歌创作中来。1961年3月，他给友人的信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很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见《散宜生诗·高旅序》所引）诚然！写诗不打油是苦事，读完全不打油的诗也会不怎么带劲，读专打油的诗，一时哪里有这许多。

于是我想编一本书，把历代打油或近似打油的诗，形式奇特有趣的诗，集中起来，加以介绍，供读者欣赏。我在阅读中四处寻找，每有所获，则欣喜不已。如在《寄园寄所寄》中，我读到：赵秉忠状元及第，青州府衙设宴庆贺，值大雪，众请状元公题咏，状元说大家联句吧。道台吟“剪碎鹅毛空中舞”，府尹吟

“山南山北不见土”，县令吟“琉璃碧瓦变成银”，状元吟“面糊糊了青州府”。这是多么精彩的压卷之句！在《孤贖》中我读到：明清易代之际，一位隐于医的秀才吴东里，中秋节设家宴，赋诗有句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会荆妻儿女孙。”笔记作者以其笔法奇创收录，而我则以其富于生活情趣而赞叹不已。在《履园丛话》中读到：乾隆年间，浙江按察使百某和杭州太守李某，本来相处很好，后因事齟齬，同在一城，整月不见。李某甚至想辞官归里，文书都写好了。时方酷暑，百某差人送李一柄折扇，上面题诗二句：“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失笑，于是僵硬的关系和解了。诗句风趣，比喻恰当，这样处理人际关系，何愁不臻“人和”。前人笔记、小品中有一些相互打趣的诗，虽为戏谑，却无恶意；一些描摹世情的诗，虽嫌出世，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读到这些，都使我得到不小的乐趣。我把它们摘录下来，按内容归类，如把吟咏旧时知识分子生活、思绪及种种可笑可叹行径的列为一类，冠以《秀才酸趣》的章名；把咏酒、茶、粥、饭、菜、豆腐诗词和有关议论放在《饮食诗词丛话》一章。这样分类，无非图个查找方便，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分类。在一些章节中，也选录了一些并不那么诙谐有趣的诗词，如《酒诗》中谈到最先提及烧酒的诗，《茶诗》中引了几个朝代较有代表性的咏茶诗等，这样做是想增加一点知识性，起一点类书的作用，读者倘要使用，也可省去一些另行查检之苦。总之是想努力做到亦庄亦谐，庄谐杂陈，而以谐趣为主，并希望读者会觉得有趣有益有用。

本书所收诗词均为旧体，新诗未录。为节省篇幅，诗词与其他文字接排，未另行另段。所引诗词尽可能注明出自何何时何人何书，一来便于读者查阅原著，二来借以表明所引皆有所

据,未敢杜撰臆测。一书如多次出现,则略去作者或年代。本书所选务求意趣隽永,粗俗无忌,但低级趣味的不收。

以上所说,无非本书缘起及个人所定目标,至于是否达到,只有请读者诸君评判了。

余章瑞

历代打油诗俳谐诗欣赏

打油诗和俳谐诗一样，都是出语诙谐，读来有趣的。把打油诗单列出来，是鉴于有些诗已经被人称作打油诗，或者已由作者自称其为打油诗。为了便于叙述，这里就把凡是已有过打油之名的，就沿用之；没有打油之名而有打油之实的，就称之为俳谐诗或谐趣诗。

打油诗的开山祖师是唐代张打油，大概是个榨油业者。他的《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是他唯一的传世之作。有人根据明代李开先《词谑》，说张打油还作过另外两首诗，其实是不确的。该书说汴地某参政雪中升厅议事，见粉壁上有人题诗云：“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参政大怒，说“何人大胆，敢污吾壁？”左右以张打油对。众扭送张打油至前，答以：“某虽不才，素颇知诗，岂至如此乱道！如不信，试别命一题如何？”时南阳被围，请派兵出救，即以为题。打油应声吟道：“天兵百万下南阳。”参政一听，说：“有气概，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成下三句。吟云：“也无援救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爷的哭爷，哭娘的哭娘。”依然前作腔范。这应该是李开先的创作，算不到张打油头上。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说，打油诗如果同人的名节无碍，未

尝不可以游戏出之。若拿它来报怨，发人隐私，那就不好了。他举了几种他认为较好的打油诗。一种是诗虽谐谑，而炼字炼句，音节铿锵，非老手不能的。如他的友人陈斗泉《谢友赠金华火腿》诗，云：“金腿蒙君赐，举家大笑欢。柴烧三担尽，水至一缸干。肉似枯荷叶，皮同破马鞍。牙关三十六，个个不平安。”第二种是笔力峻峭，他人不可及的，如金陵有一僧（按即志明和尚），尝作打油诗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屁》，中有一首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第三种从所举诗例看属于叙事简洁，出语诙谐，而又暗含讥讽的，如湖州人郎苏门留馆后，乞假归里携眷入京作的七律三首一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馆里两年过。半欧半赵书虽好，非宋非唐赋若何。要做骆驼留种少（京都人称翰林为骆驼，据《庸闲斋笔记》注，下同），但求老虎压班多（散馆授知县为老虎班）。三钱卷子三钱笔，四宝青云帐乱拖。”二云：“几人雅雅复鱼鱼，能赋能诗又善书。那怕朝珠无翡翠，只愁帽顶有玕瓊（散馆主事授玕瓊顶）。先生体统原来老，吉士头衔到底虚。试问衙门各前辈，此中风味近何如？”三云：“粮船一搭到长安，告示封条亦可观。有屋三间开宅子，无车两脚走京官。功名老大腾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工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诗写得很风趣，也饱含官场生活的辛酸。

历代诙谐有趣的诗除被称作打油诗的以外，还有称为覆窠体、俳谐体、钉铰诗、牛山体、郑堂体等的诗词，以及唐末权龙褒、卢延让和明清笔记小品中所录署名和无名的一些诗词，现分述如下。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十四，把打油诗同覆窠体、俳谐体、钉铰诗并列，说：“江南呼浅俗之词曰覆窠，犹今云打油也。

杜公谓之俳谐体。”该书引《太平广记》卷五十五说：“仙人伊用昌，号伊风子，有《题茶陵县诗》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边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谓之覆窠体。”按江南有芒草，湖南茶陵人采来织草鞋。伊用昌题此诗于县门，极言其县城之小，触怒了胥吏，被逐出茶陵县界。

杨慎说，覆窠体“杜公谓之俳谐体”，按“杜公”即诗圣杜甫，他有《戏作俳谐体解闷》二首，据仇兆鳌注，作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是“厌居夔而作也”。诗云：“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又云：“西历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粃粃作人情。瓦卜传神语，畚田费火耕。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乌鬼”是什么，有四种说法，一说为鸬鹚，一说为乌蛮鬼，一说为“所事神名”，一说为猪。“於（音乌）菟”为虎的别名，粃粃（音女）为油炸面食。二诗都是嗟叹夔地风俗的可怪，交情的寡薄，并言此地是非，不必与论，但当一笑置之，唯以诙谐的方式作诗遣闷而已。

钉铰诗本事，见北宋钱易的《南部新书》壬集，说有一位胡生，失其名，以钉铰为业，梦见一位姓柳的人教他作诗。胡生辞以不能，柳极力劝他说：只要率真道来，就有了诗的情致。胡生醒后，试着吟咏，果然成章，以后就愈写愈好了。以下的记载与晚唐范摅著的《云溪友议》所载相同，只是《云溪友议》对胡生的介绍详细些。如说他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镏钉之业”，大约是个磨镜、雕板、钉碗的匠人。说他能吟诗，虽无师承，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也不弃猥贱之事，所以远近知名，人称“胡钉铰”。有人送他金钱，他必拒绝，如赠茶酒，则欣然接待。胡钉铰诗都平易可诵，生动有味。如：《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

“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刻划情状，细致入微。《履园丛话》说，打油诗始见于《南部新书》，指的就是钉铰诗之类。

牛山体的特点可见前引《牛山四十屁》之一。

权龙褒体诗，据《全唐诗话》卷六《权龙褒（褒一作襄）》条说：唐中宗景龙年间，左卫卫将军权龙褒，好赋诗，而不知声律。中宗与学士赋诗时，他也参加了，中宗戏呼为“权学士”。初，权龙褒因受连累被贬到远方，归来时，献诗云：“龙褒有何罪，天恩放岭南。敕知无罪过，追来与将军。”惹得中宗大笑不已。又据《太平广记》，权龙褒自矜能诗，作《沧州刺史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又《秋日述怀》云：“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野集螂。”一位参军读不懂，请他解释，他说：“鷓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园中，乾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如厕见野泽蛭螂也。”又《赋皇太子夏日赐宴》诗有句云：“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又为《喜雨》诗云：“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

唐末卢延让（让一作逊）的诗堪与权龙褒比美。据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他赴考二十五次，才登一第。他的诗卷中有这样的句子：“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他的“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曾得到权贵的欣赏，所以他得意地对人说：“我平生拜谒公卿，想不到得力于猫儿狗子。”人们听了都笑了。他任翰林后有诗云：“不同文赋易，

为是者之乎。”终因不称职，几天就被罢官了。他还有哭守边将士的诗：“自是硃砂发，非干炮石伤。牒多身上职，盎大脊边疮。”人称“打脊诗”。

又据《全唐诗话》卷五及何光远《鉴戒录》，卢侍郎延让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言语，时辈称之为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鹰健卒悬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又《寄友人》云：“每过私第邀看鹤，长著公裳送上驴。”此容易之甚矣，然于数篇见意尤妙。有《松寺》诗云：“山寺取凉当夏夜，共僧蹲坐石阶前。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衣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时发涧中泉。通宵听论莲华义，不惜松窗伴觉眠。”又《苦吟》云：“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又《赠僧》云：“浮世浮华一段空，偶抛烦恼到莲宫。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野色吟余生竹外，山阴坐久入池中。禅师莫问求名苦，滋味过于食蓼虫。”

关于卢延让诗句“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还有一段故事：前蜀太祖冬夜与枢密大臣潘峭在内殿平章边事，旋令宫人于火炉中煨栗子，俄有数栗爆出，烧损绣褥子。时太祖多疑，常与炉中烧金鼎子，命徐妃二姐妹亲侍茶汤，这天夜间宫猫相戏，误触鼎翻。太祖叹息良久，说：“‘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忆得卢延让卷有此一联，乃知先辈裁诗，信无虚境。”何光远对卢延让诗的评价不同于孙光宪，何是褒扬的，而孙则是贬低，如说卢诗“得力于猫儿狗子”等等。幸好由于他们的记载，诗得以保存下来。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对卢延让诗评价也很高，说他“有卓绝之才”，还说他于唐光化三年中进士，后归前蜀，授水部员

外郎，累迁给事中，官至刑部侍郎。卢诗词意入僻，不竞纤巧，且多健语，下士（理解力不高的人）大笑之。侍御史吴融读到他的诗中的警联，如《宿东林》云：“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童骨立六街中。”《赠元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道》云：“云间闹铎骡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又云：“树上啾啾批颊鸟，窗间逼驳叩头虫”等，大惊曰：“此去人远绝，自无蹈袭，非寻常耳。此子后必垂名。”吴融还说他在任翰林时，前蜀帝召见谈话，还举卢延让的一联诗：“臂鹰健卒横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说：虽浅近，然自成一体名家，今则信然矣。

明代杨慎对卢延让的诗则很不以为然，他在《升庵诗话·劣唐诗》中，就举了卢延让的诗，说这类诗皆“下净优人口中语，而宋人方采以为诗法，入《全唐诗话》，使观者曰，是亦唐诗之一体也”。《假诗》条也批评了卢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行须。”不知李、杜长篇数千首，安得许多胡须捋扯也？苦哉！”杨慎的看法与何光远、辛文房多么不同。作为一个旧诗读者和欣赏者，我以为不妨接触面宽一些，如卢延让所作，不因袭前人，刻划细致，有其独到之处，起码是不应排斥的。

到了晚清，在福建一带出现了被称为郑堂体的俳谐诗。据朱克敬《雨窗消意录》，福建人郑堂能诗，好滑稽。郡守丧妻，将殓而不瞑，堂自言能祝，因高吟曰：“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含泪眼，恐教儿子着芦花。”吟讫而瞑，太守以厚礼赠之。国丧期间，太守宴于西湖，郑堂故意冲其前导。太守怒，令作诗自责。郑堂连书“苦”字，太守笑道：“你今天才知道苦了吧？”郑堂续成一绝曰：“苦苦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驾未经年。江山草木皆垂泪，太守西湖看画船。”太守连忙请他走

了，因这要传出去可不得了。据称至今闽人还称俳谐诗为郑堂体。

以唐人说唐诗著称的《云溪友议》，记录了不少近于口语的讥嘲戏谑诗，论者以为这些都可看出当时诗坛的风尚。书中《杂嘲戏》条载咏螃蟹诗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题金钱花诗云：“阴阳为火地为炉，铸得金钱不用模。漫向人前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拟权龙褒体赠鄂县李令云：“鄂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因这首诗的批评，这位县令只好称病休官了。温州儒士颜郎中，不会弓箭，却骑马打猎，张祜以诗戏之曰：“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张祜平日骄傲放诞，朱冲和乘小舟经过，赠诗嘲之：“白在东都元已薨，兰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南海狂生黎瓘，游于漳州。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唯独不请他。黎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座中人读诗无不大笑，于是崔使君驰骑迎黎入席。

《北梦琐言》载，有位姓蔡的都押衙，对诗僧齐己说，有一首咏洞庭湖的诗写绝了，诸位都不必再吟这类诗了，齐己请他朗诵一下，押衙抑扬顿挫地吟道：“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无髭须。”以其水少不成湖（胡）也。诸僧大笑之。该书还记了包贺的“粗鄙”之句：“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树挂小瓶儿。”“雾是山中子，船为水鞞鞋。”“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其实是很有趣的。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二

句，人皆以此汕口，而不知出处。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为此俳笑之诗也。初，哲宗灼艾，举此以娱，故传之也。”宋哲宗赵煦在接受艾灸治疗时，都要让人朗读这位滑稽诗人的诗，以作疗疾之助，据说效果还不错呢。

滔大使的原诗是这样的：“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琶凤，慢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原来是他先看见三只蜘蛛结网于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弹“凤栖梧”曲，馒头没吃完，就有看门人来报建安章秀才来访，连忙抛下馒头迎客，回来时见门上画钟馗打小鬼，所以说打死又何妨。又，一日大雪，哲宗问滔大使近来有何诗作，回答说方吟二句云：“谁把鹅毛空处抖？玉皇大帝卖私盐。”此人的诗都是这一类的。

又据《七修类稿》所载，成化年间，宁波好事者有一诗，嘲分守官，诗云：“布议苏崑李（布政司参议，苏州崑山县人，姓李），分宁只点工。怒挥门不炮（以指挥门上不放炮），责铺夜无笼（笼，灯笼也）。库出收阶晒（盘库出阶，收人家晒场），生烧接县东（生日烧纸，接县家东西）。买真兼得皂（为买真皮靴，并要皂靴），留绿老宜葱（买绿缎铺户，偶持葱白者至，则曰：老亦宜之）。”此诗风格，直是滔大使一脉。

《升庵诗话》“打油诗”条，记某小市发大水，妓女们迁居于北岩寺，一狡黠少年作诗曰：“水涨倡家住得高，北岩和尚得松腰。丢开《般若经》千卷，且说风流话几条。最喜枕边添耍笑，由他岸上涌波涛。师徒大小齐声祝，愿得明年又一遭。”这一类戏谑诗在历代笑话书中颇多，诗话中少见。杨慎却在诗话中把它单列一条，并题以打油之名，可能是聊备一格吧。

清人诸晦香《明斋小识》载一首称为“龙褒又一体”的诗，出自某乡某生。此人沉酣制艺，而于诗学，一步不窥。后就学于友，友告以用平仄之法，此公居然自称已得吟诗三昧，即迨成一首云：“吾人从事于诗途，岂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学者其知所勉夫？”艺林为之捧腹。

《古今谈概》说，明嘉靖年间，一织造太监征索不遂，为诗云：“朝廷差我到苏州，府县官员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监司叹曰：“好诗。”答曰：“虽不成诗，押韵而已。”与前诗堪称双绝。

又据《古今谈概》，高敖曹尝为杂诗三首。其一：“冢子地握塑，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地剥皮。”其二：“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其三：“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凸肚，河冻水生皮。”比喻奇特形象有趣。

《笑笑录》载诗数首，堪称打油之佳作。一为绍兴王少翁以初出小鸡馈塾师作为节礼，塾师以诗却之，云：“昨日蒙君惠只鸡，可怜离母未多时。劝君莫把牛刀试，留取笼中作画眉。”其艺术功力可与前引《谢友赠金华火腿诗》比美。

一为洛阳“隶卒”王长脚所吟诗，如《咏蜂房》云：“好个蜂窠儿，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孙，各自开户牖。”《咏鹭鸶》云：“好个鹭鸶儿，毛羽甚皎洁，青天无片云，飞下一团雪。”前两句俚俗，后两句有意趣。好事者录得数百首之多。

《笑笑录》载，钱竹汀之仆关中观能诗，虽多俚俗语，但都出自机杼。如《咏钟楼》一首，云：“遥望钟楼一座方，当中颠倒挂铜缸。东边撞起西边响，隐另哩琅隐另哩。”末句状其声。又作《断句》如：“两只粪船停石埠，一竿尿布出楼窗。”又《过江》

云：“所以当年关夫子，开船先唱大江东。”别饶风致。王长脚和关中观，同张打油、胡钉铰等人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打油诗人。

清人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说，德清胡渭，耆年宿学，一次酒间令各举打油诗句取乐，有的说：“大道秃龙无四爪”，有的说：“月进山头独眼睛”；或云：“星飞天放弹，日出海抛球”；或云：“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或曰：“板侧尿（读如虽）流急，坑深粪落迟”；或曰：“宽扯包头围绿野，倒排牙齿嚼青天”。胡渭的评语是：“诸句皆有意致。”

《塗说》所载的一首堪作本章压轴之作，诗题《咏闪电》，云：“黑云团团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烟。何以知其要吃烟？一闪一闪打火镰。”这样的佳作岂可多得！可惜没有留下作者姓名。

现当代打油诗词欣赏

在现代，鲁迅先生写过好几首打油诗。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鲁迅鉴于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做了一首“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原为三段，后增一段，每段都以“由他去吧”收场。正如打油诗历来被人瞧不起一样，鲁迅这首也难逃厄运，被《晨报》总编辑从排字房抽掉了，气得副刊主编孙伏园大叫可恶，辞职了。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鲁迅写过《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打油诗，其中《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短短的二十个字，把一批自称孙中山信徒的人刻划得淋漓尽致。

鲁迅先生常把打油诗简称作“打油”，如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致林语堂》的信说：“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又如一九三二年十月鲁迅书赠柳亚子的立轴是他的《自嘲》诗，诗后有题款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称这首诗为打油，是因为诗的开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结尾“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都是颇为典型的打油诗句。

一九三一年初春，鲁迅作赠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即邬其山五律一首，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

陀。”出语幽默，笔触辛辣，分析世情，尤为深刻，以佛号作结，更见机趣。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鲁迅作《教授杂咏》四首：一、“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二、“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三、“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四、“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这些诗都写得诙谐有趣，打油之味甚浓。

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办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并在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发表他写的《画堂春》一首，云：“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且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瞿秋白用何家干笔名，在同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曲的解放》一文，说：“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帐混帐？”文中载了一段《平津会》杂剧（前段）云：（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短柱天净纱〕热汤混帐——逃亡！装腔抵抗——何妨？（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接“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他不加抵抗，日军于三月四日只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承德。

聂绀弩先生在论诗的信中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其实，编者编诗、选家选诗，吸力也在此。他说：“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

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这一论断，令人心折。聂著《散宜生诗》有不少意深趣浓的佳作，录数首如下。

《挑水》：“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鸪鸕偏向井边啼。”

《削土豆伤手》：“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推磨》：“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清厕同枚子》（二首选一）：“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拾穗同祖光》（二首）：一、“不用镰锄铲鏊锹，无须掘割捆抬挑。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俯仰雍容君逸少，屈伸艰拙仆曹交。才因拾得抬身起，忽见身边又一条。”二、“乱风吹草草萧萧，卷起沟边穗几条。如笑一双天下士，都无十五女儿腰。鞠躬金殿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寄语完山尹弥勒，尔来休当妇人描。”

《九日戏柬尔冬》：“十年已在人前矮，九日思知何处高。风雨满城曾昨夜，江山如画又今朝。嵩衡泰华皆O等，庭户轩窗且Q豪。湖海元龙楼百尺，恰逢佳节不相招。”

《雪峰六十》（四首选一）：“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索维埃。长征五岳皆平地，小

饮三江酒一杯。回想西湖湖畔社，九天阊阖一齐开。”

《球鞋》：“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

《拾野鸭蛋》：“野鸭冲天捉对飞，几人归去路歧迷。正穿稠密芦千管，奇遇浑圆玉一堆。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数来三十多三个，一路欢呼满载归。”

《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口中淡出鸟来无？寒夜壶浆马哈鱼。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君且重干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余。”

《启功韵语》收诗词二百多首，启功先生《自序》云：“这些语言，可以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实应算是胡说。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启功先生是满族人，所以这样调侃自己。这本书自一九八九年出版后，即不胫而走，要想得到一本很不容易，可见读者对它的喜爱。其中有一首《鹧鸪天》词，是咏《乘公共汽车》的，云：“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上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城市中人大都尝过这滋味，所以读来倍感亲切。又如：

《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夜梦初回，地转天旋，两眼难睁。忽翻肠搅肚，连呕带泻，头沉向下，脚软飘空。耳里蝉嘶，渐如牛吼，最后悬锤撞大钟。真要命，似这般滋味，不易形容。明朝去找医生，服‘本海拉明’‘乘晕宁’。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失去平衡。此症称为，美尼尔氏，不是寻常暑气蒸。稍可惜，现药无特效，且待公墓。”

《贺新郎·咏史》云：“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部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沁园春·自叙》也写得极富情趣：“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既是大白话，又严格遵守诗词平仄、谱调，这是启功先生高明之处。

当代学者、翻译家杨宪益的《自题》诗，也有同样特点。诗云：“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怀熟与俦？蹉跎渐白发，辛苦作黄牛。”

一九八五年，张中行先生写了一首打油诗，题为《试放牛山之屁》，云：“无缘飞异域，有幸住中华。路女多重底，山妻欲戴花。风云归你老，世事管他妈。睡醒寻诗兴，爬墙看日斜。”原诗无标点。见于先生所著《诗词读写丛话》附编《说梦草》中。首句自注谓指出国热。“路女多重底”，当指妇女多着高跟鞋吧。诗写得风趣老辣，大有迅翁风味。

戏谑诗词欣赏

近 臣 相 谑

《隋唐嘉话》载，唐太宗宴聚近臣时，喜欢开玩笑。赵无忌嘲欧阳率更说：“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应声回答：“索头连背暖，佷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欧阳询曾为太子率更令，故称欧阳率更。

嘲 畏 内

据《妆楼记》，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妒，裴谈非常怕她。那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唐中宗渐畏之。宫内饮宴时唱《回波词》，有一俳优念道：“回波迤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给俳优丰厚的馈赠。“李老”指唐中宗李显。

一 双 胡 子

据《大唐新语》，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鏗，并以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都加封朝散之官，鏗独不沾。景、嵩二人多须，对立於庭，鏗嘲之云：“一双胡子着绯袍，一个须多一鼻

高。相对厅前搽早立，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按“搽早立”，《唐语林》及《全唐诗》均作“搽且立”，疑是。

颜鲁公戏吟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载颜鲁公（真卿）戏吟三首，其《乐语》云：“苦河既济真僧喜，新知满座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馋语》云：“拈馐舔指不曾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云：“逢糟过麴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著接罗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洪迈认为以颜公的刚介守正而作这样的诗，岂不是以文滑稽吗？而且语意平常，无可咀嚼，所以怀疑不是颜公作的。

皮归互嘲

《全唐诗话》卷之五载，皮日休赋《龟诗》嘲归仁绍：“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是不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归氏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焐了水中揉。一团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明人《古今谈概》说是皮日休谒归仁绍不遇，作龟诗嘲之。

嘲姓名

据宋朝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国初，聂崇义精《礼》学，著《三礼图》上之，盛行于世，诏给于国子监讲堂。郭忠恕尝诮其姓：“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终是未为聪。”简

直就是一则耳字谜。崇义曰：“仆不能诗，聊以一联奉酬：‘勿笑有三耳，犹胜畜二心。’”其敏而善谑，亦可嘉也。按“畜”即“蓄”，“忠恕”二字含两个心字。

据清褚人获《坚瓠集》：翟某于水南杨氏家中教学馆，陈云屋作一诗取笑他：“失足如何跃，无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为棹亦难行。”

僧道争优

《大唐新语》说，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年间，兴善寺为火灾所焚，佛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当时人虽然很欣赏李荣的诗，但他的声名也因而受损。

琴诗

宋代诗人苏轼好戏谑，他写了一首《琴诗》同他的一位操琴的朋友开玩笑，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装作不理解的样子提问。

东向笑

据《侯鯖录》，皎然禅师赠吴凭处士诗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还如瞽者望长安，长安在西东向笑。”东坡代答云：“寒时便是热时风，饥汉哪知食药功。莫怪禅师西向笑，缘师身在长安东。”

灯 花 烧 字

据《宋稗类钞》：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茶毗一个僧。”按《传灯录》为吴僧道原集佛教诸祖机缘而成，计三十卷。茶毗，即闍毗，茶通荼，焚烧之意。

题 飞 吟 亭

《鹤林玉露》说，世传吕洞宾是唐代一位进士，赴京师应举途中，遇钟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去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近时有题绝句于亭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

“高 唐”

宋代王辟之《澠水燕谈录》说，元丰元年，他奉调博州高唐县令，时黄夷仲（廉）为监察御史，他前去告别。夷仲口占一绝句见谑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风物由来各异乡，若向此中求梦雨，只应愁杀楚襄王。”这是说河朔风土人物质朴，让王辟之不要想入非非。

被 鸡 驱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陆起，性滑稽，任吉州庐陵县

宰，事务繁忙，诉讼尤多。陆起自知才短，常常五鼓就起来视事，从早工作到夜分，还不能办妥。自作一绝题厅壁云：“驱鸡政府本来无，刚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来却是被鸡驱。”

十 竹 一 叶

《王直方诗话》说，苏东坡有句话说得好：“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王祈尝对苏东坡说：“有咏竹诗两句最得意。”便朗诵道：“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苏东坡说：“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相 谐 取 乐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斋漫录》说：邹志全、陈莹中被贬谪后，间或以长短句相诙谐取乐。莹中讽志全长髭，云：“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颌髭须，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簪子镊来，须有千堆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按：“簪子”即镊子，“细君”即妻。志全讽莹中之多欲，云：“有个头陀修苦行，头上头发髤髤。身披一副黑裙衫，紧缠双脚，苦苦要游南。闻说度牒朝夕到，并除颌下髭髻。钵中无粥住无庵，摩登伽处，只恐却重参。”

僧 求 荐 用

据《古今谈概》，有僧金銮，求欧阳景写封信代向玉峰长老

荐用，欧阳景就在信中写了一首诗：“金銮求与玉峰书，金玉相乘价倍殊。到底不关藤蔓事，葫芦自去缠葫芦。”

保 倣 塔

《涌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倣塔，因钱忠懿王倣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后误为保叔，以至有一诗云：“保叔缘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疏。纵饶一派西湖水，难洗今朝叔塔羞。”又，郎仁宝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故名塔曰保叔。

又《霏雪录》以为“保所塔”，不知何据。

下 部 尚 书

据《笑笑录》引《却扫编》，宣和中，王鼎为刑部尚书，年甫三十；那时卢益、卢法原俱为吏部侍郎，两人都是大胡子。王嘲之云：“可怜吏部两胡卢，容貌威仪总不都。”卢尚书应声吟道：“若要少年并美貌，还须下部小尚书。”闻者快之。

“客 作 儿”

《能改斋漫录》说，江西俚俗骂人，有叫“客作儿”的。陈从易寄荔枝给盛参政，赋诗云：“樱桃真小子，龙眼是凡姿。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盛参政问作何解，回答说：“樱桃味酸，小子也；龙眼无文采，凡姿也。橄榄初涩后甘，下辈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儿也。言客作儿者，佣夫也。”

三 笑 事

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嘉靖庚子，杭有稳婆为人收生，反生子于产家，还有医生因急症死于病家者。又有巡捕而为强盗劫掠，一时害怕，口称爷爷者。好事者作一绝云：“稳婆生子收生处，医士医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盗叫爷爷。”

侍 婢 诗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古今诗话》和《翰府名谈》都刊载寇莱公（按即寇准，封莱国公）侍儿倩桃诗二首，说寇莱公自相府出镇北门，有歌女来到庭下，寇准取金钟独酌，叫她唱了几首歌，歌毕，赠以彩绫一束，歌女嫌少，不满意。倩桃在房内窥到，立刻写了两首诗呈给寇准，其一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侍 婢 续 诗

据清张培仁著《妙香室丛话》，宋赵葵，曾避暑水亭，作诗云：“水亭四面朱栏绕，簇簇游鱼戏萍藻，六龙畏热不敢行，海水煎澈蓬莱岛。身眠七尺白虾须，头枕一枝红玛瑙。”诗未成，赵葵就睡着了。他的侍婢续吟道：“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

无米无裤诗

据《笑笑录》。义兴人储遇，一日去看望金沙邓孺孝，邓对他说家中绝粮情状，因口占曰：“有口无粮不用愁，有粮无口正堪忧。真人解得其中意，烦恼坑中好出头。”

储遇说：“某去年贫无裤，亦有口号。”遂曰：“西风吹雨声索索，一双大腿没下落，朝来出榜在街头，借与有裤人家著。”坐客大哄。

浴狗日诗

据冯梦龙《广笑府》引《雅谑》，俗传三月三日为浴佛日，六月六日为浴狗日。有客谒杨南峰，值三月三日，杨以浴辞。客不解，以为是杨南峰故意冷落，便想报复他一下。后杨南峰在六月六日去拜访他，他也以浴辞。杨南峰戏题其壁，云：“君昔访我我洗浴，我今访君君洗浴。君访我时三月三，我访君时六月六。”

周秀才请客

据《古今谈概》引《文酒清话》，东都周默，从来没有作过东道主，一日请客，忽风雨交作。一下雨，客人就不来了，正好遂了周秀才之愿。

宋温作诗戏之，诗云：“骄阳为戾已成灾，赖有开筵周秀才。莫道上天无感应，故教风雨一齐来。”

刺 六 郎

据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东台县有一秀才，兄弟排行第六，人称六郎。此人出入官场，骄其乡党。钱君冠刺以诗云：“走过官场已二回，六郎满面笑容堆。才叨县令生辰酒，又举分司上匾杯。衣服假（借）来长短窄，语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须珍重，多少夤缘博得来。”

留 取 头 蹄

据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彭齐，吉州人，才辩滑稽，无与为对。未中举时，曾拜谒南丰县令，这位县令不喜欢与士人结交，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衙吃羊，弃下头蹄残骸而去。县令就拿这些来宴客，彭齐也被邀请了。第二天，彭齐献诗谢之云：“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过，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阁，留取头蹄设秀才。”南方谓押司录事为“录公”。览者无不绝倒。

题 鼓

据《笑笑录》引《老学丛谈》，广陵高爽，博学多才。故人孙抱为延陵令，爽去拜访，孙抱毫无故人之情。爽取笔在鼓上题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末句是说经常不断挨打。

题格子屏风

《坚瓠集》说，朱贞白去拜谒贵人某，受到不礼貌的对待。朱便以堂中格子屏风为题赋诗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浑身都是眼，还是识人无。”

嘲签大名者

《笑赞》说：明英宗天顺年间，吏部郎中某，行手本于翰林，签名字画甚大。刘定之戏书一诗于后，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君今名大欲如何？纵于事体全无碍，只恐临池费墨多。”

刺乡人某

据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乡人某，家故贫，衣食不给。及得势后，多金而豪，遽忘故态。钱君冠刺以诗云：“雪大风狂冻又坚，布袍一领并无棉。自从接管田房税，灰鼠裘披八月天。”

才着绒衣

据《古今谈概》。徽州人方于鲁，由造墨起家，多结交士绅。有长安贵人给他寄来一领兰州绒（裘皮），那时已是四月了。方于鲁急忙制成衣服穿了起来，以夸示宾客。有人作诗嘲之：“爱煞兰州乾鞞绒，寄来春后遽裁缝。寒回死等桃花雪，暖透生憎柳絮风。忽地出神抖细脚，有时得意挺高胸。寻常一样方于鲁，

才着绒衣便不同。”

丹 青 家

据明江盈科撰《雪涛谐史》，一丹青家以写真为业，然其术不工。一日，为其亲兄写一像，自谓逼真，悬之通衢，作为招牌，以揽生意。邻人见之，争相问道：“这像画的是谁？”没有一个看得出是画他兄长的。有人题诗嘲之云：“不会传真莫作真，写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见者无不发笑。

櫻 桃 一 实

据《坚瓠集》，蒋漫堂与客宴坐，见院中樱桃惟一实，共以为笑。

忽有客来访，自言能诗，因命赋之：“烧丹道士药炉空，枉费先生九转功。一粒丹砂寻不见，晓来枝上弄春风。”

细 雨

据《古今谈概》，解缙四岁，出游市中，偶跌，众笑之，乃吟：“细雨落绸缪，砖街滑似油。凤凰跌在地，笑煞一群牛。”

冤 忤 载 诗

《坚瓠集》引《冤忤》载诗云：“自古文章推李杜，如今李杜

忒希奇。叶公懵懂遭蛇吓，冯妇龙钟被狗欺。杂凑零拼璇玉赋，失粘走韵省耕诗。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其偈曰：“是是非非何日休，序班诗伯两绸缪。前生必有因缘在，不是冤家不聚头。”

“瓦 窑”

旧时称人生女为“弄瓦”，称人妻为“令正”。褚人获《坚瓠集》载，无锡邹光大，连年生女，每次都邀请翟永龄饮酒，翟作诗戏之，云：“去岁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诗上复邹光大，令正原来是瓦窑。”

嘲武生入学

《坚瓠集》有嘲武生入文庙诗云：“也戴银雀顶，也穿粉底皂；也要著蓝衫，也去谒孔庙。颜渊谓然叹，夫子莞尔笑；游夏文学徒，惊骇非同调。子路好勇者，怒目高声叫；或者行三军，著他调草料。”

东瀛比东坡

据《敝帚斋馀谈》，太常孙隆（东瀛），在任江南织造时，修葺西湖诸古迹，一时人诵其功。有人题句于湖心亭壁云：“东瀛本是古东坡，兴复吾杭胜事多。”王志坚时为诸生，见之，续其后云：“何来谄子尽情呵，其奈东瀛没胛何！”未数日，墙上的诗就被涂掉了。

如船两耳不听鸚

彭乘《墨客挥犀》说，岭南僻远之地，有驿名翠岚，往来宿者，多饲马于堂上。驿吏劝说不听，乃题小诗于壁以讥之曰：“犬马本非堂上物，莫言驿舍暂经过。大都人畜须分别，不禁鸚声可奈何。”盖昔人曾有为《驴吃牡丹赋》云：“展似铁之双蹄，惊回蝶梦；耸如船之两耳，不听鸚声。”驿吏之意出于此。

新会访仙遇媪妇

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引《考甄志》，苏东坡听说新会有仙，便去寻访。至古博里，遇村妇肩挑送饭的篮、罐，蓬发短衣，胸露两乳。东坡即口占一诗曰：“蓬发星星两乳乌，朝朝担饭去寻夫。”妇应声吟云：“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汝无？”言讫不见。这大约就是他要拜访的仙女吧。

曹 琰 续 诗

据宋吴处厚《青箱杂记》，郎中曹琰亦滑稽辩捷。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座中无不大笑。

恶 字

据《古今谈概》，李郁为荆南从事。有朝士寄书，字写得很

难看。李寄诗云：“华絨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深荷故人相爱处，天行时气许教吞。”末句说可以当作治病的符篆吞到肚里。

着大毛

据清朱克敬《雨窗消意录》，桐城张映沙，倜傥负气，喜诙谐。土俗呼叔叔为椒椒。有族弟某，乡试分房，叔为大兴县丞，循例迎送。榜后，门生有献狐裘者，张映沙赋诗嘲之云：“恩旨分房第一遭，马前迎送有椒椒。鹿鸣宴罢怀银器，虎榜人来捏纸包。白发门生双膝屈，蓝圈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无他乐，夫妇同时着大毛。”

锯匠诗

赵东山家乡有二挚友，互相拉扯提携，都急急于名利。一日同访东山，见庭下有锯匠解木，因以命题。东山口占绝句云：“一条黑路两人忙，傍晚相看鬓已霜。你去我来何日了，亏他扯拽过时光。”二人知讽已，相与感叹而去。

鲤鱼斗口

据《华筵趣乐谈笑酒令》“常吃别人”条。昔一鲤鱼一鲇鱼相争斗口，鲤鱼曰：“你有甚么稀罕。我若一日变化，便会上天。”接着吟一首诗道：“眼里有金星，身上有金鳞。桃花春浪暖，一跳过龙门。”鲇鱼也吟诗道：“眼里也无星，身上也无鳞。

一张大阔口，常会吃别人。”

嘲 妻 青 黑

据罗烨《醉翁谈录》，某人邻家，夫妻甚相谐和，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云：“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某人之妻得知，亦候夫归，对他说：“你怎么不学学邻居咏诗？”丈夫说：“你吹火，我也赋诗一首。”妻即效吹，夫乃作诗赠之，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鬼脸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掣茶（茶）（鬼名）。”又，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说，上述第一首诗是程光禄五六岁时作。一次他在厨房嬉闹，佣人说：“你只会瞎胡闹，哪里会做文章。”光禄说：“吾岂不能？”家奴说：“试为我吟一烧火诗。”即应声吟云：“吹火樱唇敛，投柴玉腕斜。回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

嘲 侍 儿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黄山谷《戏闻善遣侍儿来促诗》云：“日遣侍儿来报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鸪盘茶样施丹粉，只欠一枝萸茱花。”苕溪渔隐胡仔说：“其丑陋可想，山谷亦善戏也。”这位侍儿奉命走了十里路来报信，不料却因容貌不美和修饰不当，受到大诗人的取笑。

嘲 黑 妇

《坚瓠集》载一《黄莺儿·嘲黑妇》词云：“水墨李三娘，黑

旋风姐妹行，张飞昔日同鸳帐，才别霸王，又接周仓，鍾馗也在门前闯，尉迟帮，温将簟卖俏，勾搭了灶君王。”又嘲黑妇诗云：“黑有几般黑，唯君黑得全。熟藕为双臂，烧梨作两拳，汗流如墨汁，气吐似窑烟。夜眠漆凳上，秋水共长天。”又云：“笑似乌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间贴栗子，以上是幞头。”

伛 偻 诗

据《太平广记》：有人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旁人咏之曰：“拄杖颇似乃，搯笏便成及。逆风荡雨行，面乾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

短 小 人 词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有咏短小人《黄莺儿》一阙云：“矮子寸三高，进阴沟，插雉毛，鹅黄蚕茧烟毡帽，扇箍儿束腰，拐杖儿灯草，梨园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阳白菜错认做老芭蕉。”

嘲 肥 矮 昆 仲

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吴明卿二子，皆肥而矮，又皆饶才致，喜谈谑。常往谒汪伯玉，辞归，索赠言。汪伯玉知道他们好诙谐，乃口占云：“泰伯由来有后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双肥水犊，拜风两个壮江豚。并肩尽教填深巷，独立还堪塞大门。”其弟自谓稍清于兄，乃启发伯玉说：“小侄不似家兄

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别？”伯玉应声曰：“正无结句，只以兄此念足之。”便作最后两句云：“悬知袅娜无君分，不必争长跼脚跟。”

嘲近视诗

《广笑府》载嘲近视诗云：“笑君双眼忒希奇，子立身旁问是谁？日透窗棂拿弹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画壁磨伤鼻，为锁书箱夹着眉。更有一般堪笑处，吹灯烧破嘴唇皮。”

没兴你重来

据《笑笑录》引《挥尘余话》说，某少从王荆公学，以经术自任，全乏文采，自建业移帅维扬，临发，题长短句于赏心亭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拥旄忽又淮东，便咫尺人千里。画角一声催起，邦内人齐跪。江山有兴我重来，斟别酒，休辞泪。”官中以碧纱笼之。后有轻薄子剗去“有”字，改为“没”字，“我”字改作“你”字，见者莫不启齿。

酒令

据《古今谈概》，古亭刘端简公居乡，邑大夫或慢之。值宴会，端简公出令佐酒，各用唐诗一句，附以方言，上下相属。刘云：“一枝红杏出墙来，见一半，不见一半。”含有讥诮之意。一士大夫云：“旋砍松柴带叶烧，热灶一把，冷灶一把。”邑大夫云：“杖藜扶我过桥东，我也要你，你也要我。”一时喧传，以为

绝唱。

一说云：“隔断红尘三十里，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解之者曰：“点溪荷叶叠青钱，你也使不得，我也使不得。”

鼾 睡 诗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归叟诗话》载《鼾睡诗》一篇，以为是韩愈退之的作品，其实不是。诗中有“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等句，不大像诗。欧阳修（永叔）有《谢人送枕簟诗》，也涉及喜睡，诗云：“少壮喘息人莫听，中年鼻鼾尤恶声。痴儿掩耳谓雷作，灶妇惊窥疑釜鸣。”这就很有诗意，与前诗不同了。

閤 人 诗

据《笑笑录》引《夜航船》说，看门人顾骑龙性醇雅，耽书籍，断简残编，珍如拱壁。并喜作诗，信口脱出，绰有情致。有卖瓜诗云：“郎君端的买西瓜？侬卖西瓜价不差。包拍大红兼蜜练，竹炉无用再煎茶。”

可 憎 诗

据《古今谈概》。柏子庭和尚素称滑稽。有诗一联嘲方士某至松江焚蛇燕祈雨，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练蛇。”闻者绝倒。子庭又有《可憎诗》云：“世间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蝇鼠贼憎，船脚车夫并晚母，湿柴爆炭水油灯。”

不 久 诗

《坚瓠集》说，“浮云易散琉璃脆”，此喻不久也。又水中之泡，风中之烛，亦未切当。近有一诗咏不久，云：“老健春寒秋后热，半夜残灯天晓月。草头露水板桥霜，水上浮沓山顶雪。”更一字不可易。

秋 日 登 厕 吟

据清人金埴《不下带编》，冯景山作《秋日登厕吟》：“火云变白秋蛆弱，干矢橛堆钻力薄。夏畦失势如是观，当年悔蹋朱门脚。”见者佳其后二句，诮其前二句，说是“秽语吻臭不典”。庞雪崖说：“讲这种话的人读过佛经吗？佛经说：‘参柏树有省，号柏树慧果。’如果参干屎橛有所省悟，不也可以称干屎慧果吗？而以不典诮之，冤矣！”

慰 足 词

据《坚瓠集》，康熙壬子冬，在德州旅店中，见壁上一词云：“春闱期近也，望帝乡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争气，扶持吾去。博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弓样鞋，夜间伴你。”不知为何人所作。

后读《檐曝偶谈》，知为曹东猷赴省，陆行良苦，自慰其足而作。

按东猷名幽，字西士，宋嘉熙时人，词名《红窗迥》。

咏 疰

李开先《词谑》载咏疰疾曲云：“热时节热的在蒸笼里坐，冷时节冷的在冰冷上卧，颤时节颤的牙关错，疼时节疼的天灵破。兀的不害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怕杀人也么哥，似这般寒来暑往都经过。”

病 齿

《坚瓠集》载沈君烈《病齿》诗云：“三日对书不能读，支颐摇首双闭目，半口无角微觉肉，涎流于面下及腹。老大不好作儿哭，回声强笑吻角缩。欲设痛喻无其族，略似钝斧斫湿木。嗟呼！此牙咬菜啖豆粥，世间残颓学不熟。贵人名字呼奴仆，得毋以此消齿福，所以齿中有鬼伏？”

邮亭壁上诗

旧时南方大路两旁的邮亭里常有人胡乱题一些诗，令人读了可气亦复可笑。

明人李开先《词谑》说：“邮亭壁上诗，题者皆东西南北之人，信笔胡云，如出风道士之口者为多。有《叨叨令》刺之云：‘东来的也写在墙儿上，西来的也写在墙儿上，南来的也写在墙儿上，北来的也写在墙儿上。兀的不羞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恶杀人也么哥，再来的休写在墙儿上。’”

岳阳楼题壁

有趣的是出现在洞庭湖畔岳阳楼墙壁上的一首诗：“岳阳楼上一楼诗，尽是胡题与乱题。我也上前题几句，他年泥壁一齐泥。”妙在末句，真点睛笔也。

贼斯文

明郎瑛《七修类稿》说，朋友向郎瑛借去《诗林广记》、《楞严经》。一夜盗入西厢，因犬吠而所窃无几。第二天，郎瑛去访问他，他就说：连你的书也一并被窃走了。郎瑛因讽一诗以自解：“西厢月黑夜沉沉，盗入君家犬吠纷。却把诗林经卷去，始知盗贼好斯文。”

示盗诗

西蜀卓沃，饱学而贫，家徒四壁。一日有盗入其家，沃知，吟诗以示之曰：“夜静更残月色昏，有劳带剑入寒门。诗书腹内余千卷，珠玉床头没半分。低语已惊黄犬吠，轻行不损旧苔痕。多情知我凄凉事，不及披衣起送君。”盗笑而去。

明代吴安国《累瓦篇》说，苏州老儒沈文卿读书至深夜，一贼入屋行窃无所获，老儒从容招呼说：“虚劳下顾，赠汝以诗如何？”乃长吟道：“风寒月黑夜迢迢，孤负君来此一遭；只有古书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贼听了含笑而去。

相传郑板桥的同乡人某，夜入郑宅行窃，郑吟诗赠之：“大

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文。出门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花盆。夜深不及披衣送，收拾雄心往别村。”某愧作退。

讥讽诗词欣赏

嘲 失 节

据《坚瓠集》，宋末淮南统兵将领夏贵，年七十九，降于元。当过夏贵家僮的洪福，那时正领兵在镇江巢湖一带，悉力御敌。夏贵引元兵至城下，诱洪福出城，伏兵擒住洪福。福请南向死，以明不背国。后四年，夏贵病卒。有人赠诗曰：“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问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夏贵不仅偷生，而且负惭于洪福，两诗讥嘲得当。

据袁枚《子不语·赵子昂降虜》，邓开禹年轻的时候，众人请仙，他也问终身。虜判云：“赵子昂也。”五字宛然赵书。邓开禹在旁微微一笑说：“两朝人物。”虜随判诗一首，云：“莫笑吾身事两朝，姓名久已著丹青。书生不用多饶舌，胜尔寒毡叹寂寥。”这分明是袁随园在变着法儿讥刺降元的宋宗室赵孟頫。

《坚瓠集》载，吕文焕游浔阳琵琶亭时，龙麟洲去谒见他。文焕令赋诗，麟洲朗吟曰：“老大蛾眉别所天，忍将离怨写哀弦。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吕文焕大怒。原来诗是借白居易《琵琶行》故事讥讽他负宋降元的。

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载，绍兴辛巳年，金主完颜亮毙命，葛王篡位，派使者来南宋修好，洪景卢奉命赴金还礼。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表章尽被退回，要求依近例改写。景卢不同意，于是居住的驿门被关，膳食供应也断了，使者不得食者一日。金方又派人来游说，叫他不要固执，不然没他的好处。景卢等惧被扣留，不得已，改写表章呈上，膳食供应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微摇。有人作诗嘲讽道：“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

《坚瓠集》说，衢州白沙渡酒馆，败壁间有人题油污衣诗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味其语意，为有感人失节者。

据《笑笑录》，清朝建国之初，开科取士，诸生高蹈远引，避不应试。次年丙戌，补行乡试，告病诸生都出来应试了。滑稽者作诗云：“天开文运举贤良，一群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昔年曾耻食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据清王应奎《柳南续笔》，明清改朝换代之初，诸生有抗节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后经告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有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齐夷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煞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不够为由，仍驱之出，有人即以前韵为诗云：“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

据清刘献庭《广阳杂记》，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都在虎邱聚会饯行。忽有少年投一函，打开一看是绝句一首：“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据《桐阴清话》，潘篆仙秀才尝言：钱谦益当清兵入关，穿戴清朝衣冠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击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个倾国倾城帽。”按“帽”与“貌”同音，借《西厢记》曲语嘲笑他，闻者绝倒。

又据谈迁《枣林杂俎》，有人在苏州虎邱的生公石上，题《寄赠大宗伯钱牧斋（谦益）从盛京荣归》诗云：“入洛纷纷意正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已自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最怜攀折庭边柳，撩乱春风问阿侬。”“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讽刺钱的大节有亏。又据钮贻《觚琇》，诗为云间人陈卧子所作。

清黄协坝《锄经书舍零墨》说，钱牧斋文章人物，倾海内，惜末路一蹶，遂至士林不齿，亦可悲也。清朝查初白先生题其拂水山庄云：“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于景仰之中，寓讽谕之意，最为合体，后有作者，不能及也。

嘲 男 子 汉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

宫，深得后主的宠爱，号花蕊夫人。后蜀亡，入备宋后宫，宋太祖赵匡胤召见费氏，使赋诗。费氏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原来当时蜀兵有十四万，而宋军只有数万人。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军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世传这诗是花蕊夫人蜀亡后被辇载入宋后宫，为答宋太祖赵匡胤问而作的。《传记杂编》却说是为前蜀王衍降唐时，兴圣太子所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牛系鼓旗。二十万军皆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只前两句完全不同，后二句略有差异。郎瑛认为，都是蜀亡之作，其辞又相类，为正史所不载，当存疑以俟。

又据《优古堂诗话》，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其后花蕊夫人记孟昶之亡，亦作一诗。陈无己《诗话》载之，乃知沿袭前作。

王世贞《娘子关偶成》诗：“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长城要塞娘子关，得名于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领兵反隋故事。首句引东晋朱序之母在襄阳城破时筑斜城抗敌，迫使前秦“氐酋”苻丕退兵故事。相传诸葛亮曾以女衣赠司马懿，以羞其怯阵避战，末句反问今天的女同胞们有无女性衣饰送给男儿呢？这也是对男子汉们的讽刺。

浙江诸暨西施庙有联云：“一双笑靥才回首，十万精兵尽倒戈。”说的是越国用美人计，使吴国十万精兵不战而败的故事，也是从另一角度说男儿不敌女子。

浙江新昌天姥山有座动石夫人庙，相传金兵侵宋时，山上

有一老姬推山上巨石挡住金兵进路，击退金兵。后人为纪念她兴建这座庙，题联云：“如斯巾帼女儿，有志复仇能动石；多少须眉男子，无人倡议敢排金。”有人说联为秋瑾所作，待考。

据金埴《巾箱说》，周渔山，字复庵，自号天台山人，善摄生而工诗。诗多不经人道者。其《咏明妃》云：“却敌和番都要妾，不知何处用将军？”按明妃即王昭君，晋人为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后人又称明妃。西汉元帝竟宁年间奉旨出塞和亲。

《全唐诗话》卷二载《咏史》诗一篇，评的也是“昭君和番”这件事：“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诗作者对“安危托妇人”很不以为然，所以末句有此一问。据说唐宪宗李纯吟诵这首诗后，“大臣遂息和戎之论矣”。

宋末汪元量《醉歌十首》之三，写宋恭宗赵昀的祖母谢道清太后无力挽狂澜，只好降元这一痛史，诗云：“淮襄州郡尽归降，鼙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诗明写战事惨败，元兵直入杭州；暗写权臣误国，以致宫廷黯淡，书生痛哭。其四云：“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其五云：“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这些诗似也在问：“男子汉们，你们在哪里？”

嘲 武 懿 宗

据唐孟棻《本事诗》：武则天朝，左司郎中张元一滑稽善

谗。那时西戎犯边，武则天想让武家的人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统兵前去抵御。寇未入塞，懿宗刚过邠郊，就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张元一嘲以诗云：“长弓度短箭，蜀马临高蹇。去贼七百里，隅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窠。”武则天听了，起初不大明白，问：“懿宗没有马吗？何故骑猪？”元一解释道：“骑猪者，是夹矢走也。”则天乃大笑。按矢、豕音谐。

打 球 图

北宋诗人晁说之，作《打球图》七绝一首，讽刺唐玄宗宴饮戏乐，不事朝政，遂致祸乱。诗云：“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诗中三郎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小名。九龄（即张九龄）、韩休都是唐时大臣，他们老死了，没有人再上疏劝谏了。

欧阳询嘲射诗

据《解悃编》，唐宋国公不能射，欧阳询作诗嘲之曰：“急风吹缓箭，弱臂挽强弓；欲上翻垂下，应西还向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多应是宋公。”

“便 著 绯”

据《幕府燕闲录》，黄巢起义，唐昭宗（李晔）向西蜀逃难的时候，跟随着一同逃的杂技团，只剩下一个耍猴的人了。耍猴人带着唯一的猴子，也和大臣们同样的上班朝拜。昭宗看见

了，很高兴也很感慨，便赏赐耍猴的五品官职，还命从官赐给红袍，并赐猴子以“孙供奉”的雅号。罗隐因此吟诗道：“十二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罗隐十年寒窗，十次赴试不中，一直是个布衣，哪里比得上“孙供奉”？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大的讽刺。

嘲 竹 嘲 屏

《大唐新语》载，温彦博为吏部侍郎，裴略自荐于彦博，说能够作嘲讽诗语。彦博就让他嘲厅前丛竹。裴略吟道：“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让他嘲屏墙。裴略吟云：“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说：“此语似伤博。”裴略说：“我正想请您帮助，哪里敢讥刺您。”博惭而与官。

咏 假 山 嘲 荆 公

吴曾《能改斋漫录》引陈无己诗话说：“某公用事，矫节伪行。范蜀公咏僧房假山曰：‘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盖刺公也。”某公，指荆公，即王安石。又尝记一咏假山诗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这首诗世人以为东坡所作，不知是否。

题 麻 姑 山

据《云溪友议》：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被封为国道

师的邓仙客葬于是山,据说他死后是“尸解”(白日升天)的。但照样有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题咏,多达几千首。忽有少年偶题一绝句,自这首诗题后,邓氏的仙名就不如以前了。其诗云:“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题林灵素画像

南宋周紫芝所作《竹坡诗话》说,道士林灵素,以方术显于时,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颇多,至今有骄色。或作诗云:“当日先生在市廛,世上那识是真仙。只因学得飞升后,鸡犬相随也上天。”按林灵素是北宋时道士。因擅妖术,受到徽宗的宠幸,因他的“飞升”,连巴结他的人也升了官。

牵丝傀儡

南宋韩侂胄(宋史入《奸臣传》),携家宴西湖,席间有人献演牵丝傀儡戏,有土偶背小儿的名为迎春。韩侂胄对一族人说:“汝能诗,可咏此。”该人立即承命咏一绝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头上要安身。忽然线断儿童手,骨肉都为陌上尘。”韩大不乐,不终宴而归。

咏庐山道士

据明人江盈科《谈言》,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见双鹤因风所飘,憩于道馆,便想乘鹤升天,命山童控而乘之,结果把鹤

弄死了。第二天，驯养者诘知其状，诉于公府。处士陈沆作七绝以讽之：“啖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龙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

嘲 隐 士

《升庵诗话》说，周敦颐《濂溪集》有《和费县令游山诗》云：“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不忍辞官。”这是由衷之言，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为怀山之言，暗行媚灶（巴结权势）之计，真是可恶得很。唐僧昙秀云：“住山人少说山多。”杜牧云：“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曾有几入归？”按《唐诗纪事》卷七十二有唐僧灵澈《东林寺寄陈邱二侍郎》诗：“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两句诗比昙秀、杜牧的要早，当然他们讽刺的对象是一样的。

据《古今谈概》，隐士林和靖傲许洞，许嘲之云：“寺里掇斋饥老鼠，林间咳嗽老猕猴。豪民送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

据明人郑暄《昨非庵日纂》载，任轂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有朝士戏赠诗云：“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中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按“蒲轮”，古代征聘贤士用的车，用蒲草裹轮，使车减震，以示礼敬。“鹤书”书体名，古时征聘贤士的诏书用此体，故名。这位经学家身居山林，心在权位，所以被人讥刺。

据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陈眉公在王荆石家，一

当官的人问荆石说：“此位何人？”曰：“山人。”官说：“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讥笑眉公奔走于贵人门下。铅山蒋苕生太史《临川梦》院本内有《隐奸》一出，刻意讥刺眉公，其出场诗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心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也有人说这首诗是刺袁枚的。据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随园”条，蒋苕生《临川梦传奇》，有陈眉公出场诗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亦有名指随园也。”按“随园”即袁枚，因作《随园诗话》，故名。

讹言

据《坚瓠集》，元惠宗至正丁丑年，民间讹言采童男女，自中原至江南，年十二三以上，便为之婚嫁。吴僧柏子庭作诗戏之曰：“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娥不嫁人。”

又，明穆宗隆庆戊辰年，有人假传奉旨选宫女，浙直一路，不问良贱富贵，一语成婚，輿从候相，无从雇请，亦如元代至正年间故事，有人改柏子庭诗云：“抵关内使未为真，何必三杯便做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吓得姮娥要嫁人。”

又传说要选寡妇伴送童女入京。于是孀居无论老少，皆嫁人。有守制数十年的，不得已，亦再适。有人为诗云：“大男少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对头。堪笑一般贞洁妇，也随飞诏去风流。”这些诗虽出语戏谑，却反映了宫廷贵族迫害妇女的残酷

史实。

嘲赵构称臣

《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向阅某小说见《咏岳王》诗一首云：“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寥寥数语，用笔严冷之至。按：俊，指张俊，南宋大将，陷害岳飞的四奸之一；浚，指张浚，宋臣，力主抗金，后因出兵失利去职；世忠，指韩世忠，南宋大将，后封忠武王；桧，指秦桧；四太子，指金兀术；构，指南宋高宗赵构。这是明代邱浚《岳王坟》诗中句，最后两句原为“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笔记所载略有不同。

天 顺 间 诗

据《寄园寄所寄》，明英宗天顺年间，曹钦谋反伏诛，时有诗曰：“曹奴曹奴发颠狂，寇逮诸公死亦当。学士叩头如系犬，尚书锁颈似牵羊。万安稽首称三叔，恭顺当胸战一场。寄语汉朝食肉者，将何面目见吾皇。”从诗中所记看，这次造反震动很大。诗作者无意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题 梅 花 观

据《桐阴清话》，尝闻梅花观题壁诗云：“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开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爷。”诗虽鄙俚，可以愧花间喝道之辈。

瓜皮搭李皮

据南宋韦居安《梅硯诗话》，泉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肆业杭泮，粗有诗名。理宗朝，上书言事，自称和靖七世孙，冒充杭州籍贯以取乡荐。他还刊行中兴以来诸公诗，号《大雅复古集》，亦以己作附于后。时有无名子作诗嘲之，云：“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盖俗云以强认亲族者为瓜皮搭李皮云。

按林逋，字君复，谥和靖先生，隐居于西湖之孤山，不娶无子，所居植梅蓄鹤，人谓“梅妻鹤子”。

又据冯梦龙《古今谈概》，陈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见者，称林逋十世孙。陈嗣初取出林逋传让他读。读到和靖终身不娶无子，客默然。嗣初因赠诗云：“和靖当年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梅树枝。”

又据《坚瓠集》，林可山自称和靖七世孙。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姜石帚作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三诗略同。可见与名人攀亲通谱的做法是早已流行了，“瓜皮搭李皮”之风已很难消灭。

嘲王禹玉

据《坚瓠集》，王禹玉丞相既亡，有人作诗嘲之曰：“太师因被子孙煎，身后无名只有钱。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欲杀宋昭宣。尝言井口难为戏，独坐中书不计年。东府自来无土地，便应

正授不须权。”其家人向官府指控，说诗是张山人所作。府尹追张至，张曰：“某自来只作十六、十七字诗。七言律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金陵无名诗

据《识馀》，北宋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安石）罢镇金陵。这年秋天江北大闹蝗灾。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钩旆过江东。”荆公一日钱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寻访，竟莫知作者为何人。这无疑是对变法的人作来泄愤的。

讥时

《坚瓠集》载张明善作《水仙子·讥时》词云：“锦唇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总来总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刺严嵩

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中有《京师人为严嵩语》条，记了明代一首揭露和讽刺严嵩的民谣：“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清人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谐谑》中，也收这首民谣，词句略有不同，为：“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

几时!”

逸 诗

谈迁《枣林杂俎》载，学使李际期，试金华诸生。或题牋曰：“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按谈迁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他在笔记中收录这首诗，反映了他的民族情绪。

量 田

据《古今谈概》，成化初，邢公宥为苏州令。以郡中久荒，陂荡起税，民心颇怨。有人投诗刺之：“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共青天。渔舟若过闲洲渚，为报沙鸥莫浪眠。”

讽 举 贤 良 方 正

据明叶盛《水东日记》，尹凤岐在翰林院任职时，好作诗讽切时事，仅记一首，云：“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回家早去养儿子，保了贤良方正来。”那时凡应诏举贤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适精简太学生，年五十以上者都放归田里，所以尹赋诗讽之。

土 地 夫 人

《坚瓠集》载，明正德年间，顾东桥（璘）任台州知府，有土

地祠设夫人像，顾说：“土地岂有夫人？”命撤去。郡人求告说：“府前庙神缺夫人，请移土地夫人配之。”顾令卜于神，神许，遂移夫人像入庙。第二年，郡人又求告道：“夫人入配一年，当有子。”遂设太子像。有人作诗纪之：“土地夫人嫁庙神，庙神欢喜土神嗔。暮年入配今生子，明岁更教令爱生。”

又据清人俞蛟《梦厂杂著》“张老相公”条，载题壁诗与此略似：“土地夫人嫁庙神，庙神欢喜土神嗔；寄言夫妇休烦恼，未必夫人念旧人。”后两句与前诗不同而胜于前诗。

押 蝗

明代郭子章《谐语》说，钱穆为如皋县令，是年遭旱、蝗灾。泰兴县令宣称：本县界内无蝗。不久，蝗大起，众诘问，县令辞穷，便说：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于是向如皋发檄文，请严捕蝗，勿使侵邻境。钱穆得檄，在纸尾批复云：“蝗虫本是天灾，绝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且请贵县押来。”不久，诗传至都城，览者绝倒。

三 贤 堂 诗

据《钱塘逸闻轶事》，宋时西湖有三贤堂两处，两处都有苏东坡。一在孤山竹阁，供奉白乐天、林君复（和靖）、苏子瞻；一在龙井寿圣院，供奉赵汴、僧辨才和苏子瞻。宋理宗宝庆年间，袁韶担任京城临安府尹，移竹阁三贤祠于苏堤，并建亭馆由官家开设酒店赚钱，有人题诗讽之：“和靖、东坡、白乐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满面生尘土，却与袁韶趁酒钱。”

胆 似 天

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说，夔峡道中，昔有杜少陵题诗一首，以“天”字为韵，大字刻于山梁间，自唐至宋，无人敢在这里题诗。有一监司官路过见到了，就步少陵原韵作和诗一首，大书其侧。后有人嘲之云：“想君吟咏挥毫日，四顾无人胆似天。”过路人见了没有不笑的。

嘲 某 令

《桐阴清话》说，某县令官江北时，重修扬州平山堂，落成后，榜曰：“某年月日某县正堂某重修。”有人赋诗讽之：“太守风流宴蜀冈，千秋人尚说欧阳。不知当日题名字，可是扬州府正堂？”按平山堂原为宋代欧阳修所修建，并在此设宴。这位县官维修了平山堂，是件好事，但大书其名于堂，实无必要。

讥 贪 狠 小 取 者

李开先《词谑》载《醉太平词》一首，嘲贪狠小取者，云：“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剜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嘲 争 雪

据《笑笑录》，庆阳以北，水皆咸苦，不堪饮，当地人一到下

雪天，就把雪贮于土窖以供用。有二教官，约定有雪就均分。一日，西斋所得较多，二教官遂哄于堂。有人嘲以诗云：“连城瑞雪满瑶空，或在西阶或在东，两两教官争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风。”

嘲迷信业者

一些笔记小品多载有嘲看风水者诗，云：“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世间若有封侯地，何不寻来葬乃翁？”

又，据载宁波曹孝廉作讥相士袁柳庄诗云：“英雄老眼识英雄，我正怀疑欲问公。九尺曹交汤九尺，重瞳项羽舜重瞳。形容何乃一相似，功业如何两不同？须向此中明造化，莫将容易问穷通。”袁柳庄有《柳庄相法》行世，诗指出相术自相矛盾之处。

据《古今谈概》：有术士拜访唐六如，极言修炼之妙。唐云“如此之妙术，何不自为？乃赋及鄙人？”一日，术士出扇求诗，唐大书云：“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说会烧银；如何不自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又，唐六如尝题《列仙传》云：“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痔疮’。”吴地民俗，小儿遇可羞事，必齐拍手叫“阿痔疮”。

锦钱馀笑

元人郑元祐著《遂昌杂录》，记宋遗民郑思肖事迹甚详。略谓：闽人郑所南先生，讳思肖。自宋亡，誓不与北人交接；于朋

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为异。平日喜画兰，疏花间叶，不求甚工，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盖所以输写愤懑云。吴人好事者，为板刻其《锦钱集》行于世。

郑思肖有《锦钱馀笑》诗，鲁迅先生曾录三首书赠伯訖、铁研二先生及日本友人增田涉。诗为五言古，均极风趣、深沉，发人深思。

一、“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

二、“顽绝复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婆儿，尽逐光影没。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

三、“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常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

一 路 圈 儿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丙辰元旦，袁世凯称帝“登极”礼定，城厢内外、九门提督、内外警察厅、步兵统领，派队四出，所有门对、牌号、告白、墙壁，有共和等字，与帝制相抵触者，一概消除。其有不能即行涂洗者，凡共和字面，都加画一大黄圈，藉壮观瞻而昭民意。有街谣云：“一路圈儿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帝制不过画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儿童歌者甚伙，警士又沿途禁止。

嘲 焚 报

清末，于右任主持之革命报刊《民呼报》，痛斥官场腐朽，

被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城门中焚毁，并扬言欲抉主持者之双目。于右任另办《民吁报》，去“呼”字中的两点，暗示勿劳尊手。余槐青《上海竹枝词》有《焚报》一首刺之：“口诛笔伐日唏嘘，竟作官场附骨疽。差喜清朝胜秦室，长官焚报未焚书。”

嘲朱三小姐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民国三四年，北京官家闺秀，竞尚奢荡，冶服香车，招摇过市，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之三小姐为祭酒。其他名媛，醉心时髦，从者不乏其人。濮伯欣《北京打油诗》云：“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

马君武《哀沈阳》

一九三一年秋，胡蝶往北平拍摄《啼笑姻缘》、《自由之花》等片外景，正好发生“九·一八”事件。上海谣传9月18日晚，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正在北平搂着胡蝶跳舞，张将军赠胡蝶十万银元酬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听到这消息很气愤，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哀沈阳》诗两首，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即赵四小姐，“朱五”借指张学良，“蝴蝶”即指胡蝶。

后胡蝶发表声明辩诬。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所背“不抵抗”的罪名才得以昭雪。

刺文山会海

《当代中国诗词精选》载几首批评“文山会海”的词，写得老到辛辣。

熊楚剑一九八五年作《西江月》三首，一咏“文山”，云：“多谢飞鸿作美，送来文件成山。衙斋闭户勇登攀，爬得浑身是汗。八股文章增值，王婆脚布翻番。文山何日削为滩，恨少愚公百万。”

二咏“会海”云：“已惯长年开会，洋工大伙来磨。坐而论道念弥陀，大好时光混过。

会海无边无际，空言越扯越多。纵然讲话几皮箩，谁问耕耘收获。”

三咏“检查风”云：“平日高高在上，年终大搞检查。钦差巡按一车车，到处焚香接驾。顿顿佳肴美酒，人人有吃有拿。验收保证挂红花，管你是真是假。”

朱根勋《丑奴儿》词，云：“劳形案牍文山里，这个圈圈，那个圈圈，除了圈圈又圈圈。无边会海言无际，空话三船，废话三船，上级三船我三船。”

各体趣诗类录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论杂体，则有风人、橐砧、五杂俎、两头纤纤、盘中、回文、反复、离合，虽不关诗之重轻，其体制亦古。至于建除、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之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郭绍虞先生所作校注，对所述各体都作了解释。这里就比较浅近有趣的若干种诗体，兼及该书未提及的一些诗体，分类录述于后。

隐 语 诗

按即严羽所说的橐砧体。源于古乐府：“橐砧今何在，山上复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这就是僻辞隐语，即《文心雕龙·谐隐篇》所说的“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这首乐府的古注说：“橐砧者砧，谓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头，刀环也。破镜，半边月也。言夫出还在半月也。”即影射“夫出半月当还”六字。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这一诗格如不是古人作了解释，后人岂能晓得。至于苏轼《无题诗》：“莲子劈开须见蕙，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是文与释并见于一句中，就比较易懂些。

《柳亭诗话》和《枫窗小牍》均载，王荆公（安石）秉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依去

家京洛还，惊心寇盗来攻剽。”人都以为这是丈夫休妻，忧荒乱年景的意思。及到荆公罢相，苏东坡从贬谪地召还，诸公在相国寺宴请时，有人以此诗问之。苏东坡说：“于贫女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苗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依是吴言，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为贼名。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很明显，诗及解说，是反对变法的人创作的。

清代林昌彝《海天琴思录》说，诗有以六书假借字，其义颇质而近古，如温庭筠诗：“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围棋”为“违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古代博戏双陆之名，借为男之“行”，女之“思”。又，谢在震诗云“池中莲子堪求藕，天上弧声只对狼。”此借“藕”为“偶”，借“狼”为“郎”。用假借字入诗，亦诗家之一体，深得《毛诗》通假、比喻之意。

按末句“弧声”似为“弧星”之谐音。《史记·天官书》：“天矢……其东有大星曰弧，直狼。”《正义》：“弧九星，在狼东南，天之弓也。”可证。

豪 语 诗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有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甫自述少年作诗刻意求工。《吕氏童蒙训》说：“陆士衡文赋，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上述“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这样

的警句。

南宋杨万里《诚斋诗话》说，杜甫《山水障》诗：“堂上不花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白居易诗：“遥怜天上桂华孤，为问姮娥更寡无？月中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韩子苍《衡岳图》云：“故人来自天柱峰，手提石廩与祝融。两山陀跛几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都作惊人语。又说，韩子苍的诗不过是从以下诗脱胎而来的，如苏东坡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杜牧之句：“我欲东召龙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莱顶上斡海水，水尽见底看海空。”李贺句：“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等等。

《坚瓠集》说，石守道作过一首三豪诗，称赞石曼卿豪于诗，欧阳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杜默有送石守道赴太学六字歌一首，其豪语云：“头角惊煞虾蟹，学海波中老龙；爪距逐出狐兔，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条路出瓮口，几程身在云中。水浸山影倒碧，春着花梢半红。”按，杜默是宋历阳人，师事石守道。石守道称赞杜默的诗很豪放，把他同石曼卿、欧阳修并列。杜默作诗语多奇诡且不合韵律，后人称无根据随意编造为“杜撰”，即本此。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中所载诗数首，堪称豪语诗。如说：“华山狂子”张元，宋仁宗天圣年间坐累终身，尝作《雪》诗云：“七星仗剑搅天池，倒卷银河落地机。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鹰》诗有句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人称“其诗怪谲，多类此”。又载书生姚嗣宗诗：“踏破贺兰石，扫空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被人称作“又一张元”。苏东坡在关中驿舍墙上读到一首诗，连忙记下来，诗是：“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

牛教子孙。”后来才知道，这是姚嗣宗的诗。嗣宗又有诗云：“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饱昼眠。”皆豪语也。

清人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说，乾隆某年，海水大溢，潮退后，海滨卧一大鱼，脊高八尺，剖其腹，得铜纽扣升许。盖在海中食人，铜质不易消化故也。黄秋圃（贯芬）作咏大鱼诗，诗中有一联云：“游来龙伯扶桑国，尝遍周秦汉魏人。”最为有声有色，是一豪语诗联。

《解悃编》和《广笑府》都载一首大言诗：“登梯到碧空，对坐问天公。无马常骑虎，观鱼每钓龙。补衣针贯月，劈竹篾当风。为截犀牛角，推平五老峰。”

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对诗中豪语有一段专门论述，他认为诗作豪语，当视作者平时的素养，非有意执笔经营者所能。“马子才作《浩斋歌》，似亦豪矣，反复观之，雕刻工多，意随语尽。”“欧公作《庐山高》，气象壮伟，殆与此山争雄，非公胸中有庐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辈多称之，虽极力造语，而终窘边幅。信乎不可强也。”这话很有道理，作者的思想开阔，道德高尚，再加上文学修养深厚，笔下自然也就广博豪迈，反之，虽勉力为之，也不会有好效果。

现代诗人柳亚子先生诗，激昂慷慨，出语惊人。如作于一九一四年的《消寒一绝》云：“袁安高卧太寒酸，党尉羊羔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真是气概非凡。诗中袁安，东汉明帝时人，微时客居洛阳，大雪天，在家僵卧，被洛阳令发现，问为何高卧不出，答：“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表现了寒士不愿乞人的气节。党尉指宋初党进，他是一个武夫，官居太尉。遇大雪天，就在家饮羊羔儿酒，浅斟低唱。诗说这两人都不足道，而他则愿率兵三百万，就像当年项羽进咸阳，“烧

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那样，推翻寒冷的旧世界，换来暖和的新世界。

柳亚子还有一方印章，镌五言四句，篆字正文，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按祢正平，即汉末裸身更衣，击鼓骂曹的祢衡，其人少有才辩，气刚傲物，后为曹操借他人之手所杀。《后汉书·祢衡传》说，祢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不足数也！”印章的语句仿此，而又赋予新意。王尔德，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曾作喜剧揭露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大儿”“小儿”的“儿”，与“子”一样，都是对男性的泛称，即男子汉的意思，不是“儿子”之意。此印在一九六七年曾使人大惊失色，后被摔毁。据《人民政协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滕文正文。

奇 语 诗

罪语。宋代邢居实撰、元代陶宗仪辑的《拊掌录》说，欧阳修与人饮酒行令，各作诗两句，要够得上犯刑事罪的。一人吟道：“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人吟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阳修吟道：“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问他这怎么讲，答道：“当此时，徒(刑)以上罪亦做了。”

了语、危语《晋书·顾恺之列传》说，桓玄时与顾恺之同在殷仲堪处坐，共作了语诗，恺之先吟：“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吟：“白布缠根树旒旒。”仲堪吟：“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渐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仲堪眇目，曰：“此太逼人。”因罢。

速语。宋袁文《瓮牖闲评》载争咏速语诗事。苏轼出守杭州时，袁毅为通判，是苏轼的副手。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东坡云：“吾二人赋诗，以雨速来者为胜。不然罚一饭会。”于是东坡云：“一炉香对紫宫起，万点雨随青盖归。”袁毅则曰：“白日青天沛然下，皂盖青旗犹未归。”东坡一看，说：“我不如尔速。”于是被罚一饭会。

小语。清蒋超伯《南溟楷语》载，晋傅咸小语赋：楚襄王登阳云之台，景璠、唐勒、宋玉侍。王曰：“能为小语者处上位。”景璠曰：“么蔑之子，形难为象。晨登蚁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昼复得酿，烹一小虱，饱于乡党。”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谓重彼不极。邂逅有急相切逼，窜于针孔以自匿。”宋玉曰：“析孽足以为棹，舫粒糠而为舟，将远游以遐览，越蝉溺以横浮。若涉海之无涯，惧湮没于洪流。弥数旬而汔济，陟虬蚁之崇邱。未升半而九息，何时达乎杪头。”全仿《玉赋》，可谓床上叠床矣。

萧梁诸侍从，如殷钧、王规、王锡、张缵、沈约，都有大言、细言诗，惟以沈约诗为工，约诗又以细言为最。有云：“开馆尺椀余，筑榭微尘里，蜗角列州县，毫端建朝市。”

吃 语 诗

吃语诗是模仿口吃的人说话的一种趣诗，选取同声母字，组成五七言句，以求得独特的语言趣味。宋代苏轼写过几首，很著名，但吃语诗并不自东坡始，唐代就有人作了。

清赵翼《陔馀丛考》说，王阮亭《池北偶谈》载文太青戏作口吃诗云：“黠子向客苦哆口，漆栗笔蜜手柳酒。”按此事见《墨

客挥犀》：凤州三出手柳酒，宣城四出漆栗笔蜜，皆土产也。然口吃诗不自文太青始，唐代姚合就有《洞庭葡萄架》诗，云：“萄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摇，皎洁钩高挂，玲珑影落寮。阴烟压幽屋，濛密梦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这是较早的一首吃语诗。

《冷斋诗话》和《文海披沙》说，苏东坡有吃语诗云：“故居剑阁隔锦官，柑果姜桂交荆官。奇孤甘挂汲古细，饶觊敢揭钩金竿。已归耕稼供槁秸，公贵干蛊高巾冠。更改句格各饕吃，姑固狡狴加间关。”他还有一首戏武昌王居士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蒿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笋供脍愧搅聒，乾锅更夏甘瓜羹。”

可见游戏笔墨，古人已有之。至如谢在杭与徐兴公赠口吃孝廉之作，都是继文太青之后完成的。谢在杭的两首是：“绿柳龙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莲漏冷，两泪落刘郎。”“黎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流离怜冷落，郎犍懒来留。”徐兴公的一首是：“留恋兰陵令，淋漓两泪流。岭萝凉弄灏，路柳绿连楼。”

赵翼在《瓯北诗话》“双声体”条中也说，东坡有口吃诗“故居剑阁隔锦官”一首，又“郊居江干坚关扃”一首，使口吃者读之，必喷饭也。然此本双声体，唐人已有之，非坡创也。

《封中录》也载一吃语诗：“贵馆居金谷，关扃隔槁街。冀君见果顾，郊间光景佳。高阶既激涧，广阁更交柯。葛巾久垂角，菊径简经过。”惜未署作者姓名。

明代刘厚坤的《七夕》诗，与此相仿，云：“莲漏难留恋，南楼犍路凉。年年来念汝，两泪落牛郎。”写七夕怀人，借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故事，别具情趣。

土 语 诗

宋人彭乘《墨客挥犀》说，诗人多用方言。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故老杜诗曰：“黑暗通蛮货”。又谓睡美为“黑甜”，饮酒为“软饱”，故东坡诗曰：“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按此条与宋僧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载全同，疑《墨客挥犀》原本残缺，后人以惠洪本窜入。按《西清诗话》说，以饮酒为“软饱”的是南方人，以昼寝为“黑甜”的是北方人。

《苕溪渔隐丛话》引《缙素杂记》说，王君玉对人说，诗家不妨用俗语，这样更见功夫。雪止未消，俗语叫做“待伴”，有咏雪诗云：“待伴不惊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待伴”“羞明”（眼睛怕强光刺激），都是俗语，采拾入诗，了无痕迹，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这样的诗，苏东坡也有，如《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都是俗语。

《临汉隐居诗话》及《西堂纪闻》等书都说，“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不知何人诗，颇为边上传颂。有张师雄，官寨上，好以甘言悦人，时人称他为“蜜翁翁”。一夕，传胡骑犯边，张师雄仓皇衣皮裘两重，伏土穴中，神如痴呆。秦人呼土窟为土空，有人改前诗曰：“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入‘土空’。”

宋刘攽《中山诗话》说，余靖两使契丹，同当地人情感日益亲和，能说胡语。契丹主对他说：你若能作一首胡语诗，我当你饮酒。余靖吟道：“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勤。微臣

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主大笑，相与痛饮。据原注释：“设逻”意为丰盛，“拜洗”意为受赐，“厥荷”意为通好，“勤”意为厚重，“雅鲁”意为拜舞，“若统”意为福祐，“铁摆”意为嵩山之高，“俱可忒”意为无极，即无疆。全诗充满修好和祝愿。

南宋人费衮《梁谿漫志》说，方言可以入诗。苏州人以八月白露季节下的雨，叫做“婪露”；九月霜降时的云，叫做“护霜”。周少隐（竹坡）有诗句道：“雨细方婪露，云疏欲护霜。”方言又有“勃姑”、“鸪舅”，“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这类词汇，诗人都采用了。不过入诗的大抵是苏州一带的方言。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北宋熙宁初年，有人上书迎合宰相意，遂当上御史，苏长公作诗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诗中“有甚意头”、“没些巴鼻”，都是方言土语。

据《笑笑录》引《癸辛杂识》，竹隐徐渊子是天台名士。初官户曹，他的长官以道学自高，常说渊子轻狂，瞧不起他，日子久了，渊子不能堪。适长官因母丧辞官，渊子赋《一剪梅》云：“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东铭。爹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经，也不斋僧。却言渊子太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江南土话，犹言“如何”。

褚人获《坚瓠集》说，常熟顾成章有一首咏人家不检束使女的诗，用苏州一带的方言成句，可谓曲尽其趣。诗云：“两脚麀糟拖破鞋，罗乖像甚细娘家。手中托饭沿街吃，背上驮儿著壁捱。隔户借盐常讨碟，对门兜火弗担柴。除灰换粪没雕当，扯住油瓶撮撮筛。”

又载，常熟顾成章，善戏谑，能以俚句为诗。尝咏贫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云：“姑姑嫂嫂会齏糟，日日齏糟要八刀。拆散

一双生鸭对，分开十只小鸡淘。除灰豈亦论颗数，换粪油还逐滴撩。只有喜神无用处，大家都把火来烧。”

清人石成金《笑得好二集》《陕西诗》条说，三个陕西人同在花园里闲坐，忽一个人说：“咱们今日闲着，何不各做一首诗耍耍？”就以园中石榴、竹子、鹭鸶为题，各吟一首。咏石榴云：“青枝绿（音溜）叶开红（音浑）花，咱家园里也有他。三日两日不（音布）看见，枝上结个大格（音哥）答（音打，平声）。”咏竹子云：“青枝绿叶不（音布）开花，咱家园里也有他。有朝一日大风刮（音刮），革落（平声）革落又革落。”咏鹭鸶云：“惯在水边捉鱼虾，雪里飞来不（音布）见它。它家老子咱认得，头上有个大红（音浑）疤。”该书作者评道：“若做出这样好诗，才是天下第一等诗翁。”

《笑笑录》载一首吴语诗，写一位撒酒疯的醉汉，颇有趣。诗云：“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介恁凶。踢翻两个糖攒盒，踏瘪一双银酒钟。面孔红来乾急进，髭须白得觥（音穹）蓬松。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老公。”

报载用广东话写成的七律一首，是讽咏西楚霸王项羽的，据说流传甚广。诗云：“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靚溜后生哥。既然凜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广东话注释：“峨嵯”，高大之意。“凜泵”，纷纷貌。“濒沦”，匆忙貌。最后两句的意思是：项羽如果不自刎于乌江，汉兵一到，就走投无路了。

仄 语 诗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诗有纯用平仄字而自相谐

协者。”他举了“梨花梅花参差开”、“有客有客字子美”二句为例。他的学生杨慎在《升庵诗话》列了“七平七仄诗句”条，除写了上面两句外，还列举下面的诗句：宋玉《大言赋》“吐舌万里唾四海”；纬书“七变入白米出甲”；佛经“一月普见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文选》“离袂飞髻垂纤罗”等句。末句为七平，其余都是七仄。

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杨用修（慎）所载七仄七平诗句，俱不如杜甫的“梨花梅花参差开”、“有客有客字子美”，来得和美易读，而杨慎《升庵诗话》只是引了这些诗句，没有加以评述。又据周婴《卮林》卷五，引文中“七变”应为“四变”。又据查对，“梨花”一句，不是杜甫诗，而是崔鲁《春日即事》诗中句。

《坚瓠集》说，晏同叔任汝阴太守，梅圣俞往访。将行，同叔置酒颖河上。席间谈起古人章句中，有全用平声字的，制字稳贴，如“枯桑知天风”就是，可惜没见到全是仄声字的诗。圣俞乘船走后，作了一首五仄诗寄给晏同叔，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亦可爱。”写景传情，没有因全用仄声字而害意，难能可贵。

清赵翼《瓠北诗话》说，梅圣俞诗有全用平声字和全用仄声字的，后者如“月出断岸口”就是。赵秉文仿效作了两首五言绝句，一为仄语诗，云：“未伏暑尚在，雨点落未落。梦觉起视夜，缺月挂屋角。”一为平语诗，云：“残星横斜河，晨鸡号天风。幽人窗中眠，纱厨明秋空。”

《坚瓠集》载一恶、角、索韵诗。其本事为一人生子，贺客中有能诗者，众以恶、角、索字为韵求诗。因这些都是仄声字，且皆非吉语，所以难度较大。不料这人赋诗道：“昨夜天庭雷雨

恶，蛟龙迸断黄金索，六丁六甲无处寻，却在君家现头角。”主人大喜。

十 七 字 诗

郎瑛《七修类稿》“奇谑类”，载正德年间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无效，有人作十七字诗嘲之云：“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太守知道后，令人拘捕诗作者某，责十八板，罚再作一首，做出来就宽恕他，否则置重刑。某应声吟道：“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府守只好晒而逐之。

《古今谈概》等书据此有所衍绎，说：有士子号西坡，善作十七字诗，值旱求雨，赋诗曰：“太守祈雨泽，万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见月。”太守怒，使自嘲，应曰：“古人号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两人比，差多。”后将发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目，又赋诗曰：“发配到云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既至配所，官喜其诗，令试为之，应声曰：“环珮响叮当，夫人出后堂，金莲三寸小，横量。”

据明人撰《谐丛》，北宋宣和年间，皇帝赐了一座宅子给某臣，后某以梁生芝草向朝廷奏了一本，因为长出灵芝一直被认作吉祥的兆头。于是皇帝亲自前往观看。适值黄梅天气，久雨不止，芝草坠地。京师有人作十七字诗云：“相公赐新第，梁上生芝草，为甚脱下来？胶少。”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皇帝驾临景灵宫，会宴群臣，太学、武学、宗学诸生，都在礼部前迎驾。临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诗：“驾幸景灵宫，诸生尽鞠躬。头乌身上白，米虫！”原来

是嘲笑诸生襖头襦服，年年耗费廩禄，只接接銮驾，不办实事。

《古今谈概》载了两首十七字诗。第一首说的是南宋淳祐年间，宰相史崇考虑到父母年迈，一旦病故，他就要丁忧守孝，三年不得为官，便预先安下起复计划，把守孝未完的马光祖，起用为淮东总领；把丧制未终的许堪，起任为地方官。里巷小民知道他的用心，作十七字谣云：“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第二首说的是后周用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谋国事，以致后周败亡，丁未春，伏诛于南京。先是民间作十七字诗云：“丞相做事业，专用黄(王)、菜(蔡)、叶，一夜西风来，干瘪。”后来果然应验了。

《广笑府》说，一儒生姓潘，赴京应举，沽酒市肆。酒姬陆姓者，作十七字诗赠之，云：“秀才本姓潘，应选赴长安。一举登高第，做官。”潘答一首，云：“佳人本姓陆，美质无瑕玉。念我客寒窗，同宿。”姬怒其狎戏，走讼于官。途遇一老者，诘其故，亦作十七字诗，劝其息讼，云：“潘郎与陆嫂，无事寻烦恼。若还到官衙，不好。”

改 旧 诗

据清人陆以湜《冷庐杂识》，诗有翻用前人诗意者。金昌绪《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陈灿霖《古怨》则云：“独卧绣窗静，月明宿鸟啼。不嫌惊妾梦，羨汝是双栖。”朱受新《春莺》则云：“任尔楼头啼晓雨，美人梦已到渔阳。”都是翻改金诗的。又如李太白句：“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徐翔鹤则云：“人道横江恶，依道横江好。不是浪如山，郎船去已早。”再如杜牧之“公道世间惟白发，

贵人头上不相饶”，潘其灿则云：“朝来揽明镜，白发感蹉跎。毕竟无公道，愁人鬓畔多。”

谈迁《北游录》说，御史李成纪巡按江南，颇善饮。苏人改唐诗刺之：“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酩酊相映红。铁面不知何处去，酩酊终日醉春风。”这首是套改唐崔护（字殷功）的《题都城南庄》而成的，原诗第二、三、四句为：“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酩酊”，大醉貌。

又据王应奎《柳南续笔》，顺治中，御史秦世贞按察吴地，揭发抚臣土国宝罪状，赃银累计数万。土国宝惧诛，自经死。吴民拍手称快，秦世贞遂有铁面御史之称。秦调走后，接替他的，是一位好为长夜饮的酒徒。有无名子改崔殷功诗，大书粘于戟门曰：“三吴士民题赠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大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与《北游录》所载诗对照起来看，可以明白继秦御史任职的是谁了。

明人吴安国《累瓦编》说，明朝嘉靖年间，裁减传奉中书舍人，有人集杜甫诗句嘲之，云：“马上谁家白面郎，初闻涕泪满衣裳；可怜怀抱向人尽，正想氤氲满眼香；近侍只今难浪迹，青春作伴好还乡；三年奔走空皮骨，秋日愁随一线长。”

《笑笑录》说，有梅生者，眷一薛姬，友人戏改旧句嘲之，云：“梅薛（谐雪）争春未肯降，帮闲弄笔费平章。梅须逊薛三分白，薛更输梅一段香。”这里翻改的是宋代卢梅坡的《雪梅》诗第一首，原诗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按“未肯降”，意为不肯服输。“骚人”指诗人，“阁笔”即搁笔、停笔，“评章”即评论。诗人通过对梅雪的评价，说明自然界的事物各有千秋，都很可爱。而翻改的诗只是借两姓的谐音来打趣。

《笑笑录》引《湛渊静语》说，莫子山暇日山行过一寺，颇有泉石之胜，因诵唐人李涉《宿鹤林寺僧舍》诗云：“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及至拜访主僧，谈话间才知这是个不通文墨的庸僧。莫子山与语略不相入，几次想告辞而去，可是主僧以为来了个大施主，苦留他吃午饭。莫子山郁郁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笔以前诗错综其间，而书于壁，云：“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终日昏昏醉梦间。”

袁枚《随园诗话》说，苏东坡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京口解李瀛善画，有人聘往写真，而主人久卧不出，解李瀛戏改苏诗赠云：“无事此静卧，卧起日将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

据《古今谈概》，在此以前至少已有两人套写过苏诗。一是任达，他的诗是：“无事此游戏，一日似三日。若活七十岁，便是二百一。”

另一个便是冯梦龙，他在书中自述：“子犹尝反其诗”。他的改诗为：“多事此劳扰，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凑不上一日。”时间随意变化之大如此。

据《笑笑录》：广东二贡士争名，以至相斗殴。友人改旧诗诮之，云：“南北斋生多发颠，春来争榜各纷然。网巾扯作黑蝴蝶，头发染成红杜鹃。日落主僮眠阁上，夜归朋友笑灯前。人生有打须当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又，官府催缴赋税，十分严切，民甚苦之。或改千家诗曰：“南北山头多瘠田，催科吏役各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血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两诗都是翻改南宋高翥的诗。高翥的诗

为：“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讽刺扫墓行为可笑。

据《笑笑录》引《涂说》。有惧内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诗一首嘲之：“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跪床前。时人不识余心怕，将谓偷闲学拜年。”这是翻改宋程颢（明道先生）《春日偶成》诗：除第一句相同外，“跪床前”原为“过前川”，“余心怕”原为“余心乐”，“学拜年”原为“学少年”。

据《坚瓠集》，顺治乙酉年，正是明、清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师尽失馆。有人翻改杜牧《清明》诗云：“清明时节乱纷纷，城里先生欲断魂。借问主人何处去，馆童遥指在乡村。”诗亦自然，无少勉强。且清、明二字，适符国号，更为合适。

据《笑笑录》：明代时，京师士大夫，冬日制貂皮为套，著帽上以御寒，名曰帽套。一翰林骑马谒客，有人迎面骑马掠而去其帽。第二天，翰林入署，向同僚谈起，同事某改崔颢《黄鹤楼》诗前四句赠之：“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众皆大笑。

《清波杂志》说，成都富春坊是狭邪之地，一夕失火。有人改旧诗云：“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太肆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这里套改的是苏轼咏《海棠》七绝后两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原诗是作者借海棠花写自己怜香惜春的心境。

在现代，鲁迅先生“活剥”过不少旧诗。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鲁迅作《咬文嚼字（三）》，文中说：“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诗云：“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

熟了，正好办教席。”按曹植《七步诗》为：“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鲁迅用此诗的格式和韵脚，反其意而用之，以“豆”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人，“其”喻受压迫的学生。“教席”即教育。

又：郭沫若先生也有《反七步诗》一首，诗云：“煮豆燃豆其，豆熟其已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他说：“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其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其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写出的诗，意思多么不同！录在一起，亦相映成趣。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鲁迅作杂文《崇实》，在感叹大学生不如古物之后，说：“废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诗云：“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所谓“崇实”，就是爱宝货，深层的含义是轻民命；他们抢运古物，哪里是重文化，不过是因为文物可以换洋钱罢了。诗中“日薄榆关”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逼近了山海关。“烟花场”指妓女聚集处。

东汉张衡有《四愁诗》，录如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

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鲁迅鉴于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便模拟东汉张衡《四愁诗》的格式，写了一首以“由她去罢”收场的诗，开开玩笑。诗题为《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炼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在当代，夏衍写过一首《狱中吟》，是剥《剃头诗》的，云：“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按旧有《剃头诗》云：“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一说此诗为清兵入关后下令薙发而作。夏诗作于一

九七四年，“四人帮”迫害干部时。

藏 头 诗

宋人笔记说，苏东坡自杭州返汴京，路过京口，润州（今江苏镇江）州官设宴款待他。饮宴间，官妓郑容投牒请求解除官妓名籍，另一名官妓高莹也投牒请求从良，州官请苏东坡批示，苏写了一首词以赠州官，调寄《减字木兰花》，趁机为两名官妓说好话。词云：“郑庄好客，容我尊前时堕帻。落笔生风，籍甚声名独我公。高山白早，莹雪肌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每句第一字合起来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个字。

清人周亮工《闽小记》记林清八音诗，也是一首藏头趣诗，云：“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茅屋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既修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诗写得澹泊飘逸，含出世之想。每句首字合起来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音。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蒙近野迎亲时，妇翁之兄叫他口占一诗，以“河南村狗”四字冠于每句之上。他就吟道：“河汉浮槎到五羊，南风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来争看，狗吠仙姬会阮郎。”妻劝蒙近野努力学习，以雪四字之耻。蒙于是发愤向学，后成著名的学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丰子恺先生的幼子新枚，忽动诗兴，集“一”字起头的诗七十多句。一九六九年九月，丰先生知道后，也集句如下：

“新丰老翁八十八，儿童相见不相识，爱闲能有几人来，古

未征战几人回，诗家清兴在新春，能以精诚致魂魄，记拔玉钗灯影畔，几人相忆在江楼，千家山郭在朝晖，首阳山上访夷齐。”

诗意不接，初看不知所云，细看可知是一首集句藏头诗，把十句的首字连起来，是：“新儿爱古诗，能记几千首。”

歇 后 诗

据郭绍虞先生注《沧浪诗话》，歇后有二义：“严有翼《艺苑雌黄》：‘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为友于，以日月为居诸，以黎民为周馥，以子孙为貽厥，以新婚为燕尔，类皆不成文理，虽杜子美、韩退之亦有此病。此歇后语也。’”这是一种说法。《诗话类编》卷一：“歇后格，五言如：‘予有折足铛，中余五合陈。’言陈更不言粟，然必先有粟字而后使陈字也。七言如：‘当初只为将勤补（拙），到底翻为弄巧成（拙）。’六言如：‘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这又是一种说法。

根据后一种说法，历代笔记小品中可见到若干首，录述如下：

《南部新书》载，唐人封抱一任栢王尉，见一人来访，身矮，又患眼疾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句作诗嘲之：“面作天地玄，鼻为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依次略去“黄”、“塞”、“明”、“短”字。

据明郎瑛《七修类稿》，海盐天宁寺僧明秀，工诗、字，奔走势利。尝上一达官诗，犯其所忌，被责。王茂元嘲以歇后谚语：“有个利市仙（官也），天宁不毒不（秃也），因上七步成（诗也），打出周而复（始也）。”言虽鄙俚，因僧致戏，颇得规诫之意。

《古今谈概》和《坚瓠集》都说，有一个叫时少湾的，延请塾师很不尽礼，以致塾师口角而去，有人用吴语赋歇后诗嘲之，诗云：“少湾主人吉日良（时），束修且是爷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犹如短剑长（枪）。三杯晚酌金生丽（水），两碗晨餐周发商（汤）。年终算帐索咸籍（赖），劈拍之声一顿相（打）。”

明都穆《南濠清话》说，袁景文家甚贫，尝馆授一富家。景文性疏放，师道颇不立，未几辞归。其家另请陈文东为塾师。文东接受景文的教训，待弟子甚严。一日，景文来访，文东适出，景文便大书一诗于案。诗云：“去年先生靡恃己，今年先生罔谈彼。若无几个始制文，如何教得犹子比。”文东善书，所以诗第三句这么说，亦可谓善谑。按诗每句后三字都取自《千字文》，依次隐去“长”、“短”、“字”、“儿”。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载，吴门某秀才狂放不羁，曾在某督学幕中披阅文牍，忽折其臂，痛苦万状，作歇后语诗云：“抛却刑于寡（妻），来看未丧斯（文）。止因四海困（穷），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请问其（目），且过子游子（夏），弃甲曳兵而（走）。”以虚字押韵，匪夷所思。

据《古今谈概》，夏五甚短，妻极长，每同立，仅齐妻乳。诸理斋在夏家当塾师，作歇后语诗嘲谑他们说：“夏五官人罔谈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时堂前相遇见，刚刚撞着果珍李。”按《千字文》有“果珍李柰”句，“柰”谐“奶”。

据《坚瓠集》引《山堂肆考》：有因天旱偷挖他人田水灌溉己田的，被人扭送官府。这人作了一篇供状：“右某，因天时亢，律吕调，切虑禾苗宇宙洪，遂偷某田金生丽，致得其人寸阴是，念某不识始制文，今来甘认吊民伐，一听老爷忠则尽。”这实际

是一首歌后诗，先隐去“旱”字；又用《千字文》中句，依次隐去“阳”、“荒”、“水”、“竞”、“字”、“罪”、“命”字。

据《古今谈概》，相传有一首嘲监生歌后诗，云：“革车买得截然高（大帽），周子窗前满腹包（草）。有朝一日高曾祖（考），焕乎其有（文章）没分毫。”

《坚瓠集》又载，云间（今上海松江）求忠书院，是方正学所建。一日，巡按来视察民情风俗，有儒童告考，张郡侯命学傅往书院试之。緘二题，一为“人力所通”，一为“鼻之于臭也”。时人作歌后诗云：“贡院求忠书，监场有考儒。不见人力所，但闻鼻之于。”

顶 针 诗

顶针，又称顶真、顶真续麻，或联珠、连珠格。顶针诗的写作可以追溯到汉、三国，南朝、唐、宋、元各代也多有创作。这种游戏诗体，其特点是文句首尾相连，后句开头的字或词，要用前句结尾的字或词，各句以此串连，形成一体。

南朝梁武帝萧衍《芳树》诗云：“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一叶度春风，芳华自相接。色杂乱参差，众花纷重叠。重叠不可思，思此谁能惬。”除第四、五、六句外，余皆相“顶”。

梁朝沈约的一首《拟青青河畔草》，也是一首多为顶针的诗，云：“漠漠床上尘，中心忆故人。故人不可忆，中夜长叹息。叹息想容仪，不言长别离。别离稍已久，空床寄杯酒。”用这种修辞方法更能表现情意的委婉。

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作《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诗，云：“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

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白云象征归隐者飘逸纯洁的品格。全诗下一句之首多重复上一句之尾的词语，增添了音韵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

元人散曲中有运用这一艺术形式的，如无名氏的越调《小桃红·别忆》：“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自由。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这首散曲写一女子思念久别的情人，回忆往日爱情的真挚，前后句巧妙连接，就像一串珍珠。

《醒世恒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一章，载三首顶针诗，一句顶一句，循环往复，也很有趣。秦观的一首以“静”字开头，是：“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苏小妹的诗以“采”字开头，是：“采莲人在绿杨津，在绿杨津一阙新。一阙新歌声嗽玉，歌声嗽玉采莲人。”苏东坡诗以“赏”字起始：“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一九六八年五一六月，“文化大革命”动乱严重期间，丰子恺先生被隔离审查，独居无聊，便集五言古诗，以前句之末字为后句之首字，作连环诗词消遣。这也是顶针诗一类，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红豆生南国，国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流光不待人，人闲桂花落。落月满屋梁，梁上有双燕。燕燕尔勿悲，悲风过洞庭。庭中有奇树，树下即门前。前年过代北，北风吹白云。云深不知处，处处湘云合。合欢尚知时，时时误拂弦。弦上黄莺语，语罢暮天钟。钟声云外飘，飘飘何所似？似听万壑松。松月夜窗虚，虚名复何益。益见钓台高，高台多悲风。风雨送归舟，舟载人别离。离人心上秋，秋风吹不尽。尽日栏干头，头上何所有。有弟皆分散，散步咏凉

天。天意怜幽草，草色洞庭南。南北别离情，情人怨遥夜。夜久语声绝，绝域阳关道。道路阻且长，长辔知有恨。恨别鸟惊心，心远地自偏。偏惊物候新，新人不如故。故国梦重归，归来报明主。主称会面难，难得有情郎。郎骑竹马来，来者日以亲。亲朋无一字，字字苦参商。商略黄昏雨，雨后却斜阳。阳春二三月，月是故乡明。明月出天山，山中方七日。日日人空老，老至居人下。下山逢故夫，夫婿轻薄儿。儿女共沾襟。”

丰子恺做到这里，接不下去了，因“‘襟’字太难”。他本想使之首尾相接，并想好用“龙宫俯寂寥”句，以与第一句开头的“寥”字相接，但“龙”字又不易接，于是就此搁笔。丰先生把这首连环诗寄给幼子新枚，看看新枚有何办法续下去，并叮嘱：“不可重复”。新枚续成的连环诗词句是从“下”字开始，即从倒数第三句接下去的：“下窥指高鸟，鸟道高原去，去也不教知，知是落谁家，家住水东西，西北是长安，安神制毒龙。”如此，下接“龙宫俯寂寥”，就首尾相接，成为一首完整的连环诗了。

拆 字 诗

有一句成语叫“拆白道字”，是用拆字法说话或表示行为意向的一种文字游戏。如北宋黄庭坚《两同心》词有句云：“你供人女边著子，怎知我门里挑心”，就是拆“好”、“闷”二字为句的。南宋吴文英写羁旅怀人的《唐多令》词的开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也是拆一“愁”字。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科场对”条说：“谢金圃（塘）、吴玉纶、德定圃（保）、沈云椒（初）典试，颇不满于众口，作对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玉纶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云椒衣里藏刀。’双关拆字，巧

不可阶。”

用拆字法编的谜语，叫拆白谜。《聊斋志异·白于玉》中说：“出书一函，付嘱曰：‘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烦一致寒暄。’问：‘何姓名？’答曰：‘王林’。……持以告母，母……曰：此汝父家报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为拆白谜也。”

用拆字方式作的诗叫做拆白诗，清人赵翼《陔馀丛考》说，南宋人《苕溪集》有拆字诗一首，云：“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咏的繁体字）黄鹤，志士心未已。”前五句和第七句都是第一、二字合起来为第三字，第六句后二字合起来为第三字，第八句第一个字为第二、三两个字的合字。经查，诗的作者为宋人刘一止。

《全唐诗话》卷六《不知名》条说，乾符末年，有客访僧，僧却之，客即题诗于门而去，诗云：“龕龙去东海，時（时的繁体字）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日入流沙。”一时不明白诗的意思，忽一僧曰：“大骂我曹，乃‘合寺苟卒’四字。”

《坚瓠集》说，沈启南咏田字诗云：“昔日田为富字足，今日田为累字头。拖下脚时成甲首，申出头来不自由。田安心上长思想，田在心中慮（慮字的繁体）不休。当初只望田为福，谁料田多疊疊（疊字的繁体）愁。”每句都有用田字组成的字。

《七修类稿》“奇谑类”，明嘉靖乙巳年（公元1545年），天下十荒八九，浙江百物昂贵，一石米高达银一两五钱，时疫大行，饿莩横道。金玉泉于除夕作“转语”诗二首，词虽近戏，事则实焉。诗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不饮千觴饮百觴。今年若还要酒吃，除却酒边酉字旁。”“年去年来来去忙，不杀鹅时也杀羊。今年若还要鹅吃，除却鹅边鸟字旁。”

前诗末句含水字，意为饮水。后诗末句含我，意为只有杀我了。

《一夕话》载袁箨庵作的《黄莺儿》(隐“军”字)词云：“運退走他方，浑失言，辉少光，浑家汲水都倾荡。禪兮衣藏，莹兮草藏，帽儿盖在车头上。郟邑亡，指挥才少，勾补子孙当。”

又，应某军官请题画像诗云：“挥无手，辉欠光，禪去衣无恙。運走他方，浑家携水拨道旁。休猜是太上老，原来是铁甲将；把一个大帽儿，盖在车头上。”

《坚瓠集》说，顺治中，有尹姓者开罪于人，有人作《尹字谣》云：“伊无人，羊口是其群；斩头箕，灭口君；缩尾便成丑，直脚半开门；一根长轿杠，扛个死尸灵。”

《坚瓠集》又载隐“心”字字诗云：“闷来时只索去门前看，意中人为什么音信悬悬？怒伊行全不把奴留恋。思量究竟无头脑，憔悴容颜减半边。望神明发一个慈悲，方才了却从头愿。”每句经减字后都含“心”字。

该书又载李圣许作隐“月”字诗云：“俏冤家切莫做小人行径，许佳期其实不曾。我若肯时也不止在如今肯。空为我腰枝减一半，镇日里无主恨青春。待明朝日落时辰，也再休要閒(闲的异体字)去门前等。”

又有杨南丰隐“门”字诗云：“倚阑干，东君去也！霎时间，红日西沉。灯闪闪，人儿不见；闷恹恹，少个知心。”创作方法与前两首同。

《字触》载拆字酒令云，蜀人杜渭，居官执法，不敢干以私情。一日宴乡绅梅西野，倡令要拆字，入俗语二句。梅云：“单奚也是奚，加点也是溪，除却溪边点，加鸟却为鸡。俗语云：‘得意猫儿雄似虎，败翎鸚鵡不如鷄(鸡字的繁体)’。”毛石崖云：“单

青也是青，加点也是清，除却青边点，加心却是情。俗语云：‘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杜答云：“单相也是相，加点也是湘，除却湘边点，加雨便为霜。俗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又云：“单其也是其，加点也是淇，除却其边点，加欠便为欺。俗语云：‘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又据《字触》，苏州钱、郭二宦，初甚相善，晚以小嫌成讼，袁节推断之，未服。某宦置酒解和，并邀袁公。郭为令曰：“良字本是良，加米便是粮，除却粮边米，加女便为娘。语云：‘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盖有所刺也。钱曰：“其字本是其，加水也是淇，除却淇边水，加欠便成欺。语云：‘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也是有所指的。袁曰：“禾字本是禾，加口也是和，除却和边口，加斗便成科。语云：‘官无悔笔，罪不重科’。”某宦执酒劝曰：“工字本是工，加力也是功，除却功边力，加糸便成红。语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寓“得放手时且放手”，人生苦短，争执何为之意。

虚 字 诗

据南宋韦居安《梅硯诗话》，诗人喜用全语，东坡《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诗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近世王才巨诗云：“归去来兮觉今是，不知我者谓何求。”乡人方君遇诗云：“是有命焉非幸致，不知我者谓何求。”方秋崖《送客水月园》诗云：“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潘倬诗云：“逝者如斯未尝往，后之视昔亦犹今。”下语皆浑然天成。以虚字入诗也很别致，但《诗话》作者韦居安认为“非诗之正体”。

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用助语，字贵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云深。”皆浑然帖妥。同郡前辈王才巨云：“并舍者谁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亦佳。

《漫叟诗话》说：诗中有助语，如“床头历日无多子，借问别来太瘦生”之句，“子”字“生”字，都是虚字，无足轻重的。

《两般秋雨庵随笔》亦载含虚字诗云：“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并舍者谁清可喜，两（一作各）家之竹翠交加（交加一作相交）。”“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称这些运用虚字的诗，天然生动，又一格也。

施闰章《螭斋诗话》，评论了一些用虚字的诗句，很有独到之处，转述如下。

诗用“而”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句，偶然入妙。次之“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便下一格了。刘绘“别离不可再，而我更重之”，孟浩然“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险颠”，二语差不觉。至杜审言“重以崇班阙，而云胜托捐”，浩然“闻君重高节，而得奉清欢”，稍觉索然。甚且用作五律起句，如《送苏六从军》：“才有幕中画，而无塞上勋”，更使不得。

用“焉”字。“焉”字用作押韵最难稳。刘桢“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用法清健。其次则元结“岂不如贼焉”，杜甫“古人歌已矣，吾道卜终焉”，用法飘逸。杜必简“澄清得使者，作颂有人焉”，杜甫“枕带还相似，紫荆即有焉”，俱不佳。梅圣俞“穷通可问焉”，用作结句，也收不住。

用“哉”字。潘尼“协心毗圣世，毕力赞康哉”，谢朓“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沈约“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陈子昂“五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野桥齐渡马，秋望转悠哉”，“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略可。余未免有心学步。沈、陈风韵气概，已胜潘、谢；至于于鳞“登高作赋大夫哉”，怕是连像样的句子也谈不上了。

用“之”字。阮籍“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老杜“客愁全为减，舍此欲何之”，“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干戈尤未已，弟妹各何之”，稍弱。又：“出门转盼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差可。至杜荀鹤“于人不得已，非我欲为之”，“白发多生矣，青山可住之”，五言律长城坏矣。

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说，三山林观过，年七岁，嬉游市中，以鬻诗自命。或戏令咏转失气（中医名屁曰转失气）云：“视之不见名曰希，听之不闻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过之。”林曾试神童科，后不甚达。诗中用几个“之”字，似非孩提所能为。

据清诸晦香《明斋小识》：褚文洲言，其乡某生，沉酣制艺，试辄高等，腹若琉璃碗，阔步摇摆，趣味盎然。而于诗学，一步不窥。晚年，他向朋友叨教作诗技巧，友人告诉用韵平仄之法，他居然说已得作诗三昧，即洵成一绝，云：“吾人从事于诗途，岂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学者其知所勉夫！”艺林捧腹。从诗用虚字来说，他倒是很大胆的。

数 字 诗

南朝宋代鲍照写过一首数字诗，嵌从一到十之数，云：“一

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辉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祖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见《鲍参军集》卷六）《文选》收录此诗，个别字有出入：“辉长路”作“曜长路”，“祖帐”作“组帐”。

方虚谷称这首诗是“游戏翰墨”，说：“数者，自一至十。始云‘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末云‘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意全在此。谓寒士之学，十载不成，巧宦之人，一朝通显，如前九韵所云耳。”

以数字入诗，借以描摹景物，抒发情怀，有时会得到用别的词儿达不到的效果。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诗句：“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辛弃疾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杜甫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数字用在这里很和谐，音韵也很美。

杜牧吟诗，以好用数字著称。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汉宫一百四十五”等，都用得恰到好处。

《全唐诗话》卷一《骆宾王》条说：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人称“算博士”。又，李白《淮阴书怀诗》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黄庭坚《竹枝词》：“鬼门关外莫嫌远，五十三驿是皇州。”苕溪渔隐认为，二诗用数字的方法是相沿袭的。

陆游咏梅花绝句：“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把从青羊宫到浣花溪的二十里路程都充满梅花香气，是巧用数字入诗的一例。范成大诗

《二月二日北门马上》：“新街前拭过鸣驺，芍药酴醾竞满头。十里珠帘都卷上，少城风物似扬州。”诗中描写成都家家卷帘观赏春色的繁盛景象，用“十里”二字，显得更确切有力。

数字诗著名的还有《咏江景》七绝：“一蓑一笠一孤舟，一丈鱼竿一钓钩，一水一洲歌一曲，一人独钓一江秋。”《咏雪》七绝：“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芦花皆不见。”《村行》五绝：“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等等。

明代方孝孺作《闻鹃》怀乡诗，含一至九数字，诗云：“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一声动我愁，二声动我虑，三声思逐白云飞，四声梦绕荆花树。五声落月照疏棂，想见当年弄机杼。六声泣血溅花枝，恐污阶前兰茁紫。七八九声不忍闻，起坐无言泪如雨。忆昔在家未远游，每听鹃声无点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鹃声能白头。”

明代人伦文叙为苏东坡绘《百鸟归巢图》题七绝一首，借题发挥，痛斥了贪官污吏，是一首针砭时弊的诗，也是一首嵌数字诗，云：“天生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凤凰何少鸟何多，啄尽人间千万石。”据说他不仅嵌了从一到八及千万等数字，还隐含“百”字，以切题意。因为“一只又一只”是二，“三四”为十二，“五六”为三十，“七八”为五十六，加起来正好一百。

郑板桥题画竹诗云：“一两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淡淡疏疏，何必重重叠叠。”既是作画法，也是作文法。板桥又一诗云：“一二十片叶，三四两竿节，可以耐风霜，亦可欺冰雪。”朴实自然，意趣两佳。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各体诗条，引黄山谷赠苏东坡诗一

联，云：“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前者指苏耽，后者指苏武，都是苏姓名人。也是以数字入诗的佳句。

清人吴騫《拜经楼诗话》说，海宁人陈世大，写过《百花诗》，备受赞赏，其咏梅花有句云：“偶寻香去二三里，忽见梢开六七花。”用数字恰到好处。

清人张宗楠编的《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载徐巨源（世溥）诗云：“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王士禛评论说：“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隽永，味之不尽。凡作六朝乐府，当识此意。”又说：“愈俚愈妙，然读之未有不失笑者。”

清代姚元之有一首咏辽阳千山的诗，把数字用得很活。诗云：“明霞为饰玉为容，山到辽阳峦嶂重。欲向青天数花朵，九百九十九芙蓉。”把山峦比作顶天开放的花朵，九百九十九是极言其盛，与上文“峦嶂重”相呼应。

杨维桢（廉夫）《风月社人序》载，“客有小海生贺余为江山风月福人，且貌余像以八字字之，又赋诗其上。”云：“二十四考中书令，二百六字太师衔。不如八字神仙福，风月江上一担担。天年直至九十九，好景长如三月三。小素小蛮休比似，桃根桃叶尚宜男。”廉夫和诗中有句云：“黄白未尝传八八，龙蛇奚用辨三三。”（录自《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用数字都有独到之处。

这里试从唐、宋至近代的一些诗篇摘录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数字的诗句，供读者欣赏。为便于查阅原诗，特注出全诗名和作者名。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唐·李白《襄阳歌》）

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唐·杜甫《南邻》）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唐·杜甫《古柏行》）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唐·李廓《忆钱塘》）

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唐·刘长卿《送耿拾遗归上耶》)

故国三千里，深宫十二年。(唐·张祜《宫词》)

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唐·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唐·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

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唐·贯休《献蜀王建》)

一年十二度圆月，十一回圆不在家。(唐·李洞《客亭对月》)

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唐·李山甫《寒食》)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宋·欧阳修《赠王介甫》)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宋·苏轼《八月七月初入赣过惶恐滩》)

二月杏花八月桂，三更灯火五更鸡。(宋·邵雍《励志》)

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宋·黄庭坚《思亲禹州作》)

千里一身舄泛泛，十年万事海茫茫。(宋·陆游《烧香》)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宋·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百年日月飞双毂，千古山河战一枰。(宋·陆游《早凉熟睡》)

一庭花影三更月，万壑松声半夜风。(宋·戴复古《同郑子野访王隐居》)

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金·元好问《寄杨飞卿》)

一径绿阴三月雨，数声啼鸟百花风。(元·虞集《费无隐丹室》)

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元·张养浩《登泰山》)

千里江山双白鬓，五更风雨一青灯。(明·刘基《感兴》)

万里江湖双涕泪，百年天地几交游。(明·何景明《答雷长史》)

“春水两三双画鸭，夕阳四五十人家。”(清·陈朗川《游武夷山下赤石街》)

门留赵胜三千客，手散朱家十万金。(清·周锡恩《泊汉口打扣巷哭萧培园才荫兄》)

豆蔻梢头春十二，茱萸湾口路三千。(清·吴伟业《扬州》四)

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清·管之清《春日即事》)

刘蛻十文十如意，王筠一集一迁官。(近代·樊增祥《寿晴谷六十》)

十二碧城迷处所，两三红袖自生平。(近代·勒深之《依微》)

叠 字 诗

《沧浪诗话》引《古诗十九首》之一说：“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郭绍虞先生注释说：这也是古人修辞惯例，胡应麟《诗薮》所说：“未必古人用意为之”是不对的。顾炎武《日知录》举《诗经》中《卫风·硕人》“河水洋洋”一章，及古诗此首，此外并举屈原《九章·悲回风》，宋玉《九辩》中连用叠字之语，可知古人正是有意为之。古人为诗，根据口语，口语中有叠字，则连用之，益见其轻松流利，此所以复而不厌。后人为诗，重在文字技巧，讲对偶，讲声律，重典雅则不宜纤巧，尚变化则不宜重复，而叠字连用便有纤巧重复之嫌，可知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发生距离之后，修辞标准，即不相一致。后人作诗叠字用得好的，如寒山诗“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一首，于每句开头都用叠字；“独坐常忽忽，情怀何悠悠”一首，又于每句末尾全用叠字。寒山的诗本来就不拘律格，所以能大胆创造。此后，只有在被见弃于大雅，被人视为小道的词曲中，才能再以善用叠字见长。叠字愈多，愈见其本色当行。所以古人的诗与后人的诗，正是两种标准，这就是《沧浪》所说的“不当以此论之”也。

词中用叠字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罗大经《鹤林玉露》赞道：“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

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叠字诗”条，继述叠字诗创体、古诗、退之《南山》诗、白乐天、杨诚斋等诗之后，抄录了几首叠字趣诗，如金人麻知几答何正卿一首：“緜緜蠢蠢何等民，矫矫亢亢为守贞。昂昂藏藏独异俗，落落莫莫不厌贫。归欤归欤且糊口，凤兮凤兮德衰久。乐云乐云无弦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鱸匪鲙故为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刚秣吾马，爱清爱净修我墙。用之舍之时所系，晋如摧如宁复计？暖然凄然任春秋，优

哉游哉聊卒岁。”元诗僧明本《松月诗》一首：“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无穷。松生金粉月生兔，月抱明珠松化龙。月照长空松挂衲，松回禅定月当空。老僧笑指松头月，松月何妨一处供。”明人舒芬春景诗一首：“春风春日竞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子入寻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来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尧山堂外记》载倭人《过西湖》诗一首：“天连泗水水连天，烟锁孤村村锁烟。树绕藤萝萝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赵翼对这些诗的评价不高，嫌它们庸俗，说是不足供喷饭矣。

据报载，长沙郊区望城县发掘了一座唐窑，出土了大量唐代瓷壶，不少壶上有诗，其中一首云：“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五言四句连用八个“春”字，情、景、声、色俱备，也是一首别致的叠字诗。

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谈到叠字诗时说：“诗下双字极难，须使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方为工妙。唐人记‘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按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有‘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句。）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极言加二叠字之妙。

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南黔南”条，载吕温诗两首，一咏柳宗元（子厚）：“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及南卓到黔南任经略使，大更风俗，吕温又以故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吕温，衡州人，善谑，从这两首诗的善用叠字也可看出。

宋人吕本中《紫微诗话》说，欧阳季默问苏东坡：“黄鲁直（庭坚）诗何处是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重黄诗。季默说：“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东坡云：“正是佳处。”从这简短对话中，可见苏轼是很喜爱叠字诗的。

明代正德年间状元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善作散曲。他的继室黄峨，字眉秀，能诗文，善书札，所作散曲纵恣放逸，其《天净沙》云：“哥哥大大娟娟，风风韵韵般般，刻刻时时盼盼，心心愿愿，双双对对鸛鸛。”评者说与杨慎散曲作风略同，尽用叠字。

《升庵诗话》载朱玄晦真人诗，中有一联叠字甚佳。全诗云：“郭外西郊柳已芽，中流极目浩无涯。江明白白红红树，春在三三两两家。几度来游同社燕、一樽相属到昏鸦。此邦物色吟几尽，为谢山中好物华。”白白红红，三三两两，对得奇巧。

据清陆以湜《冷庐杂识》：李易安词有句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乔梦符效之作《天净沙》词，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地人。”笔记作者评论说，叠字虽增加了一半，但不如李清照词来得自然妥贴。大抵前人杰出之作，后人学来，很少有能并美的。

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评介了另一种叠字诗，说：杜荀鹤和郑谷的诗中，都是一句内好用二字相叠，只是杜荀鹤多用于律诗的前后散句，而郑谷用于中间对联。荀鹤诗云：“文星渐见射台星”，“非谒朱门谒孔门”，“常仰门风维国风”，“忽地晴天作雨天”，“犹把中才谒上才”。皆用于散联。郑谷“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潜然是偶然”，“身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谁知野性非天性，

不扣权门扣道门”。都用在颌联和颈联上。

清龚炜《巢林笔谈》说，都尉邬公有八山叠翠诗，高低写作四层，叠成山形。又有包山叠翠诗，中包四山，形亦如之。紫转成文，清新可诵，巧制也。录如下：

八山叠翠诗(游苏州半山寺)：

山疑实沧
 山世拥阊画浪
 山塘归已阁苑作渔
 山隔半心乐忘楼村庄歌
 山远光百千三城题留侑
 山映峰四苏旧榻醉
 山里近庙禅新
 山堂竹丝

八山叠翠诗读如下：“山山远隔半山塘，心乐归山世已忘。楼阁拥山疑阊苑，村庄作画实沧浪。渔歌俏醉新丝竹，禅榻留题旧庙堂。山近苏城三四里，山峰千百映山光。”

包山叠翠诗(游西山灵光寺)：

山山镜随
 山尽映照镜身
 山神游是色眼如不
 山异有四季春山山光贪
 山灵邻后山都山山归世
 山择前访野慕是俗
 山遍外至因寻
 山人乐真

包山叠翠诗读如下：“山山灵异有山神，四季游山尽是春。

山色映山山照眼，山光如镜镜随身。不贪世俗寻真乐，因是归山慕至人。山外野山都访遍，山前山后择山邻。”

二诗读法均据该书点校者钱炳寰所作注。诗格甚奇，故录。

《醒世恒言》第十一回《苏小妹三难新郎》，载四首“叠字顶真诗”。佛印禅师寄给苏东坡的是长歌一篇，写得很是怪异，每二字一连，共一百二十对字，即：

“野野 鸟鸟 啼啼 时时 有有 思思 春春 气气
桃桃 花花 发发 满满 枝枝 莺莺 雀雀 相相 呼
呼 唤唤 岩岩 畔畔 花花 红红 似似 锦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丽丽 山山 前前 烟烟 雾雾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缓缓 水水 景
景 幽幽 深深 处处 好好 追追 游游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洁洁 玲玲
珑珑 似似 坠坠 银银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
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双双 蝴蝶 蝶蝶
飞飞 来来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里里 鸟鸟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为为 忆忆 春春 光光 好好 杨
杨 柳柳 枝枝 头头 春春 色色 秀秀 时时 常常
共共 饮饮 春春 浓浓 酒酒 似似 醉醉 闲闲 行行
春春 色色 里里 相相 逢逢 竞竞 忆忆 游游 山
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归归 去去 来来 休休
役役”

据说苏东坡看了两三遍，一时念将不出，只是沉吟，还是苏小妹一看便知是重复吟唱的叠字诗，便朗吟如下：

“野鸟啼，野鸟啼时时。有思。有思春气桃花发，春气桃花发

满枝。满枝莺雀相呼唤，莺雀相呼唤岩畔。岩畔花红似锦屏，花红似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丽，秀丽山前烟雾起。山前烟雾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处好，深处好追游。追游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洁，梨花光皎洁玲珑。玲珑似坠银花折，似坠银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茸柔溪畔草青青。双双蝴蝶飞来到，蝴蝶飞来到落花。落花林里鸟啼叫，林里鸟啼叫不休。不休为忆春光好，为忆春光好杨柳。杨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时常共饮。时常共饮春浓酒，春浓酒似醉。似醉闲行春色里，闲行春色里相逢。相逢竞忆游山水，竞忆游山水心息。心息悠悠归去来，归去来休休役役。”

回 文 诗

回文诗是顺读倒读皆可的一种诗体。《类说》引《乐府解題》说：“回文诗回复读之，皆类而成文。”《冰川诗式》卷二说：“回文诗，自晋温峤始。或云起自窦滔妻苏氏，于锦上织成文，顺读与倒读皆成诗句。今按织锦诗体裁不一，其图如璇玑，四言五言六言，横读斜读皆成章，不但回文。”并以苏蕙（字若兰）的织锦回文诗称作璇玑体。

摘取《璇玑图》中的一首来看：“仁智怀德圣虞唐，真志笃终誓穹苍，钦所感想忘淫荒，心忧增慕怀惨伤。”倒读即成押“心”、“钦”、“仁”韵的一首。自此而后，历代文人皆有创作。南朝齐人王融、唐人潘孟阳、张荐、权德舆等人均有回文诗。权德舆的一首《春日雪》，更是浑然天成，云：“酒杯春醉好，飞雪晚庭间。久忆同前赏，中秋对远山。”诗的回文为：“山远对秋中，赏前同忆久。间庭晚雪飞，好醉春杯酒。”写早春醉酒，回忆秋

日一同游赏的友人，情意宛妙。

宋人刘敞《雨后回文》云：“绿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深啼鸟乱，庭暗落花残。”顺读倒读，写庭院秋雨，颇为传神。

宋代政治家，诗人王安石也写过回文诗，著名的一首是：“碧芜平野旷，黄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饮，身困累苦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操笔写写回文诗，也算是一种休息吧。

《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说，回纹(文)两续必遍，独此五诗不然。其一云：“红窗小泣低声怨，永日春寒斗帐空，中酒落花飞絮乱，晓莺啼破梦匆匆。”其二云：“同谁更倚闲窗绣，落日红扉小院深，不复西流分水岭，恨兼愁续断弦琴。”其三云：“寒信风飘霜叶黄，冷灯残月照空床，看君寄忆回纹锦，字字萦愁写断肠。”其四云：“前堂画烛残凝泪，半夜清香旧惹衾，烟锁竹枝寒宿鸟，水沉天色霁横参。”其五云：“姚翠敛时闻燕语，泪不弹处见鸿归，多情妾似风花乱，薄幸郎如露草晞。”

苏东坡写过不少回文诗，他的《题金山寺》云：“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鱼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巷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晚日晴。遥望四天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此诗写景，顺读是由近及远，倒读是由远到近，无论倒读顺读，都不失为一首好诗。他还写过《记梦回文》二首，《次韵回文》三首。后者第一首云：“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日晚庭空。”第二首为：“红笺短写空深恨，锦句新翻欲断肠。风叶落残惊梦蝶，戍边回雁寄情郎。”其三云：“羞云敛惨伤春暮，细缕诗成织意深。头畔枕屏山掩恨，日昏尘暗玉窗琴。”写一女子怀念戍边情郎的情景，细腻入微。

金人杨云翼有回文七绝一首，云：“梧井落花秋寂寂，竹窗

摇月夜沉沉。孤鸾舞处回肠断，远雁来时别恨深。”倒读为：“深恨别时来雁远，断肠回处舞鸾孤。沉沉夜月摇窗竹，寂寂秋花落井梧。”赋离愁别恨，也较深刻。

广东高州茂名镇观山寺，壁上刻有回文诗一首，云：“悠悠绿水傍林隈，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泉碧映台。鸥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游径踏花烟上走，流溪远棹一篷开。”

把这首诗倒读，也很押韵：“开篷一棹远溪流，走上烟花踏径游。来客仙亭闲伴鹤，泛舟渔浦满飞鸥。台映碧泉寒井冷，月明孤寺古林幽。回望四山观落日，隈林傍水绿悠悠。”

不光有回文诗，还有回文词。如金人孟宗献的《菩萨蛮回文》：“睡惊秋近鸣虫砌，砌虫鸣近秋惊睡。苍鬓掺匀霜，霜匀掺鬓苍。景孤灯翳冷，冷翳灯孤影。长叹浩歌狂，狂歌浩叹长。”又如金人李晏的一首《菩萨蛮回文》：“断肠人去春将半，半将春去人肠断。归客倦花飞，飞花倦客归。小窗寒梦晓，晓梦寒窗小。谁与画愁眉，眉愁画与谁？”顺顺逆逆，更觉缠绵悱恻。

还有一奇特回文诗，是将一首诗倒读并重新断句，变成一首词。明季才女张芬创作了这一诗体。她的《寄怀素窗陆姊》七律云：“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望倚高楼。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余赋旅愁。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将它倒读，另行断句，即成《虞美人》词，即：“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旅赋余诗，叠叠竹斜移影、月迟迟。楼高倚望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

宋人李禺的回文诗，顺读是夫忆妻，父忆儿，倒读是妻忆夫，儿忆父，也算是一种创造。他的这首诗题名《忆》，是一首七

律，诗云：“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儿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倒读是：“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知心儿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文人思绪，何所不有！

清人张奕光游西湖后作《谒岳武穆王墓》回文诗七律一首：“今古垂芳遗庙立，拜瞻空恨一秦奸。森森柏树枝南向，凛凛忠魂夜北看。心赤负冤沉狱死，草青埋骨痛碑残。钦徽是日无家返，深怨谗书封蜡丸。”无论顺读倒读都爱憎分明，于韵律也较契合。

清人厉鹗《东城杂记》录叶居仲作回文诗一首：“红烛泪销香篆小，扇罗如月晚庭空。风帘绣卷初醒酒，静院凉生水阁东。”

《随园诗话》载云南张月槎咏《秋夜》回文七律云：“烟深卧阁草凝愁，冷梦惊回几树秋。悬壁四山云上下，隔帘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飞鸿雁，皎皎光寒静斗牛。前路客归萤点点，边城夜火似星流。”这两首回文诗都描写秋夜，但各具特色，前者温馨而后者凄怨。

清人程趾祥所作笔记《此中人语》，引上海《申报》所载回文诗一首，说作者心灵笔妙，惜不知其姓名。诗题《偶忆歌者》云：“前年几度品弦歌，快乐原知事往过。蝉鬓掠云开素镜，凤鞋移月踏红罗。天晴语燕飞花径，日晓啼莺藏柳坡。眠不夜成思赠芍，绵绵觉我系情多。”

湖北来凤仙佛寺，门前石碑刻回文七绝一首，云：“花开菊白桂争妍，好景留人宜晚天。霞落潭中波漾影，纱笼树色月笼

烟。”

当代诗人蔡丽水作有《笑叟回文集》。其《归舟》诗云：“轻舟小棹晚风斜，水接天光辉彩霞。明月照桅帆憩鸟，碧波兴浪海生花。盈虚有数如潮汐，下上旋飞急暮鸦，迎笑互歌鱼满载，声闻近岸见还家。”也很有情致。

反 复 诗

《沧浪诗话》所说反复体诗，即“举一字而诵，皆成句，无不押韵，反复成文也。”《冰川诗式》论反复体，举宋代钱惟治《春日登大悲阁诗》为证，诗云：“碧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亭。”这首诗如从第二字读起，即成“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亭碧。”从末字读起，即成“亭碧天临迥，阁晴雪点山，屏夕烟侵冷，箔明月敛闲。”还可逐字倒读。这样，一首二十字的诗，连环读，可反复成诗四十首。

明末浙江才女吴绛雪创作了一种反复诗体，叫“回文联珠”。诗一首四句，句十字，每句若干字加以重复和倒读，又可敷衍为四首七绝。诗名《四时山水诗》，云：“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第一句写春景，可读为“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第二句写夏景，可读为：“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第三句写秋色，可读为：“秋江楚雁宿沙洲，雁宿沙洲浅水流，流水浅洲沙宿雁，洲沙宿雁楚江秋。”第四句写冬景，可读为：“红炉透炭炙寒风，炭炙寒风御隆冬，冬隆御风寒炙炭，风寒炙炭透炉红。”

姓 名 诗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前辈讥笑作诗多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话虽这么说，亦在于如何用，不要把这当作定论。如黄山谷《种竹》诗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食薇瘦。”《接花》诗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原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

赵翼《瓯北诗话》引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安石）有诗云：“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藏柳浑、李白名）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实属创见。其实最早的人名诗，是唐代权德舆的一首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势位。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愜，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宦尊，每陈丰亩利。家林类岩岷，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谖，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诗二十句，句句嵌历史人名，依次为宣秉、石崇、纪信、张良、苏则、李斯、顾荣、陈丰、林类、郭躬、满宠、蒙恬、钟皓、景丹、谷永、梁冀、符生、展禽、直不疑、支离疏。可见以古人名藏诗中，不自宋始，唐人已有此体。

比权德舆稍晚的诗人陆龟蒙有一首《寒日》诗，也是嵌姓名诗，云：“初寒朗咏裴回立，欲谢玄关早晚开。昨日登楼望江色，鱼梁鸿雁几多来。”诗中藏人名为：寒朗、谢玄、楼望、梁鸿。

宋钱易《南部新书》说，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有人作诗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嵌四人名。

据南宋洪迈《夷坚志》，元祐年间，士大夫好事者，取达官姓名为诗谜，如“长空雪霁见虹蜺，行尽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执玉简，秀才不肯著麻衣”，谓韩绛、冯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附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谓仲长统、司马迁、谢安石、温彦博也。

《说郛》卷三十二录宋范正敏《遯斋闲览》“四诗人作谜”条，载诗一首：“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霜雪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谜底是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位诗人名。有人说这诗是王安石所作。

宋代彭乘《墨客挥犀》也载此谜。

王直方《诗话》说，赵德麟，名令畴。苏东坡作《秋阳赋》云：“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射赵德麟名中的“畴”字。

《春宵吃语》载咏王姓诗谜一则，说有人谈到同事中姓王的最多，有新旧二诗可以为证，诗中所举都有所指。惜未详其事。其旧诗云：“三槐旧族实堪夸，听我从头说几家。小二沿门敲鼓板，老八（叶平）到处送琵琶。已无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惯卖茶。地下若逢韩捣鬼，岂宜重问后庭花。”其新诗云：“天下三横总一家，不妨东扯与西拉。祥符县旧为明府，辛卯科曾中探花。三叔信来平缅甸，大兄书至任湖嘉。有朝走上灵宫殿，五百年前老阿爹。”

清人汪师韩《诗学纂闻》说，以人名入诗，或姓或名，有只称一字者。他举以下的例子：唐代如李太白《扶风豪士歌》中句：“原、尝、春、陵六国时。”说的是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韩昌黎《赠崔立之诗》：“东、马、严、徐已奋飞。”是说东方

朔、司马相如、严安、徐乐的。及后李义山《韩碑》诗，以李愬、韩武、李道古、李文通四人合起来成句：“愬、武、古、通作牙爪。”

在当代也有人创作了很好的人名诗。

吴组湘《老舍幽默文集·序》，用朴素的语言介绍了老舍的为人和秉性。谈到在重庆钻防空洞时，因枯坐无聊，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作消遣。老舍出句：“大雨洗星海！”并对吴组湘说：“看这一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吴对上句：“长虹穆木天。”老舍说不差。

有一次吴出句：“梅雨周而复。”老舍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多棒！”这两联，以后凑成了五律两首，并加上标题，如下：

忆昔“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洗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霁野，扼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绀弩黄药眠。”

野望：“望道郭源新，卢焚苏雪林。烽白朗霁野，山草明霞林；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1944年，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年时，吴组湘作了一首七言律的人名诗对他祝贺。老舍读后认为不但工巧，而且有章法，表示欣赏。在一次集会上，郭沫若把它朗诵了出来。原诗如下：

“戴望舒老向文炳，凡海十方杨振声。碧野长虹方玮德，青崖火雪明辉英。高歌曹聚仁薰宇，小默齐同金满城。子展洪深高植地，寿昌滕固蒋山青。”

柳亚子《怀旧集》载安娥女士的一首诗：“胡风空了范长江，桃园无酒话关张。世事原因如此看，英雄心事美人肠。”按胡风、萨空了和范长江都是当时聚居在桂林的文化人、记者。柳亚子说：“三个人名凑成一句诗，平仄巧合，读起来铿锵激越，聪明极了。”又说：“女作家毕竟不凡。”

错 谬 诗

《南部新书》说，濠州西有高塘馆，地临淮水，御史闫敬爱宿此馆，题诗云：“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来往的人莫不吟诵，以为警绝。有一位名叫李和风的人到这里，又题诗一首：“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参笑煞楚襄王。”读者莫不解颜大笑。按战国楚宋玉作《高唐赋·序》说，“昔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并说怀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事。闫敬爱诗误把高塘作高唐，还遐想联翩，所以被人取笑。

《鹤林玉露》说，胡卫、卢祖举两人在翰林院，草明堂赦文有句云：“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葫芦。”

《累瓦编》说，明景泰年间，苏州一监郡官（通判）不学无术，把翁仲呼作仲翁，有滑稽者作诗云：“翁仲将来作仲翁，只因书读少夫工；马金堂玉如何入，止好苏州作判通。”

又，《云谿友议》载，南海狂生黎瓘，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都赴宴了，唯独没有请他，他作翻韵诗一首赠崔使君，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坐中皆大笑。

《水南翰记》说，皇帝狩猎，祭酒某作和诗，以“雕弓”作“弓雕”。某监生作诗嘲之：“雕弓难以作弓雕，似此诗才欠致标。若使斯人为酒祭，算来端的负廷朝。”

据《古今谈概》，莫廷韩过袁太冲家，见桌上有帖，写“琵琶

四斤”，相与大笑。适屠赤水至，问知其故。屠即吟云：“枇杷不是此琵琶”，袁太冲道：“只为当年识字差”，莫廷韩续道：“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屠赤水很欣赏袁的续句，逢人便说他很有才学。

《解人颐》说，成化初年间，有两大主考取士不公，专通关节。策题“问五经同异”，“高堂生”“错写”“高唐生”，有人用从前的枇杷诗套子题四句粘于壁上：“高堂不是这高唐，主考原来两眼盲。若使高唐登讲席，也应愁煞楚襄王。”

据《春宵吃语》：许秋崔由粤西巡抚调任漕督。道经长沙，例用仪仗，善化官府中的值班人员，把衔牌上的“漕督”误书为“糟督”。许秋崔离善化后，题寄一诗云：“平生不作醉乡侯，况复星轺速置邮。岂有尚书兼麴部？漫劳明府续糟邱。读书字要分鱼豕，过客风原似马牛。闻说新衔已迁转，武冈可是五缸州。”因善化县令某升为武冈刺史，所以末句这么说。按“漕督”是主管水路粮食运输的，“糟督”就成了主管酿酒的官了。

《海天琴思录》说，粤东曾鲸堂喜种菊，彭大令过访，留题七律，韵用一东，中间错用二冬，鲸堂因次其韵，戏成一律云：“丁冬花唤作丁东，试问东冬若个浓？四矢果应分纵送，一狐何据别戎茸。唐风凿凿原通沃，周雅雍雍本叶丰。自是诗人吟不错，秋英落岂异春红。”旧诗句尾韵脚分一东、二冬等，有严格区别，不容混淆。此诗就是讽刺用韵混淆的。其实旧诗韵分部歧复，不甚科学，也难以分类查检。

《两般秋雨庵随笔·辨姓诗》条说，潮州太守黄霁青先生，嘉人，工诗，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误书黄为王。先生作诗答之云：“江夏琅琊未结盟，廿头三画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吴郑，敝姓曾连顾孟平。须向九秋寻鞠有，莫从四月间瓜生。右军若

把涪翁换，辜负笼鹅道士情。”

谈迂《枣林俎》“排调”说，有人请王介人赴宴，看那请帖，写的是王介臣，送请帖的仆人也误报了。介人赋一绝句云：“君是胡须我面麻，姓名举止不曾赊。西家受束东家醉，只为当年一字差。”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从前有一主考官以“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二句试士。一生醉，戏书题内“苟”作“狗”，而文无讹。（按：另一说是把“毋”也讹作“母”，成为“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考官想责备他，便喝道：“你如果能对对子，姑且免你的罪。”便在案上大书“《礼记》一经无母狗”七字，要他对，这位书生应声道：“《春秋》三传有《公羊》。”考官一听，觉得这个人确有学问，就把他的考卷列第一。这真是“天造地设”的对句。

《笑赞》说，有一首古诗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一有司诵此诗把末句读作“追吾民之财兮”，大概这就叫“诗言志”，怎样想就怎样吟唱吧。赞曰：“他人一味追财，那管百姓死活。”

据南宋韦居安《梅硯诗话》：陈亚，维扬人，仕至太常少卿，性好谐谑。他幼孤，育于舅家。舅姓李，为医工，人呼为“衙推”。陈亚中举登第，人以为是衙推中举，都去贺其舅，于是陈亚赋一诗云：“张公吃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陈亚今年新及第，满城人贺李衙推。”

清代有人用“八股文”中全无内容的“两股”来嘲笑它的空疏滥调，其前一股云：“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载记而诵诗书之典要。”其后一股云：“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

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重复、空洞，却声韵抑扬，正是八股腔儿。

无独有偶，一些嘲笑用词叠床架屋的诗篇，也很有趣，见之于《古今谈概》的有两首。如云雍熙中，一诗伯作《山房即事》诗，曰：“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又《咏老儒》诗云：“秀才学伯是生员，好睡贪酣只爱眠。浅陋荒疏无学术，龙钟衰朽驻高年。”

药 名 诗

宋王楙《野客丛书》“药名诗”条引《西清诗话》云：“药名诗世以起自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诗。然此说亦未深考，不知此体已著于六朝，非起于唐也。”这么说来，药名诗起源很早，距今至少已有一千四百多年。

的确，唐欧阳询等奉敕编撰的《艺文类聚》中就有《药香草部》，摘抄了不少药名诗，如梁简文帝萧纲的诗句“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就有“合欢”、“苏合”等药名。

唐代权德舆有一首药名诗：“七泽兰芳千里春，潇湘花落石磷磷。有时浪白微风起，坐钓藤荫不见人。”中含“泽兰”、“石磷磷”（即云母）、“白微”（即白薇）、“钓藤”（即钩藤）四味中药名，有的药名巧妙地与相邻词搭配起来，用离合体，或用同音，变字组成，耐人寻味。

唐代张籍《答鄱阳药名诗》，写得更是新奇有趣。诗云：“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

喜君知。”乍一看，只知第二句中的“半夏”和第四句的“喜君知”（即“使君子”）两味药名，仔细推敲才知还有三味药名，嵌在前句尾和后句首。如第一句末字和第二句首字配成“地黄”，第二句末和第三句首字配成“枝子”（即“梔子”），第三句末字和第四句首字配成“桂心”。一首绝句中竟有五味药名，可见诗人是很费心思的。

宋代黄庭坚，写了《荆州即事》五言绝句八首，其中一首记荆州刺史为民祈雨并车水灌田的事。对这样的事本可照直写来，可是作者却写成了一首药名诗，云：“使君子百姓，请雨不旋复。守田意饱满，高壁挂龙骨。”“使君”指刺史；“子百姓”，即把百姓当子女，过去地方官称父母官，百姓称子民，这里作者却把它组合成一味药名“使君子”；二、三、四句各嵌一味药名：“旋复”、“守田”（即“半夏”）、“龙骨”。“龙骨”也指水车。

另一首诗中也嵌有四味药名：“前湖后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阑香梦破，一雁度衡阳。”即“前胡”、“半夏”、“兰香”、“杜衡”。

王融《药名诗》云：“重台信严敞，陵泽乃闲荒。石蚕终未玺，垣衣不可裳。秦芎留近咏，楚蘅摺远翔。韩原结神草，随庭衔夜光。”《沧浪诗话》药名体注释中引此诗。

宋代谈论药名诗的最多，都说写药名诗最著名、而又写得滑稽有趣的是宋代的陈亚。

据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之类，极为脍炙。又说，陈亚曾任祥符县知县，亲朋故旧多向其借挽车牛，陈亚亦作药名诗云：“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

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陈亚常说：“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翰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有人问他：“延胡索可以入诗吗？”陈亚说：“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迂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

宋司马光《温公诗话》也说，陈亚郎中性滑稽，尝为药名诗百首。其美者有“风雨前胡夜，轩窗半夏凉”，不失诗家之体。其鄙者有《赠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

又，宋人刘攽《中山诗话》说，陈亚以药名咏白发云：“若是道人头不白，老人当日合乌头。”

陈亚还创作药名词，有一首是这样的：“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药当归，还至樱桃熟。何时菊花开，犹有回乡曲。”含“相思”、“白芷”、“苦参”、“槟榔”、“当归”、“樱桃”、“菊花”、“茴香”八味药名。

《漫叟诗话》载孔毅夫药名诗，云：“鄙性尝山野，尤甘草舍中。钩帘阴卷柏，障壁坐防风。客土依云实，流泉驾木通。行当归老矣，已逼白头翁。”“此地龙舒国，池隍兽血馀。木香多野橘，石乳复宜鱼。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麦疎。题诗非杜若，笺赋粉难书。”

宋代王安石著《和微之药名劝酒诗》云：“赤车使者锦帐郎，从容阿马留闲坊，紫芝眉宇倾一坐，笑语但闻鸡舌香。药名劝酒诗实好，陟厘为我书数行。真珠的皪鸣槽床，金罍琥珀正可赏。使君子细看流光，莫惜觅醉衣淋浪。独醒至死诚可伤！欢华易尽悲酸早，人间没药能医老。寄语歌管众少年，趁取乌头未白前。”诗中含“赤车使者”、“苁蓉”、“紫芝”、“舌香”、“陟

厘”、“珍珠”、“金樱”、“琥珀”、“使君子”、“独醒”、“酸枣”、“没药”、“贯众”、“乌头”、“白前”等十几种中药名。

《阳春白雪》中有元人孙叔顺著《粉蝶儿》套曲一篇，全曲嵌集药名，述蒋太医骑马到东门外为人治病，与一乡妇通奸，后受刑罚事。开始曲云：“海马闲骑，则为瘦人参请他医治。背药包的刘寄奴跟随，一脚的陌门东，来到这干阁内，飞帘簾地。能医其乡妇沉疾。因此上，共宾郎结成欢会。”曲中海马、人参、刘寄奴都是药名。“陌门东”谐“麦门冬”、“干阁”谐“干葛”，“簾地”谐“熟地”，“乡妇”谐“香附”，“宾郎”谐“槟榔”。

第二支曲《醉春风》云：“说远志，诉莲心，靠肌酥，偎玉体，食膏粱，五味卧重裯，阳起是你，你。受用他笑吐丁香，软柔钟乳，到有些五灵之气。”曲中远志、莲心、五味、丁香、钟乳，都是药名。“酥偎”谐“蕤蕤”，“膏粱”谐“高良（姜）”、“阳起是”谐“阳起石”，“五灵之”谐“五灵脂”。

第三支曲《迎客仙》云：“行过芍药圃、菊花篱，沉香亭色情何太急。停立在曲槛边，从容在芳径里，待黄昏不想当归，尚有百部徘徊意。”曲中芍药、菊花、沉香、当归、百部，都是药名。“停立”谐“葶苈”，“从容”谐“苻蓉”。

第四支曲《红绣鞋》云：“半夏假蛇床上同睡，芫花边似燕子双飞。则道洞房风月少人知，不想被红娘先蹴破，使君子受凌迟，便有他白头公难救你。”曲中半夏、蛇床、芫花、红娘子、使君子、白头公（翁），是药名。“房风”是谐音的药名（“防风”）。

第五支曲《耍孩儿》云：“木贼般合解到当官跪，刀笔吏焉能放你。便将白纸取招伏，选剥了混布无衣。草澄茄烤打得青皮肿，玄胡索拴缚得狗脊低。你便穿山甲应何济，议论得罪名管仲，毕拔得文案无疑。”曲中木贼、草澄茄、青皮、玄胡索、狗

脊、穿山甲、管仲、毕拔，是药名；“笔吏”谐“薜荔”、“白纸”谐“白芷”；“裨布”谐“昆布”，是谐音的药名。以下还有第六第七第八三支曲及尾声，从略。这类俳体曲子都借药名及谐音加以嘲谑，有的是方言俗语，读时像猜谜一样，猜中了就很有趣。

据载，明代医学家李在躬给人开的药方，就是一首《山居即事诗》，云：“三径慵锄芜秽遍，数枝榴花自鲜妍。露滋时滴岩中乳，雨行长流涧底泉。闲草文词成小帙，静披经传见名贤。渴呼童子煮新茗，倦倚熏笼灼篆烟。朱为多艳常讶减，窗因懒补半嫌穿。欲医衰病求方少，未就残诗得问连。为爱沃醪千顷碧，频频搔首问遥天。”病家初读不解，仔细琢磨，才知每句诗都含一味中药名，依次为：生地、红花、石膏、泽泻、藁木、使君子、儿茶、安息香、缩砂仁、破故纸、没药、续断、空青、连翘。

据《坚瓠集》，四明丰南禺，性滑稽。宁波令遣吏向丰索药方，丰乃书云：“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归以呈令，令览之笑曰：“丰公嘲尔。”吏请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语，谓‘一夥（伙的繁体字）滑吏’耳。”

《苕溪渔隐丛话》说，药名诗，用药名隐入诗中，造语稳贴，无异寻常诗，乃为造微入妙。如：“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远志、甘遂，二药名也。

《海天琴思续录》载黄则仙《过元相耶律楚材墓》诗，其中二句云：“死士连千骑，生军带万斤。”上句易解，下句人多不知出典。及考《燕山集》，载耶律相遗事云：“元兵四出，掳掠妇女财帛，即带兵将帅亦所不免，独耶律楚材取大黄数万斤。未几，瘟疫大行，耶律相以大黄救人数十万。”按，诗中“生军”，即大黄，诗中用事，可称典切。

《柳南随笔》“药名诗”条说，葛震甫远在云南南部为官，他

的老母亲年过八旬。席启紘作药名诗讽谕之，诗中有这样两句：“知母年高独恬淡，当归奚事向天南？”葛震甫得诗心动，挂冠归里，并到席家拜谢说：“先生教我以孝，我母子受赐多矣！”人们称赞葛震甫虚怀若谷，也称赞席启紘古道热肠。

1987年7月，全国政协委员袁晓园女士资助创建了“晓园国际中医院”，王禹时作嵌药名诗一首致贺，诗云：“晓园又绽郁金香，萱草公英满地黄，使君远得百合赐，知母远志淡竹肠。”诗中嵌药名八味之多，堪称佳话。

谜 诗

南朝刘宋鲍照《鲍参军集》卷六载《字谜三首》，堪称最早以字谜为篇名的诗。其《井》云：“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一八，飞泉仰流。”按：四八一八，合则五八，五八，四十也。四个十为井字。《龜(龟)》云：“头如刀，尾如钩，中央横广，四角六抽；右面负两刃，左边双属牛。”《土》云：“乾之一九，只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按：乾阳坤阴。上二句谓阳文，阳爻即字；下二句为阴文，二阴爻二二，则中为十字；合成土字。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也有记载，只是个别字有不同。本章第一节《隐语诗》中高砧体诗，实际上是最早的诗谜。

一些咏物诗很难同灯谜区别开来，如：杜牧的一首咏《鹭鸶》诗，有人说分明是一首鹭鸶谜。诗云：“霜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又如南宋人(后仕金，被烹)施宜生的《含笑花》诗：“百步清香透玉肌，满堂皓齿转明眉。褰帷跛客相迎处，射雉春风得意时。”《升庵诗话》称它为“含笑花谜”。按“褰帷跛客”典故见《左传·宣公十

七年》，“射雉春风”典出潘岳《射雉赋》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明代于谦的咏石灰诗，也很像一则灯谜。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句句说的都是石灰。

有人说陆游的一首诗也是一个谜：“月中欲与人争瘦，雪后偷凭笛诉寒。野艇幽寻惊岁晚，纱巾乱捶醉更寒。”谜底是梅花。苏轼诗：“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这就更是一个谜语了，谜底是花影。李峤诗：“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谜底是风。

徐夔诗：“守信催朝日，能鸣送晓阴。峨冠装瑞壁，利爪削黄金”，是公鸡谜。齐己诗：“江海游空阔，池塘啄细微。红蓝白蘋渚，春暖刷毛衣”，是野鸭谜。这类例子很多。

如清初王夫之《薑斋诗话》说，有一首五言绝句“恰似一汉高帝谜子”。诗云：“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因为这首诗“拆开成四片，全不相关通”。评语是：绝句只此数言，拆开作一俊语，岂复成诗？如此作诗，“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苕溪渔隐丛话》说，世传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王安石）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缠缚，见性自分明。”按所谓“霞头”，即染物的号头。

清代周亮工《字触》载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名诗，云：“颠倒不自由，凭空下玉钩，两人却把一人休，可意人儿心不应口，要成就怎能勾，巴不的一点上心头，向平康将八字推求，辜恩负义，露尾藏头，任人丢，一發（发字的繁体）把弓鞋

撇却无心绣。”

《字触》引《耳谈》“秦”字诗条：于慎行夫人秦氏，贤而能文词，二妾亦慧。王树南作秦字诗以嘲之曰：“一大能将二小容，三人齐把小于攻。若把小于攻去了，三人无日不春风。”

褚人获《坚瓠集》载一至十数目谜诗词各一首，诗云：“百万军中捲白旗，天边豪富少人知。秦王斩了余元帅，辱骂（骂）将军失马骑。吾被人言欠口信，辛苦无干枉自嗤。毛女受刑腰际斩，分尸不得带刀归。一丸妙药无人点，千载终须一撇离。”

词云：“灯儿下，金钱卜落，这苦心一一谁知道？到春来人日俱抛，欲罷（罢繁体字）时何能自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谁告？好相交，有上梢来无下梢；既皂难留白，少不得中间分一刀。从今休把仇人靠，千思万想不如撇去了好。”

又一首含一到十的数字谜是：“好元宵，兀坐灯光下；叫声天，人在谁家？恨玉郎，无一点直心话；事临头，欲罷不能罷。从今后，吾当绝口不言他；论交情，也不差；染成皂，说不得清白话；要分开，除非刀割下；到如今，抛得我才空力又差；细思量，心与口儿都是假。”诗中有的句子要找出所含的数字还较容易，有的句中要找就不那么容易，如第九、第十句，找到了就会不禁拍案叫绝。

相传为朱淑真作的《断肠词》，实为一数字谜：“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晋冤家，言去不回。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皂白何须问；分开不用刀。从今莫把仇人靠；千种相思一撇消。”

江都李圣许有“月”字谜云：“俏冤家切莫做小人行径。许佳期其实不曾。我若肯时也不止在如今肯。空为我腰肢减一半，镇日里无主恨青春。待明朝日落时辰，也再休要閒（闲的繁

体字)去门前等。”

“心”字谜云：“闷来时只索去门前眺，意中人为什么音信悬悬？怒伊行全不把奴留恋。思量究竟无头脑，憔悴容颜减半边。望神明发一个慈悲，方才了却从头愿。”

《啸虹笔记》云：一高僧乞大老一诗，大老赞之曰：“一夕灵光透太虚，化身人去复何如？愁来不用心头火，炼得凡心一点无。”后一士见之，曰：此“死秃”二字也。

清人阮葵生《茶馀客话》说，孙恺似(致弥)，以布衣动京师，赐二品服，充朝鲜采诗使，士论荣之。既归，戊辰成进士，官翰林，至学士。然一生忧患，多在坎壈之中。冯定远(班)题其集诗一首，云：“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发宝盖，清淡梵宫。”原来这是一首诗谜，射“绝好宋诗”四字。

《坚瓠集》载，隆庆辛未会试，江阴人袁舜臣作诗谜于灯上，云：“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众皆不解，惟苏州刘城，一见能识之，乃“辛未状元”四字。刘城也是这科榜眼及第。

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说，王介甫(安石)秉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东坡先生解之云：“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很明显，这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作的。

字谜诗和物谜诗中比较好的还有如下一些：

字谜：“闭朱户不见郎才，问佳音有口难开，倚阑干东君去

也，闷无心手托香腮。”（门字，见李开先《诗禅》）

物谜：“路迢迢而不遥，山叠叠而不高，雷轰轰而不震，雪霏霏而不飘。”（磨，见同上）

字谜：“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一字共六口，两口不团圆。”（用字，见徐渭《徐文长逸稿·灯谜》）

物谜：“开如轮，欽如槩，剪纸调胶护新竹。月中荷盖影亭亭，雨里芭蕉声肃肃。晴天则阴阴则晴，二天之说诚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东西南北之人行。”（伞。见同上）

字谜：“四山纵横，两日绸缪，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头。”（田字，见同上）

物谜：“偶因一语（雨）蒙抬举，反为多情（晴）又别离。送得郎君归去也，倚阑独自泪淋漓。”（伞。见陈眉公《精辑时兴雅谜》）

物谜：“一点分明值万金，光华只怕冷风侵。东君若肯勤挑剔，敢向尊前不尽心？”（油灯。见同上）

钱德苍《解人颐》载琴棋书画谜云：“仙翁指上清音发，谈笑樽前防劫杀，座拥牙签胜百城，云山四壁青烟抹。”

纸墨笔砚谜云：“得此添修五凤楼，临池洗去黑鱼游，封侯万里曾投弃，砺志摩穿铁未修。”

风花雪月谜云：“起时波皱绿，开处鸟啼红，天寒绵盖地，云净镜磨空。”

长命富贵谜云：“世事悠悠无了期，一生好歹总由伊，纵然金玉如山积，不及蟾宫折桂枝。”

《解人颐》又有药名诗谜三首，一云：“一幅花笺决不欺，相烦寄与我孙儿；休图自己营生计，须念高堂白发稀。”射信石、

附子、独活、知母四味中药。

二云：“医生铺里尽皆空，修寄家书无笔踪，船行水急帆休挂，雨过街头跌了翁。”射没药、白芷、防风、滑石四味中药。

三云：“江上乘骑赴早朝，不胜将军弃甲逃，赤壁溪边栖过夜，晓来带露挂征袍。”射海马、败酱、宿砂、砒霜四味中药。

旧时世态人情诗趣

逐 炎 凉

据《鹤林玉露》，汉翟公为廷尉，既罢，门可设雀罗。乃书门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唐李适之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盖炎而附，寒而弃，从古到今，就是如此。

大概是有感于此，明代唐寅（伯虎）咏纨扇诗云：“秋风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人详细看，大家谁不逐炎凉？”

还有一首《对花》诗：“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稀。惟有归巢燕，主人贫亦归。”也是对世态的一种描绘，但要温厚些。

反 史 诗

谈迁《枣林杂俎》载僧大香作反史诗云：“周公正惧流言日，王莽虚恭下士时。决使当年身不死，要留忠伪与人知。”明郎瑛《七修类稿》载此诗“正惧”作“恐惧”，“虚恭”作“谦恭”，第三、四句为：“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谈迁所记，立意与郎瑛所记不同，义亦胜之。郎瑛在引此诗后说：“诸书引者，皆以为（王）荆公之诗。《临川集》不载，不知何人著也。以格

律论之，亦必宋人耳。”谈迁书中则写明作者为僧大香。

史 亦 诬

清人赵翼《后园居诗》云：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诔。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必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作者从诔墓之风盛行感到许多史籍之不可靠，很有见地。

解 昭 君 怨

北宋人赵令畤在《侯鯖诗话》中说，他崇宁年间因受章疏牵连，被列入元祐党人。后四年，复官，路过陈州。张文潜、常希古皆在陈居，相见慰劳之。他答道：“王散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达妙处。”诗云：“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

张文潜称赞说，赵令畤先生真是如他平时所说的“笃行而刚者也”。

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古今词人作明妃辞曲的多矣，意思都千篇一律，惟有吕居仁独不蹈袭，其诗云：“人生在相合，不论胡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胡地人。”

这首诗不但立意新，语言流畅，而且指出人生相合，不要分本民族或外民族，也不要论在中原还是朔方，这些都是可贵

的。

题 汤 泉

《坚瓠集》引《萤雪丛说》认为，人对自己的身体，也有重视轻视的，脚踩秽恶，就不甚介意，要是手沾污物，就洗个没完，这就难怪人情世态的炎凉了。旧有咏温泉诗一首，最能说明这个道理。诗云：“比邻三井在山岗，二井水寒一井汤。造化无私犹冷暖，争教人世不炎凉。”

饭 后 钟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和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均记王播故事。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诸僧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王播听见钟响赶来，早吃罢饭了。二十年后，王播自重位出镇是邦，重游木兰院，看到他以前题的诗已用碧纱幕其上。王播于是写了两首绝句：“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王播对二十年前诸僧饭后敲钟，使他扑空挨饿之事，耿耿于怀。

宋元祐七年，苏轼写了一首《石塔寺》是为“饭后钟”翻案的，诗云：“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宴。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汕。斋厨

养若人，无益祇遗患。乃知饭后钟，闍黎盖具眼。”说王播只顾作诗，弄得头昏眼花，忘了吃饭的时间。又说闍黎（和尚）有眼光，故意用饭后敲钟这种恶作剧来刺激他，让他振作起来。诗也批评了王播为这小事记恨了二十年。

还有一首诗可以说是王播饭后钟诗的余波。

据褚人获《坚瓠集》，寇莱公掌管陕西大权时，与魏野同游僧寺。见莱公旧日题诗处，皆用碧纱笼护起来；而魏野所题诗，则蒙尘其上。随行官妓中的慧黠者，走去用红袖把尘拂掉。魏野看了寇莱公一眼，笑吟一诗云：“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但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魏野认为世情冷暖，人之常情，不用斤斤计较，态度豁达多了。

咏 塔

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李疆父为昭文相，经过杭州六和塔时，题诗云：“往来塔下几经秋，每恨无从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归去卧林丘。”

疆父为相清正，谨守规矩，自奉如寒士，书卷不释手，此处题塔实为自述其怀抱。

又据《归田诗话》，荆公（王安石）《咏北高峰塔》云：“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郑丞相清之（别号安晚）《咏六和塔》云：“经过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邱。”《诗话》认为，二诗皆自喻：荆公作于未大用前，安晚作于既大用后，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郑安晚诗几乎与李疆父诗相同，不知何故。

两种颠倒

《茗溪渔隐丛话》引《法藏碎金》云：世上人有两种颠倒的，十有七八。一是年轻时应当勤快些，为立身立业计，反而逍遥放逸，以致老而无成。所以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解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二是老年人应当安逸，反而自服劳役，弄得老而弥苦。所以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

“怕人知事莫萌心”

《茗溪渔隐丛话》引苏东坡的话说，司马温公（光）说过：“我没什么过人的地方，但平生所为，不曾有过不可对人讲的。”苏东坡记得前辈有诗云：“怕人知事莫萌心。”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终身谨守的。

《石林诗话》说，宋熙宁年间，司马光自长安请归，始居洛中，尝有诗言怀云：“三十余年西得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家桑满，赢取间间鹤发翁。”

“平生不作皱眉事”

《复斋漫录》说，邵雍在洛阳住了四十年，安贫乐道，自称没有皱过眉，所以有诗说：“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他把所住的卧室称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卧室西

面有一破甕口做的窗户，他在窗下读书歇息，早上焚香独坐，下午饮酒三瓯，微醺便止，不让醉了。曾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他四不出，即大寒大热大风大雨都不出门。每次出门都乘小车，随意所之，遇主人好客则留住三五天，又到一家，也是这样，有时整月忘返。

搭 船 乏 钞

《坚瓠集》说，西蜀人卓沃，应乡试，至巫江，搭船乏钞，梢子(船老板)辱之，令宿于舟尾。沃以诗自况云：“搭船谁敢道辛酸，梢尾中间一斗宽。缩颈睡时如凤宿，屈身坐处似龙蟠。九天雨下浑身湿，五夜风生透体寒。最是有钱真个好，官舱里面乐盘桓。”将登岸，梢子故意开船，竟使他跌倒在水边，众人都笑了。沃又吟诗曰：“一到江边船便开，天公为我洗尘埃。时人莫笑衣衫湿，乍向龙门跳出来。”

着 了 袈 裟

杨万里(诚斋)《朝天集》中《送德轮行者》(又名《赠抄经头陀》)诗云：“刺血抄经奈若何，十年依旧一头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

欲 归 俗 诗

《不下带编》说，杭州迳山寺僧至慧，铢积既充，复欲归俗，

乃作一诗：“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付戒坛。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削发秃头寒。朱楼美酒应无分，红粉佳人不许看。死去定为惆怅鬼，西方依旧黑漫漫。”

伴 姑 诗

据袁枚《随园诗话》，越中故事，娶新妇至，必选处女迎之，号曰伴姑。山阴布衣茅商隐吟曰：“十六作伴姑，含情语邻姆。今日新嫁娘，问年才十五！”

劝 姑 诗

《解温编》载劝姑诗云：“小姑休把嫂来欺，阿嫂曾经做女儿，前船便是后船样，小姑也有嫁人时。”

咏 芥 菜 诗

惠康野叟，不知何代人，其姓氏亦莫得而详，著《识馀》，凡四卷。其二卷《诗考》载高力士诗，说高力士被谪在驩州，作咏芥菜诗，为黄鲁直（庭坚）所赞赏。诗云：“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贵贱虽不同，气味故常在。”

此诗亦作者遭遇之自况也。

咏 小 猪 诗

《不下带编》说，曾见人咏小猪诗，甚有理，录之：“倚栏闲

看小猪儿，一个强梁把众欺。纵使糟糠独食尽，先肥未必是便宜。”

诗颇含哲理。

是 是 与 非 非

惠康野叟《识馀》说，欧阳修《非非堂记》曰：“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苏东坡为刘壮舆作是是堂诗云：“闲燕言仁义，是非安可无？非非义之属，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讪，是是近乎谄。”

贵 耳 贱 目

据《侯鯖录》，黄鲁直戏作贵耳贱目诗云：“驴耳对轩轩，争酬价十千。眈眈两虎视，不值一文钱。”

索 米

彭乘《墨客挥犀》说，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诗答之曰：“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举人因贫寒索米，不料县尉大叹苦经，大约这也是拒绝的一种方法。

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载，吴僧月舟《索米》口号云：“去岁河桥冰冻，有米无人相送。今日月舟上门，莫作一场春梦。”末句说别让我失望回去。月舟可谓以文滑稽者也。

东 坡 续 句

据《西湖志》引《上天竺山志》，东坡过上天竺谒辩才。辩才谈起窗前两松，昨为风折一枝，怅怅，写诗只成两句，未得续其后。他拿出诗给苏东坡看，诗云：“龙枝已逐风雷变，减却虚窗半日凉。”坡续云：“天爱禅心圆且洁，故添明月伴清光。”

种 松 诗

据明人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叶唐夫《江村》诗云：“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叶生于洪武间，家住江村桥，故有是作。其诗多警句，此尤可喜。

逃 索 画

沈石田尝寓宝石峰僧舍，为求画者所窘，刘邦彦（英）嘲之云：“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按沈石田，名周，字启南，石田为其号。工画，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为明四家。

姨 夫 钱

据明郎瑛《七修类稿》，杭有无赖子某，从祖辈就开始延商货卖。

他的办法是客商来了，就挪用客商的财货为已有；客商索取时，就用后来的客商之货转卖以偿还。这样年复年，客复客，周转的钱名为“姨夫钱”，盖以夫死姨复可以嫁人之意耳。后被人取笑，他作诗自解云：“我家开行数十年，何尝拖欠客人钱？后客移还前客去，客人自少客人钱。”此言虽俚，甚为蕴藉。

听 谗 诗

《鹤林玉露》说，世传《听谗言诗》，不知何人作，词意明切，类白乐天。诗云：

“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渔 翁 失 网

据清钱泳《履园丛话》，唐守之尝题《渔翁失网图》：“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

钱泳说，曾见人有营营于名利场中者数十年，至白首无成，依然故我，则不如困守固穷之为得也。故有诗云：“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程鱼门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莫相怪，空网由来撒最多。”与唐守之诗意相反。

猪 无 糟

《坚瓠集》说，王婆酿酒为业，一道士为掘井，井成泉涌出，

皆醇酒。王婆就用井中的泉水当酒卖，这种酒比陈年老酒还好，于是得钱数万。逾三年，道士忽至，王婆深谢之。道士问：“酒好否？”王婆答：“酒甚好，只是猪没有糟吃。”道士笑题其壁云：“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买，还道猪无糟。”

势 利 诗

《坚瓠集》载朱望子《势利诗》云：“看他势利状如何，谄笑腰弯与背驼。佳节大盘并大盒，良宵高宴又高歌。穷来即便交情绝，事到依然谢礼多。更有一般无用处，难将书帖送阎罗。”

行 路 歌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说，有行路歌云：“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只一看，又有挑脚汉。”语虽俚浅，足以醒世。

不 会 作 天

袁枚《随园诗话》说：余自幼闻姨母章氏，嫁非其偶，时诵“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句，不知何人所作。后阅《谢在杭集》，方知为谢诗。其诗曰：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

《西湖拾遗》三十四卷也有诗咏造物安排欠妥，云：“聪明女子无馀粒，齷齪村夫有臭钱。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有一些民歌好像是为天辩解的：“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车水哥儿盼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还是苏东坡看问题准确深刻。据宋代吴玠《优古堂诗话》及《复斋漫录》，东坡《泗洲僧伽塔》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应，造物应须日千变。”

张文潜用其意别为一诗云：“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潇潇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公供尔良独难。”这也为老天爷说了公道话。

有一句成语叫“箕风毕雨”，出自《书经·洪范》篇，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原意是比喻人民的好恶不同，后来转喻官吏施政要顺乎民心，合乎民情。明人王廷栋的《咏怀》诗云：“箕毕各有好，况此世上群。”连天上的星星都有所好，何况世间百姓！

题 真 味 堂

据《坚瓠集》，李屏山题真味堂云：“问渠真味若为言，不著盐梅也自全。鼎鼐大夫徒染指，麴车公子枉流涎。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此老清馋何所似，宦情嚼蜡已多年。”宦情如嚼蜡，索然寡味，诗人深有体会。

长 髯 诗

据《墨馀录》引《铁围山丛谈》，君谟美须髯，仁宗偶问曰：“卿髯甚长，夜覆之以衾乎？抑置于外乎？”君谟无以对。暮就

寝，思圣语，置之内外悉不安。苏东坡有诗云：“譬如长髯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着处。”

道 不 远 人

《鹤林玉露》说，孔子有言：“道不远人。”孟子说：“道在迩而求诸远。”

有一尼姑作《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戏代内子贺兄嫂

据《唐摭言》，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汝士）检校尚书镇东川，他的妹婿白乐天戏代内子作贺兄嫂诗云：“刘纲与妇共为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侍郎小字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云：“金花银碗饶兄用，罽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黄金散尽为收书

据《识馀》，熙宁中，有一道人到沈东老家饮酒，席间用石榴皮题一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沈东老送道人出门，离渡口数十步。道人就不知哪里去了。有人说：“此吕（洞宾）先生也。”壁间绝句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浴 词

苏轼《东坡志林》载，元丰七年十二月，浴泗洲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阕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又云：“自净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世间一切。”此曲本名“忆仙姿”，后改云如梦令。

邸 店 壁 上 诗

苏轼《东坡志林》载：“人间无酒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无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苏轼奉使闽西，见邸店壁上书此数句，爱而诵之。

借 枕 头

《随园诗话》说，题古迹能翻陈出新最妙。河南（按今属河北）邯郸壁上有人题诗云：“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严子陵钓鱼台有人题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虚名传颂到如今。当时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都不落俗套，且反映出人情世态。

罗 隐 诗 中 名 句

晚唐诗人罗隐，十试不第，仕途多舛，作《自遣》诗云：“得

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后两句被人传唱，当作失意人消极情状的写照，还常被写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来明日忧”。其实诗是带着愤世嫉俗之意的。罗隐另一首咏蜂诗，有两句也脍炙人口，诗云：“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甜”字后人多作“忙”字。

寒 山 诗

晚唐诗僧寒山，有诗云：“我见瞒人汉，如篮盛水走。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我见被人瞒，一似园中韭，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唐伯虎叹世诗

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二年）字伯虎，苏州人。他的诗不避俚俗，常多奇思。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甚至说：“唐伯虎诗如乞儿唱莲花落。”唐有《叹世》诗可见一斑：“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有伸脚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地宅方圆人不在，儿孙长大我难留。皇天老早安排定，不用忧煎不用愁。”

西 湖 俗 谣

据叶盛《水东日记》，杭州西湖傍近，编竹篱圈水面，可专菱芡之利，而唯有势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谣云：“十里湖光

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

借 马

马致远(约公元一二五〇—一三二三年前)，号东篱，元大都(今北京市)人。他的散曲集《东篱乐府》中有一首《借马》(“耍孩儿”一套)，写一人不愿把马借给别人，又难以拒借，遂说出了许多嘱托的话，下面是其中的一段：“不骑呵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皮平处骑。将青青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怕坐的困尻包儿款款移。勤觑着鞍和辔，牢踏着宝镫，前口儿休提。”刻划心理颇为深刻。

咏 愁 诗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诗家喻愁，手法独多。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齐终南，洏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有以水喻愁者，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有以海喻愁者，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唐代的李颀有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诗描写一客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长不能寝，起坐凄惻，而闻雨声，“以海喻愁，非过语也”。

《坚瓠集》说，明代洪武年间，张彦伦有咏愁诗，警策可诵，云：“来何容易去何迟，半在胸中半在眉。门掩落花春去后，窗含残月酒醒时；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间无处不相随。”诗写了愁的踪迹、空间、时间、状态等等，不落俗套。

据明吴安国《累瓦编》，长洲人陆世明省试落第归，过临清钞关，守关吏以为他是商人，要他纳税。陆赋诗一首呈主事。主事见诗惊愧，急迎之入，款赠甚厚。诗云：“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前两句暗说，后两句明说，集中写了个愁字，难怪打动了守关吏的心。

据褚人获《坚瓠集》，明代成化年间，福建侯官林粹夫（廷玉）有咏愁《塞鸿秋》词，云：“妒离情辗转相迤逗，惹羁怀来往闲交构。对菱花怕照容颜瘦，数归鸿难展眉峰皱。秋风叶落时，夜雨昏灯候，那期间泪湿香袖。”

安 乐 四 休

林语堂先生把爱好自然、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知足等等列为中华民族德性的特征。历代笔记所载笑趣诗词中，有不少是教人及时罢休，“见好就收”的；也有消极避世，劝人勿图进取的；有一遇挫折就停滞不前，自我嘲弄一番，以得到宽慰，获得心理平衡的。这类诗词在今天并无实际意义，但可供研究民族性、思想史者参考。清褚人获《坚瓠集》说，孙昉，字景初，号四休居士，有诗云：“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满过即休，不贪不妬老即休”。按“三平四满”，应为“三平二满”，意为平稳、过得去。辛弃疾词中有“百年风打雨吹

却，万事三平二满休”句。黄山谷认为，三平二满，“此安乐法也”。

达 诗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宜春人傅公谋有词云：“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只愁无客，有客又愁无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罗的评语是：此词清甚，末句尤达，可歌也。

半 半 歌

《坚瓠集》载李密庵《半半歌》云：“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饌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闰罗怎见。酒饭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林语堂在《中庸的哲学：子思》一文中引了这首《半半歌》，并说：“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这种中等阶级生活的理想，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理想很美妙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把道家

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是最合于人情的哲学。

明末清初，有位叫陈青雷的盖了一处园林，取名“半圃”，请吴伟业（梅村）题诗，吴题云：“半间茅屋半床书，半赋闲游半索居。领略溪山应不尽，平分风月得何如。黠痴互有才忘世，廉让中间好结庐。自是图全非易事，与君随意狎樵渔。”全诗紧扣“半”字，多说“半”的好处，因为“全”是不容易的。人称梅村诗“气象浑沦，能藏巧为朴”，于此可见。诗见《梅村集》卷三，题作《陈青雷以半圃索题走笔戏赋》。

喜 罢 郡 官

唐人白乐天有《喜罢郡诗》，云：“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已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诗评家说：只有久困仕宦，才能体味诗中所说的乐趣，“真乐天哉。”

旷 达 词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说，枢相张公昇，字杲卿，阳翟人。退归阳翟，生计不丰，短氎轻绦，翛然自适，乃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每旦晨起焚香读《华严》。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馀，自撰《满江红》一首，闻者莫不慕其旷达。词云：“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

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簞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物 外 平 章

《癸辛杂识》说，有人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皋陶稷契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终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营甚宣葬救葬，精魄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你甚事；世事总无要紧，物外只供一笑。”

休 居 自 适

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关心时政，却遭陷害。所作《休居自适小乐府》云：“在官时只说闲，得闲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佞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嘲 买 田

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说：余少时尝闻常熟一暴富者，与乡人方交易买田。有一道人来乞食，主人怒其扰聒，呵出之。道人书一绝于其壁云：“多买田庄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

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诗话》作者说，吴人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切中时祸，不独为常熟发也。

得 岁 月

明代郑暄《昨非庵日纂》载一诗云：“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金谷繁华眼里尘，淮阴事业锋头血。陶潜篱畔菊花黄，范蠡湖边芦花白。时来顽铁有光辉，运去良金无艳色。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一生一世拙。”诗有消极遁世思想，诚不足取。好在劝人乐观，不作无谓的忧愁。写得也还活络。

何 时 是 足

《坚瓠集》载《满江红》一首，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羨，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传说词为朱文公（即理学家朱熹）作，翁溥举以问公，曰乃一僧作，僧亦号晦庵云。

过 于 酒

《坚瓠集》载一首《题驿亭诗》云：“帆力劈开千顷浪，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看破红尘，于世无争，这类诗作不少，但真能看破的不多。

刘 伯 温 诗

据褚人获《坚瓠集》，明初，刘伯温辞职后，作一诗自遣，云：“买个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百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闲 看 华 山

五代时人王定保《唐摭言》说，平某曾谒华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人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吃了闭门羹，仍不恼不怨，作退一步想，心胸豁达可知。这也是获得心理平衡的妙法。

去 留 诗

《鹤林玉露》说，有人图谋攘夺一和尚的庙产，和尚便挂一双草鞋于方丈前，题诗一首：“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从此埋。”笔记作者认为，士大夫去就，亦当如此。按：“流行坎止”意为顺流而行，遇险则止，进退行止皆不强求。

河 僧 卖 闲

《坚瓠集》说，承天寺僧名岫闲者，刻《卖闲诗》，索和。李如

梭(滋)先生写诗斥责他,云:“老秃何人敢说闲,八旬行脚古来传。磨砖碓米僧家事,施鸟添香度日缘。闲自己偷谁敢卖,买干天遣定追还。痴呆可卖闲难卖,鬼斧神枪不汝怜。”

春风来似不曾来

《皇华纪闻》说,孙铎,字振之,金章宗明昌年间擢户部尚书。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往贺,席中戏举青州布衣张在诗,云:“南邻北里牡丹开,公子王孙去不回。唯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孙铎后为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诗送之云:“想到洛阳春正好,南邻北里牡丹开。”张在的诗写庭前老柏树,沉着稳重,宠辱不惊,真像一个饱经沧桑而意志坚强的老人,“春风来似不曾来”诚宜三复斯言。

君 似 清 风

据清钱泳《履园丛话》,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国为浙江按察使,李晓园为杭州太守,两公本来是处得很好的。忽以事龃龉,李晓园很恼怒,同在一城,甚至整月也不禀见。李想告病辞官,文书都已写好了。时方酷暑,百菊溪送去一把扇,上题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不觉失笑,于是二人相得如初。这两句诗真如一阵春风,两人僵硬的关系顿时和解了,按察使百菊溪这种胸襟,实可钦佩。

忍 字 诗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说,居家妙诀,无过一忍字,所谓“百

忍堂中有太和”也。古人格言，如杜牧之诗：“忍过事堪喜”，司空表圣诗：“忍事故灾星”，皆是渡世慈航。

陈白沙有《忍字赞》云：“七情之发，惟怒为遽；众逆之加，惟忍为是。绝情实难，处逆非易。当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乱大谋，其乃有济，如其不忍，倾败立至。”

达 人 知 味

清人林昌彝《海天琴思录》说，人之处世，热不如冷，浓不如淡，躁不如静，惟达人方知此味。

金华人于紫岩有见及此，其《薄薄酒》诗云：“薄薄酒，可尽欢；粗粗布，可御寒。丑妇不与人争妍。西园公卿百万钱，何如江湖散人秋风一钓船？万骑出塞铭燕然，何如驴背长吟灞桥风雪天？张灯夜宴，何如濯足早眠？高谈雄辩，不如静坐忘言！八珍犀筋，不如一饱苜蓿盘；高车驷马，不如杖屨行花边。一身自适心乃安，人生谁能满百年？富贵蚁穴一梦觉，名利蜗角两触蛮。得之何荣失何辱，万物飘忽风中烟。不如眼前一杯酒，凭高舒啸天地宽。”

处 世 难

褚人获《坚瓠集》说，曾见书肆一抄本废书中，多格言警句，亦有一诗云：“巧厌多忙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曰贪婪俭曰慳。触目不分皆笑蠢，见机而作又言奸。不知那件从人意，自古人生处世难。”慨叹做人难、处世难。

袖里乾坤大

《坚瓠集》说，王威宁善词曲，其遣怀偶作《朝天子》词云：“烧萝卜下茶，宰鸳鸯剥鲈，到惹得旁人骂。人人骂我是老庄家，我袖里乾坤大。万古千秋，一场闲话，说英雄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说我哈查，我做个没用的神仙也罢。”

失 鸡 词

《古今谈概》说，王磐平生不见喜愠之色，其家尝失鸡，公戏作《满庭芳》云：“平生澹泊，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倒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

闲 与 忙

古人诗中有写生活闲逸之趣的，如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说，闲人有忙事，俗人语也，然唐人已有。韩偓诗云：“书墙暗记移花日，洗甕先知酿酒期。须信闲人有忙事，且来冲雨觅渔师。”这个忙，是闲中取忙。

也有写忙写得有趣的诗，据褚人获《坚瓠集》，钱塘（杭州）湖山之胜，以飞来峰为最。马鹤窗所居之处，离飞来峰不过十来里路，因琐事穷忙还是不能常去游览，感赋一诗云：“飞来峰在脚跟头，十五年间两度游。说与山灵应笑我：先生忙到几时休？”

冷 淡 交

元代散曲作家冯子振，作品豪放而萧爽，其《沉醉东风》云：“缘结来生净果，从他半世蹉跎，冷淡交，惟三个，除此外更谁插破？减着呵少，添着呵便觉多，明月清风共我。”

清 苦 怡 然

据《冷斋夜话》，西湖僧清顺，怡然清苦，多佳句，尝赋《十竹》诗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慎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又有《林下》诗曰：“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纵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

荆公（王安石）游湖上，爱之，称扬其名。苏东坡晚年与之游，亦多唱酬。

自 赞 诗

据《逸志堂诗话》，苏东坡在其画像上题《自赞》云：“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黄山谷作《自赞》云：“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杨诚斋《自赞》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笔记作者说这些与陈龙川《自赞》“人中龙，文中虎”就有很大差别了。

多 走 几 步

袁枚《随园诗话》说，友人香亭以袁枚年衰，劝他勿远出游山。袁书六言绝句与之云：“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两人志趣各异。

白 云 留 住

据《坚瓠集》，宋代处士魏野，隐居不仕，尝自咏云：“有名闲富贵，无事散神仙。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真宗赵恒多次下诏要他去做官，他推辞不赴，对使者说：“九重丹诏，休教彩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遂不复召。

《香祖笔记》说，魏野诗“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一篇最佳。

魏野还有首七绝，亦风致可喜：“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旋见新钻火，为我初烹岳麓茶。”这是追求一种清幽的生活方式。

沽 酒 典 袈 裟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金陵水月庵僧镜澄，能诗，其《留澹川度岁》诗云：“留君且住岂无因，此较僧贫君更贫，香积尚余三斛米，算来吃得到新春。”“新栽梅树傍檐斜，待到春来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为君沽酒典袈裟。”其风致如此。僧人厨房称“香积”。

问 使 诗

《两般秋雨庵随笔》载，陶渊明问来使诗，充满生活情趣，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王摩诘诗云：“客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小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荆公诗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三诗机轴相同，而各有意致。

退 与 透

《海天琴思录》说：处世须退一步，作诗当透一层。李武曾《忆方虎客宛温》诗云：“荆荆秋绿晚萋萋，五十邮亭到越溪。不敢更嗟乡国远，有人还在万峰西。”此作诗为透一层，于处世为退一步，可谓两得其美。

闲 中 睡 趣

《妙香室丛话》载几首咏闲中睡趣的诗，各具意趣。

丁崖州的一首是：“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瓿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陆游的一首诗云：“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

吴僧有规诗云：“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

吕荣阳诗云：“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

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

蔡持正诗云：“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笔记作者评道：这些哪里是成天抱着“手版”顶着“头衔”的官员们所能梦想到的？

四 时 调

明人郑暄《昨非庵日纂》载《四时调歌摘句》，一、咏春云：“小门深锁巧安排，没有尘埃，却有莓苔；东风昨夜送春来，才是梅开，又见桃开。”二、咏夏：“日高三丈我尤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绿阴深里昼鸣蝉，卷起珠帘，放出炉烟。”三、咏秋：“一庭松竹间芭蕉，风不潇潇，雨便潇潇。木樨香里卧吹箫，且度今朝，莫问明朝。”四、咏冬：“归来幽兴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经，便看茶经。”

清 凉 散

《妙香室丛话》说，大兴舒铁云《暑甚偶然作》三首，每于盛暑中平心读之，如服清凉散一剂。其一云：“颓云馭骄景，蒸雨如热汤，迟迟异春日，皜皜如秋阳。明知威大甚，势必不久长。奈其方执柄，气焰莫敢当。侧闻翠微亭，有山名清凉。径欲蜡双屐，天风吹我裳。”其二云：“一蝇集俎上，终日不得食。一蚊入帷中，终夜不得息。驱之仍复来，杀之已无益。小人不在多，终必误家国。要当屏腥膻，且宜严出入。患至而后防，已是下下策。”其三云：“挥扇尚不足，解衣始相宜。设使热不减，势将剥

肤皮。人心无定向，辄为寒暑移。岂知蹈汤火，涉世甘如饴。耐春乃可久，静者乃见机。一热不可忍，何事可以为？”

艮斋劝农诗

《升庵诗话》载“劝农诗”一首，云：“仕宦之身，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门无官府，身即强健。夏绢新衣，秋米白饭。不知金贵，惟闻粟贱。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了，逍遥散诞。安眠稳睡，直千直万。”此诗词旨平易，足以谕俗。杨慎说，这是谢艮斋所作，《鹤林玉露》所载缺数句，今据其集录之。又据褚人获《坚瓠集》，谢艮斋还有一首劝农诗是：“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旋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菜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

表现出一种闲适恬淡的情趣。

提前致仕

宋代孙集贤(冕)任苏州太守一年，一日大字题诗于壁，拂衣去。朝廷命他致仕(退休)的诏书下来，他已归矣。诗曰：“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寄语姑苏孙太守，也须抖擞老精神。”

处世一偈

一九四〇年，现代诗人柳亚子作《儿辈问余个人处世之

法，示以此偈》：“大胆老面皮，努力冲过溪。倘然冲不过，依旧笑嘻嘻。”载《磨剑室诗词集》第四辑。读了前面古人的一些处世诗，再读这一首，真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值得借鉴的处世一法。

秀才酸趣

穷酸之趣

古时读书人往往境遇不佳，不是穷愁潦倒，就是历经劫难。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乐此不疲，吟哦终日。当然作起诗词来，就难免叹穷怨命，发牢骚，或强颜欢笑，自我调侃。如明初瞿存斋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语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又如清人沈君烈诗：“闲将生计逐年盘，尽兴飘蓬海一般。支命只亏肩骨老，包愁还仗肚皮宽。贪场淡笑如贪宝，做板奇文抵做官。随意吃斋清坐坐，不妨略被世尊瞒。”

《钱唐逸闻轶事》说，元代吕重实任浙西佥事，清节有闻。他在未显达时，一日早晨没有米煮饭了，他拿布袍去向人换米，他妻子见了有些舍不得。他因而戏作一诗云：“典却青衫供早厨，山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第二年他果然考试登第了。看来诗中第五第六两句，可能是他以后为官能够清廉的缘由。

旧时读书人有在生活困难、饔飧不继的时候，向当地大官献诗诉苦求援的。《全唐诗话》卷五载伍唐珪《寒食日献郡守》，就是这样的诗，云：“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惭愧

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唐才子传》说，褚载，家贫，以诗投襄阳节度使邢君牙云：“西风昨夜坠红兰，一宿邮亭事万般。无地可耕归不得，有恩可报死应难；流年怕老看将老，百计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诗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君牙怜之，赠绢十匹，还把他推荐给另一位官员。

《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少游与钱穆父都住在京都东华门的堆垛场。少游春日曾有诗送给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这类诗中写得浅显而有情致的有如下一些。

《青琐高议》说：吕夷简作丞相时，一日，有儒者张球献诗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爹有新诗上相公。”吕夷简见诗甚悦，便以俸钱百缗送给张球，还把他推荐到一贵官门中坐馆，得依栖之处。人称吕夷简是太平年代的贤宰相。

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说，三山郑汝昂工诗，贫甚。他有一相知在广东当县令，郑寄诗求援，诗云：“三尺儿童事未谙，饥来强扯我襦衫。老妻牵住轻轻语，爷正修书去岭南。”其人得诗，因厚赠之。郑汝昂这首诗很明显是脱胎于张球献吕夷简诗。

王应奎《柳南随笔》说，龚义林工于诗，其《贫乐》一首，最为人传诵。诗云：“憔悴山妻苦恨贫，谁知贫里得天真。菜蔬作饭甘于米，稻草铺床暖似茵。户乏荆扉偏得月，袖多绳结好携春。宵来莫厌长醒坐，不饮原来最养神。”他还有《咏樵》律诗一首，其后四句是：“背揜两袖风生手，倒插双镰雪满腰。薄载不

多妻笑问，半船犹恐碍低桥。”都写得形象生动，情怀洒脱，饶有趣味。

《随园诗话》说，湖南张璨，权奇自喜，尝戏题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颇能使人开颜一笑。俗话说：“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吴自牧《梦粱录》把“七件事”称作“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以后，有些文人就以此七字入诗。元人杂剧《百花亭》有句云：“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明人唐伯虎《除夕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闲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看，多洒脱！

《坚瓠集》载元代周德清（号挺斋）写的《折桂令》咏穷词，云：“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阉苑探花。”又，明代浙江余姚人王德章尝口占七绝一首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寄语老妻休聒噪，后园踏雪看梅花。”与唐寅诗略似。

清人赵翼《后居园诗》也有这种穷而达观特色。诗云：“频年苦贫乏，今岁尤艰难。内子前致辞，明日无早餐。一笑谢之去，勿得来相干。吾方吟小诗，一字尚未安；待吾诗成后，料理齏酸盐。君看长安道，岂有饿死官。”见《瓠北全集》。

据王铤《寓圃杂记》，元敬自幼读书讲解，必至究竟，好与老儒先生游。累试不就，也淡泊自如。他最喜济人之急，尤好客，常尽其所有飧客。一岁除夕绝粮，作诗寄故人朱尧民，云：“岁云暮矣室萧然，牢落生涯只旧臄，君肯太仓分一斗，免教人

笑灶无烟。”尧民储钱千文，为新岁之用，遂分半赠之。

《冷庐杂识》说，翰林官名望高华，却是个穷官，常常弄得家无馀钱，空乏得很。某太史作诗云：“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道尽穷官生活之艰辛。

《雪涛谐史》说，西安一广文先生，性介，善谑，罢官家贫，赖门徒供给伙食，乃作自谑词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恼得我心焦燥。嘎蹬的响一声，尽力子骇一跳：原来把一股脊梁筋，穷断了。”

据《坚瓠集》，武进人顾霞山（明）因事逃亡，过浒墅关，关吏呵斥他止步。顾献诗一首，云：“落魄江湖过浒头，潇潇行李一扁舟。撑肠拄腹三千卷，尽欲输君助国谋。”主事者见诗，连忙接见他，赠以厚礼并放行。

据《鹤林玉露》，徐渊子有诗云：“俸馀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去，买山之事定何年？”有人改撰楹对云：“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覲之清标如此；移买山之钱买砚，平生之雅好可知。”“买山钱”指归隐之资。

古人有《劝学诗》云：“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明代成化年间，御史冯徽，以事被贬，远戍辽东。他据自身经历，戏改《劝学诗》云：“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里，尽是读书人。”他这一改，好像是取笑，实际含着老大的辛酸。这种笑，是噙泪的笑。

要说“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也不假。不过有的有真才实学，能经邦治国，有不少是只会诵时文，弄八股，搞搞起承转合，要说真本事，对不起，实在没有。清代吴江布衣徐灵胎，写了一首刺时文的诗，对这类读书人挖苦了一番。诗云：

“读书人，最不齐(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徐灵胎的诗，“语虽俚，恰有意义。”

晚清举人胡大川作《幻想诗》十五首，想入非非，多有未经人道之语，读之令人破颜，人称是“饥寒逼腐儒，颠倒作奇想”。选录数首如下：“购得益州十样笺，表将心愿达青天。好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书成却待凌风奏，鬼怨神愁夜悄然。”“人世忧危亦屡惊，当为造化剖权衡。崎岖尽使五丁铲，沧海都教精卫平。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更能海上祈仙术，飞剑遥遥斩薄情。”“谁将浊世返鸿蒙，万物齐归浑噩中，无事寒衣并饥食，有何豪富与奇穷。一双笑眼常无泪，百岁童颜不作翁。更愿化身千万亿，早为霖雨暑为风。”“闻道佛家智慧光，虚无缥缈在何方？求他方便施航渡，许我聪明过斗量。揭地掀天为事业，翻江倒海泻文章。自怜根器终平钝，安得西江洗肺肠。”“半生生计蠹鱼间，茅屋空虚尽掩关。何日图形来版筑，一朝感梦赐铜山。金莲玉女扶归院，铁券丹书许放闲。更乞君恩如贺老，烟波一棹镜湖湾。”“书生骨力本无奇，快景思来亦解颐。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千金倒橐存知己，一剑诛仇结义儿。间与青州刘跛子，年年洛下看花时。”“寓形宇内复何常，几见乘龙入帝乡。须信朝荣还夕悴，妄分遗臭与流芳。白云苍狗成千古，意马心猿遍八荒。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倚匡床。”民初书法

家潘临皋深爱胡大川之诗，“每于俗事不称意，辄朗诵一遍，颇足解忧”。全诗大抵穷极无聊之产物，以其酸趣颇浓，故录。

嗜书之趣

读书人多爱书、买书，其中苦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清代乾隆年间的诗坛盟主王士禛，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人们要见他一面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常去北京慈仁寺逛书摊，就准能见到他，所以《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有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李枏、朱克生等人都有诗记他们怎样在慈仁寺见到王阮亭，前者题为《十五日偶游慈仁庙市，值大司寇王阮亭先生买书而来，旁有相士献谏词，口占一律》，后者题为《慈仁寺遇王十一阮亭》，可证孔尚任诗所记不谬，也可见这位身居刑部尚书要职的人是个书迷。

本来像王士禛这样的人，倘要买什么书，说一句话书贾就会送来，或者请幕僚代劳也无不可，可是他不，一定得隔三岔五去庙会冷摊翻检一番。为什么？原来个中自有乐趣。访得久觅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这是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几乎无日不坐琉璃厂古书肆的原因。

有的人典衣节食而买书。清嘉庆年间潘际云《清芬堂集》有记琉璃厂诗云：“细雨无尘架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这位诗人的境遇不能算坏，在细雨无尘的天气，坐着小车向厂桥缓行访书，多带劲。可是，一个“又”字透露了消息：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把用不着的裘

衣棉袍送进当铺，典得钱来买书，已不只一次了，所以童仆才会同车夫这样窃窃私语。亏他写得如此含蓄，不露一点叹穷怨苦之气。

元末明初钱唐人瞿佑，字宗吉，很有学问，著《剪灯新话》、《乐府歌词》等。他就很为自己的嗜书而穷叹惜不已，后“以诗祸，下锦衣狱”。他有一首《书生叹》，把穷书生走投无路的满腔怨气写得淋漓尽致。诗云：“书生嗜书被书恼，居不求安食忘饱；微吟朗诵无了期，妻怨儿啼邻里消；东家郎君狐白裘，终宵醉眠宝钗楼；西家壮士金锁甲，万里勇斩楼兰头。堆金积玉夸豪贵，眼底何曾识丁字？休言富贵有危机，信知文字真愁具。从今投笔复弃书，拟学东皋农把锄。妻复苦谏儿摇手，近来差科重田亩。”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录载了这首诗。

袁枚《随园诗话》选录了两首关于买书的诗，一首是昆山秀才徐懒云写的，他因无钱买书，而书贾频至，于是作诗自嘲，诗云：“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聊借读时伴问值，知非售处已回身。乞儿眼里来烧炙，病叟床前对美人。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诗写得很风趣，第三句写自己，第四句写书贾，都很传神，最后归结为“拜钱神”，亦堪浩叹。袁枚幼时曾写过“家贫梦买书”这样的诗句，是纪实，所以他读到徐秀才这首诗，“触起贫时心事，为之慨然。”

另一首是陶士璜的《买书歌》。陶的孙子诵读其祖这首诗，袁枚得知，采入《诗话》。诗云：“十钱买书书半残，十钱买酒酒可餐。我言舍酒童曰否，咿唔万卷不疗饥，斟酌一杯酒适口。我感童言意良厚，酒到醒时愁复来，书堪咀处味逾久。淳于豪饮能一石，子建雄才得八斗。二事我俱逊古人，不如把书聊当酒。虽然一编残字半蠹鱼，区区蠹测我真愚；秦灰而后无完书。”作

者在买书还是买酒之间来回衡量，最后还是觉得书的滋味要长一些，决定舍酒买书，把书当酒。可是书经秦火以后，没有完整的了，又一个令人浩叹的结句。

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说，杜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书后必有题字：“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是写给子孙的，可见其爱书之甚。

陆游《抄书》诗，写了他爱书、抄书、惜书之情，还把抄书当作“却老方”。诗云：“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捣蘘汉刺藤（捣碎黄柏汁以染纸），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笠帙，旧友饷朱黄（批点书用的红黄颜料）。《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宋绶，字，公垂。博学，喜藏异书，所藏的书，都亲手校讎。他常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说，宋绶家的藏书都校过三五遍。那时的藏书家，都以宋绶的藏书为善本。他家住在春明坊，士大夫中喜欢读书的人多住在他附近，以便于借阅和请教，因此当时春明坊的宅子，租金比其他地方高一倍。有人叹息道：这样的好风气岂可复见呀，清人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一有诗云：“诸家无比校讎精，一面扫尘一面生。谁道长安居不易，家家宅子傍春明。”写的就是宋绶及其子敏求、次道故事。

长州人叶昌炽编著的《藏书记事诗》，记北宋至清末一千一百多位藏书家的故事，每个故事冠以七绝一首。全书除藏书部分外，还包括刻书、校书、收书、抄书、读书等内容，极富版本、目录之史料价值，只是诗写得不是很有趣，让人读后留下

印象的不多，这里录两首以见一斑。一首是咏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不成部帙但平平，漆室灯昏百感生。安得归来堂上坐，放怀一笑茗瓯倾。”末句据易安居士《金石录后序》：“每饭罢，坐归来堂，煮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另一首是咏明代陈眉公的：“饼师灶妾呼名字，宿老贫酸丐唾馀。一语先生差不恶，不知棋局但钞胥。”陈眉公是与董其昌齐名的著述家，年甫二十九，就烧掉儒士衣冠，归隐于昆山之阳。吴越间穷儒老宿，多摘录他一些琐言僻事，荟萃成书；所以连灶妾饼师，也争呼他的名字。陈眉公对刻书校书说过这样的话：“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即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对尚然，况以耳传耳，其是非毁誉，宁有真乎！”道出了刻书校书的不易。不过据叶昌炽查对，经陈眉公改定刊刻的宝颜堂秘籍，其错漏之多，真有不如其不刻之叹，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校勘得那么仔细的。陈眉公有句名论：“着棋不若钞书。”叶昌炽的七绝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史实作成的。末句“但钞胥”，意为只是抄，胥字为语气词，无义。

梁实秋写过一篇谈书的散文，其中一段大意是：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之有借无还。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人谢肇淛编的《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舸（独木桥），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拒不出借的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艺苑雌黄》引李济翁《资暇集》说：“假借书籍，借一痴，惜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又《玉府新书》说，杜元凯给其子弟留书说：“书勿借人，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后人更生其辞，至于三、四，因讹为痴焉。”《湘素杂记》载此二事，并说：痴之与嗤，其义略同，或者是抄书人的错误。《艺苑雌黄》作者认为，甌是盛酒器，大的一石，小的五斗，借书一甌，当用此字。也有用鸱字的，鸱夷也是盛酒器。所谓“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沽”就是此物。黄山谷有诗道：“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莫惜借行千里远，他日还君又一鸱。”这么说来，“借书一鸱”，还是用鸱字为好。事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关于借书与痴的事，历代笔记有不同的记载。金人刘祁《归潜志》载，昔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亦一痴。所以当代一些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也有借而不还的，必援引此语。刘祁很鄙视这种行径，“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己之闻见？果如是，量亦狭矣。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敝，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亦一痴也。’”

明代俞弁《逸志堂诗话》对此有异议，说，古有“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说。“痴”本作“甌”，贮酒器也。后人讹以为“痴”字。宋人艾性父《从高帝臣借书》诗云：“校讎未必及三豕，还借最慚无一鸱。”原话是说借书时以酒一鸱为贽，还时以酒一鸱为谢。不是说借书给人是痴子，还书给人也是痴子。这个解释似较合理，如前说，则把读书人说得太不够交情了。

清人方熏《山静居诗话》，载溧阳彭光斗读陆游“书癖不可医”语赋诗云：“贫家少藏书，无奈性所癖。偶耳急著录，随目不忍掷。巧偷连朋侪，软购款贾客。用此颇自豪，得寸觊盈尺。官归贫更甚，呼儿理残册。差免亡篋三，敢诩面城百？坐拥手勤翻，捧曝背从炙，虞虎细讎字，朽蠹牢补额。好事或借观，口诺心不悻。惟惭老眼昏，未获探至赜。来生化脉望，知不免书厄。”此诗极达爱书之意，真切感人，情趣两佳。

《静志居诗话》说，华亭朱吉士性好藏书，访得吴门有宋槧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婢临行题诗于壁云：“无端割爱出深围，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吉士见诗惋惜，不久就死了。汪远孙咏其事云：“书带草，当阶生，化作将离赠妾行。郎君爱书入骨髓，坐令贱妾悲流水。君之视妾一何重，黄金白璧同其用。君之视妾又何轻，残编断简随飘零。妾去书来君莫悔，书册长存妾颜改。读书一卷酒一卮，记取添香夜读时。”看来这是个小小的悲剧，婢女何辜？被当作物件换书！士人爱书，却见诗怀人，惋惜不已，以致未几捐馆。咏事诗说什么“书册长存妾颜改”，想以此来劝慰得书人，实在没甚道理，书固然和金石一样寿长于人，难道可以依此定取舍吗？

据《海天琴思续录》载，刘南溪《题方悟斋先生玉坚书室》云：“充堂列珠玉，不如书一束。雕峻徒壮观，不如容膝安。读书罗今古，室小心地宽。所以古贤哲，创遗慎其端。悟斋绍前谋，为子造书室。壁间列箴规，架上陈卷帙。经史养性情，成达随时日。我本老书虫，一见知臧吉。徘徊栋宇中，疑有风云出。”寥寥数言，殊有理趣。

宋真宗赵恒撰的《劝学诗》，让人把读书当作敲门砖，现代

人看来难免觉得可笑,可在那个时代是当作金玉良言看的。诗中有句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一千年来有多少男儿为了考取功名,钻到了六经堆里,耗尽了心血,抛掷了大好光阴。理学家朱熹对此有感触,写诗道:“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梁实秋先生称赞这两句诗“是见道语,也是老实话。”

宋人刘斧《青琐高议·补遗》载:郭希声《纸窗》诗云:“偏宜酥壁称闲情,白似溪云落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风弄读书声。”这是一首颇为雅致的读书诗,糊了洁白的窗纸,不是不让月亮照进屋来,而是怕风搅乱了读书声呀!

村塾冬烘之趣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设置于地方的初级学校,叫做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旧时地主、商人常在家中设塾,聘请塾师教育子弟。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每个家塾或义塾一般只请一个塾师,采取个别教授的方式。《红楼梦》第七回,贾宝玉对秦钟说:“我们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入塾读书,亲戚子弟可以附读。”第八回讲到“贾家塾中司塾的现今老儒贾代儒”;第九回特意介绍了义塾的情况,诸如: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等等。这种私塾直到民国时期乡村中还有。

权贵人家可以聘请饱学老儒来执教，一般人家请的塾师往往就不是那么有学问了，有的简直就是头脑糊涂的冬烘先生。鲁迅先生小时候就跟叔祖辈的周子京读过书，这人有点神经质，又文理不通。他把东方朔写成东方叔，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他代鲁迅对“叔偷桃”，羊、桃二字都是平声，不合对课的规格。讲《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餱粮”，他把第三字当作“猴”，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穷，连胡猕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鲁迅的父亲得知后大为发笑，就不让鲁迅到那边去上学了。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记了这件事。

元人张鸣善作过一首《普天乐》以赠西席（教书先生），云：“讲诗书，习功课。爷娘行孝顺，兄弟行谦和。为臣要尽忠，与朋友休言过。养性终朝端然坐，免教人笑俺风魔。先生道‘学生琢磨’，学生道‘先生絮聒’，馆东道‘不识字由他’。”曲子刻划了一位迂腐学究的形象，充满喜剧意味。最后三句写先生、学生、东家三种不同的态度：先生要学生琢磨诗文，学生嫌教师罗唆，学生家长呢？抱“不识字由他”的态度，弄得塾师左右为难了。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曹元宠作《题村学堂图》一首：“此老方打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海间，都都平丈我。”“此老”指塾师，“众雏”指塾徒们。“都都平丈我”是什么意思？原来杭州有一则故事说，塾师读论语，把“郁郁乎文哉”，讹为“都都平丈我”，学生们也照这样读了。一日，一位有学问的读书人来到塾中，听到学生们这样念，就指出他们念得不对，告诉应当怎样念，学生们惊骇得四处奔逃。所以当时有人给编了四句顺口溜：“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田汝成说，曹元宠所题诗盖取此意，语虽调笑，却曲尽塾师之状。

又，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首章引了这则韵语并说：“这虽是笑话，却说到文化思想界的一种实情。”

明代周清源在其《西湖二集》中，还把曹元宠这首诗，移作巧书生甄龙友轶事，写进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说：甄龙友教了几十个村童，有几个大些的读《论语》，甄龙友教他们读“郁郁乎文哉”，那些村童却读作“都都平丈我”。几番要他们读转，都不肯，说以前的先生就是这样教的。后来众学生都不来上学了。甄龙友提笔做了四句口号：“‘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不知是先有杭州谚语，还是先有这位“巧书生”的创作。

像这样取笑村塾先生的，还有下面几则。

据清小石道人编纂的《嘻谈录》，一训蒙先生常读白字。东家议明：每年租谷三石，伙食四千，如教一个白字，罚谷一石，如教一句白字，罚钱二千。先生到馆后，与东家街上闲走，见石刻“泰山石敢当”，先生误认“秦川右取当”，被罚谷一石。回到书馆，教学生《论语》，“曾子曰”读作“曹子曰”，“卿大夫”念为“乡大夫”，三石租谷全罚，只剩伙食钱四千。一日，又将“季康子”读作“李麻子”，“王曰叟”读作“王四嫂”，全年火食四千，一并扣除。塾师被罚，白教一年，便作诗两首以叹之。一云：“三石租谷苦教徒，先被秦川右取乎，一石输在曹子曰，一石送于乡大夫。”二云：“四千伙食不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二千赠与李麻子，二千给与王四嫂。”

有两首描写旧时村学的诗，都是末句写得最有趣。一首见于《两般秋雨庵随笔》。海昌郭呈尧好为俳体诗，所著名《捧腹

集》。有《村学》诗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按《神童》即《神童诗》，旧时启蒙读本；《大》《中》指《大学》《中庸》。

另一首题为《戏村学究》，载于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诗云：“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袁枚的评语是：末句趣极。

据《雨窗消息录》，郑板桥有一首《自嘲》诗，是咏教馆的，诗云：“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郑板桥后来科场得意，当了县令，青云直上，便感到当年教馆的“下流”和“羞”了。

明代冯梦龙《广笑府》中，登了几首写村塾的诗。一是师生联句，诗云：“门馆萧条八月秋（师），二三童子冷飕飕（生）。束脩微薄难排遣（师），学分原无莫怨尤（生）。课少令尊嫌怠惰（师），书多我辈结冤仇（生）。明年设帐知何处（师），解馆归欤日夜愁（生）”。

二云村学自嘲。村学究作诗讥东道云：“今年到此是吾差，钓颈须寻大树丫。东道家家穷似虱，学生个个懒如蛇。三餐薄粥称供饭，四季清汤当点茶。如此教儿能长进，满村都是做官家。”东道答村学究云：“今岁延师是我差，吟诗却似口生丫。学规画虎方成狗，子弟成龙又变蛇。不识天文并地理，只贪盏酒与杯茶。之乎者也行行错，误了多多少少家。”东家和塾师互相埋怨，说明塾师的难处。

“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说明当塾师实在是不得已的

事。因此，有不少诗描写了坐馆苦况。《砚田诗笑》中载的三首律诗，对此有较深的描绘。一云：“先生虚话说难全，实景描来更可怜。马眼隔横孔乙己，梅花篱倒去求仙。二厘一管羊毫笔，五个三张面袋帘。铁硬紫硃稀烂墨，乱批习字点而圈。”二云：“村馆从来说可伤，旧家风景更郎当，庭隅每泛空尿桶，屏后常留宿浴汤。厚意凉拖一把扇，盛情白滚两条姜。岁终节物无多送，一块年糕又少糖。”三云：“馆童顽劣实堪羞，捉匕游河踢石球。灯挂倏移油累帐，点心无剩碟忘收。窝茶乱塞尿脬破，添粥深抠黑指头。若更轻轻攒一记，是非搬坏不相留。”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载《嘲学究》诗三首，为《砚田诗笑》所未载，录如下：

一云：“博得虚名叫相公，四时六节苦无穷。两盆臭菜朝朝罩，半注黄汤夜夜空。烧坏油灯无上足，跌残笔架缺三峰。补顶帐子陈年絮，冷暖常教睡不浓。”二云：“一壶白水灌空心，六箸齐攒四菜盆。三春不见河豚面，八月空闻黄蟹名。萝卜旁边沾油腻，粉皮头上带荤腥。惟有一片黄草布，朝晨揩面夜揩臀。”三云：“劝人切莫做先生，满肚麀糟气不平。一身羈絆如绳缚，两耳聒嘈似雀鸣。质笨但嫌无教法，功多又说自聪明。更有一般堪恨处，束脩直欠到如今。”

塾师大都由主请的东家供饭，也有由学生家长轮流供饭的。由东家供饭的，常把塾师当雇工看待，饭菜难以下咽。这就惹得塾师满腹牢骚，形诸笔墨，便是令人可笑可叹的诗歌。

明代乐天大笑生《解愠编》载村学究嘲供膳不佳诗云：“长天午膳日西斜，夹湿连糠又杂砂；一碗苦蒲犹带子，数茎苋菜已开花。村醪入腹双眉皱，野芋沾唇满口麻；难得先生宽度量，一时收拾不留些。”这位塾师一面埋怨伙食不佳，一面照吃不

误。要想活命，只得如此宽度量。

《解悃编》还载《临江仙》词一首，说的是有一位东家富而吝，给塾师供应伙食，顿顿都是豆腐，一年到头没有两样菜肴。到年底放学，塾师赋词留别云：“肥鸡无数，肥鹅无数，那更肥羊无数。几回眼饱肚中饥，这童淡怎生熬过？早间豆腐，午间豆腐，晚来又还豆腐。明年若要请先生，除非是普庵来做。”

《砚田诗笑》载一首咏食茄诗，意思与此词有些相似。诗云：“时新茄子满园间，不与先生当一餐。谁料一茄茄到底，呼茄容易遣茄难。”

原来，这位蒙馆老师夏日偶思食茄，吟出前两句。他的学生回家告诉了母亲，便每天三顿饭都给茄吃。蒙师苦恼不堪，续吟后两句。

《坚瓠集》引《翰山日记》说：今人好为人师，以为这碗饭好吃，殊不知先生之饭最难吃，一位深知此中苦处的塾师作诗云：“晨兴最苦无汤漱，日向中时始食糜。检点饥肠传句读，撑持渴吻讲文辞。鱼虾淡薄难供饭，腐菜温暄易泄脾。怪杀更深监夜课，自晨至亥坐如尸。”

清代小石道人《嘻谈录》，说一东家很吝啬。馆膳只用片肉一盘，既薄又少。先生以诗消之，云：“主人之刀利且锋，主母之手轻且松，一片切来如纸同，轻轻装来无二重。忽然窗下起微风，飘飘吹入九霄中。急忙使人觅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峰。”

近又见一诗云：“薄薄批来浅浅铺，厨头娘子费工夫。等闲不敢开窗看，恐被风吹入太湖。”与前诗略似。

东家对待塾师，虽如宾客，实际上也如对待长工一样，高兴就用，不高兴就解雇。清代王有光《吴下谚联》说，杭州莫姓官宦人家，延塾师金先生，清明节时解聘。离馆时，书僮为他挑

行李送行。路上塾师即景口占得句云：“墙内桃花墙外红”，书僮应声续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师怒，想哄他走，但又怕得罪东家，只好忍耐。不料书僮续吟道：“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书僮如实道出塾师景况，好面子的塾师也无词以对了。这首诗也收入《百花台》弹词中。

《解温编》载一首塾师嘲东家送小鸡诗，云：“多谢东君惠小鸡，可怜离母未多时。归巢忍听啾啾叫，报晓那闻喔喔啼。七两带星连草重，半斤流水秤锤低。庖人莫把牛刀试，留取笼中作画眉。”这与前述打油诗中“金腿蒙君赐”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事林广记》，太原鲍先生在富人门下当塾师。富人吝啬，给亲家送礼只送一犬，亲家还礼，是一瓯狗肉。富人请邻居出资宴请塾师，自己就出一碗现成的狗肉。席上富人请塾师吟诗，塾师吟云：“地羊出去地羊来，两个亲家不用陪。恰似小生赴科举，秀才出去秀才来。”按“地羊”为狗又名，这位塾师以“地羊”自喻，是位善谑之人。

《解温编》和《广笑府》都登载一首塾师埋怨东家不还束脩的诗：“东君何事太蛮擅，束脯终年不肯还。擎伞遮阴专为热，围炉向火只因寒。只嫌传授工夫少，争奈跷跷子弟顽。若要一锹成得井，再生夫子也为难。”诗中颌联有点哀求的意思，颈联及末二句，是摆事实，据理力争了。“夫子”指孔夫子。意思是你想让这样的顽劣子弟很快成才，孔夫子再生也难办到。

《坚瓠集》载一首歇后诗，说的是有一位时少叫湾的人，聘请教师不尽礼数，弄得口角一番，不欢离去。有人用苏州话作歇后诗嘲之。诗云：“少湾主人吉日良（时），束脩且是爷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犹如短剑长（枪）。三杯晚酌

金生丽(水),两碗晨炊金发商(汤)。年终算帐索咸席(赖)。《百家姓》有“索咸席赖”句,劈拍之声一顿相(打)。”

这首诗嘲笑的虽是时少湾这一位东家,却很有代表性,塾师的苦楚在嘻笑怒骂中反映出来了。

许多人都嗟叹塾师待遇低,生活苦,都想改行,但也有改行做生意,当商店伙计又觉得还不如当塾师的。《笑笑录》说,友人某,以砚田不足供母,投笔改行为商场的伙计,亦复无聊。一年后,仍理故业,作一诗自娱,云:“误抛绛账旧生涯,司会何尝是惯家?三两客身(薪俸也)挨月送,四金外手(徐润)被人拿。之乎者也全收拾,丝忽厘毫莫算差。未许高声唤童仆,常将己钞备烟茶。称呼改作敝同事,喜怒生防老阿爹。紧束疏狂嫌落拓,虚当名誉卖奢遮。相逢佳客登时避,偶惠残肴屡次夸。只有笔耕还故业,清高犹得叫师爷。”看来塾师虽穷困,毕竟清高,还是有吸引力的。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作过一些通俗歌曲,如《问天词》、《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等,大都写得“文词圆润,诙谐清妙”。他作的《学究自嘲》,描述了教授先生所受的生活折磨,大抵是“夫子自道”。如:“二月仲春来,二月仲春来,先生馆中好闷哉!闲散心欲把朋友拜。心内徘徊,心内徘徊,恐怕东主说不该,口问心一定门而外。大势难猜,大势难猜,谁想东主倒开怀,说是走走这个也不碍。喜气盈腮,喜气盈腮,不多一时转回来,有管手怎敢久待。”写出了学究得听命于东家的可怜相。

又如:“三月清明到,三月清明到,先生馆中暗计较,黄边钱想得两三吊。……神思徒劳,神思徒劳,海底明月实难捞,顾体面怎好开口要!满腹心焦,满腹心焦。东家说是款款着,无奈

何只是乾陪笑。清明节，雨纷纷，老先生，归故村，指着黄槐穿黄袄，谁想给了个嘴钻缴！今日当了裤，明日当了裙。”写教师困窘情状很生动。

科举诗词集锦

唐人贾岛诗风清冷，人以“幽奇寒僻”称之。《全唐诗话》说，岛久不第，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诗云：“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乌鸟，俱怀害尔情。”他落第后写的《雪晴晚望》诗，也表达出空山寒寂，独行踽踽的落寞心情。

唐人孟郊诗，多用怨苦愁伤语。宋人欧阳修《六一诗话》举孟郊《借车》诗为例：“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就是说穷得几乎什么家当也没有了。又举谢人惠炭诗中句：“暖得曲身成直声”，形象逼真，要不是亲尝寒冻之苦，写不出这样的句子。孟郊几次科举不中，其《下第诗》有句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再下第诗》云：“一夕九起嗟，梦知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同是一个人，一旦考中了，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的《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代凡新中进士，都要在京都长安策马游街，以示荣耀。诗中说，过去那种局促的情形不足挂齿了，现在且敞开思绪尽情游玩吧，人逢喜事连马也跑得轻快起来了，真是洋洋得意，精神倍增。

《全唐诗话》卷五，载温宪落第后题于崇庆寺壁的一首七绝。温宪是诗人温庭筠的儿子，唐僖宗、昭宗年间，就试于有司。执掌邦贡大权的郑延昌，说他父亲的诗多有刺时之作，还

傲毁朝士，就压制而不录取。后荥阳公因国忌到崇庆寺进香，见了壁上题诗，恻然动容，便为之说项，温宪于是成名。这首诗是：“十口沟壑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落第是受父亲诗文的牵连，诗写得很凄苦，所以打动了一位公卿的心。

宋代石延年，字曼卿，累举进士不第，集前人句赋一律自嘲：“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上不劳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著朱骑马是何人？”又赋一绝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及登科，有人诉讼科场不公，复试，落第数人，曼卿为其一。举子们正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还所赐勅牒靴服，数人皆啜泣，只有曼卿脱靴袍还给使者。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口占一绝云：“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这首诗是“歇后体”，首句下隐“职”字，次句下隐“军”字，三句下隐“士”字，末句下隐“北”字。

及第诗，清人赵翼《陔馀丛考》论之甚详，甚至说那种因一第之得失而铭心的人，不会有出息。该书引王士禛《池北偶谈》说，苏子美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云：“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旺。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人说得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废不达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诗话》谓，孟郊下第诗：“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及登第则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说，亦同此意。唐朝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改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

报诗人洗眼看。”宋人张虞登第，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如其言。陆放翁《家世旧闻》说：张虞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如何得乡里去？”后为象山县官，以事罢，流落终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黄常明《诗话》记白香山及第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宋史》吕大忠传，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时自称状元，大忠曰：“状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既为判官，不可更称。”又《六一诗话》载，吕文穆未第时，薄游一县，县令之子胡旦待之甚薄，或言吕工诗，宜少加礼。胡问其警句，客举其一首末句云：“挑尽寒灯梦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传话说：“渴睡汉状元及第矣。”

按上述章孝标“及第全胜十改官”诗，出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亦载，说的是章孝标及第后，作此诗寄淮南李绅（或云寄白乐天）。李绅即题诗作答，云：“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抓住章诗“金汤镀了出长安”句，指出只有假金才要用金来镀，真金是用不着镀的。可为一切“空腹高心”者戒。

《唐才子传》说，曹邺累举不第，写四怨、三愁、五情诗。及中第，看榜那天即作诗上主司，杏园宴间又作诗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又云：“匆匆出九衢，童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中举前后大不一样。

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唐人落第诗两首。一为胡曾所著，诗云：“翰苑何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

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另一首作者为进士高蟾，他的《初落第诗》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孙光宪称赞说：“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全唐诗话》卷之四也载这两首诗。

《唐才子传》还载高蟾另一首落第诗，是题于墙的，云：“冰柱数条支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该书作者的评语是“怨而切”。

据《雪涛谐史》：明成祖永乐年间，邢宽（字春元）应试，放榜前一日，梦至御前，上命力士持爪扑之，头破血流直至于踵。第二天主考官呈上卷子，拟孙曰恭第一，邢宽第二。明成祖朱棣视力不佳，误将竖排的曰恭二字，合读成暴字，便判道：“本朝只许邢宽，岂宜孙暴。”就用朱笔点宽姓名，朱浓，自上透下，遂如梦中流血之象。先是邢宽未第时，其郡守调侃他说：“邢春元如不酸醋。”讥讽他不中用。邢宽及第后，作报郡守诗云：“邢宽只是旧邢宽，朝占龙头夕拜官。寄与黄堂贤太守，如今却是螫牙酸。”秀才中举，不可一世。但从这则故事说明，中举与否，有时只凭皇帝好恶，朱笔点到谁就是谁，并不都是真才实学的较量。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正直的考官，肯选拔“寒素”之士。据《唐摭言》：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于寒素。时有诗记之，云：“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又太尉李德裕颇为寒酸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放李崖州。”李德裕在唐宣宗时被贬于崖州，卒于贬所。

据载，清代嘉兴有个书生朱然，起初不认真读书，几次赴考都名落孙山。后来发愤攻读，考上秀才，还中了举人。有人不

服气，在朱家门上题字：“偶然中试是朱然”。朱见了也不涂掉它，只是一笑了之。翌年会试，朱然考中进士。他把门上那句添写成七绝一首，成为“偶然中试是朱然，难道偶然又偶然？世间多少偶然事，要道偶然不偶然。”

据清赵翼《陔馀丛考》引《夷坚志》：董体仁累举不第。有一次，他去拜访临江郡守、同乡彭子从，彭一看名刺就说：“老榜官耳！”次年董体仁廷试第一，金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子从遣人持帖迎接，董书其纸尾云：“黄纸初开墨未乾，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读诗甚惭愧。

据《鹤林玉露》：李南金登第后，画师以冠裳写其真。南金题诗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阔袖裹风烟。如今各样新装束，典却清狂卖却癫。”笔记作者评论说：虽一时戏语，然知绅裳之束缚，非韦布比，而加意检束，亦自有味。

《全唐诗话》卷六《不知名》条说，唐人及第后，或遇旧题名处，即加“前”字，所以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附注说，姚合及第后，诗云：“新衔添一字，旧友让前途。”及第之后身份就不一样了，所以要加以区别。

据《墨馀录》：某年县试，有七旬老人入场，作未冠题。轻薄子以诗嘲之曰：“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甚题。”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此翁年七十应试，作的又是“未冠”文章，难怪有人要取笑他了。

据《后山诗话》：杭州一位举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红衣把他裹了起来，一客作诗贺之：“应是穷通自有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始觉为儒贵，不著荷衣便著绯。”这是一首集句诗，作来以供一笑的。

清人陈康琪《郎潜纪闻》说，乾隆间，粤东诸生谢启祚，年九十八，犹入秋闱。以年例，当早邀恩赐。可是每当大吏奏报，他都极力推辞，说：“科举功名，都是命定。我老手还未颓败，怎见得不能为老年儒生扬眉吐气呢！”丙午乡试，果然中式，他戏作《老女出嫁》诗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靛，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称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广东士大夫常对人谈此事，德清俞樾《印雪轩随笔》也有记载，可见不是谰言。

明郎瑛《七修类稿》引《鹤林玉露》说，绍兴年间，殿试第三名陈修，唱名时，高宗问年几何？对曰：“七十三矣。”问有几子？对曰：“未娶。”遂诏宫人施氏嫁之。时人戏曰：“新人若问郎年纪，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暇录》又谓，詹义登科后，作解嘲诗云：“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杂志》又说是闽人韩南，未知孰是。而朴槲翁《陶朱集》却是这样说的：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转以一绝示之，曰：“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咏鹭鸶、贫女诗，说：“曹衍，衡阳人。太平兴国初，袖诗三十章上进，首篇乃《鹭鸶》、《贫女》两绝句，盖托意也。《鹭鸶》云：“波澜静处立身孤，鼍雪攒霜腹转虚。尽日滩头迎颈望，能销大海几多鱼。《贫女》云：“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始遇佳期。满头白发为新妇，笑杀豪家年少儿。”宋太宗大喜，召试学士院，封为东宫洗马、监泌阳酒税。

《南部新书》说：“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多次赴考均未考中，将要回家，妻闻讯先寄诗一首，诗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几年后，

杜羔考中了，妻又寄诗给他：“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刘氏或云赵氏。此则又见《全唐诗话》卷六“刘氏”条。

《容斋随笔》说，旧传有二诗，诵世人得意、失意，可喜可悲之状极矣。得意诗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失意诗云：“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意宫女面，下第举人心。”两诗最后一句都谈到科举，可见及第与落第，乃得意与失意之极致。当然，心胸豁达的人能以正确态度对待考场得意失意，作起诗来也显得心平气和，蕴藉厚重。

《两般秋雨庵随笔》说：下第诗，忌牢骚怒骂。赵殿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鸿毛，舍此将何术改操？亲老河难人寿俟，时清星敢少微高。长鸣栈马还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残烛在，搬姜自笑鼠徒劳。”和平中正，宜其擢巍科，享盛名，臻耆奇（享高寿）也。

《解悃编》载一士人下第言志诗，既诙谐又豁达，诗曰：“诸公相继下云台，愧我仍为一秀才；丹桂不须零碎折，明科和月掇将来。”

《广笑府》载，一士人过渡，失足溺水，被人救起，赋诗云：“刚踏船头忽摆开，天公为我洗尘埃。时人只道归东海，一跃龙门便转来。”俗语谓科举及第为“跳龙门”，诗写得很风趣。据《坚瓠集》，这位士人名卓沃，后两句又作：“时人莫笑衣衫湿，乍向龙门跳出来。”

清黄协坝《锄经书舍零墨》说：“作诗而涉怒骂者，必非大器。近见某君下第诗云：“我辈看来唯命运，诸公从此算文章。”诗非不佳，然未免邻于轻薄矣。最爱王笠舫罢官诗云：“春在花光浓淡里，官如山色有无中”，为得蕴藉风流之致。

《笑笑录》说，唐皋，字守之，徽州人，每以魁元自负，虽累蹶场屋，而志不怠。乡人写诗讥讽他：“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流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争奈京城剪绺多。”唐皋听了更加刻苦攻读，后竟连连报捷，终于考中状元。

袁枚《随园诗话》说，唐青臣有《下第诗》云：“不第远归来，妻子色不喜。黄犬恰有情，当门卧摇尾。”描摹世态很真切。

清人陈其元（子庄）《庸闲斋笔记》卷十一《滑稽诗》条，讲了一则考教官的故事：当岁考之年，按规定须考试一场。以前都是临考发卷，几天以后交卷，教官大都托学中能文者代劳。某尚书视学浙江，忽改为闭门考试，年老荒疏诸公，皆大惊恐；后改为教官与优生一起考试，教官草稿可由优生代誊，于是欢声雷动，大半托优生代笔矣。秀水陈星垞有诗赋此，云：“接谈散卷久通行，谁料今番忽变更。高据考棚方桌子，俯求优行老门生，牢笼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梦再惊。共说阿婆都做惯，者回新妇礼难成。”

《古今谈概》载，嘉靖年间，楚中督学吴小江喜欢选拔少年，冠者多去巾为髻年应试。嘲者曰：“昔日峨冠已伟然，今朝总角且从权；时人不识予心苦，将谓偷闲学少年。”其后曾省吾继任督学，一考生剃须应试，不料新督学却宽待年长者，苛责少者，这位考生就以无须又考居四等受责。嘲者曰：“昨日割须以便考，今朝受责加烦恼；头巾纱帽不相当，有须无须皆不好。”

《识馀》卷二说，近时流俗，学界都崇尚三苏（按即苏洵，号老泉；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苏洵三子），不知有唐，更谈不上秦汉了。有一士子平素不喜欢眉山文集，就笑道：“众人皆有苏子倚靠，偏我独

无，苏子可使唤邪？”于是在应考所作论策中引证曰：“苏子有言，为君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苏子尝曰：‘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于天下争，仲尼栖栖，墨子皇皇，忧人之甚也。’”又云：“此苏氏所谓察微虑深，慎在未形者也。”主司批其旁曰：“此子固尝留心于三苏者，但未纯熟耳。”此生见而大笑，作诗嘲之，云：“曾见东坡面目无？试官惊得震苏苏。分明指与平川路，一个佳人两丈夫。”一时传诵，以为笑柄。原来试官不知论策开始引证的苏子，是《史记》所载的苏秦；第二个引证的苏子，是《汉书》中说的苏竟；末了引的苏氏，是窦滔之妻、作《回文旋图诗》的苏惠。主试官不论秦汉，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东坡、颍滨当之，真是所谓张冠李戴了。

据褚人获《坚瓠集》，顺治丁酉年，钱开宗典试江南，首题为《贫而无谄章》。榜发后，物议沸腾。有人作《黄莺儿》词及诗嘲之：“命意在题中，贱贫儿，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未通，琢磨欠功，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多财子贡，货殖是家风。”又七律一首云：“孔方主试副钱神，题义先分富与贫。定价七千方立契，经房十五不论文。金陵自古成金穴，白下从今聚白丁。最讶丁酉兼壬子，博得财星始发身。”

清人诸亩香《明斋小识》说，高瘦峰善诙谐，不拘绳墨，尝戏作乡试诗云：“唾手功名大比年，呼朋直上秣陵船。自疑豪气应无敌，忽觉酸容又满前。囊橐不烦关更索，盘飧还受榜人怜。江山如画浑闲事，心在之乎者也边。”“长衫顶帽入城来，一路人看是秀才。夫子庙前寻帖去，学台门首看牌回。经题策略牢牢记，暮酱朝盐细细开。羨煞秦淮水阁里，远山相对尽衔杯。”“遗才名次已亲看，东走西奔兴渐阑。将息两天为上策，踌躇一中岂空欢。桌间乱叠科场例，壁上新粘考具单。日渐场期无了

事，房东招饮略心寒。”“轰隆大炮震遥天，士子喧排贡院前。自顾身躯难负重，势拚性命竞居先。百间矮屋居于圻，一望长廊直似弦。莫向此中言冷淡，邻居相接正纷然。”“局促中宵万绪纷，惊传题纸散如云，先生小弟东西唤，论语中庸上下文。下笔但期神有助，将逃无奈号多军。三条烛下凄惶处，说向儒冠不忍闻。”“再进龙门事若何，三三两两中啣唔。高文前日成元局，经旨明朝仗老哥。号板无人随处好，馀灯在壁借光多。此身虽似笼中鸟，辛苦艰难半已过。”“大功坊内竟无名，十五良宵策又成。身子未全忘痛楚，抬头差喜看分明。三枚月饼留官物，两管霜毫见世情。明远楼前投卷去，肠枯赢得一身轻。”“匆匆返寓肃归装，回首今看数仞墙。此去游鱼方脱钩，敢言上马再装枪。甫经信宿神魂定，一到家门意气扬。最喜妻孥相问讯，公然说与毕三场。”“朝来一客坐中堂，恭喜连声未敢当。村老胡言观气色，高朋极口道文章。浓圈密点皆凭据，鹊噪灯花甚吉祥。从此忧疑都豁尽，梁间稳贴报单黄。”“岂料重阳转眼过，门前竟不打金锣。传来试录知非谬，想到完场苦甚多。骨肉愁容皆为我，亲朋冷眼也由他。人生到此真穷矣，且听区区里巷歌。”

清人陈康琪《郎潜纪闻》说，常熟人陈祖范，屡试不第，困于场屋，尝作《别“号舍”》韵文，颇极诡谲，这年竟被考中。文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粮。闻呼唱诺，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饨，是为大蹇。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迫于跖。庶为焦侥，不局不

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余肘。”按“焦侥”为传说中的矮人，这里说只有焦侥才不局促。

据《香饮楼宾谈》，刑部侍郎某公，视学两浙，搜检极严。新进儒童，字划稍有舛错，必痛加扑责，士林恨之。有无名子作《司寇视学》诗刺之，诗云：“天教吾辈受飞灾，司寇今年视学来。岁考诸生佯告病，乡场多士怕遗才。老童怀挟都搜尽，新进手心俱打开。纵使明刑堪弼教，须知桃李要栽培。”

官场幕府诗词丛话

居官生涯

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说，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毕，就来押班，常挨到日已西斜。守堂卒总是端出厚朴汤来给这些朝士们饮用。朝士中有久无差遣、厌苦常朝者，戏作诗云：“立残阶下梧桐影，吃尽街头厚朴汤。”这是对官场生活实际的描述。

《古今诗话》说，按唐制，三班奉职月俸七百驿券，羊肉半斤。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有人题诗于驿舍曰：“三班奉职事堪悲，卑贱孤寒实可知，七百料钱消甚使，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得知，说如此何以养廉，遂议增俸。

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杭州为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乐处，所以韩愈称它为“东吴游宦乡”。在官府中当幕僚的“尤多佳士”。可是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方楷任杭州太守时，幕客都年过七十，于郡政殊无所补。众所鄙笑，而方亦恶之。有无名子作五绝一首以嘲之，云：“绿水红莲客，青衫白发精。过厅无一事，咳嗽两三声。”

据宋僧文莹《续湘山野录》，宋朝建国之初，文章惟尚书陶谷为优。陶以朝廷待词臣不厚，乞罢其官。宋太祖说：“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官，复不进用。陶谷题

诗于翰林院，云：“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太祖驾幸玉堂见了，更加不悦，终于对陶谷不予重用。

元代末年一位无名氏作《清江引》小令云：“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了。”这是嘲笑张士诚属下官员的。明代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哀姑苏”条云：“盖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及城破，无一人死难者。”张吴王即张士诚，米虫儿即蛀米虫。全曲嬉笑怒骂，刻划士人颇深刻。

据清褚人获《坚瓠集》，明代洪武年间，临安人钱宰被征召到京，纂修《尚书》，会选《孟子》节文。闲暇时，钱宰微吟一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志，睡到人间饭熟时。”有人报告了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天，文华殿宴毕，明太祖对诸儒说：“昨日好诗！不过我何尝‘嫌’你，为什么不用‘忧’字？”钱宰等惊悚谢罪。不久，这些儒者都被遣送回乡。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说，明代宗景泰年间，官吏大增，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书都御史，以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书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尚书每部二员，侍郎每部三、四员，都御史员数，就更多了。名爵之滥，前所未有的，所以有民谣云：“满朝升保傅，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鱼。”

据《冷庐杂识》，进士归班铨选，经常迁延时日。宋人有妇叹诗曰：“记得萧郎登第时，为言即日凤凰池。而今老等闲官职，日欠人钱夜欠诗。”把候选的苦处写出来了。

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第二十二卷《谑诗》条说，郁勋弱冠为华容县令，平日性好戏谑，大概是有感于县令生涯的尊卑、甘苦，作诗云“华容知县是区区，三甲多因不读书。县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总上司。忙里无心吞冷饭，闲中有口嚼乾鱼。前世业缘今世苦，华容知县是区区。”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鸿胪寺序班一官，皆由考取的生员为之，河间纪象庭，是纪晓岚之少子，尝为此职。有自嘲诗云：“秀才每自叹途穷，一进鸿胪气便雄。金顶朝珠同太史，蟒袍补褂僭王公。螭头告示双行白，门角封皮两道红。更有待官仪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续文章游戏》载官场及幕府竹枝词多首，兹录数首。咏《候补》云：“宦海深沉不自由，谈何容易稻粱谋。饥寒旅舍尘蒙面，匍匐衙参雨打头。无缝可钻孤客恼，有差难遍上司愁。官厅首领时相见，仰望真同万户侯。”《署事》云：“藩轅牌示姓名扬，朋辈惊传喜欲狂。债主殷勤称缓缓，长随巴结更忙忙。陋规到处咨前辈，执事开单付轿行。肚子带成船雇就，安排京话坐堂皇。”《补缺》云：“部复朝来已到司，十年得缺岂嫌迟。安排房屋迎家眷，商榷书差创陋规。好买金珠妆美妾，更捐官职付佳儿。从容俸满推升去，便是扬州跨鹤时。”《升官》云：“宪恩隆厚两亲无，不做高官岂丈夫！旧日寅僚呈手本，一时童仆改称呼。飞腾道路从今广，卓异声名尽力图。整顿衣冠闲对镜，几人才干似区区！”《幕友得馆》云：“帖传教弟见新东，从此先生否运通。官聘无多权应急，束脩随便敢求丰？添衣买画装门面，饮酒留须学幕风。更嘱家童须改样，来来教你莫装聋。”《到馆》（一）云：“糊窗修灶日喧哗，茶碗门帘乱似麻。道喜门签多勉强，欺生书吏费清查。刁难款目欺前任，夸耀师传吓捕衙。路上乡愚

惊指点，前头摇摆是师爷。”《到馆》(二)云：“书斋关闭似牢囚，日夜昏忙敢自由？唤讯催提何日了，等因奉此几时休？议详事到忙翻本，命案伤多屡摇头。转眼瓜期今又届，安排交代好添脩。”

《冷庐杂识》说，纪晓岚(昀)曾作《京官诗》数十首，有一首“小军机”七律，尤为有趣，云：“对表双鬓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围炉侍妾翻貂挂，启匣娇童理数珠。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低向‘中堂到也无’？”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有人作嘲中书官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且喜中堂是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形容入妙。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作者改嘲内阁中书诗作教职官诗云“莫笑区区职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两季分肥胙，督、抚同声叫老师，遇考可求优行代，束修不怕上官知。有时保得京衔著，一串朝珠项下垂。”

清乾隆年间规定，在会试后挑选考三次而不中的举人，由礼部分省造册，咨送吏部，派王公大臣共同拣选，谓之“大挑”。选取的分二等，一等以知县试用，二等以教职铨补。《涂说》“官职诗”条，录咏大挑诗二首，一云：“今年大挑沐恩光，票子纷纷榜后忙。多买肥腴涂面孔，尽拉帐目做衣裳。得官最好唯知县，作教何须补副堂。却笑归班新进士，十年以后再商量。”二云：“五月初三沐宠光，行装不复旧郎当，安排补挂敦官礼，打点灯笼号正堂。邈邈长随添几个，粗疏履历写三张。扣头京债还私债，领俸差能六十强。”

据《唐摭言》，咸通末，执政嫌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只许乘驴。郑昌图体格魁伟，驴不胜载。有人作诗取笑道：

“今年敕下尽骑驴，短鬃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说，宜兴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进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请定服色，于是三品以上的官才允许穿貂皮及舍利貂裘服。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崖少廷尉。时届隆冬，梅因不得穿裘，冻得够呛。王士禛见状，口占绝句戏赠之云：“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貂。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按《觚剩》记此，讹为京师谣语，因不知其为王士禛戏作。任弘嘉奏本，从服饰上增加等级差别，难怪三品以下的要抱怨了。

据明人王跂《寓圃杂记》载，明英宗正统十四年，朝廷有“北虏”之患，东南诸郡调发颇多。周文襄为巡抚，奏以缺官序用，凡门下之人皆得荐举，所以一县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滥。县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书一诗于迎海驿壁曰：“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文襄见之，略无怒色。大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之概。

又说，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集丁夫，民不堪命。高邮王鸿渐（磐），号西楼，有咏喇叭《朝天子》词云：“刺叭喷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

《不下带编》说，一位朝士（京官）还乡，意气盛满，客人来了，就乐队奏乐，鼓吹喧阗。一位本乡挚友来谒，朝士说：“您老平素好诵诗，近诵得何诗？”友曰：“近诵得孙凤洲赠欧阳圭斋诗，甚有味。”便朗吟道：“圭斋原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门前鼓吹闹如雷。”朝士一听，就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宾客到来，门庭寂然。这位朝士能听讽劝，并改正缺点，算是不错的官儿。当然，最好的是欧阳圭斋，他还乡时不带一点儿官气。

据《娱书堂诗话》，裘元量（万顷），豫章人，性恬退，不乐仕，后被荐者召任司直。在朝尝赋《归兴》云：“新筑书堂壁未乾，马蹄催我上长安。儿时只道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难。千里关山千里念，一番风雨一番寒。何如静坐茅斋下，翠竹苍梧仔細看。”遂乞归。

《广笑府》载，苏州有人有两婿，长婿是个秀才，次婿是衙门里的书手。老丈人常常看不起次婿，说他没文才。次婿恨甚，请当面测试。丈人指庭前山茶为题。次婿吟道：“据看庭前一树茶，如何违限不开花？信牌即仰东风去，火速明朝便发芽。”岳丈说：“诗非不通，但纯是衙门气。”再命咏月。咏曰：“领甚公文离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关津犹可恕，不合夤夜入人家。”丈人大笑，说：“你大姨夫亦有此诗，何不学他。”因请诵之。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苏。”次婿哗笑道：“此句差了，月岂偏照姑苏耶？应该说照姑苏等处。”这位文书官的职业病，衙门气够重的。

清末民初诗人苏曼殊著《断鸿零雁记》，其第二十一章有《捐官竹枝词》七律七首。作者在文中说：“首章指道员，其二郎中，其三知府，其四同知，其五知县，其六光禄寺署丞，其七待诏。惜末章为风雨剥灭，不可辨，只剩‘天丧斯文人影绝，官多捷径士心寒’一联而已。”七诗揭露了清末卖官鬻爵的丑恶情形，录如下：

一、道员：“二品加衔四品阶，皇然绿轿四人抬。黄堂半跪

称卑职，白简通详署宪台。督抚请谈当座揖，臬藩接见大门开。便宜此日称观察，五百光洋买得来。”

二、郎中：“大夫原不会医生，误被都人唤此名。说梦但求升道府。升阶何敢望参丞。外商吏礼皆无分，兵户刑工浪挂名。一万白银能报效，灯笼马上换京卿。”

三、知府：“一麾分省出京华，蓝顶花翎到处夸。直与翰林争俸满，偶兼坐办望厘差。大人两字凭他叫，小考诸童听我枷。莫问出身清白否，有钱再把道员加。”

四、同知：“工赈捐输价便宜，白银两百得同知。官场逢我称司马，照壁凭他画大狮。家世向来皆票局，大夫买去署门楣。怪他多少功牌顶，混我胸前白鹭鹭。”

五、知县：“八成遇缺尽先班，铨补居然父母官。刮得民膏还夙债，掩将妻耳买新欢。若逢苦缺还求调，偏想诸曹要请安。别有上台饶不得，一年节寿又分餐。”

六、光禄寺署：“补挂朝珠顶似晶，冒充一个状元郎。教官都作加衔用，殷户何妨苦缺当。外放只能抢刺史，出身原是做茶房。可怜裁缺悲公等，丢了金钱要发狂。”

七、待诏：“小小京官不足珍，素珠金顶亦荣身。也随编检称前辈，曾向王公作上宾。借与招牌充剃匠，呼来雅号冒儒臣。衔条三字翰林院，诳得家人唤大人。”

咏 清 官

汉代的杨震可算是清官的典型，据史书记载，他当过荆州刺史、东莱郡、涿郡太守，他往东莱任职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以前推荐的人。夜间，王密怀金十斤以遗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史书说杨震的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劝杨震给子孙置办产业，他不同意，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所以历任刺史，多有贪污纳贿的。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想改变这种状况，便派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吴赴任还没有到广州，路过“贪泉”，相传饮贪泉水的人便怀无厌之欲。吴隐之对身边的人说：“不见想要的，便可使心神不乱，过五岭就丧失清操，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便走到泉所，舀泉水饮了，因赋诗道：“古人云此水，一酌（吸取）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在广州任内，清操逾厉，常食不过青菜及乾鱼而已。唐白居易《广府胡尚书频寄诗因答绝句》云：“尚书清白临南海，虽饮贪泉心不回。”说的就是清官吴隐之的故事。

金代元好问的《薛明府去思口号》，是较早提到清官的诗：“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诗说能干的官吏很多，公正廉明的则难能可贵；老百姓本来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自从您薛县令到任以后，才相信天下确有清官了。“明府”，汉魏以来对太守的尊称，唐代则称县令为明府。

据《唐摭言》，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吏收入清淡，令之以诗自叹，并题写在公署墙上，诗云“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馥匙难饱，羹稀筋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一日唐中宗李显驾临东宫，见到此诗，便索笔判之曰：“啄木觜距长，凤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意思明显，你不是嫌为官清苦吗？那就请你回家吧。令之因此谢病东归。中宗下

诏拨长溪岁赋给他，薛令之计月而受，馀无所取。

《澠水燕谈录》说：祥符中，刘偁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罢官后无钱置办行装以归，只好卖所乘马，跨驴而去。魏野以诗送之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乘驴。”宋真宗赵恒见野诗，叹赏久之，召刘为京官，后任青州博兴知县。

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包拯，安徽合肥人。他出任本郡太守时，不肯少屈法以阿乡曲之好，所以流俗不免有所诽谤和非议，包拯便作诗以述怀，其间一联云：“直干终为栋，真钢不作钩。”其守正不屈如此。

《石林诗话》说，赵清献以清德使一代人信服，他平生只备雷氏琴一张，养鹤与白龟各一，到哪里都带着。他开始在成都任首辅，蜀风素来很侈靡，赵清献赴任时只单车就道，以琴、鹤、龟自随。蜀人因他的治理而安居乐业，他的政绩也很著名。北宋元丰年间，他被调守越，再次离开四川。这时他已届年迈，过泗洲，渡淮河，鹤已放飞，便把龟投入淮河。入京时，先帝问他：“听说你前以匹马入川，所携唯有琴鹤。清廉的官吏就应当这样嘛。”赵清献顿首谢。因此，他有诗云：“马寻旧路知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自纪其实也。

元韦居安《梅硎诗话》载居官诗两首。一是梅溪王十朋，隆兴间出守某郡，宴七邑宰时作，诗云：“九重宵旰爱民深，令尹宜怀抚字心。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斟。”一是西山真德秀，南宋嘉定年间帅长沙，开藩之初，会十二邑宰而作，诗云：“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只是唐时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潭一杯酒，直须散作十分春。”韦居安评道：二公所作，真情恳切，足以动人之良心。

元明以后，清官自书和咏清官的诗逐渐增多。

明永乐十八年，于谦三十二岁，拜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又拜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九年后，迁左侍郎还朝。有人知道他居官清廉，身无馀钱，便问他：“君既无金银以为惠，岂无一二土仪馈送诸人耶？”于谦把两袖举起来，笑着说道：“吾惟有清风两袖而已。”因赋诗以见志云：“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议短长。”那时地方官还朝时，都以金银或土特产馈送上司及同僚，已是不成文的规定，于谦却不为这一陋规所缚，自有其胆识。

据明人王铎《寓圃杂记》：吴讷为御史时，巡按贵州回京时，三司遣人赍黄金百两追送至夔府，吴讷连封包都不打开，就在封包上题诗一首退还。诗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头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人称其“廉而不激如此。”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杨由（为械）任山阴县令三载，性仁慈，甚有循政。康熙五十六年致政归里，吏民走送，哭泣不绝。有民谣云：“归囊不著一钱行，三载真留慈父名。落得小民几多泪，包将归去作人情！”老百姓送给清官一包眼泪，就拿它转送给你故乡的亲人吧！这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呵。

《广阳杂记》一书摘载了许多好诗奇句，有一首送陆稼书去官诗，中有一联感人肺腑，云：“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书作者评道：“佳绝，非陆先生谁当此者。”

历代清官常说这样一句话：“要一文不值一文”。明嘉靖年间的藩司参议钱崧，在衙署大书一联云：“宽一分民受一分，见佑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明代南安知府张津题谯楼联云：“宽一分则民可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

清末民初姚永朴《旧闻随笔》载又一说法。张伯行为巡抚时，有《禁止馈送檄》云：“一铢一黍，民脂民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得一文，身被一文之污。”意思与前两条大体相似。

《旧闻随笔》还载了不少为官清廉者的嘉言懿行，诗词名句。军机大臣韩城人王杰，致仕后，“直道一身入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武进刘文定官至大学士，他的儿子也身为“卿贰”，家中仍很清贫，所以武进乡亲作诗称赞他：“卿相两传久，田庐一寸无。”朱文端为浙江巡抚时，以身作则，崇俭奖廉。他因病罢相后，屋仅数椽。大兴人朱珪曾任大官，死时，卧处仅一布被布褥，残书数箱。平湖人陆清献，初任嘉定知县时带着纺车上任，夫人纺纱织布，贴补家用。江苏巡抚慕天颜过生日，设筵庆寿，官民多献珍物，只有陆清献送布一匹、鞋两双以为寿礼。并说：“此非得于民者，敢以为寿。”遭到了慕天颜的拒绝，不久陆清献就被慕天颜借故罢官了。这些清正廉明的事例都很感人。

在封建社会中，当官的哪怕只干一两件好事，老百姓也会感恩戴德，作诗歌颂。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载杨凝式诗一首，称颂张全义在洛阳做了一些修缮工作，诗曰：“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

据宋刘斧撰辑《青琐高议》，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谪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后又教民植树、种稻、养鸡、蓄鱼，皆有条法。民益富。当地流传一首歌谣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抄本作柳）拂天。”

《坚瓠集》载陆式斋咏绛夫诗云：“绿柳堤前雁鹜行（音航），挽舟终日送官忙。舟中若载清官去，尽受辛勤也不妨。”这首诗说明，老百姓乐意为清官效力，清官很得人心。

常州靖江县，本来是江阴县的一块叫做马驮沙的地方。明代天顺年间，始设县。有一位客人来拜谒知县郭某，并送扇。郭某在扇上题诗一首，回赠谒客。诗云：“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拜访官吏，想捞点好处，谓之“打秋风”。这位县令能够考虑到县是新开设的，还没有开辟草莱，发展生产，拒绝人来打秋风，很有点清官的样子。

据《古今谈概》，成化中，有汝宁杨太守甚清，他的部属汝阳刘知县甚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织，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将尽，女曰：“此一杯是杨太爷也！”复斟一杯曰：“此是刘太爷！”盖酒初倾，则清者在先，后则浊矣。闻者赋诗曰：“凭谁寄语临民者，莫作人间第二杯。”第一杯清，第二杯浊，故事和诗句都很有教育意义。

咏 贪 官

老百姓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但又不能奈他何，怎么办？写诗来骂。把贪官骂作偷吃粮食的老鼠，吸血的蚊子，吃人的老虎，这些都是很古老的骂法。《诗经·魏风》硕鼠篇就把剥削者比作可憎的大田鼠，对其不劳而食、骄奢淫佚的本质进行了揭露。晚唐诗人曹邺的《官仓鼠》诗：“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写的是老鼠，却是讽刺祸害百姓的封建官吏的，末句这么一问，矛头直指最高统治的君主。

《两般秋雨庵随》载，仁和县人单斗南有咏蚊诗一首，实际上也是写贪官的，诗云：“性命博膏血，人间尔最愚。嗜肤凭利

喙，反掌殒微躯。”书作者梁绍壬说：“贪馋之吏，读此能无凛乎？”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有猎人捕获一虎，把它捆了献给县令。一些拍马屁的人都说，是县令行仁政的结果，唯独一士子作歌云：“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北渡河。”对县令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对贪酷吏的另一种骂法是把官吏与盗贼等同起来，说做“官”也就是做“贼”。明清笔记中有好几种都讲了这样两件事：

一、元代至正年间，风纪之司，贼污狼藉。那时锣鼓音节，凡迎送廉访使，照例都用二声鼓、一声锣，起解强盗，一声鼓，一声锣。有人作诗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二、元代海寇郑广，既受招安，官府便派他主管一支兵卒。每月初一十五，拜谒统兵将官时，同僚们都看不起他，不同他讲话。一日，群僚坐而论诗，郑广即席吟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骂得何等痛快！

《坚瓠集》载《醉太平》词一首，也谈到贼做官、官做贼问题。词云：“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罚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浪贤愚，哀哉可怜！”

唐代李涉的一首七绝，也很耐人寻味。据《七修类稿》：李涉过九江遇盗。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一名为首的说：“若是李涉，早闻诗名，愿得一篇足矣。”李涉即口占一首：“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相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有两则讥贪刺虐的故事，很有趣，值得一谈。《湘山野录》载：新任眉州太守某，初视事，大排筵宴三日，乐人献诗，其末两句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新太守颇喜，以为自己被当作福星看待了。后数日，召乐人询问：“前日大排，乐词是谁撰写的？”乐人回答说：“本州自来旧例只用此一首。”原来新官上任乐人献的都是这首。这虽是则笑谈，也说明百姓对贪酷吏的憎恶，对清官的企望。

《坚瓠集》说，张士诚据有平江日，俞俊任华亭县宰，酷刑峻削，民恨之入骨。袁海叟作一诗云：“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在朝时。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钵儿。”

人皆不知醋钵之义，以问叟，叟曰：“昔有不法者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过其下，适尸坠，砸碎了醋钵。王婆老谬，以为死者所致，骂道：“汝只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绝倒。

据《西湖游览志余》：贾似道令人贩盐百艘至临安。太学生某赋诗讥之：“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鲑。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又据《古今谈概》：贾闻之，遂将诗作者付狱。

《谐丛》载，明嘉靖年间，一裁缝行贿得冠带，顾霞山作诗讽之：“近来仕路太糊涂，强把裁缝作士夫；软翅一朝风荡尽，分明两个剪刀箍。”

明代俞弁《逸志堂诗话》载，成化年间，吴中大水，郡守刘瑀酷虐子民，督征粮税，乡民苦楚，血肉狼藉，破产荡业，不胜拷掠，时人目为“白面虎”。杨循吉作《酷吏行》刺之云：“酷吏面上无慈色，手中长提法三尺。怒肉横生髯奋张，高呼拍案气扬扬。鞭笞在前视如戏，人血纵横流满地。水浸生荆尚怪轻，铜包大杖还嫌细。贫穷百姓真可怜，每每见官多被鞭。忍饥忍痛哭

向天，公人更觅行杖钱。”

清代小石道人辑《嘻谈续录》载：一官好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恨。临卸任，公送德政碑，上书“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意？”众绅民齐声答曰：“官一到任时，金天银地；官在内署时，花天酒地；坐堂听断时，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谢天谢地。”

《解愠编》说，一官贪甚，离任时仓库为之一空。民作德政谣云：“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明代冯梦龙《广笑府》载，荆州太守贪虐，民怨兴谣云：“食禄乘轩着锦袍，岂知民瘼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烛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付与豺狼牧，辜负朝廷用尔曹。”诗中采用对比的手法指出了太守的残酷。

另一首用对比手法写的诗，也很深刻。明人郑暄《昨非庵日纂》载，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点灯七盏。有一个叫陈烈的士人，作一大灯，题诗其上：“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呕却心头肉。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憾笙歌无妙曲。”

据《时尚笑谈》，从前一官断事糊涂，嗜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极，名之为糊涂虫，作诗以讥之：“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描白虎，青纸画乌龙。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但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

据《笑笑录》引《豹隐记谈》，县尉下乡扰人，有人戏效《诗经》体作诗刺之。序云：鸡鸣，刺县尉下乡也。诗云：“鸡鸣啾啾，鸭鸣呷呷，县尉下乡，有献则纳。鸡鸣于埘，鸭鸣于池，县尉下乡，靡有孑遗。鸡既烹矣，鸭既羹矣，锣鼓鸣矣，县尉行矣。”末云：“鸡鸣三章，章四句。”写得俏皮，刺得深刻。

清人朱克敬著《雨窗消息录》说，元人吊脱脱丞相诗云：“百千万贯犹嫌少，堆积黄金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脚费，不能搬运到黄泉。”乾隆末，和珅益骄富，或以此诗书其门。和珅大索不得，未几和珅事败。

《雨窗消息录》又说：“和珅（乾隆末年官至大学士，弄权黷货，吏治大坏，嘉庆中，被夺职下狱赐死。）当国时，京官趋之如鹜。珅每至公署，司官夹阶站立伺候，惟恐落后，当时称为“补子胡同”。有无名氏作咏补子胡同诗一首：“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据《敝帚斋馀谈》，祝麟初为吴江县令，自视甚高，以风力自命。南浔地方有一董姓大户，有田数万亩在吴江。祝立意要煞煞这位豪强的威风，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可是一夜之间，他们之间和解了。有人作诗讽刺云：“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时改节弯弯曲。”按：一茎竹，指祝县令，董家有个号青兰的人在吏部用事，他门下有个心腹号春宇（谐春雨）；吴江土话称“现钱”为“梢”。诗反映了地主豪强的权势，官吏的软弱，一株挺拔的竹（祝）子，经过一番活动，很快“改节弯弯曲”了。

诉 讼 诗 话

旧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之谚。普通老百姓都把“衙门”看作是非之地，不到不得已，不敢随便“打官司”，因为吃亏的总是无钱无权的人。因此也生出一种教人怎样打官司的理论。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书的开头教人舞文弄墨，歪曲法律

条文原意；歪曲不行就欺诬，欺诬不行，则力求减免罪责。思贤是人名，人传其术，就拿它作书名。村校中多有以这本书来教学生的。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说，曾见到有人把好打官司的人戏称邓思贤的。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一钱斩吏”条，说湖北崇阳县一管钱库吏下班回家，被发现头巾中藏一小钱。经审问，库吏承认钱是从库中偷来的。县官张乖崖要治他的罪，他不服，说：“偷一枚小钱，至多打几下，还能把我判死罪？”张乖崖痛恨监守自盗，知道这种小偷小摸的危害，便判处库吏死刑，所写判词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防微杜渐，以免蚁穴溃堤，人们佩服张乖崖的果断。

明代乐天大笑生《解愠编》，载了一首《嘲健讼》七律，表面上看是嘲笑“犯刑好讼”者的，编者把它选入集子里也是当笑话讲的，却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凶酷，平民百姓打官司的艰难。诗云：“犯刑好讼气昂昂，押入天牢苦莫当；头枕断砖眠烂地，手扒冷饭咬生姜；舞文黠吏如蛇蝎，索钞公人胜虎狼。家破人亡空悔恨，放归茅屋是天堂。”无权的老百姓还是在茅屋里安身立命的好！

散见于笔记小说的诉讼诗词，有的写得诙谐多趣，这里介绍一些。

一类是办案人用诗歌形式写的判词。

清人陆长春著《香饮楼宾谈》引魏曾《仁恕堂笔记》说，永新县每年春秋举办迎神赛会，各乡都供奉刘先主（备）为案神，两乡争道先后，互哄于县，供词均称彼家刘备，欺我家刘备，魏曾看了大笑，当堂作《洛阳春》词一阕云：“笑煞两家刘备，空争闲气，一身且自不相容，还要桃园结义！多是小人生事，有何关

系？轻轻十板各归家，还算县官省事。”明代杨升庵《丹铅杂录》也记了一条类似故事：两乡各祀观音大士，大乡的人对小乡的人说：“我大乡观音应称姑，汝小乡观音应称侄女”以至争吵，真堪绝倒。好胜无知，古今一辙。

南宋宝佑年间，马光祖为临安尹，不畏贵戚豪强，庭无留讼。福王府讼民不交赁房钱，民云屋漏。马光祖判云：“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房钱，宜待光祖任满。”明白告诉王府，想要房钱，只要我在任，休想。

另一则判词相传为唐寅（伯虎）所作。南昌宁王府一鹤被邻犬咬伤，告到南昌知府，状中有句曰：“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罪名大得很，吓得知府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唐伯虎正在南昌，知府便与他商量，唐伯虎立即代拟判词云：“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宁王府吏无可奈何，只好罢诉。

罗烨《醉翁谈录》有《花判公案》类，其一云：有一良家妇，以夫婿久出，不得音耗，意欲改嫁，遂投状于潭州府尹张紫微，乞执照改嫁。按当时律条规定，夫出外三年无音信者允许其妻改嫁。张判云：“淡红衫子淡红衣，状上论夫去不归，夫若不归任从嫁，夫若归时我不知。”

另一条是断人冒充进士的：有一健讼人，每假儒冠，妄生事节。知县出题“险而健讼”，让他作文应试，其人略不能措辞。知县判云：“卖卦秀才，文理全乖，冒称进士，且请吃柴（谓打板子也）。再三省问，道理胡来！既是告求，且与封案，如敢再来，定行科断。”其人不服，诉于太守，送于尉厅，复出题《君子无所事》，让他作文应试，这人终日不成一字。遂判云：“人称进士，举业必攻，既与引试，一字不通。必是健讼，难与赎铜，臀杖十

五，且请归农。”

一僧不礼佛诵经，专放高利贷，被人告到县衙，县令判曰：“少年出家，三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僧，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

清人板桥郑燮在作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时，办了不少案子，写了不少判词。判词墨迹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就有二十四件，散见于私人收藏家的更多。据《小豆棚》所载，当他在审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案时，忽然诗兴大发，作七律一首：“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郑燮是个开明官，某僧某尼既有还俗结婚的愿望，就成全他们，以免花前月下，滋生事端。后两句更提醒当事人，别忘了成全你们婚事的人。

有两牛相斗，引起两家牛主打官司的，县官判曰：“两牛相触，一死一生，死者同食，生者同耕。”县官对另一起鹅吃谷被打死的纠纷案，判词是：“鹅嘴如梭，吃谷不多。鹅主偿谷，谷主偿鹅。”可谓明辨是非，秉公断案。判词也写得简明、风趣。

据《海天琴思续录》，陈小坪，道光壬辰进士，在任山西洪洞县令时，以实心行实政，士民德之。有《俗不可挽吟》四章，讲他办案所见所感，颇涉谐谑，语则规箴，也属于《风》诗的意旨吧。其第三章云：“三间窑屋二亩田，兄弟争讼三十年。兄弟争讼老且死，以子以孙讼不止。我昔汾州决此狱，舌敝唇焦痛心目。洪崖旧是诗礼乡，何为不改此风俗？阿兄何头衔？五品告身捐。阿弟何职业？博士弟子员。为言田氏树，泣涕共涟涟。为言姜家被，惭愧意拳拳。长官堂上哑然笑，如此解纷古之教。老夫自喜和事能，小吏点头互相告。那知延寿化不行，明朝依旧

讼牒呈。”其第四章云：“十万神通富，七十古来稀。后房窈窕二三五，雕梁画栋何崔巍。老翁健饭如少年，百尺孤生不自怜。绣裸新来谁氏子？买儿不值洗儿钱。一朝长己矣，家室如云烟。止有老妻抱儿泣，宗人聚讼年复年。吁嗟老翁守钱虏，何能一个到黄土。君不见累累无人主，广宅良田自华旃。”

据《古今谈概》：唐朝裴諝为河南尹。有二妇人投状争猫，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諝大笑，判云：“猫儿不识主，旁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諝。”遂纳其猫云。

《解悃编》还登载一首《相推供养判》，说的是彭祖（传说是颡项帝玄孙的第三子，享年八百岁）晚年，子孙不愿赡养他，互相推诿，彭祖无奈，讼于官。官作诗记事云：“此老龙钟今八百，子孙看承如过客，执称无服已多年，大小相推供饮食。”编这则笑话的动机，可能是嘲笑彭祖老而不死，瞧，连子孙都不肯赡养您了，活该！也可能是鉴于当时多有子孙不好好赡养老人的，编则笑话告诫一番。不管怎样，这件事也是蛮有趣的。

另一类诗是当事人用诗词形式写的诉状或辩词。如果诗写得好，中了法官的意，还能得到免于起诉之类的从轻发落。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奸盗皆以诗免》条，就登载了两首这样的诗。长洲县一妇人以丈夫犯盗牛事被执送官府。县令要妇人赋诗，她便口占五绝一首：“洗面盆为镜，梳头水当油，妾身非织女，夫岂会牵牛！”巧用牛郎织女故事为丈夫开脱，县令听了很欣赏，免其罪。另一首是，一个名叫月舟的和尚被人告发犯通奸罪，长洲县令知道他会吟诗，便以鹤为题，要他赋诗。和尚作诗云：“素身洁白顶圆珠，曾伴仙人入太虚。昨夜藕花池畔过，鹭鸶冤却我偷鱼。”鹭鸶最会偷鱼，却赖到白鹤头上，这

就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县令读后，就把他释放了。

据《解温编》，苏州一和尚能诗，人称诗僧，因受连累打官司，官吏听信谗言，和尚受屈呼冤。官指厅伞，要和尚赋诗，以试他的才学。和尚信口吟道：“万骨攒来一柄收，行藏长得近诸侯；轻轻撑向马前去，真个有天无日头。”和尚赋出这样的诗，如遇上器量狭小的官吏，后果不堪设想。

《丰子恺文集》第三集登了两段打官事的诗词，结局都是以诗文感动官府，获得美满婚姻，如愿以偿。一是：柳氏幼女入寺烧香，一青年和尚新月作《望江南》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荫。枝嫩不胜攀折苦，黄鹂飞上力难禁，留取待春深。”这分明是调戏之意，柳女之父告官。官捕新月，亦作《望江南》云：“江南竹，巧匠作为笼，留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新月曰：“死则死耳，愿再赋一《望江南》。”官许之，僧曰“江南月，如镜复如钩。如镜未临红粉面，如钩不展翠帏羞，空自照东流。”官大嘉许，令还俗，以柳女许配。这官是个开明爱才通情理的好官。

二是：有士人逾墙入女室，事觉到官，官出诗题“逾墙搂处子”面试。士人秉笔云：“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汉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官大赞赏，判女许配。

据《寄园寄所寄》，江苏吴县县令欲于虎丘采茶，命衙役资牌严厉督促诸僧采摘。衙役奉牌需索，僧无以应命，即缚僧归邑。县令大怒，笞之三十，号令通衢。僧知县令雅重唐伯虎，厚币求唐伯虎说情，伯虎拒不纳。一日伯虎出游，便在僧伽上戏题七绝一首：“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肯赊。县里捉来三

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县令出见僧，问谁胆敢在刑具上题诗，僧对云：“唐解元所题也。”因大笑释之。这则故事虽像笑话，诗也以戏谑出之，但县令之淫威在笑谑中暴露无遗了。

还有一首咏枷词出自一女犯人之手。据说，一女有诗才，因犯通奸律，被捉见太守。守闻其名，将械（枷）示之，指械为题，命作词一首，云：“佳则宥汝。”女赋《黄莺儿》云：“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太守阅后大为称赞，就把她释放了。全词像一则射“枷”谜。末句别的书又作“独桌宴红裙”。

有一首咏《枷》七律，似是拿“犯人”来开玩笑。《坚瓠集》说，有一位姓陆的厨子，因不避邑长，被责戴枷示众。臧晋叔作诗曰：“陆厨今岁苦多端，头向青松木里钻。日出乍看桤少脚，夜行不怕井无栏。濛松细雨衣难湿，料峭东风颈不寒。更有一般难堪处，入时容易出时难。”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说，有一官吏因贪墨被判刑，累及其妻，成了犯妇。她被押上船时，赋诗云：“昨日金钗坐翠楼，今朝铁索上孤舟。不如做了田家妇，无此荣华无此愁。”金埴只是记录了这首诗，没有说审案官看过没有，更没有说是否因而减刑。要是援用前面两位妇人的案例，怕是也可从轻发落的吧。

再一类是办案人与调停人合吟，或以诗说情的。据明人冯梦龙《雅谑》，杭州有一妇人，丈夫死了没过终七（即七七四十九天）就改嫁，被人告到官府。妇人托一金姓编修官为之调停。开庭审理时，金编修故意问法官：“此辈何事？”法官吟道：“丈夫身死未终七，嫁与对门王卖笔。”金用两句旧诗续吟道：“月移花影上栏杆，春色恼人眠不得。”法官一笑，予以减刑。

另外两首诗讲的是袁枚(子才)的逸事。据清人朱克敬《雨窗消息录》所记,袁枚一次游苏州,过京口,船已解缆启航了,有人告诉他一件事:一妇女与苏州太守的看门人有私,太守察觉了,便驱逐看门人,把该女放走。这位女人很感激,便到庙中为太守祈福。太守怒其张扬,便把她也逮捕,将处以刑罚。袁枚平时就爱管闲事,他同太守也有交情,便写了两首诗寄给太守。一云:“东风吹散野鸳鸯,私蘸神前一瓣香。为祝长官千万福,缘何翻恼长官肠?”二云:“樊川行矣一帆斜,那有情留子夜家。只向千秋贤太守,可曾几个砍桃花?”十天以后,袁枚接到太守复信,拆开一看,只有七个字:“桃花依旧笑东风。”原来已把妇人释放了。

据明吴安国《累瓦编》:汝水有放生池,禁止捕鱼,有士子垂钓于中,被巡逻的人捉拿。管事人要钓者做首诗试试。钓者口占一诗,管事人就笑着把他放了。诗云:“投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赋新诗。如今刺史清过水,不是渔人下钓时。”诗后两句说,当今刺史是清官,不是贪墨者渔利的时候。有司读了自然高兴。

有的判词韵语实际上是嘲贪官以逗笑取乐的,《解愠篇》说:张某与贾某为争买鱼打官司,县官是个雁过拔毛的贪官,能巧取民财,判云:“二人姓张姓贾,争买鲜鱼厮打,两家各去安生,留下鱼儿作鲞。”县官把鲜鱼留下腌作咸鱼受用了。张贾二人大失所望,商量好为合买一口棺材争讼,满以为棺材是不祥物,县官决无收用之理,不料县官审理后判道:“二人姓张姓贾,争买棺材厮打,材盖与你收回,材底留我喂马。”

据《笑笑录》引《癸辛杂识》:何小山发迹以后在乡里居住,当地长官来谒,他一看名帖就说:“呵,是这小鬼呀。”就叫手下

人传话不见。后来何小山为佃户诉邻居鸭群吃麦苗事情告到县官那儿。县官判道：“作高田滕多着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

《解愠编》说，二人踢球误触行人之头，因讼于官，断罪重笞四十。其人作词云：饱食无事，闲哄闲游；不务生理，学踢气球。起自小人之足，误犯君子之头。当官痛责四十，算来着甚来由！”

有些民事纠纷，如双方各执一端，争强斗气，就容易兴讼。如果一方器量大一些，眼光远一点，就可以调解，不伤和气。特别是邻里之间发生的一些纠葛，更是如此。

姚永朴《旧闻承笔》载，张文端旧居宅旁隙地，被邻居吴某越界筑墙。张家写信到北京报告张文端，张在信后赋诗退回，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信寄到后，吴某听说很感动，也很佩服，便也让地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张家器量大，吴家也不含糊，两家合作，留下一段佳话。

又据《韵语晨钟》：舒国裳在翰林日，其子数寄书云，邻人数占墙址不休，国裳览书题其尾云：“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又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今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寄回。儿子读诗，以为父亲软弱，不能帮助自己泄愤，便把信扔了。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家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

又据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宋代尚书杨玠，致仕归，旧宅为邻里侵占，子弟写状向他报告，他就在纸尾作一诗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无有时。试上含光殿基望，秋风衰草正离离。”又，杨翥尚书住宅旁的地，被人占去一二尺。

有人告诉杨翥，杨作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家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侵占者得知后，愧服。梁绍壬评论说：“二杨之度相似，可以风矣。”

据载，京官杨复家甚贫，养两头猪，每天让家童到后湖去打捞萍藻做猪食，管湖的官人不让打，于是争吵起来。杨复作诗云：“太平门外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一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诗意是你当官的器量不要这么小呀！

一诗刺达官贵人侵占民田。《客座新闻》载，富阳人俞克明身为显宦。每年都要侵占邻田几分，乡民苦之。族人俞克章赋诗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来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间那有万年人！”诗从“人寿几何”方面来说侵占者，许多纠纷就是这种巧取豪夺酿成的。

《螭斋诗话》载唐代颜真卿判处的一桩离婚案。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当地有个名叫杨志坚的，嗜学酷贫，饷藿不给，妻王氏厌之，索书求离。杨志坚送以诗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教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妻持诗去公堂要求判离异，颜真卿判曰：“杨志坚素为儒流，雅娴篇咏。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廩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莫示劝惩。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江左。”在封建社会，妻子提出与丈夫离婚，便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谴责。颜鲁公判处王氏“决二十后任改嫁”，还算是开明的，但从后果来看，“后遂莫有敢弃其夫者”，在维护封建道统方面，影响不小。按，《诗话》所录此则本于晚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上《鲁公明》条，判案词句略有

出入。

饮食诗词丛话

饭 菜 诗

酒堪入诗，肉入诗则不多见。古人说“食肉者鄙”，所以诗人笔下多忌肉。苏东坡却不管这些。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说，苏东坡性喜食猪肉，他在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县）时，亲自动手炖肉。相传他的方法是：肉切方形，文火煮半日多，加红腐乳、香料等，后人称“东坡肉”。他还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漫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的这种吃法，大约在那时也颇为养生家所忌，但他性放达，所以末句如是说吧。

明代王世贞编的《调谑编》，记的都是苏轼诗语及其逸事，其中趣诗不少，这里摘录关于饮食的两首。一是该书“烧猪”条说：“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作小诗一首云：“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二是“巧对”条说，东坡在黄州时，何秀才请他吃的油果很酥脆，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在座的客人都说就叫这名好了。又，一潘姓长官明知东坡不善饮酒，还常端出好酒来请他。东坡说：“此必错煮水也。”一

天，东坡忽然想吃油果，便作诗求之曰：“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煮水’，更觅君家‘为甚酥’。”苏东坡说过：“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融化耳。”这首诗就是一个好例子。

从以上几首诗看，苏东坡好像成天吃肉，不厌荤腥，其实不是这样。从下面这条记载和他所作诗，我们就可更多地明白他的爱好。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黄州，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写了《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讲到为口忙，还讲到鱼，讲到笋，表现出虽身处逆境，仍乐观诙谐，富于情趣。

宋哲宗绍圣三年，苏东坡在广东惠州作七绝《撷菜》一首，诗前小序说，他种菜不及半亩，而终年饱饫。夜半醉酒，撷菜煮吃，“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服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萝卜芥菜味美可口，我同晋代的何曾一样都吃得饱饱的，干吗非得吃鸡肉猪肉呢！按何曾讲究吃喝，日费万钱还说无可下箸处。清初王渔洋很爱这首诗，说：“每喜讽之，此仁人所当念也。”

受坡公的影响，王渔洋在一次酒席上也戏吟过一首七绝，云：“滦鲫黄羊满玉盘，黄鸡紫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春韭秋菘未是难。”表现出与苏诗同样的情怀。按“春韭秋菘”是南齐周顒的话：“文惠太子问顒：‘菜何味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它代表清贫士人品格的清高。

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无锡秦廷韶《题菜》诗，堪与苏、王诗比美。诗云：“翠叶蒙茸塌地铺，晓炊初荐美如酥。世间此味知多少，乞报中州士大夫。”李诩认为这类诗作，“皆非嘲风弄月之比，可献之采风者。”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苏东坡于饮食，作诗赋以写之，往往皆臻其妙。他的“寒具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褊佳人缠臂金。”“寒具”就是“捻头”，即馊子，用糯米粉和面油煎而成，可贮存。寒食节禁火，便用来代餐，寒具之名即从此得来。有人忽出新意，用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绝，苏轼于是作诗道：“香似龙涎仍酹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绘，错比东坡玉糝羹。”

苏轼《仇池笔记》(下)“盘游饭、谷董羹”条说：江南人喜欢做“盘游饭”，把鲊、脯、鲙、炙等菜肴埋在饭中，土话叫“掘得窖子”。罗浮颖老翁把饭菜一起烹调，叫做“谷(骨)董羹。”有一位陆道士吟一诗联云：“投醪谷董羹锅内，掘窖盘游饭碗中。”宋范成大也有诗云：“毡芋凝酥敌少城，土薯割玉胜南京。合和二物归藜藿，新法依家骨董羹。”这些都是饮食诗中的佳品。

南宋韦居安《梅硎诗话》中引七绝三首，一是有一位在河北三鸦镇当官的人，官况萧条，只有蒲藕可买，日日啖此，苦不堪言，乃作诗云：“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都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二是有一位“监吴中市征者”，大概相当于现今市工商税务工作人员，因市面羊肉价格昂贵，只得每日两餐鱼虾佐饭，日久生厌，作诗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供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闻者捧腹。三是诗话作者路过浙江括苍山冯岭，见旅舍壁间有人题一绝句，系效前体为之，亦可一笑，诗云：“东瓯倦客又西征，路入

芝田已绝腥。每日三厨都是笋，看看满腹万年青。”三诗虽都嗟叹生活的艰辛，但都写得情趣横溢，表现出作者的乐观性格，及对生活的热爱。

当代画家张大千题蔬果图诗，亦有这种乐观、诙谐的意趣。诗云：“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矣戒羶荤。脏神安坐清虚府，那得羊来踏菜园？”隋代侯白《启颜录》说，有人长年吃菜蔬，忽食羊肉，梦五脏神曰：“羊踏破菜园。”后来就以此嘲笑得美食而致腹疾者。张大千诗反其意行之。

据《不下带编》及褚人获《坚瓠集》，朱晦翁有诗咏家常汤饭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笑老夫滋味淡，前村还有未炊时。”又，江西有位名甘矮桡的老先生，通五经，四方从学者甚众，学生中有当上御史的。一日，门人御史某来谒，甘与语，久之，求退。甘说：“能少留，吃一顿蔬菜淡饭不？”及设饭，唯葱汤麦饭而已。甘老先生说：“御史哪里是吃这种饭菜的，只是老夫家中容易操办罢了。”因示以一诗云：“葱汤麦饭暖丹田，麦饭葱汤亦可怜。试上楼头高处望，人家几户有炊烟？”这首诗同前述朱晦翁诗意思相仿，老师吟它的用意是要学生以苍生为重。

鸡蛋是居家常用食品，僧人有荤腥之戒，是不许吃的，但也有例外。袁枚《随园诗话》说，有人馈赠得心禅师鸡子四十个。师大吞咽。有人讥笑他，他作一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无皮血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得人间受一刀。”想吃就吃好了，偏要讲出一篇该吃的道理来，禅师多风趣。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说，涇阳人赵念堂，以名进士出任常熟县宰，有惠政。一日，他在酒宴上诵诗一首，众为绝倒。诗云：“二八佳宾两桌开，五荤三素一齐来。仔细脩从肩上过，急忙酒

向耳边筛。可怜短臂当隅隔，最恨肥躯占半台。更有客来骑马坐，主人站立遥相陪。”盖写实也。

清人陆长春著《香饮楼宾谈》说：卞雅堂光禄守常州，门下士顾耕石学士时为馆客，嫌官厨酒肴恶劣，作《黄莺儿》词讥之曰：“蹄子小多毛，秤梗鳗着腻烧，海参倔强蹄筋跳，鱼虾寿夭，鸡鹅寿高，冬春米饭黄而糙。最难熬，新台水酒，故意满台浇。”光禄见之大笑。

郁履行《滄浪编》说，王中令尝入一村寺，主僧大醉箕踞，王需蔬食。僧曰：“有肉无蔬，馈蒸猪头甚美。”王问：“只能食酒饭耶？”僧曰：“能诗。”即令咏蒸豚，僧立就云：“嘴长毛短浅含臊，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钉，白软真堪玉箸挑。莫把臃根来比并，臃根自合吃藤条。”咏蒸猪头肉诗不多见，此首堪称绝唱。

一些咏瓜果蔬菜的诗，写得别具情趣。据韦安居《梅硎诗话》，物之臃肿者，俗话说“直笼统”。郑安晓丞相未贵时，赋冬瓜诗云：“剪剪黄花秋后春，霜皮露叶护长身。生来笼统君休笑，腹内能容数百人。”古人讲“征兆”，末句应了俗语“宰相肚里好撑船”，正是他日后位极人臣的好兆头。

咏食荔枝。宋哲宗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这里是大庾岭之南，通称岭南。他第一次吃到荔枝，写了《食荔枝二首》，其一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咏枇杷。据《古今谈概》，亚赛张打油的陆诗伯有两句咏枇杷诗云：“一株枇杷树，两个大丫叉。”吴匏庵续云：“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陆诗伯对续诗摇摇头说：“太脂粉气了。”

咏蓴。据《公馀胜览》，松阳县诗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与

僧同食草，僧曰：“闻公素有诗名，请赋此。”渠南应声吟道：“头子光光脚有丁，只宜豆腐与菠菜。释迦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把和尚比作草，妙趣横生。

元代许有壬作咏萝卜七律云：“性质宜沙地，栽培属夏畦。熟食甘似芋，生荐脆如梨。老病消凝滞，奇功值品题。故园长尺些，青叶更堪齏。”诗谈到萝卜的种植地土、种植时间，食用、药用价值，连它的叶可以腌起来吃也说到。对萝卜可谓称颂备至。

酒 诗

酿酒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较早的酒是水酒，只是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将粮食或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经发酵成酒。这种酒的酒精含量不高，所以可以喝得很多。要酿造酒精含量高的酒，得用蒸馏的办法。我国何时出现蒸馏酒（白酒、烧酒）呢？一说是元代从阿刺伯传来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一说宋代就有烧酒。北宋苏东坡在其《物类相感志》中说：“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这种烧得着的酒应当是蒸馏酒。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洗冤录》卷四说，人被毒蛇咬伤，“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其毒。”这里所说可以消毒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还有人说唐代就有了烧酒，证据是白居易的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近据中国文物报载文论证，有两件实物可以证明宋代即有蒸馏酒：一为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第三窟壁画中的“酿酒图”，二为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的一套铜蒸酒锅，铸造年代不晚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即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看来说我国

宋代就有蒸馏酒是比较可靠的。

几千年来,我国写饮酒的诗歌特别多。《诗经·小雅》有“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句。魏曹植《名都篇》诗中有句云:“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将进酒》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即曹植)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有《醉时歌》、《曲江二首》等名篇传世,其中“生前相遇且衔杯”、“莫厌伤多酒入唇”、“酒债寻常行处有”等名句,更是脍炙人口。宋代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醉歌》等诗。写得气冲牛斗:“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这些都是顺手摘取的句子,说明我国是一个诗酒辉映的国度。

《全唐诗话》卷五载翁绶《咏酒》诗云:“逃暑迎春复送秋,无非绿蚁满杯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盏能消万古愁。几为芳菲眠细草,曾因雨雪上高楼。平生名利关身者,不识狂歌到白头。”“绿蚁”原指酒上浮起的绿色泡沫,也作酒的代称。白居易《雪夜对酒招客》诗有句云:“帐小青毡暖,杯香绿蚁新。”

宋代李颀《古今诗话》说,白乐天的《醉眠诗》如一幅重屏图,自唐迄今传焉。诗云:“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睡,慵便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真是极尽人情物态,既是诗,又是画。李颀说:“诗家以画为无声诗,诚哉是言。”

宋代杨万里,号诚斋,有《月下传杯》诗,写得跌宕多姿,豪气逼人:“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

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问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据罗大经《鹤林玉露》：罗大经十来岁时，随父亲拜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并听他说：“老夫此作，自谓彷彿李太白。”这一自评，并不过分。

嗜酒的老祖宗可能是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世说新语》卷五说：刘伶嗜酒如命，妻劝他立誓戒酒，他却痛饮后拜天祝曰：“初八戒酒，头发击手；若要开酒，直到初九。”妻要他另立誓言，刘伶再祝曰：“天生刘伶，以酒得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忽焉而醉，恍焉而醒，妇人之言，切不可听。”于是引酒进肉，隗然醉倒。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白乐天《对酒诗》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又曰：“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曰：“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罗大经对白乐天的这些诗颇有微言，他认为，自诗家言之，可谓流丽旷达，词旨俱美矣。然读之者，将必起其颓堕废放之意，而汲汲于取快乐，惜流光，则人之职分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将何时而可为哉？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

饮酒而红上面，也是诗人吟咏的题材。据宋人《王直芳诗话》，白乐天有诗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有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郑谷有诗云：“衰鬓霜供白，愁颜酒借红。”老杜有诗云：“发少何劳白，颜衰肯更红。”无己诗云：“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都是相类的。但无己最初

写出这一联，曾大为诸公所称赏。

《吾溪诗话》说，读杜子美、白乐天诗意，直欲推身利以利人。近阅遗山元好问《酒》诗云：“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唯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醇沧海，尽醉区中民。”诗意宏阔，亦非苟作。杜甫、白居易诗中有许多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篇章，使人读了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元好问这首诗想把沧海变为酒池，让域中居民共醉，因为只有醉乡的民风才是淳朴的，反映出他对现实不满的心情。

宋黄山谷诗：“雪里过门多恶客。”自注云：“不饮者为恶客，出《元次山集》。”苕溪渔隐胡仔检寻《元集》，查出元结的诗是：“将船何处去，送客小回南，有诗逢恶客，还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为恶客。”山谷又有一绝句也提到恶客：“破卯扶头把一杯，灯前风味唤仍回，高阳社里如相访，不用闲携恶客来。”把不饮酒的人及虽饮而不多的非酒徒称作恶客，这怕要逼得不少人只好学饮、多饮了，这大约也是我国历代饮者众多的一个原因吧。

宋人赵与麒《娱书堂诗话》说，东坡谓晨饮为“浇书”，李黄门谓午睡为“摊饭”。陆游有绝句云：“浇书满挹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莫笑山翁见机晚，也胜朝市一生忙。”按浮蛆意为酒花，浮蛆瓮即酒瓮；梦蝶，用庄周梦蝶典，此处指入睡。

陆游《饮酒望西山戏咏》云：“太白十诗九言酒，醉翁无诗不说山。若耶老农不识字，也与二事日相关。”若耶老农为陆游自况，说他同李白、欧阳修一样，每日不离酒与山。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崔鲁颇嗜酒，醉后失态，得罪了陆肱郎中，第二天早上起来，很觉惭愧，便作诗谢罪云：“醉时颠蹶醒时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

在前头。”陆得诗原谅了他。

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说，韩退之诗中有“断送一生唯有酒”，“破除万事唯有酒”这样的句子。王安石戏改这两句为《一字题》四句，云：“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就像是自己的创作。

明代李开先晚年所著《词谑》，其中一首《傍妆台》词，是咏薄酒的，信手着笔，诙谐调笑，令人捧腹。词云：“且尝尝，是谁造作不如方？蒸糜止下三升米，倒用八笏浆。冷时一似金生丽，热后浑如周发商。江湖量，酒饭囊，也应刺破裤儿裆。”词中“八笏浆”，就是八桶水，指酿造之不得法。“金生丽”后隐“水”字；“周发商”后隐“汤”字，均《千字文》中语，后者原作“周发殷汤”，为押韵改“商”字，因殷商本连称，改亦不伤原意。两句皆极言酒之寡薄也。

《解温编》也选入《薄酒诗》一首，云：“数升糯米浅慳量，饭熟儿童个个尝；尽意满倾三斛水，打头撇起一壶浆。冷斟全似金生丽，热饮犹如周发商。无奈相央吞两盏，几乎涨破肚中肠。”

《醒睡编》载咏酸酒诗云：“隔壁人家酿酒浆，钻入鼻孔折人肠。宾朋对坐攒眉饮，妯娌相邀闭眼尝。宜煮虾鱼宜拌肉，好烧芋艿好藏姜。劝君收向厨中去，莫把区区作醋缸。”

《古今谭概》说，云间地方酒淡，有人作《行香子》词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莫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这几首咏薄酸酒的诗词都很风趣，第二首显得更贴近生活，如糯米蒸熟后，先让孩子吃掉一些，酒酿成后，又先撇出一

壶浆来，这样酿出的酒焉能不薄？

明代乐天大笑生《解悃编》载“茶、酒、水争高诗”，颇为有趣。茶谓酒云：“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兴更堪夸；亡家败国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饮茶？”

酒答茶诗：“瑶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祀迎宾先用我，何曾说着淡黄汤？”

各夸己能，争讼不已。

水劝解道：“汲井烹茶归石鼎，引泉酿酒注银瓶；两家且莫争闲气，无我调和总不成。”也不乏自夸之意。

《解悃编》载《酒戒》诗云：“四季难忘酒，风花雪月天。妻儿衣食缺，酒店逼赊钱。痛饮宁无饭，衣单每忍寒。一瓯颜色变，三碗发狂颠。言语无关裹，唠叨有万千；骂街寻斗殴，掉臂捋双拳。口嘴尖如钻，腰身软似绵。行如风摆柳，坐立总蹁跹。双颊猢猻袋，形容不似前。眼黄头面肿，酒鳖肚中缠。合药求神麴，多多用酒煎。眼光齐落地，嘱咐两近言；榨桶为棺槨，糟团作祭盘。梁冠缝榨袋，坟造酒缸边。酒幌堪题旆，还为引路幡。大工洒净水，都料诵真言。真言曰：‘南无三满陀，酒多酿满锅；就嫌呵，苦劝不肯听，临了却如何？南无苦极佛，自做自受怨甚么娑婆呵！’”

《解悃编》又载《酒祸》诗云：“酒是伤人之物，平地能生荆棘。惺惺好汉昏迷，醉倒东西南北；看看手软脚酸，蓦地头红面赤。弱者谈笑多言，强者逞凶斗力。官人断事乖方，史典文书堆积；狱卒不觉囚逃，皂隶长遭马踢。僧道更是猖狂，寺观顿时狼藉。三清认作三官，观音唤作弥勒。医卜失志张惶，会饮交争坐席；当归认作人参，丙丁唤做甲乙。乐人吹笛当箫，染匠以红为碧。推车那管高低，把柁何知横直。打男骂女伤妻，鸡犬不得宁

息。扬声叫讨茶汤，将来却又不吃。妻奴通夜不眠，搅得人家苦极。病魔无计支持，悔恨捶胸何益！”

据载，一人到酒店沽酒，见女店主进内室向男店主念了一句诗：“扬子江中意若何？”男店主回答道：“北方壬癸已调和。”顾客听了心中明白，说了句“有钱不买金生丽”，转身就走，要到对面那家酒店去沽。不料女店主又念道：“对面青山绿更多。”顾客一听就踟蹰起来了。原来每句都隐含一个水字。

清代金陵人陈子文，号苍崖，家贫嗜酒。一日，囊仅一钱，还是买酒喝了，作诗自嘲云：“苍崖先生屡绝粮，一钱犹自买琼浆。家人笑我多颠倒，不疗饥肠疗渴肠。”事见《坚瓠集》。

清代吴县一位秀才周以丰，也是一位有钱就买酒，没钱也买酒的人。他写的一首春寒诗，别具意趣：“晚风吹雨百花残，不典绨袍买醉难。还是去衣还去酒？费人斟酌是春寒。”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说：“宝山有一吏，工诗，有句云：“晨爨虚时偏昼永，敝裘典后忽春寒”，与吴县周以丰诗两押春寒字，俱有风致。

《广笑府》载贫人耽酒诗，也颇有趣。诗云：“空携壶瓶酒肆缠，浑身搜遍没文钱，几回欲脱蓑衣当，只恐明朝是雨天。”刻划酒徒心态，有独到之处。

《坚瓠集》引《万花金谷》载张象咏月诗，也是贫人耽酒一例：“欲赊美酒邀明月，又恐邻家索酒钱。归与妻儿斟酌定，闭门推出月边天。”

茶 诗

《诗经》云：“谁谓荼苦。”《尔雅·释木》说：“檟，苦茶。”注：

“树似梔子。今呼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蔎，蜀人名之苦茶。”清代郝懿行《义疏》说：“今‘茶’字，古作‘蔎’。……至唐陆羽著《茶经》，始减一画作‘茶’，今则知‘茶’，不复知‘蔎’矣。”苏东坡有一首《乞茶栽诗》，也简要涉及饮茶的历史，云：“周《诗》记苦茶，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

陆羽《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饮自鲁周公。”可见饮茶历史悠久。

唐人卢仝（自号玉川子）《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其中把饮茶的乐趣和效用写得淋漓尽致。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七碗下肚，就觉飘飘欲仙，大叫：“吃不得也”，这是对新茶的赞誉，也是对赠茶人的谢忱。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云：“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山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珪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冷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始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

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羨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这首诗说了斗茶之乐、饮茶之趣，如胜若登仙、输同降将，也说了茶的美味和功效，如浊可清、醉可醒，吃灵芝的不吃了，采薇蕨的也不采了，酒减价了，药也不红火了，真是赞扬备至。。

《艺苑雌黄》评玉川子《谢孟谏议惠茶歌》和范仲淹《斗茶歌》说：这两篇都是佳作，怕不好说谁优谁劣。不过卢仝诗中：“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范诗却说：“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前诗尊卑上下颇为分明，而后诗却有点犯上。所以诗评说：“若论先后之序，则玉川之言差胜，虽然，如希文（范仲淹的字）岂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赋一时之事耳。”苕溪渔隐胡子说，二诗并不是无优劣之分，玉川诗自出胸臆，造语稳贴，得诗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所以他认为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

唐代元稹作《茶》诗，形如阶梯，第一句一个字，第二句两个二字句，第三句两个三字句，依次递增，至两个七字句。比较独特，形状也美。

茶，

香叶，嫩牙。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铤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陆羽《茶经》讲到沏茶的水：“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说：“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涌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颈

疾。江水取去人远者，并取汲多者。”缘此，苏东坡《汲江水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茗溪渔隐胡仔评论说：“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东坡深知此理矣。”他说他当时住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绝，又况其地产茶，为天下第一，宜其水异于他处，用以烹茶，水功倍之。陆羽《茶经》没有说到建州茶，只说福建等十二州，也未详说，说明陆羽没有到过富沙。按建州今为建瓯县。

苏东坡一生爱茶，他作的一首《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云：“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有人集苏诗作联云：“若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后句即采自此。

《茗溪渔隐丛话》说，鲁直（黄庭坚）一些咏茶的词，最好的要算《品令》这篇，说出了人所不能说的话，尤其在结尾三四句。词云：“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二分酒病，味浓香水，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宋末吴自牧《梦梁录》说：“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宝严院垂云亭亦产。东坡以诗戏之云：“妙供来香积，珍烹具大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诗中“香积”指僧寺中的厨房。雀舌、龙团都是西湖茶名，后者更是宋代茶叶中的上品。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讲到杭州名茶时，也引了苏东坡的诗句：“白云山下两旗新”。上天竺白云峰产白云茶，“两旗新”一指西湖名茶“旗枪”，一指酒店的望子。苏东坡尝游诸寺，而西湖南北诸山及附近各县都产茶，他一日饮酽茶七碗，

戏作一诗云：“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诗中维摩，一说指维摩诘，他说过：“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一说指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灵运，指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我国最早的山水诗人。魏帝即魏文帝，有诗云：“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苏诗说不用服魏帝的丸药，只须饮茶七碗就与卢仝一样两翼生风飘然欲仙了。

杭州西湖龙井，泉水清凉甘美，大旱不枯。龙井狮峰茶色绿、香浓、形美、味甘，人称“四绝”。元人虞集《次邓文原游龙井》诗中讲到饮龙井茶情景：“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窞。坐我蘼蘼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君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嗽。”

明人陈眉公《试茶》诗云：“龙井源头问子瞻，我亦生来半近禅。泉从石出情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园。此意偏于廉士得，之情那许俗人专。蔡襄夙辩兰芽贵，不到兹山识不全。”对龙井泉与狮峰茶推崇备至。

每年清明谷雨季节，新茶乍烘，人们都要品尝一番，称“试新茶”。唐代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诗有句：“蕲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碗试新茶。”宋人杨万里《舟泊吴江》有句云：“自汲松江桥下水，垂虹亭上试新茶。”明代童汉臣《龙井试茶》云：“水汲龙脑液，茶烹雀舌春。因之消酩酊，兼以玩嶙峋。一吸赵州意，能苏陆羽神。林间抱新趣，世味总休论。”末句说新茶的趣味是所有人世间的滋味都比不上的！姚洪淦的一首七绝也讲到新茶：“泉烹龙井半瓯尝，新采茶饶色味香。尤爱峰峦三面抱，独空一角吸湖光。”一饮一吸之间，把水色湖光都储于胸中了。

元人李德载，写过十首小令（《阳春曲》），都是赠茶肆的。这里选录三首。一云：“茶烟一缕轻轻扬，搅动兰膏四座香。烹煎妙手赛维扬。非是谎，下马试来尝。”二云：“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末云：“金芽嫩采枝头露，雪乳香浮塞上酥。我家奇品世间无。君听取，声价彻皇都。”可以设想，作者是茶馆的常客，作这些庄谐杂陈的游戏文字，既可清讴娱宾，又可招徕顾客，可算作我国较早的茶馆广告作品。

据《兼于阁诗话》，陈仲陶（闾慧）有《采茶谣》八首：“采茶连日上山岗，鬓发鬢鬢面蜡香。谁信自家焦渴煞，好茶长让别人尝。”“阿妹家住半山洼，采茶日日过郎家。妹是深山沙泉水，郎是山顶横坑茶。”“茶花细白得人怜，采得茶芽更值钱。谁怜老叶无人采，日晒风吹山顶前。”“欲采深山云雾茶，不辞辛苦路程赊。阿郎出门无百里，五见茶花不返家。”“东家采茶姐与妹，西家采茶嫂与姑，花叶相亲姐与妹，旗枪相对嫂与姑。”“采茶用剪桑用钩，茶叶谁道逊桑柔。采茶日日高峰顶，采桑只在南陌头。”“名山几处出名茶，雁荡天台人尽夸。茶山茶少梅偏盛，解渴虽同味总差。”“高山陡绝石嵯峨，只有猿猱结队过。到此定疑人迹绝，忽闻云里采茶歌。”诗话对这八首的评价是：乐府之新声，元、白之遗响。

粥 诗

《周书》有“黄帝始烹谷为粥”的记载，《礼记·檀弓》也有“饘粥之食”的说法，可见食粥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人从实践中认识到，许多食物同时也是治病强身的良

药。粥中如果加上一些大枣、蜂蜜、山药、桂圆、百合、赤豆、绿豆等等，按季节按体质需要进食，就能收到去病强身的效果。《荆楚岁时记》就有“冬至日，量日影，做赤豆粥以攘疫”的记载。我国北方至今还有吃“腊八粥”的习俗。李时珍《本草纲目》讲了食粥的好处：“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郑板桥也风趣地写了家常食粥之乐：“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而暖。”

据南宋人费衮《梁谿漫志》，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费衮以后读到苏东坡写的一份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虽不言妙，却道足了食粥之妙。

唐诗中有不少咏粥的章句。李商隐有“粥香飏白杏花天，省对流莺坐绮筵”句。白居易有“留飏和冷粥，出火煮新茶”句。他的《会昌元年春五绝句》之二有云：“鸡球飏粥屡开筵，谈笑讴吟间管弦。”飏粥就是糖粥。宋诗中欧阳修有“杯盘飏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句；苏轼有“新火发茶乳，温风散粥飏”句。范成大诗云：“屑桂镂姜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他吃的是加生姜桂皮的药粥，主理气健脾的。

陆游《剑南诗稿》中，多有咏粥之句，如《舟中作》云：“山蔬

药苗满箸香，超然下视太官羊。更凭语与刘文叔，豆粥从来味最长。”《贫居即事》第二首前四句云：“地偏人罕到，秋晚日犹长。病去筇枝赘，家贫菜粥香。”《病小减复作》有句云：“晨粥半茶碗，秋衣一布裘。酒唯诗里见，山向梦中游。”他的题名《食粥》的诗，自注云：“张文潜有食粥说，谓食粥可以延年，予窃爱之。”诗云：“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有时食粥，是因为逢灾年，闹饥荒，只好喝稀的，陆游诗：“米贵仅供糜粥用，自份无力救元元。”就说出了一情况，也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张谊《宦游纪闻》说：解大绅（即解缙，明代吉水人，俗称解学士），官词苑，食天厨，并不至于瓮空如洗，吃不上干饭，但他在荒歉的年月，常甘贫而啜粥。因而赋诗云：“水旱年来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东西倒，我道匙挑前后流。捧出堂前风起浪，将来庭下月沉钩。早间不用青铜照，眉目分明在里头。”读来令人失笑。

清人阮葵生《茶馀客话》“浅语有味”条，记陈文勤《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作羹汤。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又载魏松涛《吃粥》诗云：“香干乳酪赋于茶，一味和融润齿牙。惜米不妨掺绿豆，佐餐少许抹盐瓜。”都写得很有味道。

清人褚人获在其《坚瓠集》中说：“近闻《嘲薄粥》诗二首，似从解学士诗中来。”这两首诗是：“薄粥稀稀水面浮，鼻风吹起浪波秋，看来好似西湖景，只少渔翁下钓钩。”“薄粥稀稀碗底沉，鼻风吹动浪千层。有时一粒浮汤面，野渡无人舟自横。”

二诗虽有借鉴解学士诗之处，但也有创意，下面这首咏薄

粥，简直就是活剥解学士了。请看：“半瓯清汤米一瓯，未曾到口使人愁。试将箸插东西倒，才把匙挑左右流。捧出厨中风起浪，掇来帘下月沉钩。佳人不用青铜镜，眉目分明在里头。”

清人许志进《谨斋诗稿》中，有《糜粥》七律两首，对当时民不聊生情状及所谓施粥赈济有所议论。其一云：“糜粥真能活几人，要矜一勺使君仁。三更风雨奔驰路，十万饥寒现在身。搜粟尽教胥吏饱，鬻资先使富儿贫。救荒谁道无奇策，一郡饕餮减缙绅。”忧时愤世之心可见，不过是站在缙绅立场上的。

他的《叠麦饭行韵酬求夏广文稼登中舍》诗云：“自矜善饭养坚顽，亦复分甘贍宗族。彭泽饥驱或行乞，颜鲁全家时食粥。贤者于世无多求，天道从来有盈缩。”表现了作者豁达的胸怀。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说，袁清平提倡啜粥，有《啜粥谈》，略谓：“溽暑困人，脏腑疲病，怕登饭颗之山，宜啜瓦铛之粥。每于晚风凉院，箕坐胡床，一盂盛来，佐以瓜豆，徐徐而啖，口腹爽快，努力加餐，无待敦劝。”这段夏暮啜粥谈似可与郑板桥冬晨食粥论比美，老年人实宜三复斯言。

豆腐诗

豆腐算得上是食物制品中的元老了吧？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此说如确实，那么它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当代化学史家袁翰青教授遍查《淮南子》，不见豆腐二字，连它的别名“黎祁”、“来其”也没有。所以，他认为豆腐的发明和创造应当是我国农民的功绩。这个论断是可信的。

据记载，现存古籍中最早谈到豆腐的是宋代医官寇宗奭

《本草衍义》：“生大豆……又可硃（音位，磨也）为腐，食之。”是说大豆可以磨成浆，做豆腐吃。最早谈到豆腐的诗句，在北宋苏轼的《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诗中。诗云：“脯青苔，炙青蒲，烂蒸鹅鸭乃瓠壶，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贫家百物初何有？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诗中“烂蒸鹅鸭乃瓠壶”，说的是“清俭有重德”的郑馀庆，以蒸葫芦代烧鹅烤鸭飧客的故事。“煮豆作乳脂为酥”，就是熬豆浆、制豆腐。苏轼认为这些能“乱天真”，即同真的荤菜一样的食品，是穷人的巧手创制出来的。

南宋诗人陆游在诗文中几次提到豆腐。如诗云：“拭盘推连展，洗釜煮黎祁。”自注云：“蜀人名豆腐曰黎祁。”《渭南文集》卷二十五《书二公事》条说：“谢昌国，名谔，尝闻道于颐正廓先生。居临江，名其庐曰‘艮斋’。晨兴，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则缕切投其中。客至，亦不问何人，辄共食。”可见宋代就有以豆腐飧客的了。

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是一位大诗人。他作过许多言情两美的诗，也写过一首咏豆腐诗，云：“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诗是讲农民种豆的辛苦的，其中说的“淮南术”，就是指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术士发明豆腐的事，意为要是早掌握做豆腐的本事，就可坐在家里赚钱了。

元代江阳人孙奇业有诗述豆腐的制作过程。颇佳，诗云：“淮南信佳士，思仙筑高台。入高变童颜，鸿宝枕中开。异方营齐味，数度见琦瑰。作羹传世人，令我忆蓬莱。茹葷厌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来南山，清漪浣浮埃。转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甍。大釜气浮浮，大眼汤洄洄。顷待晴浪翻，坐看雪华皑。青盐化液卤。绛蜡窜烟煤。霍霍磨昆吾，白石大片裁。烹煎适吾口，

不畏老齿摧。蒸豚亦何为？人乳圣所哀。万钱同一饱，斯言匪佻诙。”这首诗先谈豆腐的历史，淮南王如何从炼丹中作成豆腐，然后讲到南山割豆，洗豆，磨豆，煮豆浆，点卤水，切豆腐；最后讲到豆腐的好吃，蒸猪肉算得了啥？饮人乳是圣人不允许的；即使花一万钱，不同样是一饱吗？诗作者颇有点平民思想。

元人郑允瑞也作了一首《豆腐赞》，称赞豆腐的色香味，诗云：“种豆南山下，霜风老莢鲜。磨砉流玉乳，煎煮结清泉。色比土酥净，香逾石髓坚。味之有余美，玉食勿与传。”

清代赵翼的《簞曝杂记》卷五，载明代苏平（雪溪）的豆腐诗一首，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脱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只合僧家与道家。”诗中首句说豆腐的发源，从第二句开始，讲制作过程，如去皮、磨浆、煮沸、点卤、切割。最后两句说，豆腐多为僧道两家所食用，所以他们最知个中滋味。其实豆腐更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恩物。

清人张焘《津门杂记》，载崔旭著咏《冻豆腐》诗一首，云：“菽乳温柔不耐寒，凝霜冻块入早餐。切来巧露蜂窝密，煮出浑同羊肚看。彻骨玲珑堪下箸，嚼冰滋味恰登盘。黄韭白饭先生饌，正好冬厨饱冷官。”这是咏豆腐诗中的一个新品种，而且写得形象生动，富有情趣。

清人张劭咏豆腐诗云：“蔬盘惯杂同羊酪，象箸难挑比髓肥。却笑北平思食乳，霜刀不切粉酥归。”清人林兰痴的一首云：“莫将菽乳等闲尝。一片冰心六月凉。不曰坚乎惟曰白，胜他什锦佐羹汤。”这些诗都流露出作者对豆腐的喜爱之情。

清初诗人袁枚，对烹饪之道很有研究，所著《随园食单》，记二十须知，十四戒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他为向人求教一

味叫“雪霞羹”豆腐的做法，不惜向人三折腰。毛俟园作诗记其事，诗云：“珍味群推郇令庖，黎祁尤似易牙调。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诗中“郇令”，指唐代美食家韦陟，“易牙”，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近臣，善调味。陶元亮即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一折腰，而袁枚却为一味豆腐而三折其腰，可见“雪霞羹”的美味非同寻常。袁枚称赞这种豆制品菜肴：“精美无双，远胜燕窝。”

李调元，清雍、乾时人，有豆腐诗四首，首首俱佳。其一是通过儒生们对豆腐的谈论，表述诗人意趣的，诗云：“诸儒底事口悬河，总为夸张豆踏磨。冯异芜荑嗤卒办，石崇齏菲笑调和。拥来盐卤醞翻腻，滤出丝罗漙液多。富贵何时须作乐，南山试问落其么。”“踏”音侧，碾碎的豆子；“拥”音洞，搅拌；“漙”音冻，乳汁。全诗大意为：士人一谈起豆腐就滔滔不绝，东汉冯异在芜荑亭给刘秀献豆粥，晋代石崇片刻之间就拿出豆粥饗客，而豆腐则是磨浆点卤而成的。等到富贵了再来作乐，要到何时呢，收割南山的豆子做豆腐吃，不就是人生乐事吗！

其二是通过对豆腐的讴歌，抒写普通人家与豆腐相依为命的情感，诗云：“家用为宜客用非，合家高会命相依。石膏化后浓于酪，水沫挑成纒似衣（豆腐皮）。剞作银条垂缕滑（豆腐条），划为云片截肪肥（豆腐块）。近来腐价搬成肉，只恐贫人不救饥（谚云：‘豆腐搬成肉价钱’）。”按第六句“云片”，又作“玉段”。

第三首是：“不须玉豆与金筵，味比嘉肴尽可捐。逐臭有时入鲍市（霉者为臭豆腐），闻香无处辨龙涎（干者名五香豆腐干）。市中白水常成醉（白水豆腐），寺里清油不碍禅（清油豆腐）。最是广文寒彻骨，连筐秤罢卧空毡（世谓广文有连筐秤豆

腐三斤之谑)。

其四云：“敏捷诗惭七步成(曹子建七步成煮豆诗)，到门何敢荷欢迎。菽吟秀水难追和(朱彝尊子昆田，字西峻，有《吟菽乳》诗)，乳让苏州独擅名(姑苏糟豆腐)。华未颛时清可点(豆华加米为点清饴)，渣全净后白莲城(豆腐渣)。家园浆果红于染(染浆果叶豆腐，极嫩)，却悔屠门逐队行。”末句说有这么好的豆腐吃，真后悔到肉铺门口去排队了。

把黄豆绿豆发成豆芽菜，是豆类食品中的又一品种。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以绿豆、大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背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可见豆芽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元人白朴在《梧桐雨》杂剧中，有“小小金盆种五生”句，按“五生”即五种豆芽。明人陈崑作《豆芽赋》云：“有彼物兮，冰肌玉质，子不入于污泥，根不资于扶植。金芽寸长，珠蕤双粒；匪绿匪青，不丹不赤，白龙之须，春蚕之蚕。”我国古代诗人所作的咏物诗篇，多有刻划细致入微的，从这段咏豆芽赋，可见一斑。

《海天琴思录》说，咏豆腐诗，能够雅而切的甚少。尝见唐实君《和座主杨公咏豆腐》诗云：“传闻菽乳出刘安，好为先生补食单。菘韭正宜银缕细，齏盐雅称玉堂寒。燃其未苦相煎急，试手初成小转丹(原注：世传腐出淮南王，以点丹法成之。)异日应教添俊味，瓠卢烂煮更堆盘。”

《坚瓠集》载咏酱油豆腐干词一首，调寄《黄莺儿》，虽是拟人，亦颇得其神韵。词云：“爱你素中珍，紫棠容，白玉身，温柔细腻端方正。馨香可人，闻味动心，清茶美酒常相敬。恨只恨，相逢布袋，包住了卿卿。”酱油豆腐干的制作，要用布一块块包起来加压，所以末句这么说。

据《妙香室丛话》：尤自芳有咏菽乳(豆腐类)八绝诗，一豆腐、二豆腐浆、三豆腐衣、四豆腐花、五豆腐干、六豆腐乳、七豆腐滯、八豆腐渣。《咏豆腐浆》云：“醍醐何必羨瑶京，只此清风齿颊生。最是隔宵沉醉醒，磁甌一吸更怡情。”《咏豆腐衣》云：“波涌莲花玉液凝，氤氲疑是白云蒸，素衣自可调羹用，试问当炉揭几层？”《咏豆腐花》云：“琼浆未是逡巡酒，玉液翻成顷刻花。何羨仙家多幻异，灵丹一点不争差。”《咏豆腐干》云：“世间宜假复宜真，幻质分明身外身，才脱布衣圭角露，亦供俎豆宴家宾。”《咏豆腐乳》云：“膩似羊酥味更长，山厨赢得瓮头香，朱衣蔽体心仍素，咀嚼令人意不忘。”《咏豆腐滯》云：“化身浑是坎离恩，火到琼浆滯独存。入口莫嫌滋味淡，盐梅应不足同论。”《咏豆腐渣》云：“一从五谷著声名，历尽千磨涕泗倾。形毁质消俱不顾，竭残精力为苍生。”按豆腐滯即豆汁。

《栗香随笔》载陈芝轩《客至》诗云：“客至便留饭，鱼肉豆腐蛋。休嫌苜蓿寒，君子之交谈。”短短二十字，也充满了士人乡居生活情趣。

清人钮玉樵《觚觚》续编卷一说，明崇祯末年，吴东里以诸生负重名于时，改朝换代后，隐于医。有《中秋家宴》诗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会荆妻儿女孙。”句法极为奇创。钱钟书《谈艺录》五七节也引这联诗，作为句法奇创之一例。细味这两句，眼前不由浮现出温馨、和谐、安乐的家居生活景象。

夫妇儿孙诗情录

伉 俪 诗 情

北宋郑州隐士杨朴，能诗。宋真宗东巡泰山，沿途察访隐居学者，有人推荐杨朴。杨不愿做官，被押送京师。真宗问临行有人赠诗不？杨朴回答，只有老妻赠诗一首。宋真宗要他念，杨朴说：恐有辱圣听。遂念道：“更休落拓贪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后来苏轼因“讪谤”朝廷罪被贬时，夫人王闰之痛哭不已。苏轼便对她讲了这个故事，要她像杨朴妻子写诗送行那样乐观豁达。

《青琐高议》载，谢郎中有女，数岁能吟咏，长嫁王元甫。元甫调官京师，她作诗送别云：“此去惟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岂是男儿泪染斑。”

《崖下放言》载，士人郭晖远羁京国，寄妻音问，误封白纸。妻得空函，便寄一首诗给丈夫：“碧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对粗枝大叶的丈夫打趣一番，也很富情意。

元人兰楚芳写了一首小曲《四块玉》，是写伉俪情爱的：“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一个自称“事事村(蠢)”的姑娘，爱上了一个“般般丑”的男子，

“心儿真”换得了“情儿厚”，结成了真心实意的美满婚姻，全曲表现了主人公无限欣喜与自豪的感情。论者认为这是对封建婚姻的一种挑战。

元人姚燧作寄征衣散曲一首：“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构思新巧，文字简炼，情感真切，细腻地表现了思妇对征人怀念和关切的心理。

《西湖游览志馀》说，聂大年掌教仁和县，历官九年，不以家眷自随。尝有答内子寄衣诗云：“山妻怜我旧苏秦，寄得衣来稳称身。落日故园歌白苧，秋风京洛染缁尘。同心意重思偕老，结发情深不厌贫。万里莫如归去好，几多衣锦夜行人？”流露出夫妻深厚的情爱。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方坦庵（宫詹）接妻信，动归思，遂赋诗云：“老妻书至劝归家，为数乡园乐事赊。彭泽鲤鱼无锡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牵萝已补床头漏，扁豆犹开屋角花。旧布衣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可以想见其性情之恬逸。

《水东日记》说，吕仲实寄内诗，真切语不减元（稹）、白（居易）诗云：“自从上马苦思卿，一个穷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烦恼，大男小女好看承。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归计遂，连杯共饮话离情。”

明代顾起纶《国雅品》“陈少卿妻”条说，相传少卿弃妻而娶妾，其妻作《寄夫》诗云：“新人貌如花，不如旧人能织麻。织麻做衫郎得着，眼前花开又花落。”晚唐葛鸦儿《寄良人》云：“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不见归。”稍与同调。

管道升（一二六二—一三一九年），浙江吴兴人。元朝至元二十四年，与赵孟頫结婚，人称管夫人。她富有艺术才能，书法、诗、画均佳。她的诗文集已佚，少量诗词散见于《元诗选》、

《清河书画舫》等，如：《寄子昂君墨竹》诗：“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子成林君未来，玉貌一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

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赵孟頫将纳妾，寄小曲给管夫人以示意，管以小曲《我依词》答之，云：“你依我依，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宋人洪迈《容斋三笔·陈季常》条说，陈慥字季常，自称龙邱先生，好宾客，好谈佛，也喜蓄声妓。陈慥妻柳氏绝凶妒，故苏东坡有诗云：“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姓是河东郡的望族，暗指柳氏。这就是把妇人妒悍比作“河东狮子吼”的来历。《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有句云：“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劝做妻的不要妒悍，未始不可，但也要具体分析，看妬是如何引起的。如不重视妇女的独立人格，要求唯丈夫之命是听，就不妥了。

据《书影》，明代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升庵）的夫人黄氏能诗，世传“雁飞应不到衡阳”一律最佳，而其他作品少见。然绝句尤妙，有《寄升庵》云：“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黄有乐府数卷，在南京刻印。“日边”尤言“日下”，指京都。

秋胡，春秋鲁人，婚后五日，出外游宦，五年乃归，见路旁美妇采桑，赠金以戏之，妇不纳。后知美妇即其妻。妇愤而投河死。事见汉刘向《列女传》。后世以秋胡泛指爱情不专一的男子。叶盛《水东日记》有《题秋胡图诗》二首，其一曰：“郎恩叶薄妾冰清，郎说黄金妾不应。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谁信守孤

灯。”其二曰：“相逢桑下说黄金，料得秋胡用计深。不是别来浑未识，黄金聊试别来心。”或云后一首赵松雪作，是为秋胡解说的，前首替秋妇说项，较公正，不知何人所作。

清人钱泳《履园谈诗》载徐荔邨《岁暮寄内》诗云：“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依人自笑冯驩老，作客谁怜范叔寒？写到家书千点泪，算来归计十分难。此身只当从军死，累尔青鸾镜影单。”这时徐荔邨正客居江苏如皋，如皋学官夫人顾氏偶见此诗，读之泪下，便自典簪珥，资助盘费；同学诸生闻之，亦醵金以赠，使他能够早日归家。又：李轮霞久客未归，其妻宋之淑寄以《秋夕感怀》诗云：“银鸭烧残启碧窗，闲庭风起露华凉。梧桐影里秋如水，蟋蟀声中夜渐长。千里关山添别梦，十年羁旅忆他乡。低头怕见团圆月，只恐天涯也断肠。”念夫之情，溢于言表。

清人施闰章《蠖斋诗话》载，太平县陈淑圣妻郑氏，是铁匠的女儿。邻居有老学究在教学生读书，她喜欢听读书声，便前去就读，从此通晓书籍，能诗，有才辨。婚后，丈夫外出，她有寄夫诗曰：“北雁南来愁欲往，东流西去系人思。一秋橘绿橙黄日，几度天涯梦里时。”又：“君在东兮妾在西，妾念君兮君不知。著草问残三月信，灯花剔尽五更时。”著草，我国古代常用以占卜，诗说用它来问丈夫的归期。

《见闻搜玉》云：花仲胤为伊川令，久不归。其妻寄词云：“西风昨夜穿帘幕，闺院添消索，最是梧桐零落。教奴独自守空房，泪珠与灯花共落。”胤拆简，见“伊”字作“尹”字，遂回寄云：“顿首启情人，即日恭维问好音。接得彩笺词一首，堪惊，寄与音书不志诚，不写伊川题尹字，料想伊家不要人。”妻复答之：“奴启情人勿见罪，闲将小书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身边少

个人儿在。”事见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之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鲁迅把一部《芥子园画谱》赠给许广平，并在书上题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有注云：“《芥子园画谱》三集，此上海有正书局翻造本。其广告谓研究木刻十余年始雕此书，实则兼用木板、石版、波黎版及人工着色，乃日本成法，非尽木刻也，广告夸耳！然原刻难得，翻本亦无胜于此者，因致一部以赠广平。”诗寄寓了深厚的夫妻情谊，表达了深深的谢忱。

齐白石继室胡宝珠，从十八岁进齐家，到四十二岁病逝，二十多年精心照料齐白石的起居、生活，作画时，她为之理纸磨墨，取水调色。齐白石有诗纪之，云：“谁教老懒反寻常，磨墨山姬日日忙。手指画中微笑道，问鸥何事一双双。”反映了画家夫妻的生活情趣。看得多了，胡宝珠有时也能指出齐画中的疵点。齐白石高兴得赋诗一首：“休言浊世少人知，纵笔安详费苦思。难得近朱人亦赤，山姬能指画中疵。”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与夫人夏蔚霞感情深厚。王教授常讲：“假如没有我的妻子，就没有我的今天。”王教授从事科研教学五十多年，写了上千万字的著作，得力于夫人的精心照料，使他有个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一九八〇年，金婚纪念之期，王力先生赋七律一首赠给夫人。诗云：“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七省奔波逃豺豸，一灯如豆伴凄凉。红羊溅汝蛟蛸泪，白药医吾铁杖伤。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诗第三句指抗日战争时期随校播迁至云南，第四句指妻子千方百计买煤油夜间灯下做女红贴补家用。“红羊”此处指国难。第六句写“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殴打致伤，夏夫人用云南白药给以

及时治疗。诗中充满感激之情。

当代作家秦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解放”时，写了一首七律赠给妻子紫风：“荷花香际忆华年，廿八年来共苦甜。涉水攀山黔桂道，观花赏瀑西湖边。互怜白发秋光里，共勉丹心晚步间。老去诚知终化蝶，情丝好吐在生前。”一九七六年间，秦牧又写了一首《梧州鸳鸯溪同步而作》赠紫风，诗云：“缱绻半生同险夷，情深翻少作情诗。今宵同步桂江月，犹似当年初见时。”抗日战争期间，他俩二十四岁，相识于桂林；一九四三年结婚，从此相伴近五十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老年报》载《珍视晚年的爱情》一文，略云：“老夫老妻互相恩爱自古有之，这个传统流传至今。革命老前辈熊瑾玎和夫人朱端绶，就是珍惜晚情的典型。这一对老夫老妻的爱情，老而弥炽，堪称模范伴侣。当熊老七十，朱老五十时，夫妻联句作诗。朱：‘五十婆婆七十翁’，熊：‘老来情比少时浓’，朱：‘摩肩并坐犹嫌远’熊：‘常在欢腾拥抱中’。”全文原载《湖南老年》。

既有咏夫妻情笃的诗，也有写夫妻情薄的诗，这里不妨举几首。“一、清人俞越《春在堂随笔》说，许氏女作《吟香馆诗草》，内有《自感》一首：“襟期自许有谁同？此恨难将问碧穷。千古孟光称淑女，也应夫婿是梁鸿”。按《后汉书·逸民传》载，梁鸿受雇为人舂米，每次归家，妻孟光送饭时，把放菜的托盘举得齐眉毛那么高。这就是有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诗说要像孟光那样的淑女，也得要丈夫是梁鸿那样的人才是。难怪曲园先生要感叹说：“岂其人固抱天壤王郎之感者邪？”“天壤王郎”是晋朝谢道韞对丈夫王凝之不满意的话。

夫妻年龄差别大，就会造成齟齬，有些诗就反映了这点。

《南部新书》说，卢某已年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词翰之才，婚后微有嫌色。卢某请她作诗述怀，崔立成一绝云：“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全唐诗话》卷六亦载此诗。《绿窗新话》有“崔女怨卢郎年纪”条，诗中“卢郎”作“檀郎”（《全唐诗话》及《唐诗纪事》均据《南部新书》作卢郎），并有评语，引苏东坡故事及诗两句。略云：“昔东坡在丰城，有老人生子，求苏作一诗，以表庆贺。东坡问：‘翁年几何？’曰：‘七十。’又问：‘妻年几何？’曰：‘三十。’东坡即席赋诗云：‘圣善方当而立岁，贤尊已及古稀年。’”

湖南望城出土的唐代瓷壶上有一首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反映了老夫少妻的一种怨情。

夫妻相貌俊丑不一，往往造成感情不和，旁人也发一些议论。有些诗就涉及这点。

据宋代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开封府葛楚娘，颇有姿色，仗着自己貌美，附近来议亲的，都谈不拢。后来媒人诓楚娘说有一个漂亮男子来求婚，楚娘就允诺了。及嫁，乃一村夫：“胡须满面难寻口，眉目钻顽不似人。”楚娘很不高兴。有人赋诗嘲笑道：“可惜白米搀稗子，可惜羊肉伴冬瓜，忒煞此人没些眼，泥中淹郁一丛花。”

《说郛》卷三十四《漫笑录》说，宋徽宗宣和年间，省官毗陵人成郎中，貌不扬而多髭。完婚之夕，岳母很不高兴，说：“我女如菩萨，乃嫁一麻胡。”命新郎作诗记事。成操笔大书云：“一床两好世间无，好女如何得好夫？高卷珠帘明点烛，试教菩萨看麻胡。”

有四句妻子写给丈夫的韵语，直白、真切、堪称佳作。据《说郛》卷七《轩渠录》，南宋绍兴年间，女真族进犯。米忠信夜袭淮南敌寨，得一来自燕山的箱篋，内有书信十多封，多是妻子寄给军中丈夫的，有一封信只写四句：“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蛮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其中垂杨是妻名，山丹为夫名。

儿 孙 诗 趣

古人咏儿孙诗，有写得很风趣的，流传甚广的一首是苏轼的《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转引自明王世贞《调谑编》）诗含讽喻，既无灾无病，又位至公卿，愚鲁何妨！明代杨月湖（廉）反其意赋一绝云：“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明末清初钱谦益也有一首《反东坡洗儿诗》，意思差不多：“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还愿孩儿猾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初学集》卷九）前人评论杨廉这类诗，说虽出于游戏，总不如杜甫诗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来得旷达。老杜是评论陶渊明《责子》诗时，写了《遣兴五首》，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据考证，杜甫对待子女并不“旷达”，他对自己喜欢的孩子还有“誉儿癖”呢。

陶渊明《责子》诗是这样的：“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又有《命子》诗，云：“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近年来有的论者

认为，陶渊明嗜好饮酒，所以生了五个痴呆儿；要优生优育，宜以陶为戒云云。用心不坏，但与事实相差甚远。请看古人、前人是怎样评论这首《责子》诗的。

宋代诗人黄山谷说：“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慧，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王直方诗话》也说：“东坡言：山谷为余言，杜子美困顿于三川，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不领便谓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现代学者林语堂在《中国人之德性》一文的第七节《幽默》中说：“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接着录引了这首诗的全文。通过这些评说，我们对这首诗不是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吗？

清人蒋超伯《南溟楛语》说，唐卢仝《玉川子集》有《寄男抱孙》诗云：“竹林吾最惜，新笋好看守。万箨抱龙儿，攒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见，心肠痛如糗。箨龙正称冤，莫杀入汝口。叮咛嘱托汝，汝活箨龙否？”蒋超伯的评语是：诗句太俚，但把笋称作“箨龙”本此。

《归田诗话》载东坡另一首咏儿诗云：“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真更甚，不乐复何为？还在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诗话作者称：其旷达如此。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聂大年《谕儿辈诗》云：“四儿五岁六儿三，莫与肥甘习口甜，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世业

要人担。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齑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田汝成评道：“睹此，高风可想矣。”

元末明初高启三十八岁得子，喜而赋诗云：“他日愚贤未可知，眼前聊复慰衰迟。人间豚犬应谁子？天上麒麟岂我儿！梦兆先占神媪送，啼声还得吏君奇。乐天从此休长叹，已有人传柏柜诗。”最后两句是说自己的诗文可以传给儿子，不必如白乐天那样无子可传了。白居易曾在《题文集柜诗》中，慨叹“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袁枚《随园诗话》说，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时时冻馁之。子又生孙，老人爱孙，常抱于怀。人笑其痴，老人吟诗云：“曾记当年养我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莫遣孙儿饿我儿。”老人心存仁厚，较之因子不孝，要孙子为他出气的好得多。

《不下带编》载一“七十翁”题壁诗。书中说：近有长洲某翁，其子怠于奉养，因题壁云：“人生七十强支持，帘卷西风烛半枝。传语儿孙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时。”其子大惧，请涤去，于是奉养有加云。

清顺治年间，金圣叹因哭庙案被处以极刑，籍没家产。临刑前，作《绝命词》三首，其中一首给儿子金雍，诗云：“与你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无亲果宴如。”这首示儿诗，虽有无可奈何的情绪，但仍以诙谐语出之，可见其人性格。

《碣石剩谈》说，张跃川名文渊，仕正郎，明弘治年间名士。诗文多不传，近得其四绝句，皆含以俭约教儿孙之意，云：“低低壁落傴傴柱，小小厅堂窄窄门。广厦广庭非不爱，欲留约束与儿孙。”“老去不嫌粳米粥，饥来常吃菜馄饨。好饭好羹非不

爱，欲留淡泊与儿孙。”“来音去信常关念，嫁女婚男不出村。远眷远亲非不爱，欲留近便与儿孙。”“凿开石窦通泉脉，插种梅花入瓦盆，深紫深红非不爱，欲留清白与儿孙。”四诗均有情致，惟第三首在交通发达之今日已于理不合了，婚嫁不出村，也不利于优生。

清人方熏《山静居诗话》，载郭凤《赋儿子未一周》诗五首，极富情趣，云：“儿子未一周，学语未学走。不识伯与父，阿爷爷信口。”“儿子未一周，傍灯喜弄火。火灭不见人，扑向娘怀坐。”“儿子未一周，见砚便擎墨。擎来入口含，面涂乌鸦黑。”“儿子未一周，抚镜两相笑。不知是己形，指点向人叫。”“儿子未一周，不识梨与栗。却知斯可食，两手各执一。”字字饱含疼爱之情。

《兼于阁诗话》说，林一隅本姓苏，名建质，能诗爱画。自四川退休返福州，以家务丛脞，颇分其吟咏之力。这里摘录其颇有韵致的咏《二孙》一首云：“大孙能走小孙爬，搅我书斋乱似麻。索纸猛撕犹裂帛，拈毫横扫亦涂鸦。堆成高阜旋平地，驾了飞机又坐车。直使而翁穷措置，啼声才歇笑声哗。”一个退休老者成天被两个孙子聒噪纠缠，哪里还有心思写诗作画。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夜，柳亚子先生作《戏示孙男光辽两绝句》，一首为《糖姜汤》，云：“又甜又辣糖姜汤，喝得光辽笑口张。到底是甜还是辣？要从辩证法端详！”一首为《烫杀人》云：“无菊持螯亦赏秋，姜糖汤暖复奚求？阿姨饭桶同餐粥，烫杀光辽小鬼头。”诗后附言说，两首都是孙子光辽出题目，迫爷爷七步吟成的。“饭桶阿姨”，是光辽戏呼范志超的。从这两首诗来看，老诗人非常疼爱孙子，也抒发了豁达安祥的情怀。

咏老养生诗词趣话

咏 老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白乐天《长庆集》卷第三十七，云：“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按这次聚会在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当时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六，郑据年八十四，刘真年八十二，卢真年八十二，张浑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以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于白家履道宅同宴，成尚齿之会。与会的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不得入列。宴罢赋诗，云：“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旺，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传》，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

到宋朝元丰五年，文彦博举办耆年会。彭乘《墨客挥犀》说，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和昫、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叠叠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

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这确是一幅很有意思的老人盛会图。

第二年，司马光也在洛阳举办了这类老人聚会，称为真率会。《温公集》说：“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用安之韵，招诸子西园为会。”诗云：“榆钱零乱柳花飞，枝上红英渐渐稀，莫厌含杯不·虚日，须知共力惜春晖。”“真率春来频宴集，不过东里只西家。小园容易邀家客，饌具虽无已有花。”用前韵再成诗：“七人五百有馀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纁衣丝发且相晖。”“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教人笑满头花。”真率会还订了《会约》，云：“一，序齿不序官；一，为具备简素；一，朝夕食不过五味；一，菜果脯醢之类不过三十器；一，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逡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或因事分简者听；一，会中早赴不待促；一，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规定得很具体，还力求俭朴，很适合老人的实际。参加这种聚会一定是老人们的赏心乐事。有人为真率会绘《九老图》，图像有九人，另外两人是谁，集中未载。

《香祖笔记》说，唐时升叔达《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诗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为社，徐爵九十六，赵陆九十四，陆淙八十五，徐勳、张乐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陆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谈笑相娱乐，诚太平盛事也。”有一首诗记当时盛会，云：“白鹤村头春日晓，香雾濛濛百花好。苍颜素发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倾倒。笑说邻翁学语时，追谈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劝酬，争引曾玄互提抱。”

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麦俱丰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酌社翁旨且清。其间迭起拜更祝，但愿脚健双眸明。桂林从事八十一，只闻唤弟无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杯归散帙。但课儿孙种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术？香山居士有遗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圣世，能无旦莫歌皇天。愿炊香饭酿秫酒，日奉杖履长周旋。正嘉遗事多讹谬，欲问銮舆南幸年。”诗写得浅近富情趣。

又据清人戴璐《藤阴杂记》：戊子春杪，劳介岩、汪涵斋、孙树峰、张劬斋、朱近庵年皆七十，举五老齿会于北京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来稀”为起句，赋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五老同时逸兴飞。名并香山非去国，数逾商皓更忘机。花开金谷扶残醉，曲奏霓裳驻落晖。自是升平多乐事，年年高会傍岩扉。’所有这种聚会都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举办。所以诗中多有称颂升平的。

白发是老年的标志，历代咏白发的诗很多，唐末诗人杜荀鹤《白发吟》云：“一茎两茎初似丝，不妨惊度少年时。几人乱世得及此，今我满头何足悲？九转灵丹那胜酒，五音清乐未如诗。家山苍翠万馀尺，藜杖楮冠输老儿。”咏白发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令人震惊；“鬓边虽有丝，不堪织作衣”，令人伤感；而杜荀鹤此诗，特别是第三、四句，则使老人读之气足神旺。结句说家乡群山中有不少拄拐杖、戴楮冠的老者，自己也老了，却未能还乡，这就比不上他们了。

惠康野叟《识馀》载咏白发诗：“莫染亦莫镊，任从伊满头，白虽无奈老，黑也不禁秋。静枕听蝉卧，闲垂看水流。浮生未达此，多为尔为愁。”据载，这位野叟年未四十而头早白，常有人劝他染发和摘掉白发，所以他笑吟此诗以自解。该书又说，近

见杭妇朱桂英尝咏云：“白发新添数百茎，几番拔尽白还生，不如不拔由他白，哪得功夫与白争。”亦可喜也。林语堂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说作者为朱杜，当即朱桂英。

《南史·谢灵运列传》说，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有一首是：“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火，星星行复出。”

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载蒋复轩《镊白发诗》云：“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已自难。多少朱门少年子，业风吹上北邙山。”这是给白头翁们打气鼓劲的吧。

《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咏白发诗句：“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别有感慨。袁筒斋（枚）大令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此另是一副议论。文人之笔，何所不可。

宋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年），苏轼作《纵笔三首》，其一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本是叹老嗟衰之作，但连用喜、笑、朱、红诸字，顿觉豁达乐观。纪昀说：“叹老语如此出之，语妙天下。”早在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中对这首诗已有评论，说它“言闲退而无愁恨之思”。并拿黄山谷的诗来对比，黄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说这样的诗，“读之令人惨然不乐”。所以诗作应使人积极、乐观、向上，不应使人消极、悲观，咏老诗也不例外。另据《苕溪渔隐丛话》，这首诗不是黄山谷的，而是白居易《东城寻春诗》。

明代皇甫庸《近峰闻略》说：“东坡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邵康节诗‘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康节壮而东坡怯。”皇甫庸所说的“壮”，即乐观、进取、

“怯”为消极、退缩。邵雍是位哲学家，对事物的理解有独到处。

《归田诗话》载苏东坡另一诗云：“公退清闲如致仕，酒馀欢适似还乡。不妨更有安心法，卧对紫帘一炷香。”也是谈闲适而无愁恨之心的，这样的“安心法”对老年人说来也很有益。

咏老诗最著名的，当推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末首：“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生命多长，也有尽时，调养得好，即可长寿。人老雄心在，虽老不老，老亦有为。

唐代白居易刘禹锡互赠的咏老诗，也脍炙人口。白居易《咏老赠梦得》云：“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写老景很生动，流露出老年无所作为的心态。其时刘禹锡也在晚年，居于洛阳，即作《酬乐天咏老见示》诗，云：“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遮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指出老是一种自然现象，老还有老的长处，如“谙事”、“阅人”等等，最后两句更是满怀信心，说老了也可大有作为。日落时光照桑榆树端，因以指天将晚，比喻人的晚年。

辛弃疾词以“雄深雅健”为其本色，但其中也有不少叹老嗟衰词句，如：“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太常引》）“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注家说这是自伤衰老，怕不能为国出力。）“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

喜?《贺新郎》,首句用的是孔子“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慨叹。“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水调歌头》)“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念奴娇》)“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满江红》)“老来情未减,对别酒,怯流年。”(《木兰花慢》)“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清平乐》)“有甚闲愁可皱眉?老怀无绪自伤悲。百年旋逐花阴转,万事长看鬓发知。”(《鹧鸪天》)“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鹧鸪天》)素以龙腾虎掷、豪迈奔放著称的稼轩词,叹老之句尚且如此之多,其他以纤细柔媚见长的就更甚了。

陆游晚年诗中叹老嗟衰篇章甚多,但也不乏自寻乐趣,自得其乐的诗。如《戏遣老怀》诗云:“阿团略如郎罢老,稚孙能伴太翁嬉。花前骑竹强名马,阶下埋盆便作池。”《书适》云:“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群嬉累瓦塔,独立照盆池。”《戏咏》云:“此身犹老健,随处且儿嬉。累瓦初成塔,埋盆又作池。”《秋晴每至园中戏示儿子》云:“老翁七十如童儿,置书不观事游嬉。园中垒瓦强名塔,庭下埋盆聊作池。”意虽重出,但描述老人如小儿的情状真切。

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唐人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盛传于世。宋代洛中有位致政(退休)侍郎张师锡,步路诗原韵,和成《老儿诗》一首,也是五十韵。现录如下:

“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衣亦棉。假温衾拥背,借力杖搯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钉石莲。耳聋如塞纆,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因鞞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

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眇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馀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僮漫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摧虺似饱鸢。观瞻多目眩，举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齟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客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剩狂颠。”

，《后见杂录》载赵松雪老态一诗，甚佳。“老态年来日日添，墨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藉过眉杖，食肉先寻剔齿签。右臂拘挛巾不裹，中肠惨戚泪常淹。移床独就南窗坐，畏冷思亲爱日檐。”按赵孟頫，号松雪道人，故人称赵松雪。明代人郎瑛的《七修类稿》也刊载此诗，认为比魏骥那首好得多，因赵孟頫诗文集不见收录，所以郎瑛把它收入笔记。

魏骥事见《七修类稿》。他是浙江绍兴府萧山人，性质直而好吟咏，不以工拙为计。有《老态诗》，至今传之人口。诗云：“渐觉年来老病磨，两肩酸痛脊梁驼。耳聋眼暗牙根蛀，腿软腰疼

鼻泪多。脏毒头风时又举，痔疮疝气不能和。更兼酒积微微发，三岁孩童长若何？”诗虽“俚鄙”，曲尽老态。魏翁寿至九十有八而卒。

《坚瓠集》载咏老诗一首，作者署名邵雍。诗云：“老年躯体索温存，安乐窝中别有春。万事去心闲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处凉铺簟，檐雪飞时软布茵。谁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按：邵雍，字尧夫，宋代共城人，好《易》理，名所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从这首诗来看，作者很能自得其乐。

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引朱新中《鄞川志》说：“郭功父《老人十拗》谓：“不记近事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能远视，哭无泪笑有泪，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软要食硬，儿子不惜惜孙子，大事不问碎事絮，少饮酒多饮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岁，周必大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经常作风雨声，而真的下雨却听不见。因补一联云：“夜雨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华。”是亦两拗也。他把这两句诗录寄朱熹（元晦），请补足成一首诗。遂补后两句：“自矜□□（原缺）盲宰相，今复痴聋作富家。”

明代冯梦龙《广笑府》载《咏老翁》诗云：“鬓毛如雪眼生花，移步繁难似踏车。将要听言先侧耳，未曾放箸便搂牙。记时几久都忘却，见客多遭又认差。只有一般堪贵处，存心论事胜哇哇。”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载，顾牧云流寓襄阳，后十余年，目渐昏，体渐衰，悔从前向道之心不勇，遂赋嗟老诗云：“老堪嗟，驻颜何处觅丹砂？老堪恼，五官虽具无一好。凋零浑似过时花，憔悴不殊霜后草。手频战，头屡颠，行来蹙蹙足不前。自憎容貌改，人恶性情偏。吁嗟乎！我今八十已如此，愁煞蓬莱千岁仙。”

末两句写得洒脱，一洗全诗叹老嗟衰之意，特别是替老不死的神仙犯愁，更令人忍俊不禁。

赵翼《瓠北全集》中有《戏老诗》一首，描摹老态，兼及世情，令人读后可笑亦复可气。诗云：“龙钟老年人，未死先作鬼，鬼者人所畏，遇辄思远避。老人亦复然，所至令人悸。寒松骨凌竞，冻梨面垢腻；自然生威严，非必性情戾。儿怕责渊明，妾不媚邹忌。一闻曳履声，先托下帷肆。偶逢少年客，寒暄语未既，察其眉睫间，早露引退意。何况婢仆辈，闻呼强一至，勉效趋走勤，貌恭神已异。只有诸童孙，贪翁含饴饲，辟咄时一来，得食又掉臂。嗟哉老至此，众畔亲亦弃。虽尚廉颇健，已同伯有厉。应号活死人，谰语聊有戏。”

前人评论说，柳宗元诗多怨，这同他官场失意和被谪荒远有关，但他的《觉衰》诗却一反常态不但不为衰老所屈服，还透出乐观、向上的情怀。诗云：“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

陈友琴先生在《长短集》中评论这首诗说，诗着意于转折变化，每转中下字都有层折，处处见出转折之妙。“齿疏”二句，证明老之见侵，接着用“咄此可奈何”一叹，却又用“未必伤我心”一转，从“是时春向暮”以后，顿开新境，显出欣欣向荣的气概来。

据《海天琴思续录》，广东高要人何星查著《一粟斋诗钞》，其中《齿落》一诗，妙趣横生，隶事典韵，可谓“善戏谑兮，不为

虐兮”。诗云：“余年未五十，老境先已到。鬓色看尽白，目力亦渐眊。尚赖齿牙存，大嚼恣贪冒。干肉决如腐，骈骨碎若爆。当筵主人愁，八簋顿消耗。睢阳龈不穿，幼舆口屡嗽。何期数年来，摇动少坚操。每饭费工课，轻重难以较。有时噬嗑忙，根株几欲拗。貽害象焚身，负痛鱼上钩。聚处欲败群，应诛不待教。今年五十四，有一退位告。二惠弱一个，馀者失依靠。只愁日见少，次第类减灶。非效子胥击，竟失丹朱傲（原注：齿神名丹朱）。晋有习凿齿，顾我亦维肖。唐有程咬金，恨我非同调。攫取囫囵吞，误疑老饕暴。欺弱而畏强，世情殊可笑。窃叹口福薄，私向齿致祷：汝能更生儿，盛饌以相劳。齿亦忽翕然：群言实轻躁，附君数十年，未见嘉惠报。人多红绫啖，尔独碧芹苳。人夸五侯鯖，尔乏三品料。香才菜根嗜，佳止蔗尾倒。纵邀鼎烹隆，都自他有耀。于尔何恩施，于我真毘毳。今日即长辞，淡泊非吾好。行将举族逃，且莫复嗟悼。寒儒家食言，自有朵颐妙。烂煮瓜瓠茄，果腹以至耄。”

宋代江西派诗人汪藻有《漫兴》二首，粗看似非咏老之作，仔细品味，却自有一种人生哲理在，堪推这类诗中佳品。其一云：“晨兴翛然曳枝行，一帘疏雨作秋清。老来岁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结子成？”其二云：“燕子年年入户飞，向人无是亦无非。来春强健还相见，送汝将雏又一归。”前者说时序变换迅速，一生能看得几度栽花结子？后者说燕子年年入户而人事变幻莫测，但只要身体强健，总能再次送你将雏南归；表现了花落子存、生生不息的达观思想。

当代老翁更有当代老翁豪放开阔的情况，他们“虽是老头，不是老头”，其言行更是催人奋起。沈钧儒十六岁考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岁中进士，毕生追求进步。他平易近

人，爱与青年交朋友，有“老少年”之称。陶行知《留别沈钧儒先生》组诗中，最后一首说：“老头，老头！他是少年的领头。老年常与少年游，老头没有少年愁，虽是老头，不是老头。”这诗写出了沈老的性格。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董必武同志作《九十初度》七律一首，表现了老人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诗云：“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诗中所说的“五朝”，指清朝、民国初元、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伐柯”，语出《诗经》《豳风》篇：“攻柯伐柯，其则不远”，后以伐柯比喻遵循准则。

徐特立同志（一八七七—一九六八年）有诗云：“世有老少年，亦有少年老。不落后时代，年老才可宝。”表现出思想紧随时代的气概。

老一辈妇女运动组织者章蕴同志，一九八二年作《如梦令》词，纪念丈夫李耘生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词云：“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烈士去后，她挑起了国事、家事两副重担，早已是满头白发了，仍勇往直前，未敢言倦，体现了奋斗一生的意愿。

当代词人石凌鹤先生八十五岁作《满江红·牢骚记》词，后半阙是对出版社在印他的诗集时将 he 挽英烈、尊前贤的篇章删弃的牢骚。前半阙则是对知老又不服老的抒怀。因写得很有趣，录如下：

“劝不留须，八五叟，横秋老气，更未必，啸呼风月，称心惬意。抚罢酴醾花事了，苍松梦断斜阳泣。衰翁只得梦魂销，吹残

笛。曾得意，诗词行，积百卷，装吟籍；拙荆讥浅笑，贪图名利。书贾嫌余英烈挽，尊贤集句全删弃。可怜咱，作者了无权，牢骚记。”

南仙、人瑞、一百一十高龄的苏局仙老先生有《谢客》诗云：“不作道人不作僧，闭门却客为无能。语言颠倒真堪笑，步履蹒跚更足憎。倾年莫闻声裂帛，举头谁说见飞鹰。园蔬摘佐香粳饭，久绝烹鲜早断罍。”

杭州大学中文系吕漠野教授《参加老教师茶话会感赋》五律一首云：“夕阳无限好，余热剩还多。红染新花蕾，暖烘乳燕窠。远山金戴冕，近水彩明波。发白丹心在，昂然一放歌。”

萧青《朝中措》词，道出一位老教师的高尚情怀：“先生杯杓是行家，酌月亦浇花。不管油盐酱醋，无关苦乐酸麻。萧然环堵，弦歌勿辍，风雨排衙。莫笑乃翁潦倒，门墙桃李天涯。”

黄白丁一九八七年作《老来》诗云：“老来应是学栽花，自会招来笑口夸。腕底栽梅挽春色，门前插刺当篱笆。任凭褒贬摇三寸，再读诗书补五车。自傲‘精神’殷实户，不须挪借向邻家。”自称“精神殷实户”，以傲视“万元户”，也很诙谐。

养 生

人的生命极限大概是一百二十岁。《左传》说：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岁，下寿八十，是有道理的。《黄帝内经》说：“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原因何在？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注意养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每个人的健康与寿命百分之六十取决于自身，百分之十五取决于遗传因素，百分之十取决于

社会因素，百分之八取决于医疗条件，百分之七取决于气候影响。可见会不会养生，对健康和寿命影响很大。

养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锻炼身体。《春秋》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宋代张君房撰的道教书《云笈七签》也说：“人身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饮食，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得寿一百零二岁，他主张“食欲少而数，不欲频而多。”就是说要少吃多餐，不要频繁地吃，吃得很多。南朝医学家陶弘景，针对一些人服用“五石散”之类的丹药，以求长生，作诗云：“何必餐霞服大药，妄意延年等龟鹤？但与饮食嗜欲中，去其甚者将安乐。”就是说，要延年益寿，不用吃什么灵丹妙药，只要把饮食和嗜好中最突出的毛病改掉，就会安康快乐。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心情好，性格开朗乐观，遇到什么艰难和挫折，能拿得起，放得下，也是养生要义。当代百岁老人郎静山先生说的是：“人家的事我都顺从，自己的事从不勉强；事无不可对人言，与人交往不使坏心思；凡事好的不喜出望外，坏的也不当它一回事；人生凡事都朝快乐想，将来自有好日子。”这就是他得享高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人笔记中收录一些养生长寿的诗。诗中有些主张是很好的，有些主张不尽妥当，录出来是想供人了解，前人对养生曾有过这样一些意见；完全照搬，大可不必。

见诸《坚瓠集》有两首。

一首为《十寿歌》诗云：

“一要寿，横逆之来欢喜受；二要寿，灵台密闭无情窦；三

要寿，艳舞娇歌屏左右；四要寿，远离恩爱如仇寇；五要寿，俭以保贫常守旧；六要寿，平生莫遣双眉皱；七要寿，浮名不与人相斗；八要寿，对客无言娱清昼；九要寿，谨防坐卧风穿牖；十要寿，断酒莫教滋味厚。”大多仍有参考价值。

另一首诗题为《多少箴》

“少饮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洗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没。”

褚人获认为此篇“甚有理致”，但不知何人所作。全诗堪称人生经验的总结，末两句很有辩证味道，告诉人们事物在变化发展，刻舟求剑，只会碰钉子，事情的好坏是会转换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在这意义上说“好事不如没”有一定的道理。

南宋陆游在其《读李泌事偶书》诗，讲了一个奇特的抗老防病法，诗云：“莘渭当时已误来，商山芝老更堪哀；人生若要常无事，两颗梨须手自煨。”诗前两句说的“莘渭”，指商朝的伊尹，“商山芝老”，用的是“商山四皓”的典故，说他们出来从政是不幸的，反映作者对南宋朝廷黑暗腐败的不满。后两句是用养生之道来解脱精神苦闷，“两颗梨”指男子的两个睾丸。据说经常用手煨暖睾丸，有活跃气血，增强功能，保其春机的功效。朝鲜《东宝医鉴》和《医剩》等医书中也有“手握外肾令暖”的“暖肾法”记载。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说，方伯公素不喜修炼之说，恒揭“宁静淡泊”四字于壁，读书眠食外，惟瞑坐调息而已。有人问他为什么气色那么好，他答以七绝一首：“问予何事容颜好，曾受高人秘法传。打叠身心无一事，饥来吃饭倦时眠。”按“饥来

吃饭倦时眠”，是《传灯录》义海禅师说的话，王阳明与人论学，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意义在于“宁静淡泊”、不汲汲于名利，所以心无芥蒂，吃得香，睡得安稳，身体也好。它并不是教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明代郑暄《昨非庵日纂》载一诗，后半段讲到了养生，与《池北偶谈》载诗略同，诗云：“不与老为期，因何两鬓丝？才应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梦何在？明朝身不知。百忧非我所，三乐是吾师。闭目常闲坐，低头每静思。存神机虑少，养气语言迟。行亦携诗卷，眠多枕酒卮。自惭无一事，少有不安时。”

养生法中重要的一项是养心法。清阮葵生《茶馀客话》载，桐城张文端尝云：“五六年来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听其与忧喜烦苦相缠绵，独守方寸灵府之地，制为一城，坚闭四门，不许忧喜荣辱进退升沉劳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阑入其中。或稍疏虞，打入片刻，即忙驱逐，仍前坚守。若此外之声音笑貌，惟有听其波委云属，与忧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衙门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将迎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用以每卧辄酣，当食辄饱，视斗室如千岩万壑。烛下浊酒一杯，以解饥飧；清琴一曲，以调心气。此则一二年来之又一进境，较之昔时急于进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则差胜也。”

《妙香室丛话》引《说园识馀》说，有一首《养心歌》甚妙，经查考为邵尧夫作。歌云：“得岁月，忘岁月；得欢悦，忘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放心宽，莫胆窄，古今兴废言可彻。金石繁华眼里尘，淮阴事业锋头血。陶潜篱畔菊花黄，范蠡湖边芦月白。临潼会上胆气雄，丹阳县里箫声绝。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黄金无艳色。逍遥且学圣贤心，到此方知滋味别。”

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浮生一世拙。”

清人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有摄生章。将散见于诸书中的养生家言收集起来，有愈浅而愈适于用者。如《素问》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又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吕氏春秋》云：“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列仙传》引封衡语云：“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过虚。”《博物志》云：“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应璩诗云：“上叟前致辞，室内姬粗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清异录》云：“梳头洗脚长生事，临卧之时小太平。”《千金方》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诀了。”又云：“寝卧不得多言笑，譬五脏如钟磬，不悬则不可发声。”《达生录》云：“怒后不可便食，食后不可发怒。”《黄帝内经》云：“‘发宜多梳，齿宜多叩，液宜常咽，气宜常炼，手宜常面。’此五者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也。”

过去都说粤西有瘴气，人常得病。梁章钜《退庵随笔》说，他任粤西巡抚时，知己好友都劝他谨慎避瘴，桂林僚属，亦皆以晚起待日光为劝；粤中也旧有“急脱急著，胜于服药”之谚。邝湛若《赤雅》载祛瘴之诀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时酒，莫吃申时饭。”阮元（云台）《过迁江瘴乡诗》云：“非雾非烟山气，半晴半雨云光。风势或凝或散，天时乍暖乍凉。行过沙路石路，间有草香药香。莫少莫多茶饭，勿单勿厚衣裳。”这些诗句说的虽是避瘴之法，其实也是养生的初阶，可供人们借鉴。

道家著作《孙真人卫生歌》说：“世人欲识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又说：“卫生切

需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失真元气。”按古代称卫生之道，即养生之道。现代卫生一词，兼指医药、医道、洁净等，但古无此义。

《摄生要录》说：“唐柳公（柳公权）年度八十有余，步履轻健。人求其术，曰：“吾无术，但未尝以元气佐喜怒，气海常温耳。”养生家认为，凡人气息平和，则气海常温，气海温则真气沛，故得长寿。柳公的话是“总言七情之害”。

道家、医家称《寿世保元》中的《延年歌》为“寿世良箴”。歌云：“四时顺摄，晨昏护持，可以延年。勿为无益，当慎有损，可以延年。起卧顺时，勿令身怠，可以延年。行住量力，勿为形劳，可以延年。悲哀喜乐，勿令过情，可以延年。寒暖适体，勿侈华艳，可以延年。动止有常，言谈有节，可以延年。呼吸清和，安神闺房，可以延年。诗书悦心，山林逸兴，可以延年。身心安逸，四大闲散，可以延年。救苦度厄，济困扶危，可以延年。”这些内容，如能努力办到，对健康长寿肯定有好处。

医家、道家养生歌诀，还有《遵生八笺》及《类修要诀·孙真人养生铭》，二者只有个别文句的出入，意旨是相同的，云：“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易役，气弱病相萦。勿使悲欢极，当令饮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玄寝鸣云鼓，晨兴嗽玉津。妖邪难犯己，精气自全身。若要无诸病，常须节五辛。安神宜悦乐，惜气保和纯。寿夭休论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诗中“玄寝鸣云鼓”句，一作“夜静鸣云鼓”。“云鼓”即“天鼓”，一为掩左右两耳，以指击脑后作响，功能醒脑宁神，补益肾元。《类修要诀·钟离祖师八段锦导引法》有句云：“左右鸣天鼓，二十四度闻。”二为叩中门齿，《养性书》云：“叩中央齿名鸣天鼓。”

养生歌诀较简便易行的，还有《类修要诀》所载《孙真人枕上记》篇，云：“侵晨一碗粥，晚饭莫教足，摇动景阳钟，扣齿三十六。大寒与大热，且莫贪食欲。醉饱莫行房，五脏皆翻复。火艾漫烧身，争如独自宿。坐卧莫当风，频于暖处浴。食饱行百步，常以手摩腹。……自死禽与兽，食之多命促。”按“景阳钟”即上文所说“天鼓”。这首歌诀很像是一首通俗的卫生宣传歌谣，特别后两句，如今已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常识。

一九五四年七月号《新体育》杂志，发表了一首由秋岷、李茂林改编的《十叟长寿歌》，序言中说，他们中学时代的札记本上记了这首歌，后虽屡次听到练武术的朋友提到它，内容大同小异，但原作者已不可考，可能是流传已久的一首集体创作的歌谣。这首歌谣反映出我国人民对于健康长寿的经验。原文的某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已不合适了，所以作了改编并加注释。歌云：

“昔有行路人，海滨逢十叟，年皆百馀岁，精神加倍有。诚心前拜求，何以得高寿？一叟捻须曰：“我不洒旨酒。”二叟笑莞尔：“饭后百步走。”三叟颌首频：“淡泊甘蔬糗。”四叟拄古杖：“安步当车久。”五叟整衣袖：“服劳自动手。”六叟运阴阳：“太极日日走。”七叟摩巨鼻：“空气通窗牖；”八叟抚赤颊：“沐日令颜黝。”九叟抚短鬓：“早起亦早休。”十叟轩双眉：“坦坦无忧愁。”善哉十叟辞，妙诀一一剖。若能遵以行，定卜登上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体育报》上，刊出山东大学副教授李威周的文章《我是怎样改编〈十叟长寿歌〉的》，略谓这首歌，从文字上看，不是古代的东西，当时所见的都是中小学程度的人的手抄本。现在才知道，是徐微同志一九四六年于青岛所作。文中提到了原作改动之处，如原作为“深山逢十叟”，被

改为“海滨逢十叟”，又一叟所答原为“饭前一杯酒”，二叟所答有作“每餐少一口”的，五叟原答为“栽花并种韭”，六叟原答为“不宿章台柳”。原作与改作各有长处。

徐微同志是怎样创作这首歌的，笔者不敢妄揣。不过它有所本，是可以肯定的。如元末明初杨维禎（一二九六——一三七〇）的《杨廉夫集》中，即有《路逢三叟》诗。诗把三叟分作上中下，略云：“上叟前致词：‘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词：‘寒暑每节宣。’下叟前致词：‘百岁半单眠。’”

又如明人都穆在其《南濠诗话》中说：曾见东后山有三叟谈长寿秘诀的诗一首，其实都是出自应璩之手。应璩诗云：“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馀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量腹节所受。’中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下叟前致词：‘暮眠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苕溪渔隐丛话》引潘子真《诗话》所载，并说：“此应璩三叟词也。”

可见《十叟长寿歌》是在《三叟长寿歌》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我以为无论是应璩的原诗、杨廉夫的重作，还是王微同志或李威周（秋岷）、李茂林昆仲的改编，都是很有意义的，到今天也有参考价值。

这些诗几乎都把节欲视为长寿秘诀之一；王诗称“不宿章台柳”，杨诗称“百岁半单眠”，亦即某笔记所介绍的长寿秘方：服五十年“独睡丸”是也。清人俞蛟《梦厂杂著》有句云：“彭祖谓上士异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据载南宋有名包斋（恢）的人，八十八岁了，还在枢密院供职。贾似道问他养生术，答曰：“老汉服了五十年独睡丸。”这个故事说明老年节欲的好处。

祝 寿

《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可算是最早的祝寿诗。旧说高寿的人眉长，所以祝人长寿称眉寿。唐·虞世南《琵琶赋》有句云：“愿百龄兮眉寿，重千金之巧笑。”唐·杜枚《春日言怀寄虢州李常侍十韵》有句云：“无计披清裁，唯持祝寿觞。”南宋辛弃疾有为妻子祝寿而写的《浣溪沙》词：“寿酒同斟喜有余，朱颜却对白髭须。两人百岁恰乘除。婚嫁剩添儿女拜，平安频拆外家书，年年堂上寿星图。”

《茗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说，近世士大夫作献寿诗：“秘藏函谷关中子，来献蓬莱阁上仙。愿得鬓须如此老，却教龟鹤羨长年。”又诗云：“邠州教授贫希有，献寿无花亦无酒，惟有新诗三百篇，一年一度献一首。”后人多窃其意。

《侯鯖录》说，东坡在黄冈，与张从惠吉老同州。遇生日，请东坡夫妇饮。适有新桃，食之见双仁，坡戏作献寿诗云：“终须跨个玉麒麟，方丈蓬莱走一巡。敢献些儿长寿物，蟠桃核里有双人。”

金代元好问以玉连环一只为其友人吕仲贤祝寿，并作诗云：“玉环何意两相连，环取无穷玉取坚。愿得主人如此物，吕翁他日作回仙。”祝福他像玉环那样健康长寿，将来回到天上作神仙。

清代程趾祥《此中人语》载，有陶公者，山林隐士也。一日庆六十大寿，良友满堂，欢呼畅饮，忽风雨大作。一儒者前来避雨，陶公请他一起饮酒，顺便问他尊姓，回答说姓祝。旁边一位客人说：“那么你是祝寿来了，不可以无诗。”祝遂提笔疾书曰：

“奈何奈何可奈何”，大家见了都为之皱眉。接着写了后三句：“奈何今日雨滂沱，滂沱雨祝陶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众人大为赞叹，陶公亦甚叹美。祝不以为意，拜谢而别。

《坚瓠集》中载一首祝寿诗，与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扬州杨一清开筵祝寿，贵溪陶集分画葡萄一幅，并在画上题诗一首，作为祝贺礼品。诗云：“万斛骊珠带雨鲜，摘来浸酒荐春筵。枝头挂有千千颗，一颗期公寿一年。”这样别出心裁的祝寿词，难免寿星翁要乐开怀了。

据同书载，明嘉靖年间，苏州一带以皇甫氏一族最为贵盛，而治家素宽。皇甫公作寿，杨南丰献祝寿图，题诗其上云：“皇甫先生，老健精神，乌纱白发，龟鹤同龄。”皇甫公大喜，把图挂在堂上。有人读诗后笑道：“这是骂您啊！”原来每句开头一字连起来读，就是“皇老乌龟”四字。皇甫公这才明白过来，连忙叫人把画撤了。

清金埴《不下带编》说，旧传绍兴太守大办庆祝生日宴，新昌县令吕某赴宴迟到，太守怒，不让他入席。吕县令彷徨门外，只得请唱戏艺人代为说项。堂会第一出唱《八仙会》，艺人念开场白道：“绍兴太守岂凡人？乃是南山老寿星。今日八仙齐庆寿，缘何独少吕洞宾？”一仙曰：“吕洞宾候门久矣！”太守一笑，请吕县令入席。

据《华筵趣乐谈笑酒令》“嘲劝客饮酒”条，昔有一老者，有三婿俱有艺业，因贺丈人寿，各说手艺。大婿云：“春染娇蓝夏染红，只因天道不相同。殷勤时备三杯酒，鞠躬献上丈人翁。”二婿云：“春钓鳊鱼夏钓鲂，只因海水不相同。殷勤时备三杯酒，鞠躬献上丈人翁。”三婿云：“春种萝卜夏种葱，只因地道不相同。殷勤时备四杯酒，鞠躬献上丈人翁。”丈人问：“你缘何多

一杯？”答曰：“我的是菜酒，要多饮一杯。”

据周艾文、于听编《郁达夫诗词抄》，一九四一年六月，郁达夫在新加坡，接冯玉祥不远万里寄来的信，乞诗为六十之寿，便“戏效先生诗体”作祝寿诗一首奉寄。全诗用口语写成，情真意重，读来亲切。诗云：“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昔从西北练精兵，今到中央弄笔杆。莫嗤丘八变诗人，杜甫伤时涕泪新。箕豆相煎何太急，英雄虽老岂轮困。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同室操戈大不该，先生呼吁声声泪。六十年间教训多，从头收拾旧山河。预期直捣黄龙日，再诵南山祝寿歌。”

一九三四年，林语堂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载“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周原定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刊出题为林语堂所加）：其一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一月十五日作）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七三《打油诗》中有一段说明：“《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上发表之后，便招来许多批评攻击。林语堂赶紧写文章辩护，说什么寄沉痛于悠闲，这其实是没什么可辩护的。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是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

这两封信，一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鲁迅致曹聚仁信，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嫌，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

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二是同年五月六日致杨霁云信，信中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憬，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按“牛山体”，即志明和尚所作《牛山四十屁》，周作人把它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

关于“请到寒斋吃苦茶”句，周作人一九六五年致香港友人信中说：打油诗本来不足深求，只是末句本来有个典故，而中国人大抵不懂得，因为这是出在（日本作家）漱石之《猫》里面。

周诗发表后，和者很多。这里选录蔡元培和诗二首，其一云：“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婆懒织麻。（自注：君已到厂甸数次矣。）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自注：君曾著《自己的园地》。）其二云：“厂甸摊头卖饼家（自注：君在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肯将儒服换袈裟。赏音莫泥驱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好祝南山寿维岳，谁歌北虏乱如麻。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饮茶。”还有一首，虽原题为《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但是咏故乡绍兴时令景物的，故从略。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周作人作八十自嘲诗云：“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仿放翁作《七十书适诗》。）剧怜独脚思山父，（日本传说有山父，一目独足，能知人意。）幻作青毡羨野狸。（老狸能幻化屋宇容八叠云。）对话有时装鬼脸，（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已成二十篇，凡

四十餘万言。)谐谈犹喜撒胡荽。(古时出语不端谨,宋时人称为撒茺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诗后附言:“去年(一九六三年)一月,予年八十矣,三月六日,独酌径醉,辄写八句,敢云自寿,聊以自嘲而已。”

据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弘一法师六十岁,柳亚子寿之以诗:“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弘一报以红菊花诗:“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诗反映了各自的思想感情和处世态度,但为理想而献身的意愿是一致的。

该书又载陈九思教授祝郑逸梅九十寿诞七律一首,且附识语,诗云:“枕藉书丛自笑迂(尝自署‘文迂公’),九旬人健笔忘劬。补天手炼娲皇石(世称‘补白大王’),记事胸罗燕国珠(自号‘旧闻记者’)。百本琳琅皆著述,一门风雅足欢娱。荧光屏映须眉古,胜画群仙献寿图。”的确写得“亦庄亦谐,情韵兼至”。

岁时婚俗诗词趣话

传说灶神掌管家家户户的命运，又说他爱吃糖，也好酒肉，只要有糖瓜酒肉吃，就“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所以每年腊月二十三他上天汇报的日子，家家都得糖瓜祭灶。汉宣帝时有个阴子方，就因曾以黄羊祭灶，受到庇佑，成为巨富（《后汉书·阴识传》）。鲁迅少年时家中祭灶，虽尽力置办祭品，但仍不丰盛，更没有黄羊，看来得不到灶神保佑是无疑的了，于是吟诗一首道：“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庚子送灶即事诗》）

《庄子·达生篇》说：“灶有髻”，唐代成玄英注疏为：“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汉代应劭《风俗通·祀典·灶神》：“《周礼》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乱岁》说，每年腊月二十五至除夕传为乱岁日。因灶神已上天，除夕才回来，诸凶煞俱不办事，所以人们多在这五天内婚嫁，谓之百无禁忌。

清人吴騫《拜经楼诗话》说：“《抱朴子》谓灶之神，每月晦日，辄上天言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今俗以腊月二十四日为灶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祀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这

一天，多设酒果祭送，或用胶牙糖，说是粘灶神牙，使不得言的。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马，谓灶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朱彝尊《醉司命词》云：“糖糕粉荔，杂遯上陈，藉糟漉滓，涂之灶门。司命入觐，行步偶旅，颯颯两日，醉不能语。”写的就是这一民俗趣事，当然也是属于文人托兴之词。周勤朴有诗云：“胶糖祭灶洁春盘，归到天庭夜未阑。持奏玉皇无好事，且将过恶替人瞒。”措词极为婉妙。

民间传说灶神姓张，似即本于《酉阳杂俎》。旧时北方孩子们常唱一首祭灶歌是：“灶王老爷您姓张，一碗凉水一管香，今年小子混得苦，明年再请关东糖。”富生活气息，也道出了度日的艰辛。

《坚瓠集》载范石湖祀灶词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按范石湖即宋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这首诗涵不少民俗资料。

晚清钱塘人范祖述著《杭俗遗风》有《谢灶》诗云：“俗例家家谢灶司，竹灯为轿纸糊之。煎糕炒豆糖煎果，惹得儿童得意时。”自注云：“十二月念三，送灶上天。用善富竹灯一，糊以红纸；以竹箸一双为轿扛，置灶神于其上，举火焚之。焚时，于火中拣取一二火竹，藏灶中，名曰‘财香’。其所供之糖果，分与儿童食之。至除夕夜，再烧香烛，谓之‘接灶’。考送灶之举，此风甚古，唐时已有之。罗隐《送灶》诗，有‘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

皇帝上青天’之句，大概可知。”按：罗隐诗后两句为：“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好像唐代就有稿费，诗人嫌菲薄，特意拜托灶君到玉皇面前反映意见。

袁枚《随园诗话》说，谢学墉年方十二，作《送灶》云：“忽闻爆竹乱书声，香黍盛盘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恶，劝君多食胶牙饧。”奉劝灶王爷多吃糖，少说话，是高招儿。

《全唐诗话》卷一载王逵《除夜》诗一首，云：“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时序更易，寒尽春来，读来催人奋进。

北宋嘉祐七年冬末，苏轼写过三首著名的风俗诗，一为《馈岁》，二为《别岁》，三为《守岁》。这时苏轼一人在凤翔，未能与家人团聚，只好写三首诗称颂故乡年节习俗，寄给弟弟（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守岁》有句云：“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讙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天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一个“强”字写出了人人守岁时遇到过的情景；孩子瞌睡连连了，但要叫他去睡他就说不困，还要继续欢闹不已。后面几句写大人守岁情景，末两句有与弟弟共勉，珍惜年华之意。

明郎瑛《七修类稿》说，沈明（德宣）尝赋杭州元旦《蝶恋花》二词，道尽中产以下人家之风俗，诚足解颐，录以遗好事者。《除夕》云：“锣鼓儿童声聒耳，傍早关门，挂起新帘子。炮仗满街惊耗鬼，松柴烧在乌盆里。写就‘神荼’并‘郁垒’，细马送神，多著同兴纸。分岁酒阑扶醉起，阖门一夜齐欢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晓，炮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

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杭俗遗风》又载《过新年》诗一首，云：“孩儿押岁讨铜钱，快乐真如天上仙。爆竹买来檐下放，嘻嘻笑笑过新年。”原注云：“家中儿女，除夕夜，父母必给以钱，名曰‘押岁钱’。小儿得钱后，至新正，必私买爆竹放之，亦习性也。”写得具体而实际。这样的习俗，不止杭城有，全国多数地方也有。

清张焘《津门杂记》辑录唐尊恒著《过年》七绝两首，记天津过年贴新春联风俗。诗云：“大家小户贴门联，一色猩红分外妍，字迹满街人不扫，为除旧对过新年。”“惊人爆竹震遥天，似觉更新又一年。处处桃符书吉语，寿如山海福无边。”

《解人颐》说元旦拜年，明时用古筒，有称呼，到清朝易以红单，书某人拜贺。平素没有来往的人，红单也要送到，大是可憎之事。文衡山（征明）有一绝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疏。”吴门风俗，每逢过节，互送盘盒。宋颜度有诗曰：“至节家家送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脚钱尽去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所送的礼盒，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据《觚觔》，陈铎写过《京师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都下传之，以资嗚噓。

一生写了两千万字作品的作家张恨水有一个“新春试笔”的习惯，每年除夕作诗，元旦作画，除了因病中辍三年，一直保持到一九六七年去世。一九六〇年他写了一首元旦示儿诗，云：“照眼梅标岁月賒，文章老去浪淘沙。涉园须解怜花草，敬祖才能爱国家。手泽无多惟纸笔，心铭小有起云霞。一鞭追上阳关近，莫让前程绿影遮。”要儿女们尊敬长辈，热爱祖国。说留给你们的只有笔和书，希望你们快马加鞭，多作贡献。

当代何满子先生《己巳岁朝作打油两章》，写得很有趣，是岁时节令诗中的佳作，云：“岁朝开笔兴悠悠，未做文章先打油。虜卒舞仍枷下跳，宗臣鞭暂幕中抽。洛阳纸贵辞非美，梁苑池荒客反稠。苦恨蜗居偏踟躇，临街指点羨洋楼。”“流年龙去又蛇来，节令当春春未回。积疾难医官本位，沉迷不悟老书呆。文章媚俗方行俏，识见忤时该倒霉。最好佯装惊讶状，学苏北话叫‘乖乖’。”二诗末句尤佳。

俞樾《春在堂随笔》说，自来赋七夕诗词，大多是悲伤牛郎织女的离多欢少，要不就是羡慕其有生离而无死别。丁丑七夕，恩竹樵赋《诉衷情》词，索同人和。潘玉泉和云：“仙家岁月异人间，弹指便经年。一年一度相见，小别即团圆。”这点意思以前没有人说过。

冯梦龙《古今谈概》说，苏人好游。袁中郎诗云：“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冯评曰：此正苏州人一生大正经处。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之夜，家家看月，吃月饼，如果碰上刮风下雨天气，无月可看，就觉得扫兴，小孩更是这样。钱泳《履园丛话》说，长洲蒋竹浦家一老姬，素不识字，因为听别人吟诗听多了，也就会吟诗了。她写的咏《中秋无月》诗云：“最怕中秋风雨来，人家仁月尚徘徊。七龄小姐痴憨甚，拜祝天门两扇开。”天门开了，月亮就出来了，写七岁女孩盼月情状，贴切而有味。

据《苕溪渔隐丛话》：南宋高宗建炎年间，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列十狎客之中，专为歌词。重九遇雨，奉敕口占《望江南》云：“重阳日，阴雨四郊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会上水平脐，直浸到东

篱。茱萸胖，菊蕊湿滋滋，落帽孟嘉寻箬笠，休官陶令觅蓑衣，两个一身泥。”描绘重阳雨景颇有趣。宋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引了这首词，并说词作者对人说过，“末句或传‘两个一身泥’，非也。”应为“都道不如归”。“休官陶令觅蓑衣”句，一作“漉巾陶令买蓑衣”。

《寒厅诗话》引竹垞先生（按即清初朱彝尊）的话说：“国初有无名氏《九日题雨花台》诗：‘风雨萧萧户未开，忽闻邻叟负薪回。自言今岁登高便，曾上钟山绝顶来。’无限感慨，却含蓄不露。”这确是一首很别致的重九登高诗。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有一则谈到吴楚两地的婚嫁风俗：吴人娶妻，喜欢身材修长的，因为这样儿的潇洒、漂亮。楚人娶妻，则喜欢个子矮的，因为这样的会干活，能哺养孩子。总的来说，吴人奢华而楚人俭朴，所以才有这一差异。郎瑛的朋友王荫伯为此戏作《娶妇辞》云：

“楚人娶妇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亲戚回头小姑起，传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儿，舂粮担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长吴塞，吴人娶妇长者爱。纱笼前引扶入门，新人长大媒人尊。金马丁东步摇转，春风袅袅花枝颤。可怜吴楚地不同，新人长短为枯荣。若使吴人生落楚，一生丑恶何其苦：乃知长短亦有命，不系生身系生土。”

袁枚《续子不语·京中新婚》条则谈到京中的婚俗，说北京婚礼与南方不同。邵某娶妻，南方诸同年贺之，意欲洞房拜见新人。不料花轿一到，直进内房，新郎弯弓而出，向轿帘射三发响箭，然后抱新娘出轿，这时新人则乱鬓蓬松，红绸裹首。新郎以秤杆挑下红巾，不行交拜之礼，便对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红绡将四面窗楞通身遮蔽，进大饺一个，剖之，中藏小饺百馀。

两新人饮酒啖饺毕，脱衣交颈而睡。次日鸡鸣，公公秉烛早起，礼拜天地灶神祖庙。过五日后，方才宴客。本日贺者，全无茶酒，饥渴而退。有人嘲之以七律一首，云：“京里新婚大不同，轿儿抬进洞房中。硬弓对脸先三箭，大饺蒸来再一钟。秤杆一挑休作揖，红毡四裹不通风。明朝天地祖宗灶，拜得腰疼是阿公。”这一婚俗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是常见的。

清人吴騫《拜经楼诗话》说，长洲韩其武著《补瓢存稿》，有《嫁女》诗云：“鼓吹迎门烛焰红，悲啼声杂笑言中。乘龙但愿逢佳婿，卖犬何妨作乃翁。旧服尽搜慈母篋，新妆旋换别家风。梁家眉案张家黛，莫负当年育汝功！”亦可谓善写物情矣。

咏物诗词丛话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诗人咏物形容之妙，近世为最。如梅圣俞诗：“蝟毛苍苍磔不死，铜盘蠹蠹钉头生。吴鸡斗败绛帻碎，海蚌扶出真珠明。”一看就知道是咏芡（水生植物，又名鸡头）。苏东坡诗：“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诵此，则知其咏荔枝也。张文潜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女斗新装，轻步凌波踏明镜。”一读就知道是咏莲花。

明末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咏物诗，齐、梁时代开始多起来。其标格高下，就像绘画那样，有画匠的作品，也有士人的作品。那些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的咏物诗，虽镂绘工细，都是匠气的。更次一点的，拼凑成篇，那是谜，不是诗。武周时的李峤堪称“大手笔”了，咏物诗更是他属意之作，可是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也是匠人的手笔。盛唐以后，才开始有即物达情之作。王夫之这番话很有见地。下面分类介绍几组咏物趣诗。

评 花

花是供人观赏的，一定要追究其功用，容易钻牛角尖。但有些诗评论某花对人贡献大，或批评某花徒有虚名，毫无用

处，都写得堂堂正正，有情有趣，令人击节赞赏，低徊不已。

武后大足年间，凉州都督郭宏，字元振，有政声，史称“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他的一首咏米囊花诗云：“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米囊花就是罌粟花，花色鲜艳，果中乳状汁液就是千年之后毒害中国人的鸦片的原料。尽管郭震不可能看到这点，还是对它徒有美名，子实无用进行批评，并对禾黍之类的粮食作物，不被欣赏，还被嘲笑，发出慨叹。研究者认为这首诗可能是讽刺朝廷中那些无功受禄的宠臣的。

同郭震这首诗意思相近的，有明代于谦的《咏桑》：“一年一度伐条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听笙歌。”

颂扬棉花、枣花、桑叶，捎带批评牡丹的诗有好几首，而且做得都好。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载王文康的一首咏桑诗，云：“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笔记称赞这首诗及其作者都是“质实厚重”的。

清代金埴《不下带编》，载宋人《咏棉花》诗云：“采得西风雪一篮，御寒功在倍春蚕。世间多少闲花草，无补其人亦自惭！”按诗作者为王尚文。笔记作者感叹说：“噫！若人之为闲花草者，岂不更自惭乎！”金埴称道的是棉花的功能，批评的是某些花草的闲，亦即没啥用场，不作什么贡献。就这个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袁枚《随园诗话》也引了这首诗，只是词句略有不同，评语是：“讽世语最蕴藉者。”

《随园诗话》又载：方问亭在园田中栽了一些棉花，开花之

际招幕宾吟诗，多至数十韵，而桐城马苏臣的诗只有两韵，云：“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方公击节不已。常州一位公子杨播只成一联，云：“谁知姹紫嫣红外，衣被苍生别有花。”前诗从寒、暖、干、秀道出棉花的特性，隐含棉花与这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关系，后者用“谁知”二字，引出“衣被苍生”这样的重大主题，出手自是不凡。

当代夏中雄先生的一首咏棉花诗，也值得推荐。诗云：“不学杨朱吝，羞随柳絮飘。恐寒天下土，尽拔一身毛。”贴切而有力，寓意深且远。

马清痴（愈）的咏蚕豆诗，也批评了牡丹：“蚕忙时节豆离离，烂煮堪充老肚皮。却笑牡丹如许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末句，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作：“可能结实济人肌？”

有一首咏牡丹诗实为讥嘲时事。

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杭州一寺内，秋日开牡丹花数朵。杭州知府陈襄作绝句，有人作和诗一首：“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此诗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说当官的光是出一些新点子，弄得小民连短暂歇息的时间都没有。

牡丹被称作国色天香，声名大，价昂贵，但也有不这么看的。柳浑《牡丹》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棵。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校多。”尽管牡丹名气很大，但一见之下，也跟蜀葵差不多。诗流露出对达官贵人争捧牡丹之风不满。

南宋赵希璐有一首咏梅诗，用牡丹来作衬托，透出胸中不平之气，云：“冰姿琼骨尽无瑕，竹外溪边处士家。若使牡丹开得早，有谁风雪看梅花？”要是牡丹早开，大家都一窝蜂赏牡丹

去了，谁会顾盼这冰姿玉骨的梅花呢？

有贬低牡丹的诗，也有褒扬牡丹的诗。后者当推中唐诗人刘禹锡及其《赏牡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他把芍药说得一无是处，既妖媚又无品格，把有花中君子之誉的莲花，也道是虽净却少情。唯独牡丹才是国色天香，花开时整个京城都震动了。

李肇《唐国史补》对当时洛阳人赏牡丹盛况有出色的记述：“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与李肇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作《买花》诗，对这一情况作了描述和讽喻。诗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牡丹，价值相当于二十五匹帛；一丛色泽深艳的牡丹，就要用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银，岂不是反映了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吗？“京城贵游”买花一掷千金，田舍翁只好低头独长叹了。白居易从买花这一生活现象，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方面。这不是说，他不爱牡丹，他有《惜牡丹花》诗两首，就是明证。其一云：“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连夜举起灯火来欣赏残存的牡丹，说明他对牡丹的爱惜之情决不在刘禹锡之下，只是他没有像刘那样贬低别的花罢了。

刘诗批评莲花“净少情”，周敦颐却“独爱莲”。《爱莲说》称：“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

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清人余诚评论说：“特举二者以为陪衬，又妙在不说坏了他。”陪衬是要的，但没有说它不好以显出所爱的花好来。

宋人卢梅坡《雪梅》诗，对梅花、雪花采取的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互相学习的态度。诗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梅花没有雪花那么白，雪花则没有梅花那么香，还是取长补短的好。梅雪有知，当可首肯。“未肯降”，不服输；“费评章”难以评定。

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唐子西尝见桃李盛开，而梅尚存数枝，因而作诗二首，一云：“桃花能红李花白，春来何处无颜色？不应尚有一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二云：“向来开处当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少年争春风。”看来二诗均有讽刺梅花贪恋“春色”，不肯退休之意。据载，唐子西以这两首诗去谒见正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张无尽，受到赞赏。

还有几首议论梅花的诗，也很有意趣。据南宋《蓉塘诗话》（不著撰人），陈蒙轻财尚义，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纸扇来谒，扇上写着：“出韵不驻思。”陈蒙以“酸”字为韵，令赋梅花。谒者应声云：“影摇溪脚月犹冷，香满枝头雪未乾。只为传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悦，厚赠之。

《坚瓠集》说，有三位姓杨的都在朝廷担任要职，有两位是进士出身。一日在酒席上，他们以松竹梅为题，分赋一诗。杨文敏、杨文定题毕，各书“赐进士”某。杨文贞知其消己，乃奋笔题咏梅诗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回头试问松与竹，也有调羹手段无？”二公笑而谢之。

又据同书，郡有豪仆，倚财放恣，谗侮西席（塾师）。春日折

梅佐酒，置诸瓶，戏对塾师说：“以此赋诗。”师即口占一诗云：“瓶养梅花供岁新，此中那得斗芳春。有香有色皆因水，无叶无根难保身。竹松不与为三友，风月何曾作两邻。看来总是无成局，休倚东风冷笑人。”塾师以没有根底的瓶花来嘲笑豪仆，指出它是成不了气候的。

明代郎瑛有一首咏瓶花诗，云：“白白红红室满春，只将颜色媚时人。不知根蒂元无几，独藉瓶罌枉弄神。”这首诗岂只是在咏插瓶的花草！他在《七修类稿》中交代得明白：“予尝见一势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绝。”瓶花不过是他顺手拉来的道具罢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郭震，有《咏云》绝句云：“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郎瑛读后认为：“予意此诗，郭亦当时或讥武氏（按即武则天），故与瓶花同意耳。”原来咏云与咏瓶花一样，都是讽世讥时的。

有人以为看花不如看叶。南宋诗人罗与之有《看叶》诗，云：“红紫飘零草不芳，始宜携杖向池塘。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绿叶比鲜花生命更长，而且婆娑弄影，绿意漫天，也足令人心旷神怡，品味不尽。

郑板桥认为所有花草都不耐看，唯有兰竹不然。近读郑板桥为殷荐二兄作的《竹石图》，题诗云：“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

赋 雪

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载，谢太傅（安）寒雪日同家人宴集，与儿女辈谈论文义。俄而雪骤，谢安欣然问道：“白

雪纷纷何所似？”兄子朗回答说：“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道韞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笑乐。把雪花比作盐，仅取其白，比作柳絮，纷纷扬扬，就时一层了，所以后人称女子有才学的为咏絮才。

诗中咏雪名篇佳句不少，写得有兴味有气势的当推李白《北风行》：“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得使人仿佛亲临其境：“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

《苕溪渔隐丛话》说，欧阳修《喜雪》云：“常闻老农语，一腊见三白，是为丰年候，占验胜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曾用，从欧阳修开始，才成为一个故实。鲍钦止《雪霁》诗云：“三白岁可期，一饱分成定。”吕居仁《雪诗》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欢共入新年。”都本于此。这一故实在笔者看来，不就是早就流传在北方的民间谚语：“麦盖三重被，头枕馍馍睡”吗？“三重被”即“三白”。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东坡效欧阳体作雪诗，不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皓、白、洁、素等字。有句云：“老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上阶墀。”古今雪诗，不犯东坡所记字，是很不易的。郑谷“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高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卢次春句：“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二诗都有独到处。

明人李介立著《天香阁随笔·附天香阁集》，载池阳咏雪

次东坡雪韵七律多首，其第一、二首云：“漫天大雪催新句，可恼东坡下韵严。黄鹤诗佳应搁笔，葫芦样好也题盐。月明野水横孤艇，满树寒枝压短檐。白玉合成兹世界，大观犹忆华峰尖。”“剡水自弹安道曲，东郊难驾邵雍车。白当三腊占为麦，飞向长筵看是花。落落不因人便热，飘飘一似我无家。严寒绝少炉中炭，又向尊前两手叉。”两诗坦荡无羁，颇具个性。

据《唐摭言》，扬州镇守某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孝标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喜气把雪都融化了，是很好的构想。按：雪花六角，故称雪为“六出”，如高骈的《对雪》诗：“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歧”指岔路。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宋人韩持国咏雪诗云：“衣上六花飞不好，亩间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宋人王伯厚以为雪诗无出其右，郎瑛却说：“此真村学究之诗也，俗云宋头巾耳。而王伯厚不知诗，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忧国爱民之意，岂诗也哉！”王、郎二公对韩诗评价截然不同，“无出其右”之说可能是过誉之词，但一涉忧国忧民就不是诗了，就成了“村学究”、“宋头巾”了，这怕也难说是公允之论吧。

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人咏雪多偶然及之。汉人“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谢康乐“明月照积雪”，王龙标“空山多雨雪，独立君始悟”，何天真绝俗也！郑都官“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已落坑堑矣。昌黎之“凹中初盖底，凸处尽成堆”，张承吉之“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是成底语？按：沈德潜论诗倡格调说，认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这

里对诗的三种评论：“天真绝俗”、“落坑堑”、不像话，只是他对诗的一种看法。

《海天琴思录》说：“咏雪诗，禁体、限韵往往难于着笔。柴桑人陈东浦有雪诗，能传出雪之精神，不易得也。诗云：“续雨久不闻，映窗忽为色。登楼纵观动，江城转静极。对酒无小户，温经遇新得。天下几寒儒？共此忘叹息。”

有些咏雪诗，写得诙谐有趣。

据《北梦琐言》，唐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见诸从事吟诗赏雪，说：“某虽武夫，亦有一诗。”于是赋雪诗一首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髀儿射落雁，白毛空里落纷纷。”把下雪比大雁羽毛纷纷飘落，也有情趣。“髀儿”，响箭。

元曲中乔吉的《水仙子》(咏雪)也是很有趣的，云：“冷无香，柳絮扑将来，冻成片梨花拂不开。大灰泥漫了三千界，银梭了东大海。探梅的心噤难捱，面瓮儿里袁安舍，盐堆儿里党尉宅，粉缸儿里舞榭歌台。”首句点题，用谢氏女咏雪句，以“冷无香”三字形容雪也很传神。二句以梨花喻雪，雪喻梨花。三四句写厚厚的雪像大灰泥漫遍了大千世界，大海也像镀了一层银一样。下半阙接连写了几个典故，依次为孟浩然骑驴探梅；袁安僵卧在家，屋舍被雪封得像面瓮；党进在家浅斟低唱，房屋被雪封住像埋在盐堆里。末句写舞榭歌台像被埋在粉缸里，也悄静无声了。

《寄园寄所寄》说，益都赵秉忠状元及第后，青州府衙设宴庆贺。值大雪，众求状元公题咏。公曰：“请联之。”道台吟：“剪碎鹅毛空中舞，”府尹道：“山南山北不见土，”县令吟：“琉璃碧瓦变成银，”状元吟：“面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一名新科状元在众官面前敢于吟出这样可笑但又十分贴切的句

子，实在值得赞赏。

北宋苏舜钦(字子美)有一首咏雪诗，清人王士禛读后为之“喷饭”，说：“子美诗极为欧阳所推，与石曼卿、梅圣俞齐句，而其俚恶乃至此”。诗是这样的：“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借。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据鞍照水失旧恶，容质洁白如婴孩。”王士禛论诗倡神韵说，所以看不上苏子美这首以写实手法用鄙词俚语写成的诗，是很自然的。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也说，苏子美既以“粉泽涂(实际是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二句，颇入恶道，反不如“天医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等语，犹足供人抚掌也。看来已是定评了。其实在我们普通读者看来，苏诗也是满有趣味的，能使大诗人读了喷饭，就说明了这点。至于王应奎所说的“天医切茯苓”句，的确是神来之笔。曾见老中医用铡刀切洁白的茯苓的情景，以之比雪片之纷纷坠落，自有其独具的意境。所引“黑狗、白狗”句，当是指张打油的“杰作”。

郁达夫《癸祭的功用》说，传金圣叹临刑之日，天正大雪，赋诗四句云：“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也自有趣。

《古今谈概》载“陆诗伯”的一首作品：“大雪洋洋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又云：“玉皇大帝卖私盐，一个苏州拖面煎。”又云：“不闻天上打罗筛，满地纷纷都是面。”又云：“昨夜玉皇哀诏下，万里江山都带孝。”想象力何等丰富，刻划事物的笔力又何等雄健！按“拖面煎”，即蘸上湿面粉用油煎；“打罗筛”，即筛面粉。

谈迁《枣林杂俎》“排调”篇，录吴少白作的雪诗，也说：“一

个苏州通面煎”。诗云：“玉皇昨夜卖私盐，故把鹅毛细细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苏州通面煎。”从该书并录吴少白《题虎》诗有句云：“胡他胡他又胡他，两眼铜铃怕杀他”来看，这位吴先生一定也是位打油诗爱好者和创作者。

据《笑笑录》引《文酒清话》，王勉咏雪诗也是妙句迭出，如：“上天烧下豆秸灰，乌李从教变白梅。”又如：“天若往下送，地若向上涌，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再如：“江上一笼统，井口黑冲冲。”真是不着一雪字，而雪意跃然纸上。

《柳南随笔》也介绍了一首湖上某禅师的咏雪诗，说是“读之尤堪绝倒”。诗云：“阵阵朔风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这位禅师的想象力比起当代某些科幻小说作者来也不逊色。

据《西湖古今佳话》，清乾隆年间的老名士沈德潜，随清高宗乾隆帝游览西湖，严冬大雪，高宗戏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续云：“飞入梅花都不见。”高宗击节称赏，并赠貂裘一领。

下雪天，人们常堆雪人雪兽玩。褚人获《坚瓠集》载，明永乐年间，京师大雪，军士于午门外，将雪团一和尚。解缙见之，题诗一首云：“此僧从未入娘胎，昨日天空降下来。暂借午门投一宿，明朝日出往天台。”宋人赵德麟著《侯鯖录》载张文潜咏雪狮诗云：“六出装来百兽王，日头出后便郎当。争眉霍眼人谁怕，想你应无热肺肠。”各有特色，均堪玩味。

据梁实秋《雅舍散文》：有一位臬雄吟过一首咏雪的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出门一吆喝，天下大一统。”雅舍主人称这是“官大好吟诗”，何况一位臬雄在夤缘际会踌躇满志的时候。

在民间文学里,相传有一官一吏到乡下一富豪家,当晚下大雪,他们饮酒吟诗,联句云:“大雪纷纷落地”(官),“想是皇家瑞气”(吏),“再落三天何妨”(富豪),门外一乞丐应声续道:“放你娘的狗屁”。原来乞丐正冻得难受,听了他们吟的前三句,便愤怒地接了最后一句。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思想感情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见:(一)林林《诗歌杂论》,广州人间书屋一九五〇年版;(二)《五十人集》程千帆文,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版。

咏 棋

战国时的著作《世本》说:“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西晋张华《博物志》也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可见,围棋有开发智力、使人聪明的功能;当然,围棋主要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整天吃饱饭,不干活不用心思,是不行的呀!不是有掷采、下棋的游戏吗?干干这些也比闲呆着好。

《孟子·告子上》讲了一则故事:著名棋手奕秋,收了两个徒弟,教他们下棋。一个徒弟学习专心,每天跟老师切磋棋艺,终于棋技大进,成为著名的棋手。另一徒弟在听老师讲解时,心里想的却是怎样射鸿鹄,就学不到什么真本领了。

历代关于围棋的记载很多,但遗留下来的实物很少。一九五二年湖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出土的石围棋局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围棋实物资料。一九七二年,山东省邹城市独山村西晋刘宝墓中也出土了一盒黑白围棋子,计二百三十二枚。在此前

后也陆续出土了一些唐、宋、金代的瓷质围棋子、围棋盒等。一九九〇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宋耀州窑遗址中，出土一件青釉刻花围棋盒，虽时隔千年，仍纹饰优美，釉层丰腴，光彩照人。在宋代，文人雅士都喜欢奕棋，制造出这么精美的棋具，是顺理成章的。

下棋，对调节思绪，平衡心理很有好处。《南部新书》说，仆射官李讷，性急躁，酷爱奕棋，每下一子都很安详，性子也变得宽缓起来。家中人知道他有这脾气，每逢他躁怒作，就暗地把棋具放在他的面前。他一见便欣然改容，取棋拨弄，什么恼怒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南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五载唐代杜牧之《赠国手王逢》诗一首，云：“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麀兵不羨霍嫫媯。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有人说：“此真赠国手诗也。”因为“棋贪必败，怯又无功”；诗中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嫫媯（汉霍去病被封为嫫媯校尉，故名；嫫媯一作剽媯）以喻不怯，所以这首诗被称为“高棋诗”。后两句说的是杜牧写这首诗时四十二三岁，如得寿七十，那么还有一万日，可以与君一起在棋盘上消磨了。

南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引过刘梦得的一首《观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第一句讲开手布局，犹如晨星；第二句讲双方鏖战的激烈；三句讲变局骤露，端倪未晓；最后说奇兵突出，险中取胜，令人惊讶。写得生龙活虎，很有气势。所以胡仔说，他很爱这首诗，因为它模写了弈棋之趣，可见刘梦得必是高于手谈的。至于苏轼的《观棋诗》则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

游哉，聊复尔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原来苏东坡“素不解棋”，所以不解此中味道，才那么不认真。

《全唐诗话》卷五载裴说《棋》诗云：“十九条平路，言平又险峨。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势迴流星远，声干下雹迟。临轩才一局，寒日又西垂。”

《苕溪渔隐丛话》引遯斋闲览》说，王荆公安石棋品不佳，每次与人对局，不好好思虑，随手下子，迅速应战，觉得快要输了，便收盘不下了。他对人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他与叶致远下个平手，有赠致远诗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表明他棋艺不高，又云：“讳输宁断头，悔误仍搏颊。”这又表明他还未忘情于一时的得失。王安石有绝句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读这首诗，则“图适性忘虑”的话，可以证实了。黄峪对奕棋不是这样，他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跟王安石的立意大不一样。

有一枚状似古钱币的“棋仙”钱，据验证为明代所造。正面铸两人席地而坐，右边一人持子悬空，举棋不定；左边的人侧身、抱膝、注目，作严阵以待状。中间方孔周围刻划成棋盘，棋局似到中盘搏杀阶段。棋盘上方有“棋仙”二字。两人身旁各有一盛棋子的盒子，盒外散落着数枚棋子。画面动静结合，传神耐看。铜钱正面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五言诗，直书五行二十字，云：“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空交（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

浙江衢州烂柯山仙人下棋的故事，出自南朝梁代任昉《述异记》：晋时樵夫王质进山砍柴，看见童子数人在一边下棋，一边唱歌，便把斧子放在一边，蹲下来看。一局棋下完，童子催他

回家，他才发现斧柄已烂，急忙回家，故旧都已不在了，原来已过了数十年。历代讴歌烂柯山的诗不少，唐代孟郊有诗云：“仙界一日内，人间千岁穷，双棋未变局，万物皆为空。樵客思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红。”

元人鲜于必仁写过四首小令，分别吟咏琴棋书画，其中咏棋的《折桂令》首句即为烂柯故事，全曲云：“烂樵柯石室忘归。足智神谋，妙理仙机。险似隋唐，胜如楚汉，败若梁齐。消日月闲中是非，傲乾坤忙里轻肥。不曳旌旗，寸纸关河，万里安危。”明代张以宁诗中有“怎将人间百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一联。这类诗都是慨叹人生短暂，“仙奕未终人物换”的。

据宋人赵令畤《侯鯖录》，唐宣宗时杭州缺刺史，廷议任命李远担任。宣宗说：“李远有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这样的人怎么能‘治民’呢！”于是罢议。《唐才子传》说幸好宰相令狐綯说了好话：“诗人托此以写高兴耳，未必实然。”宣宗才答应让李远上任试试，后来果然很有政绩。

前蜀花蕊夫人小徐妃著《宫词》，其中咏围棋诗云：“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睹金钱争路数，专优女伴怪来迟。”描摹宫廷生活颇具情趣。“官家”在这里当指前蜀主王建。“专优女伴”指她下棋伙伴中的高手。

宋人赵师秀的一首《约客》诗，写深夜枯坐候客，百无聊赖，只得闲敲棋子，令人如身历其境。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喜爱围棋，写过棋诀之类的书，惜已失传。他写过不少关于围棋的诗，最著名的句子是“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蝮甲化枯枝”，描写弈者苦心经营的情状，很有典型意义。诗句为律诗的一联，全诗为《奕棋二首呈任

渐》，其一云：“偶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坐隐不如如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簿书堆积尘生案，车马淹留客在门。战胜将骄疑必败，果然争取敌兵翻。”其二云：“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蝮甲化枯枝。湘东一目诚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颌联刻划弈者的心思专一，颈联描绘弈者的斗志坚韧。按蝮为蝉的别名，蝮甲即蝉蜕。湘东为南朝梁湘东王萧绎，一目失明。

明代郭登《棋》诗云：“怕死贪生错认真，运筹多少费精神。看来总是争闲气，笑杀旁观袖手人。”诗写得通俗易懂。下棋的人确是如此。

《坚瓠集》说，王阳明幼时爱下象棋，母亲天天规劝，他都不听，母亲一怒，将棋抛于河中。王阳明因作诗云：“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时收。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坚瓠集》说，明仁庙在东宫时，常观二内侍下象棋，因命曾子荣赋诗云：“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又据《琐缀录》载，仁庙和诗云：“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路当知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词意颇宏伟。

清代袁枚写过好几首观棋诗，其《春日偶吟》云：“拢袖观棋有所思，分明楚汉两军持。非常欢喜非常恼，不看棋人总不知。”看棋人的苦乐，不看棋的人体会不到，那么下棋的人的苦

乐，别人更难体会了。

俞樾《春在堂随笔》有《题·袁随园纪游册》诗一首，云：“日日舟窗几局棋，输赢几子必记之。忽然大怒因棋负，趣笔兼传一扣儿。”写袁枚认真之处，颇为传神；因输棋而大怒，但下得好的那一着，得赶快记下来，以便传世。

据刘善承主编、蜀蓉棋艺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围棋》，中国最长的一首围棋诗、也是我国古诗中最长的一首，是北宋哲学家邵雍的《观棋大吟》。全诗一千八百字，一百八十韵三百六十句。而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孔雀东南飞》，同样是五言，只有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比《观棋大吟》少两韵十五字。邵雍诗分四个部分，一为总序，指出“造化”、“几微”作为评棋的准则；二为棋手对局时的情景；三为与棋理有关的历史例证；四为总结。全诗原收《伊川击壤集》，由于太长，或限于体例，历代围棋书都失收，现首次收于《中国围棋》一书中。

当代“百岁棋王”谢侠逊先生，浙江平阳人，曾与周恩来对弈，与梁启超、章士钊、李根源等有交往。章士钊送他一首五言律诗云：“自古长安道，兵戈糜定家。棋王神自主，圣手智无涯。袖遣河湟复，胸容龙象挝。唯羞双燕子，到处受风斜。”对棋王的智慧品德多所称颂。

品 猫

清人黄汉，字鹤楼，永嘉人，纂《猫苑》一书，其中《品藻》部分，选录了一些咏猫诗，颇不乏耐人吟哦的作品。

黄山谷谢周元之送猫诗云：“养得猫奴立战功，将军细柳

有家风。一簞未免鱼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称赞猫的捕鼠能耐，连它旧主人的老祖宗周亚夫治军严正的作风也搬出来了，难怪陆游说：“先君尝读山谷猫诗而叹其妙。”

古时向人家讨只猫来养，必说：“聘”，像是聘请人才那样。聘礼因地区而异，浙江绍、甌一带多用盐、醋，广东潮州则用糖，也有用茶、黄芝麻、大枣、豆芽的。用盐作聘礼，是吴音读盐为缘，取有缘之义。陆游诗：“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明代文征明乞猫诗也讲到盐，诗云：“珍重从君乞小狸，女郎先已办氍毹。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遣聘且将盐裹箸，策勋莫道食无鱼。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策勋”意思是把功勋记在本子上。

黄山谷也有一首乞猫诗，写得有情有意：“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盆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含蝉。”大约是周家送来的猫老死了，鼠辈竟闹翻了天；听说你家的猫生了几个小猫，于是我买了鱼儿用柳条儿穿了，提着来下聘了。“含蝉”，猫的别名。多么富有生活情趣！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评论这首诗说：“虽滑稽可喜，千载而下，读者如新。”

蔡天启《乞猫诗》也用“含蝉”名，云：“厨廩空虚鼠亦饥，终宵咬齿到灯帷。腐儒生计惟黄卷，乞取含蝉与护持。”一介书生，为求书籍不毁于鼠齿，只好讨只猫来养，写出了书生实情。

罗大经的猫诗，写捕鼠过程颇细致：“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虽小策勋奇。扼喉莫谓无遗力，应记当年骨醉时。”诗中用了一个“骨醉”典故。据《旧唐书》及《大唐新语》，武则天令人杖被废之王皇后及萧淑妃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曰：“令二姬骨醉。”据说，刑前萧良娣骂道：“愿武鼠，我为猫，生生世世

扼其喉。”武后乃诏六宫，不得养猫。从此，猫又名“天子妃”，见《鹤林玉露》和《秋雨庵随笔》。

林希逸家养的猫大约是只懒猫，看他的《戏号麒麟猫》诗便知，诗云：“道汝‘含蝉’实负名，甘眠昼夜寂无声。不曾捕鼠只看鼠，莫是麒麟误托生？”

咏懒猫的诗，还可举出一位女士的佳作。据《随园诗话》，武林女士王榭影有诗云：“山斋空豢小狸奴，性懒应惭守敝庐。深夜持斋声寂寂，寒天媚灶睡蓬蓬。花阴满地闲追蝶，溪水当门食有鱼。赖是鼠嫌贫不至，不然谁护五车书？”清代另一位女士袁宜之亦有句云：“乱书常被懒猫眠。”也很有趣。

袁枚《谢尹望山相国赠白猫》诗云：“狸奴真个赠贫官，惹得群姬置膝看。鼠避早知来处贵，鱼香颇觉进门欢。果然绛帐温存久，不比幽兰付侍难（公先赐兰，已萎）。寄语相公休念旧，年年书札报平安。”后两句说请您不用惦记它，我会经常写信报告平安的。

林逋的一首则对猫充满爱抚之情：“纤钩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余。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你没捉到老鼠是因为老鼠嫌咱贫不肯光顾，不是你在咱家白吃饭，用不着不好意思呀！《全浙诗话》引屠隆《珂雪斋外集》，以此诗为史弥远题黄荃画帧诗，并非林和靖之作。黄汉认为此说不对，史弥远是位权相，怎会说出“鼠嫌贫不到”之语，题画诗不足信。

猫又有“冬床暖足”之称。史半楼有“猫起被余温”句，大约是写得贴切吧，所以时人呼之为“史猫”。

猫畏寒贪睡，冬日更堪暖足。张无尽有“高眠永日长相对，更为冬裘共足温”句，刘仲尹有句云：“天气稍寒吾不出，甃甃分坐与狸奴。”

猫眼是报时的钟表，因其能随光线的强弱调节。古人总结为三句韵语：“子午卯酉一条线，寅申巳亥枣核形，辰戌丑未圆如镜。”《通俗编》说猫能给人带来富裕的生活：“猪来贫，狗来富，猫来开质库（当铺）。”其实养猪发家的历来都有，养猫发财的却闻所未闻。好在这也是一条民俗资料，写来供采风者掇拾吧。

不少画家为人祝嘏，多画猫儿扑蝶图，取与耄耋谐音，以祝期颐之寿。

据《板桥集外诗文》，郑板桥老人有《题李方膺画册·萱猫》诗云：“最得闺中妇女怜，牙床绣被任他眠，偶来花下寻蝴蝶，古兆先期九十年。”就是一首这样的诗。

陆游《剑南诗稿》第二十三卷有《得猫于近村，以雪儿名之，戏为作诗》云：“似虎能缘木，如驹不伏辕。但知空鼠穴，无意为鱼膻。薄荷时时醉，氍毹夜夜温。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

这还是称赞、宠爱的口气，到该书第三十八卷的《嘲畜猫》，则一变而为嫌怨了，诗云：“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膻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胸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自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州猫为天下第一。”放翁写猫的翻盆瞎闹，又呼呼入睡，光想吃鱼，不思捕鼠，要上树捕蝉，偏又没本事，最后慨叹说，大约只有到海州去聘猫了，因为那里的猫最有名。

宋代曾季狸《艇斋诗话》说，吕东莱猫诗甚佳。诗云：“伴我闲中气味长，竹舆游历遍诸方。火边每与人争席，睡起偏嫌犬近床。能与儿童较几许，贤于臧获便相忘。他生尚肯相从否？要奉香炉混水囊。”曲尽猫之情态，也表现了爱猫的深情。

论 蚊

宋代黄徹《碧溪诗话》评述了几首唐宋人的咏蚊诗，如韩昌黎的《咏蚊蝇》中句：“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刘梦得的《聚蚊谣》中句：“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伺丹鸟。”梅尧臣《聚蚊》中句：“薨薨勿久恃，会有东方白。”王逢原《昼睡》云：“蚊虫交纷始谁造？——口吻如针锥。嚼人肌肤得腹饱，不解默去犹鸣飞。攘拳挥臂不可却，聒耳不异笙匏吹。虽然今尚尔无奈，当有猎猎秋风时。”结论是小虫积恶多端，一到秋凉就完蛋了，岂能逃脱恢恢之网，不过侥幸目前罢了！

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下泽沪水两岸多蚊蚋，泰州西溪尤甚。每黄昏，如烟雾晦合，声如殷雷。无贫富，皆以纱绢蒲疏蕉葛为厨罩，老幼皆不能露坐，甚至用泥涂在牛马身上，不然也要受到伤害。范希文尝以大理寺丞监泰州西溪盐务，为蚊蚋所苦，有诗云：“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要问前程。”《妙香室丛话》载苕溪渔隐评此诗的话说：“文正大贤，尚有择木而栖之意。”这大约是指后两句，前两句既形象又生动，可谓写蚊绝唱。

据宋人蔡绦《西清诗话》，南唐杨銓性诙谐，戏作诗云：“白日苍蝇满饭盆，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更深夜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銓。”写这种生活场景，难免发怨苦之声，此诗却以笑语出之，自是不凡。

元人散曲中，宋方壶的《一枝花》，人称是以通俗的语言、诙谐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咏蚊的唯一的一篇。开首的《一枝花》云：“妖娆体态轻，薄劣腰肢细。窠巢居柳陌，活计傍花溪。

相趁相随，聚朋党成群队。逞轻狂撒蒂媠，爱黄昏月下星前，怕青宵风吹日炙。”（“撒蒂媠”是撒赖的意思，“青宵”指白天。）

接着是《梁州》曲：“每日穿楼台兰堂画阁，透帘栊绣幕帟。帐嗡嗡乔声气，不禁拍抚，怎受禁持？嘶鸣嘶哑，相抱相偎；损伤人玉体冰肌，殢人娇并枕同席。瘦伶仃腿似蛛丝，薄支辣翅如苇煤，快梭憎嘴似钢锥。透人骨髓，满口儿认下胭脂记。想着痒嫩嫩那些滋味。有你后甚是何曾到眼底？到强如蝶使蜂媒。”表现蚊子对人的侵扰和人对蚊子的憎恨。

《尾曲》是：“闲时节不离了花香柳影清阴里睡，闷时节则就日暖风和叶底下依。不想瘦躯老人根（跟）前逞精细，且休说香罗袖里，桃花扇底——则怕露冷天寒恁时节悔。”前几句写蚊子饱餐后懈怠动弹的情状，末句嘲笑蚊子到天寒时节就该后悔了。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余夏间恶蚊，常误批颊甚痛，而蚊乃飞去。偶读叶声木《消蚊》诗，不觉大快。词曰：“虎狼偶食人，人犹寝其皮。独怪蚤虱蚊，嗜人甘如饴。虬虱我自生，自孽将怨谁？蚤出尘土间，跳梁亦暂时。尔蚊何为者，薨薨如殷雷。订盟如点将，歃血遣次飞。聚昏更为市，利析秋毫微。穿衣巧刺绣，中庸惊卓锥。深入石饮羽，潜侵剑切泥。三伏凉夜好，清风吹满怀。时方爱露坐，鸣镝一声来。误惯自批颊，怅望空徘徊。亦或中老拳，磔裂歼渠魁。无奈苦搔痒，汗黏变疮痍。咄咄么么虫，阴毒乃如斯。长喙不择肉，呼吸若乳儿。怪底入夏瘦，毛孔成漏卮。安得通身手，左右时交挥！”

又载，袁枚的小门生汪某《咏蚊》云：“乍停纨扇便成团，隐隐雷声夜未闲。漫道纱厨凉似水，明中易避暗中难。”又，岳树仁《避蚊》诗云：“营缘有隙争先入，钻刺无功更乱哗。还是青

蝇知去就，不来水竹野人家。”赵云松《憎蚊》云：“一蚊便搅人终夕，宵小由来不在多。”都存深意。

有童子作《讨蚊檄》云：“成群结队，浑家流贼之形；鼓翅高吟，满眼时文之鬼。”语虽恶，恰有风趣。

《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咏蚊诗云：“性命博膏血，人间尔最愚。嗜肤凭利喙，反掌殒微躯。”咏蚊实为咏贪利之徒，所以笔记作者梁绍壬说：贪饕之吏读此能无凛乎？

据《逸老堂诗话》，壶山宋谦父《咏蚊》诗云：“朋比趋炎态度轻，御人口给屡憎人。虽然暗里能钻刺，贪不知机竞杀身。”此诗讽当世小人，奔竞不知止者。夏原吉《咏蚊》云：“白露漉漉木叶稀，痴蚊犹自傍人飞。信伊只解趋炎热，未识行藏出处机。”人称蔼然有规讽警戒之意。

咏 钱

清人张培仁《妙香室丛话》说，杨升庵集云，晋惠帝之时，贿赂公行，鲁褒所以作《钱神论》也。论文假托司空氏与钱母氏对话，以讥刺钱这个神物，云：“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庚辛分土，诸国皆有。长沙越嶲，仆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伊世，大铸兹也。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享太牢，未足为饴。”又曰：“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惟钱是求。朱衣素带，当涂之士，执我之手，门常若市。”俗话说：“钱无耳，鬼可使”，真是一点不假呀！幽求子说：“可以使鬼者，钱也；可以使人者，权也；盖亦同时之语。”明代袁宏道读《钱神论》后赋诗一首，云：“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益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这也是对所谓世风日下的

慨叹吧。

唐末诗人罗隐著有《罗昭谏集》，其咏钱诗云：“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眠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首句说晋朝人王衍口不言钱事。末两句讽刺权贵们虎狼成性，大都是为了追逐钱财。

宋人赵令畤《候鯖录》说：“前世铜钱上的文字从来没有草书的，宋太宗赵炅在淳化元年五月末铸“淳化元宝”时，亲自书写了真书、草书、行书三种字体，钱铸成后，拿来送给近臣。那时王禹偁被贬谪，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御书钱”成为钱币的一个流派，宋代不少皇帝都为钱币题过字。

宋人彭乘《墨客挥犀》说，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年方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

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说，仁和周南卿茂才《咏钱》云：“眼孔小于穷措大，面形团似富家翁。”短短十四字，诚堪称穷形极相，喜笑怒骂皆有。

咏 其 它

咏剪刀。元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耶律柳溪咏剪子诗云：“体出并州性自刚，篋中依约冷光芒。双环对曲蜂腰细，叠刃齐开燕尾张。惯爱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锦破鸳鸯。可怜成妇寒窗下，一翦边衣一断肠。”

咏眼镜。据袁枚《随园诗话》：张若瀛诗，好游戏，《咏眼镜》

云：“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闻者皆笑。结句云：“天涯莫道无同调，磨面驴儿是一家。”亦堪喷饭。

咏竹杖。据同书，张若瀛有《赠兄竹杖》诗：“珍重提携竹一枝，枯筇也有化龙时。须知手足关心切，不待颠危始助持。”恰有意义。

咏竹。北宋诗人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他最后的官职是湖州知州，故称。）文同有《咏竹》诗（原注：“一字至十字成章”），即每小句从一个字到十个字，两小句一行，也是诗的一种有趣形式，录如下：

竹，竹！

森寒，洁绿。

湘江滨，渭水曲。

帷幔翠锦，戈矛苍玉。

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

化龙枝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

月娥巾帔静悄悄，凤生笙竽清簌簌。

林间饮酒醉影摇樽，石上围棋轻阴复局。

屈大夫逐去徒悦椒兰，陶先生归来但寻松菊。

若论檀栾之操无敌于君，欲图潇洒之姿莫贤于仆。

咏箬。清人陆以希《冷庐杂识》：《北史·咸阳王禧传》载箬谜云：“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盖以讽贪墨者也。袁简斋太史（枚）《咏箬诗》：“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即本此谜之意。按《中州集》周驰《咏箬诗》云：“正使遭馋口，何尝废直躬！”寓意似胜袁诗。

《坚瓠集》说，朱淑真能诗，一方伯延入衙，以妾陪之，嘱饭时令题箬。朱应声云：“两家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

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双关妙句，聪颖可人，云云。按朱淑真是宋代词人，因对婚姻不满，作品多幽怨哀伤之情。此诗风格不类，且油滑有加，当为后人托名之作。

咏笔。据惠康野叟《识馀》引《野语》记咏笔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颖缚尖圆？狂僧堪笑堆成塚，豪客曾闻扫似椽。窗下玉螭涵夜月，几间雪茧涌春泉。当时定远成何事，轻掷毛锥恐未然。”奇警有意，非漫然酬应者。诗中“狂僧”指唐代僧人怀素，他好草书，用过的笔堆积起来，埋于山下，号曰“笔塚”。“定远”指后汉班超，他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十有六年，使边境得以安宁，后封定远侯。

咏“门神”。据《坚瓠集》：祝枝山一日谒某巡按，茶罢，叙礼而退。巡按送至门。祝枝山见所画门神甚工，极口称赞。巡按曰：“请留一赞。”祝云：“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只一年。”巡按曰：“某请续之：‘厉鬼邪魔俱敛迹，岂容小丑倚门边。’”相与大笑而别。

咏蠢鱼。读书不识文理，为蠢而已。明人郭登咏蠢鱼云：“琐琐如何也赋形，虽无鳞甲有鱼名，原来全不知文义，枉向书中过一生。”

咏灯。徐州李昇，杨行密养为子。九岁时，在徐温家。令咏灯，昇作诗云：“一点分明值万金，闲时唯怕晚风侵。主公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由是不以常儿待之。

咏草鞋。俞君宣《挑灯集异》有《鹧鸪天》咏草鞋词云：“少时青青老来黄，千椎万结得成双。甫能打就同心结，又被旁人说短长。晴雨事，我承当，不曾移步到兰房。有朝一日肝肠断，弃旧恋新撇路旁。”按：草鞋名“绳菲”，见《仪礼》。又名“不借”，汉文帝履不借以临朝。唐诗：“游山双不借，取水一‘军持’。”

“军持”，僧家净瓶也。

咏烟管。清人黄协坝《锄经书舍零墨》说，鸦片烟管，俗呼烟枪。新货价极廉，旧而佳者，竟有四五十金之值。诸器备足，所费亦不贲矣。曾有人咏之曰：“此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读之令人警觉，但百多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成为“枪”下之鬼。

咏钉。据《坚瓠集》，南宋开庆己未年，丁大全因钻营得相位，不惬人望，江西缪禹年作钉诗刺之。云：“顽矿非铜钢样坚，寒坑才热便趋炎。千来锤打方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全凭钻引任教嫌。休言深久难抽拔，自有羊蹄与铁钳。”丁大全见诗大怒，将缪发配到广东化州。

咏木鱼。据《广笑府》：一士人修业僧寺，无辜受祸，乃题小木鱼以寄意，诗曰：“无辜受害实相戏，和尚困囿吃饭时；廊下木鱼干甚事，朝朝空肚吃苦槌。”

咏纸鸢。据《坚瓠集》：太虚上人请求王西楼题纸鸢，王作《红绣鞋》词云：“平地上白云一片，驾东风飞上青天。任儿童牵引且随缘，你道是闲游戏，我道是小登仙。有一日，断尘根，归阆苑。”

咏人影。《坚瓠集》说，明代夏原吉有《人影诗》。虽脍炙一时，然未免有粘皮带骨之诮。诗云：“不言不语过平生，步步相随似有情。长向灯前同静坐，每于月下共闲行。昨朝离去天将暝，今日归来雨又晴。最是行藏堪爱处，显身须要待时明。”

咏烛。《坚瓠集》载咏烛词一首，调寄《江儿水》，云：“一自交游后，其中欲火燃。对天结个丹心愿，无多光景难留恋，明心不昧有神灵鉴。白日青天不便，要逞风流，约定在黄昏半。”

咏抹布。又载咏抹布词，调寄《黄莺儿》，云：“尊相犯水星，

湿淋淋，过一生，昔日华靡今休论。喜混浊同尘，更相寻无憎，半生薄禄多余渾。没收成，揩台抹桌，即此是终身。”

咏毬子。又载《咏毬》词一首，调寄《黄莺儿》：“只为两文钱，做虚头，一线穿，浑身妆裹些花毛片。撇人在眼前，卖俏在脚尖，翻来覆去一似风前燕。这身边，方才着脚，又到那身边。”

咏汤婆子。据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翊云先生（江庸）胸怀坦荡，生长蜀中，好山水游，诗不为苦思，然自谓语必真实，事必确切。甚有风趣者，如《咏汤婆子》二首：“温存得博老奴怜，毕世何曾近少年。漫比息妫言脉脉，宛同妊妇腹便便。入冬始有相思意，到晓从无不散缘。竹氏夫人还命薄，早随秋雨一时捐。”“只贪被底暖如春，老去夫妻假当真。唤我水淫诚善谑，防期月汛莫翻身。冬郎自命应无忝，热带相携定取嗔。何怪横陈同嚼蜡，风流不似少年人。”按息妫，春秋时息侯的夫人。楚文王灭息，夺娶息妫。清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有句云：“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咏蜗牛。据宋人王直方《诗话》，苏轼咏蜗牛诗，初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后改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诗话作者王直方以为改者较好。

咏鸱、鱼。瞿佑《归田诗话》上载，荆公（王安石）《咏鸱》云：“依倚秋风气势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又《咏小鱼》云：“绕岸车鸣水欲乾，鱼儿相逐尚相欢。无人掣入沧溟去，汝死那知世界宽。”二诗都是托物兴词。

咏蟹。据《妙香室丛话》：陈诚入掌禁卫，颇患拘束。方宴客，李贞白在座食蟹，陈诚对贞白说：“请咏之。”贞白咏云：“蝉眼龟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趋。如今钉在盘筵上，得似江河

乱走无？”坐客大笑。

咏萍。南宋人韦居安《梅硎诗话》载咏物诗，虽说咏物，亦有深意在。如宋谦夫《咏萍》云：“苦无根蒂逐波流，风约才稀雨复稠。旧说杨花能变此，是他种子已轻浮。”这是对轻薄子弟的讽刺。

咏蛾。《梅硎诗话》载萧舜凯《咏扑灯蛾》云：“前身向火乞儿辈，炙手权门痒竟抓。今日趋炎尤未歇，不知老眼已昏花。”是对趋炎附势者的讽刺。

咏啄木鸟。吴宝芝《花木鸟兽集类》载宋人魏野咏啄木鸟诗云：“爪利嘴还刚，残阳啄更忙。千林蠹如尽，一腹喂何妨。形小过槐陌，声高近草堂。岂能同燕雀，惟解占高粱。”

《挑灯集异》卷七载另一宋人咏啄木鸟诗，写得更生动晓畅：“此禽不与众禽同，头戴朱冠一点红。嘴似铁钉钉铁木，爪如铜钻钻铜桐。朝南南浦云烟外，夜宿西山风露中。非是远来求食啄，只思除却蛀心虫。”

咏鹭鸶。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洪觉范尝记文与可鹭鸶诗云：“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碧玉深翘。沙上众禽同立，有谁似汝风标？”但吴曾还读到另一首，云：“避雨竹间点点，迎风柳下翩翩。静依寒蓼如画，独立晴沙可怜。”亦佳作也。

又据同书，曹衍，衡阳人，太平兴国初，袖诗三十章上进，首篇乃咏鹭鸶，云：“波澜静处立身孤，翫雪攒霜腹转虚。尽日滩头迎颈望，能销大海几多鱼？”盖托意也。

咏鸽。《古杭杂记》说，宋高宗赵构好养鹁鸽，躬自放飞。有太学士人题诗云：“万鸽飞翔绕帝都，朝昏收放费功夫，何如养取云边雁，沙漠能传二帝书。”诗讥笑南宋朝廷偏安耽乐，不思恢复中原。据说高宗见诗，即召见诗作者，命补以官。

咏日。宋人罗大经的《黄棉袄》是一首很好的咏太阳诗。据他所著《鹤林玉露》，何斯举云：“壬寅正月，雨雪连旬，忽尔开霁，闾里翁媪相呼贺曰：‘黄棉袄子出矣！’因作歌以纪之。”此名甚新，但因所作歌未惬人意。他便为其补作一绝句，云：“范叔绨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棉袄，谁似天公赐予钧。”唐代白居易诗云：“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范叔绨袍和白居易说的大裘，那里及得冬天的太阳那样温暖天下人呢！立意大佳。

又，宋代周邦彦是继苏轼而起的大词人，他的诗不像赋那样晦涩艰深。如《曝日诗》云：“冬曦如村酿，微温只须臾。行行正如此，恋恋忽已无。”把冬天的太阳比作“村酿”（甜米酒），也很新颖。

咏物断句。宋黄徹《碧溪诗话》说：杜甫诗集中谈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如“老骥倦知道，苍鹰饥易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老马倦知道，苍鹰饥著人”，“骥病思偏秣，鹰愁怕苦笼”，“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老骥倦骧首，饥鹰愁易驯”。老杜咏马名句还有：“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不比俗马空多肉，一洗万古凡马空”。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载若干咏物诗断句，并加评语，颇耐人寻味。如扬州张喆士《咏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无山妇女愁。”长洲陶庆余女士《咏鸚鵡》云：“一梦唤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汉文章。”皆合两典成一联，而雄浑独绝。胶州李霞裳进士《咏甘草》云：“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侯。”题外使事，尤奇而确。

又载咏蝉诗云：“莫倚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咏瀑布诗云：“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咏铁马诗云：

“底事丁冬时作响?在人檐下不平鸣。”咏夏云诗云:“无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闲处作奇峰。”均为佳构。

题画诗词拾趣

画上题诗，使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是我国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文人为画题诗，自唐代开始。李白就写过《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对一幅巨型山水壁画作了传神的描述。杜甫写过《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画鹰》、《姜楚公画角鹰歌》等诗，他还是唐代作题画诗最多，影响也最大的诗人。画家在画上自题所作的诗始于宋代。从这时开始逐渐形成融诗书画（以后又加上印章、篆刻）于一体的艺术传统。

清人沈德潜《说诗碎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广之，才是作手。

按唐开元末年，杜甫写过一首《画鹰》诗，云：“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捩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起句说白绢上突然现出风霜肃杀之气，二句点明是画鹰的高超技艺带来的艺术效果，三四句写苍鹰搏击前的动作和心态，五六句写系着金属练环的苍鹰光彩照人，挂在轩楹上的画鹰呼之即出。七八句希望它能搏击凡鸟，锄去奸恶。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引犀月的话说：“二句若说真鹰，何足为奇？惟以写画鹰，

便见生色。”这一评说很有道理。

《茗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说，丹青吟咏，妙处在相互依托，前人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因为画者能状其形，而诗人能说出来。如：唐人有幅《盘车图》，画重冈复岭，一人赶车于山谷间。欧阳修赋诗道：“坡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

南唐时有一画，俗称《四畅图》，画一人剔耳，曲肘仰面作挽弓势；一人搔首，使小丫环理发，趺坐俯首，两手置膝作轮指状。黄山谷题云：“剔耳厌尘喧，搔头数归日。”画工的初意未必如此，而是诗人把它展开抒写了。可知诗人如果只是写画中的景，不如尽量写画中的情，这是题品的津梁。

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说，宋朝徽宗、高宗年间，河南人李唐初到杭州，以卖画为生，苦于无人赏识，穷愁潦倒，于是愤而作诗一首，题在他所画的烟雨村滩图上。诗云：“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忿世疾俗之情，溢于言表。人称此诗“亦庄，亦谐，痛快，淋漓”。

明代画家、诗人徐渭写了一首《题墨牡丹》七绝：“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诗中可以看出李唐诗的影响。下面选录一些较为有趣的题画诗，并对其中一些诗略作评介。

题韩干画马

王直方《诗话》说，东坡作《韩干马图诗》云：“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

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今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

《诗话》作者认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每读几遍这些诗，真想常以为法呀。

咏 水 墨 梅

宋人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二十九岁时作《和张矩臣水墨梅》绝句五首,其一云:“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其五云:“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前者以桃李俗艳衬墨梅清雅,虽是满幅水墨,却无损梅的风姿;后者讲了林和靖、齐己的名句,说眼前这幅墨梅比前村雪夜独开的梅更为超绝。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说:“宣和中,徽宗皇帝见所赋《墨梅》诗善,亟命召对,有见晚之嗟。”陈与义从此名满天下。

题 贫 乐 图

据《鹤林玉露》,徐思叔《题贫乐图诗》首句云:“乃翁画灰教儿书,娇儿赤胛玉雪肤。厥妻曝日补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杨伯子和云:“三间破屋一床书,锦心绣口冰肌肤。自纫枯叶作袴襦,此君便是长须奴。”王才臣和云:“大儿阻饥颇废书,小儿忍寒粟生肤。妇纵有褌无一襦,不敢缘此相庸奴。”三诗皆佳,而后出者尤奇。

题 画 马

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载，龚开（圣予）题画马诗三首，皆佳。《高马小儿图》诗云：“华骝料肥九分膘，童子身长五尺饶。青丝鞵短金勒紧，春风去去人马骄。莫作寻常厮养看，沙陀义儿皆好汉。此儿此马俱可怜，马方三齿儿未冠。天真烂漫好容仪，楚楚衣冠无不宜。岂比五陵年少辈，胭脂坡下斗轻肥。四海风尘虽已息，人材自少当爱惜。如此小儿如此马，它日应须万人敌。”

题《黑马图》诗云：“八尺龙媒出墨池，昆仑月窟等闲驰。幽州侠客夜骑去，行过阴山鬼不知。”《瘦马图》诗云：“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这些题画诗都很恰切，尤其是题《高马小儿图》诗，从牧马童子想到人才，并拿五陵少年相比，内容深沉，思虑极是。

题 骑 驴 图

《夷白斋诗话》载，江夏吴伟，画入神品；未尝究心吟咏，达所欲言，若有超悟。尝题自画《骑驴图》云：“白发一老子，骑驴去饮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惜不多见。《随园诗话》亦载此诗，并有顾赤芳题云：“张果倒骑驴，不知是何故？为恐向前差，忘却来时路。”

《不下带编》说，画家有《张果老倒骑驴图》，或题其上云：“多少世间人，不如个老汉。非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谚亦云：“有钱难买回头看，头若回看后悔无。”皆醒世语也。

题渊明醉归图

元人曹德《三棒鼓声频》时令小调题渊明醉归图云：“先生醉也，童子扶着。有诗便写，无酒重赊，山声野调欲唱些，俗事休说。问青天借得松间月，陪伴今夜。长安此时春梦热，多少豪杰，明朝镜中头似雪，乌帽难遮。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全曲主题是歌颂陶渊明，劝人辞官归隐，表达了作者不满社会现实的思想。

题布袋和尚像

明洪武帝朱元璋政尚严猛，天下股栗。一日，帝游一寺，令止从者。入内，悄无一人，见壁间画一布袋和尚，墨痕犹新，旁题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盖以讽也。亟索其人不得。

题大士像

据《古今谈概》，霍山进士吴兰，高才玩世，一乡间富人持观音大士像素题，遂作赞云：“一个好奶奶，世间哪里有？左边一只鸡，右边一瓶酒。只怕苍蝇来，插上一枝柳。”

题寿星图

据《古今谈概》，有人持寿星图，求进士吴兰题诗。图上画

有长松、明月、玄鹤、白鹿、灵龟。吴兰题云：“一枝松遮半边月，一只黄狗带着雪。若无老翁持杖过，老鹰飞来抓去鳖。”诙谐有味。

题 墨 鹭 鹭

《秋水涉笔》说，工部主事某，奉差来苏州烧砖，某内阁嘱求沈石田画。主事到苏，即出票拘之。石田到署，主事出红纸一张索画。石田盘膝坐地，磨浓墨，扯纸一半，于砚上醮墨，印下墨团三、四，用笔勾作墨鹭鹭，题云：“青天一个大霹雳，千山万山无鸟迹，鹭鹭飞入破窑中，一身毛羽变成黑。”写毕，遂拂袖而去。

解 缙 题 画

《解缙编》载解缙作“前粗后细诗”两首，均题画诗。一为题长亭四柳图，送薛尚书致政：“东边一株杨柳树，西边一株杨柳树，南边一株杨柳树，北边一株杨柳树；纵有柳丝千万条，也缙不得征鞍住。南山叫鹧鸪，北山叫杜宇；一个叫行不得哥哥，一个叫不如归去。”

二为题画松，诗云：“磨尽一锭两锭墨，写出一株大枯树；夜深老鹤忽飞来，踏枝不着空归去。”

《雅谑》载，寿春道士以其小像请解缙学士题咏。解学士拿起笔来就写“贼、贼、贼！”道士愕然。解接着写道：“有影无形拿不得；只因偷却吕仙丹，而今反作蓬莱客。”

道士大喜过望。

题海螭图

据《古今谈概》，唐伯虎一次出游遇雨，过一皂隶家，皂隶向唐伯虎求画。唐遂画海螭数百，题诗其上云：“海物何曾数着君，也随盘馔入公门。千呼万唤不肯出，直待临时敲窟臀。”把求画的衙役嘲弄了一番。

题黄甲图

明代徐渭（文长）作水墨写意画《黄甲图》，绘荷叶呈秋残之色，叶下一蟹爬行。自题诗云：“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从前甲科进士的名单用黄纸写，称黄甲，考中甲科进士叫“登黄甲”。“传胪”是殿试后宣读皇帝诏命唱名。徐渭画蟹，含中举之意。

题田峻醉归图

明人俞弁《逸老堂诗话》载，沧洲张亨父（泰）题《田峻醉归图》诗云：“村酒香甜鱼稻肥，几家留醉到斜晖。牧奴背曳黄牛载，儿子傍扶阿父归。鬓短何妨花插帽，身强不厌布为衣。天宽帝力知何有，但觉丰年醒日稀。”诵此诗，可以想见太平景象。

题《三驼图》

明代画家李士达绘《三驼图》，画三位驼背老人相遇嬉笑。

钱允治题诗云：“张驼提盒去探亲，李驼遇见问缘因，赵驼拍手哈哈笑，世上原来无直人。”陆士仁题云：“可怜同病转相亲，一笑风前薄世因；莫道此翁无傲骨，素心清澈胜他人。”文谦光诗云：“形模相肖更相亲，会聚三驼似有因，却羨渊明思归早，世途只见折腰人。”三诗各具特色，第一首和第三首末句尤佳。

题 鸪 鹄 图

《雪涛谐史》说，楚中一达官贵人，苦于妻妾不睦，吵闹声不断地从内室传到厅堂。一天，一位词客来谒，正好碰上内哄。这位显宦想借个因由分散客人的注意，便指客厅所悬鸪鹄图，请词客赋诗。客题云：“鸪一声兮鹄一声，鸪呼风雨鹄呼晴。老天却也难张主，落雨不成晴不成。”题罢主客相与大笑，里屋吵架的人听了也不吵了。

题 小 像

又据同书，唐伯刚题郑仲谊小像云：“七尺躯威仪济济，三寸舌是非风起，一双眼看人做官，两只脚沿门报喜。仲谊云：‘是谁？是谁？’伯刚云：‘是你！是你！’”

题 兰 竹 图

明人李日华有题画兰竹诗，云：“江南四月雨晴时，兰吐幽香竹弄姿。蝴蝶不来黄鸟睡，小窗风卷落花丝。”写暮春晴日景物，把画中所难以表现的幽静、温馨、素雅表现出来了。

题罗两峰画蒲桃

清人平步青《霞外摭屑》说，《雨邨诗话》载其题罗两峰画蒲桃（按即葡萄）云：“我醉渴思吞马乳，君言此是画蒲桃。”庸（平步青别号常庸）按：东坡题《惠崇芦雁》云：“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李）雨邨点化苏诗，太觉刻露。

题青藤小像

据朱克敬《雨窗消意录》，郑板桥最爱徐青藤诗，尝刻私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童二树亦重青藤，题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无七子，岂知身后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

按“青藤”，即明文学家、诗人徐渭，字文长。此则与袁枚《随园诗话》所载同。

题 画 兰

“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

据《郑板桥集·补遗》：扬州一豪绅求郑板桥画兰，郑题此诗于画幅。金农（寿门）见而爱之，即以为赠，并题曰：“昨宵神女降云峰，折得花枝洒碧空。世上凡根与凡叶，岂能安顿在其中。”以寿门诗文绝俗也。

题 磻 溪 图

《海天琴思录》说，作诗须有真趣，随意赋物，能使人意往。太仓县人唐实君《题画磻溪》云：“尚父精神老更遒，一竿唾手取神州。诸侯八百皆贪饵，只有夷、齐不上钩。”语有趣味。按尚父即姜子牙，亦即吕尚、太公望。

磻溪在陕西宝鸡市东南，传说为姜太公未遇周文王时垂钓之处。

题 画 梅 扇

据《海天琴思续录》，长乐初工于诗，其绝句《题画梅扇》云：“冷淡繁华莫细论，岁寒风景最销魂。何当画个骑驴客，来往孤山处士村。”超拔可诵。

题 钟 馗 嫁 妹 图

《海天琴思续录》载黄琴士《题钟馗嫁妹图》诗，云：“虬髯掀罢猪龙死，门前忽见香尘起。昔游杏苑掇高科，今赋《桃夭》别之子。乌靴槐笏笑颜开，菱萼光生玉镜台。一路笙歌声若沸，终南山下美人来。美人绰约应无偶，菖叶榴花簪满首。也是人间新妇妆，红颜那似阿兄丑。阿妹辞阿兄，身骑双鹿踏云行。阿兄送阿妹，乱发鬍鬚终日醉。不知阿婿竟如何，只恐世间蓝面多。”

极有风趣，读之胜过披阅两峰山人《鬼趣图》。

题饥看天图

杭州孤山西泠印社，有杨见山题“饥看天图”，记吴昌硕早年贫苦生活，诗云：“床头无米厨无烟，腰间并无看囊钱。破书万卷煮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人生有命饥难拗，天公弄人示天巧；臣朔纵有七尺躯，当前且让侏儒饱。”诗很替有真才实学的吴缶翁鸣不平。

齐白石题画诗

齐白石一生画了不少不倒翁，形体姿态各异，意义与罗两峰的鬼趣图略同。在一幅不倒翁图上，他题了三首诗：一、“秋扇摇摇两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笑君不肯打倒来，自信腹中无点墨。”二、“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是心肝？”三、“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诗后小注云：“大儿以为巧物，语余：远游时携至长安，作模样，供诸小儿之需。不知此物天下无处不有也。……”

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书“停止见客”四字于门，躲在家里作画。他在《蛤蟆图》上题诗道：“四月池塘草色青，聒人两耳是蛙鸣。通宵尽日挝何益，不若晨鸡晓一声。”题《鸬鹚图》云：“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题《螃蟹图》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讽刺日暮途穷的日寇汉奸。

齐白石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画了一幅《毕卓像》。毕卓，晋

朝人，好饮酒，饮辄醉。传说他官居吏部侍郎，却穷得无钱买酒，只好夜间去偷邻家的酒喝。齐白石在画中把毕卓醉后的神态刻划得很生动，两颊微红，醉态可掬。题款更有深意：“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宁肯为盗难逃，不肯食民脂膏。”

齐白石题《桃源图》云：“平生未到桃源地，意想清溪流水长。窃恐居人破心胆，挥毫不画打渔郎。”题《山水画》云：“曾经阳朔好山无，峦倒峰斜势欲扶。一笑前朝诸巨子，平铺细抹死功夫。”都有新意。后者更对清代一些山水画家提出批评。

题 红 梅 图

张大千八十以后画，犹多精品，题句也很有趣。有题《红梅图》云：“十年流荡海西涯，结个茅堂不似家。不是不归归自好，只愁移不得梅花。”

题 春 澍 画 册

据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常熟杨无恙，工诗，亦能画，有题常州邓春澍画册六言一绝：“读书千卷万卷，游山千峰万峰。诗里纵横上下，画中南北西东。”别饶情趣。

题关良“凤姐图”

四十年代，擅长画戏曲人物的关良先生画了一幅“凤姐图”，取材于京剧《游龙戏凤》。剧中写明朝正德皇帝微服出行，

调戏店家女凤姐的故事。一九四二年，老舍先生得到此图，非常高兴，欣然作《为打油诗题凤姐图》一首，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新民报》（晚刊）。诗云：“自古有恋爱，唯难尽自由。最好作皇帝，四海齐叩头。秀色细选刷，宫中百美收。一旦厌金紫，微服闲出游。旅舍逢娇小，轻灵似野鸥。飘飘龙心悦，金口涎欲流。百般肆调戏，龙步舞不休。可怜弱女儿，含怒倍娇羞。宛转拜尘埃。富贵乃所求。呜呼！皇帝恋爱得自由。”就是这样一首讥笑皇帝骄奢淫逸、为弱女子鸣不平的打油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老舍先生的罪状之一，横遭批判。

诗词掌故趣闻录

掌 故

“崔颢题诗在上头”。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确实以它的高度艺术性，感动了数不清的人，成了题咏黄鹤楼的绝唱。相传李白登黄鹤楼，本欲题诗，因有崔颢诗在，只好“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见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

今人郭绍虞先生注《沧浪》此语说，“当以崔颢题诗，李白废笔，故推为第一。实则‘蛾眉诘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江淹《杂体诗序》已早言之，何必强作解事，定其压卷。故后人对沧浪此说，固有附和之论，亦多不同之见。”他还举明代何景明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为唐人七言律第一，清代潘德舆又推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为第一为例，说论及甘甜就忌讳辛辣，喜欢红的就非议白的，各人所嗜不一，恐亦难得一致的论断。

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古人服善，太白过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也。若他人，必次颢韵，或于诗板之傍别着语矣。”宋末元初蔡正孙《诗林广记》引《该闻录》说，李白是为了同崔颢一比高低，才赋凤凰台诗的：“唐崔颢尝

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故拟之，以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

杨慎《升庵诗话》“捶碎黄鹤楼”条说：李太白过武昌，见崔颢题《黄鹤楼》诗，叹服之。后来禅僧用这个故事，作一偈云：“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游方和尚见了，也用前两句补上后两句：“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又一位和尚题了个对子：“酒逢知己，艺压当行。”这些都借此事敷衍成句，并不是李白的诗。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中句是：“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禅僧偈语即本于此。

与李白不肯在黄鹤楼题诗相比美的，是刘禹锡、白居易不肯在巫山留诗。阮阅《诗话总龟·留题门》说，白居易途经三峡，巫山知县想请他留题，便先在神女祠的壁上题诗一首：“忠州太守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待新词。”白居易没有同意，说：当年刘梦得“欲留一诗于此，怯而不敢。罢郡经过，悉去诗千余首，只留四篇。”即只留沈佺期、王无竞、李端、皇甫冉四人的作品，其他一千多首都刷掉了。意思是我又怎敢在此题句呢！

在当代，柳亚子先生的一首诗，也涉及崔颢、李白先后题诗故事（见《磨剑室诗词集》第九辑）。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柳亚子访王重民于北京图书馆，当谈及一九三二年十月鲁迅作《自嘲》诗题赠柳亚子时，王重民请柳亚子作一首和诗相赠，柳未作和鲁迅诗，却“漫成一绝”送给王，诗云：“崔颢题诗在上头，谪仙才调岂终休。难忘二十年前事，温峤甘居第二流。”诗后自注云：“一九二八年，余在上海，始识鲁迅先生，曾共宴饮两度，一为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作东道主；一则迅翁赠

余诗，所谓‘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者也。‘一·二八’后，以党人牛兰夫妇被捕绝食事，达夫发起，召沪上文化界联名电蒋政府司法院长居正，主持正义，签署人三十六人，合天罡之数，余为及时雨，迅翁则玉麒麟也。”全诗以崔氏题黄鹤楼事作引，称赞李白、鲁迅的谦逊，复以温峤奉陶侃为盟主、甘居其下史实作结，表现了作者对鲁迅的崇敬。跋语叙述了上海文化界签名声援牛兰夫妇，柳亚子名居榜首，鲁迅名列其后，并戏以《水浒》名次故事作比，更表达了他对这段往事的眷念。

谋诗害命。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云：“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刘希夷的舅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希夷）于别舍，时（希夷）未及三十（岁），人悉怜之。”

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刘禹锡《嘉言录》载刘希夷诗，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问爱此句，欲夺之，希夷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希夷。魏泰认为，宋之问的诗集中，尽有佳作，而希夷这两句诗，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真枉死也。

宋人尤袤《全唐诗话》卷之一《刘希夷》条，所载与此不同。略云：“刘希夷尝为《白头翁咏》，有‘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这里一是说为奸人所杀,未说为宋所杀;二是说“或云”,未确指宋。当代研究者认为,关于这首诗的种种附会传说,反映了人们爱惜诗人的才华,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这诗的情调过于伤感。至于是否真有谋诗害命这回事,只好存疑了。

· 骆宾王助吟浙江潮。据晚唐孟棨《本事诗》,宋之问被贬复归后游钱塘灵隐寺,月夜赋诗,吟出首联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就怎么也吟不出来了,一老和尚在灯下坐禅,问道:“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当得知宋之问苦吟不出,就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大为惊异,称赞这两句诗遒劲奇丽,便连夜续成一首五言排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扞萝登塔远,剝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凤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第二天天一亮,宋之问去拜访老和尚,已不知去向。别人告诉他说,那老和尚就是骆宾王。清代俞樾不信孟棨此说,认为“旧传颇有可疑”。

《韵语阳秋》说:《太平广记》载,宋之问于灵隐寺夜吟,诗未就,闻有人云,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识之者,曰:“此骆宾王也。”这时骆宾王与徐敬业都隐姓埋名一同逃遁,都已年迈了。在骆宾王的诗集中,有《江南送之问诗》,《兖州钱之问诗》,说明他俩很熟悉,不应该在暮年相遇于灵隐寺会不相识。大概是骆宾王正在逃难之时,宋之问不想暴露他的姓名吧。看来书作者葛立方是相信确有其事的。

《石林诗话》认为,旧说徐敬业反武后兵败,与骆宾王俱不死,皆去为浮屠以免。宾王居杭州灵隐寺,因续宋之问诗,人始

知之，此事《新唐书》未载。今宋之问这首诗，仍见宾王集中，惟破题“鹞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两句是宋作，自“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以后，人因是他的续诗而收录在宾王集中，或本集就认为是宾王所作而收录。不过宾王集是古本，不是后人收集编次的。如果此诗当时已自录于集中，那么宾王并未兵败而死，就得到一个证明。

按清人孙涛《全唐诗话续编》说，这首诗亦载《骆宾王集》；王元美说：宋之问与骆宾王年事相差不远，骆宾王还写过《江南赠宋五之问》及《兖州饯别诗》，怎能说不是旧相识？如果宾王真的成为老僧，而之问后被贬谪经过杭州，也已年老了，不得呼为“少年”。那么为什么有此传说呢？怕是由于这首诗并见于二人集中，以致宋之问受此长诬吧！

《登鹞雀楼》作者之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历来都说是王之涣所作。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鹞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李益的诗是一首七绝，畅当的虽也是一首五绝，题目也相同，诗却是这样的：“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可见早在北宋就说王之涣此诗能状其景了。但也有人说此诗作者另有其人。《唐诗鉴赏词典》为此诗所加的注就说：“此诗作者一作朱斌，题为《登楼》。”《中国人名大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版）二百五十二页“朱佐日”条说，武则天尝吟此诗，“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疋，转侍御史。”有人查阅《吴中人物志》卷七《文苑·唐》，也说《登鹞雀楼》为唐“御史朱佐日诗也”。如此说来，该诗

作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

偷诗辨。作诗效法前人，不能认为是抄袭。《苕溪渔隐丛话》引《诗眼》说，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杜甫律诗布置法度，全学沈佺期，只是更推广、集大成了。如沈云：“雪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杜云：“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都不免蹈袭前辈。黄山谷说：“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

读古人诗多了，创作时自然流露，也算不上抄袭。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读古人的诗多了，意趣所至，诵忆一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绿阴生昼寂，孤花表春馀。”这是《韦苏州集》中最为警策的，而王安石诗中就有“绿阴生昼寂，幽草弄秋妍”这样的句子。大抵荆公读唐诗最多，于去取之间，用意尤精，观《百家诗选》可见也。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这就不是误用，简直就是取旧句纵横役使，没什么彼我之别了。按，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有句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表达对前朝因腐朽而没落的伤感之情。苏子瞻也和王安石一样不过是读得多了就变成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语词，在创作时自然流露了。

《苕溪渔隐丛话》中，可以找到两人诗意相同的例子。如：王安石诗：“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钩丝。”黄山谷诗：“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钩丝。”王安石又有“小立伫幽香”之句，黄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语意全然相类。苕溪渔隐说：二公岂窃诗者？王直方云：当是偶合。真的是这样的吧！

苕溪渔隐说，德麟小词有“脸薄难藏泪，眉长易觉愁”之句，人多称赞。其实是全用《香奁集》“桃花脸薄难藏泪，柳叶眉长易觉愁”一联诗的，只是去掉每句前面两个字罢了。

宋人刘攽《中山诗话》说，僧惠崇诗云：“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然为唐人旧句。而崇之弟子吟赠其师诗曰：“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偷古人句，古人诗句似师兄。”（后两句，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作“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杜工部有‘峡束苍江起，岩排石树圆’，顷苏子美遂用‘峡束苍江，岩排石树’作七言句。子美岂窃诗者，大抵讽古人诗多，则往往为己得也。”意思与《石林诗话》所述大致相同。

《古今谈概》载陈亚《嘲窃古人句》诗云：“昔贤自是堪犯罪，非敢言君爱窃词。叵奈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该书也说了僧惠崇能诗，其尤自负者为：“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二句，弟子文兆（闽僧）作诗嘲之的故事。

另据宋代钱塘僧文莹《湘山野录》说：“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这样一来，其余八位僧人就默默无闻了，“因忌之，乃厚诬其盗”。后人不了解情况，都拿这当作笑话来谈，使惠崇蒙受偷诗的恶名。各书所引文兆讥笑惠崇的诗，词句互有出入。

清周亮工《书影》说，吴门沈从先贫而工诗，尝作《寒食》云：“青青草色上河桥，雨后推窗见柳条；厨下从来烟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人争传诵。然唐人伍唐珪有《寒食献郡守》一绝云：“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火无烟。”古人已先道之矣。唐孟云卿云：“二月江南

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书影》又说，初唐杨师道《南行别弟》云：“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武则天如意年间，有一个七岁女子作送兄诗云：“别路云初起，离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周亮工说，这是抄袭杨师道的。为什么不说是古人先道之呢？这就得看作诗人的学问修养如何了。下面这首诗，周亮工也说是抄袭的。明嘉靖年间，金陵妓朱斗儿，尝与陈沂（字鲁南）联诗，她算是坊曲中有才情的了，有《送所欢》一绝云：“扬子江头送玉郎，离思牵挽柳丝长，柳丝挽得吾郎住，再向江头种几行。”人争传诵。周亮工偶阅元诗，黄君瑞《送别》云：“云锦江边送上郎，江边折柳柳丝长；柳丝若挽情人住，更向东风种几行。”才知朱诗是窃抄的，陈鲁南等人没有察觉罢了。

“篱菊飘零满地金”。费衮《梁谿漫志》载王安石与欧阳修论诗的一段公案。王安石有“黄昏风雨过园林，篱菊飘零满地金”之句，欧阳修议论说：百花尽落，唯独菊花是在枝上枯萎的吧？因而赋诗戏谑道：“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王安石听说后，引《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句作根据，为自己辩解。《西清诗话》所载略似。费衮认为《诗经·周颂·访落》有“访予落止，率时昭考”句，“落”当开始讲。诗意是：“与群臣谋我始即政之事。”《尔雅》说：“俶、落、权、舆，始也。”所以《楚辞》中说的“菊之落英”是说菊初开的花。苏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云：“漫绕东篱嗅落英”，也是说嗅初开菊花的气味。这些例子说明，王安石引《楚辞》，不足为据。

《高斋诗话》说，“荆公此诗，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看’盖为菊无落英故也。荆公云：‘苏子瞻读《楚词》不熟耳。’”《诗话》作者认为，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是说花衰谢之意，若“飘零满地金”则过分了。苏东坡有句云：“漫绕东篱嗅落英”，又为什么呢？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这两句诗，他在《六一居士全集》及《东坡前后集》中，遍寻不见。不知《西清诗话》和《高斋诗话》从哪里得到这两句诗的？这大概只有存疑了。

半夜钟。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唐人有云：‘姑苏台下（一作城外）寒山寺，半夜（一作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夜半钟，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如《南史·文学传》：“丘仲孚，吴兴乌程人，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可以说，半夜钟是吴地的旧事了。欧阳修“三更不是打钟时”的说法，历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斋漫录》等书说：他经过苏州，宿一寺，夜半闻钟声，因问寺僧，都说，夜半鸣钟，有什么奇怪的？以后听到其他寺庙都是这样。始知夜半钟，惟姑苏有之。唐诗人皇甫冉有《秋夜宿严维宅诗》有句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严维所居在会稽，钟声亦鸣于半夜，才知半夜钟亦不止于苏州。张继诗不为误。欧公不察耳。

《全唐诗话续编》载李于鳞对这也有评说：寒山寺在吴县西，计有功认为此地有夜半钟，名无常钟，欧阳以为语病，是不对的。夜半钟不止姑苏一个地方有，于鹄“遥听维山半夜钟”，白乐天“半夜钟声后”，皇甫冉“夜半隔山钟”，温庭筠“无复松窗半夜钟”，陈羽“隔水悠扬午夜钟”可知唐人诗多用此。胡元瑞说：“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句诗，谈者纷纷，都以为被古人愚弄了。其实作者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协调，兴象之切合，区区事实，他那里顾得？所以无论是不是夜半，钟声听到没有，都未可知。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一字师。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料，点石成金也。”他引孟浩然的话说：“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如果不是这两个字，那里算得上佳句呢！还引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有人得一《杜集》旧本，五言“身轻一鸟”下脱一字，几个人各以一字补之，有人补“疾”字，有人补“落”字，或补“起”，或补“下”、“度”，都不能定。以后得一善本，原来是“身轻一鸟过”。胡仔认为所补的字都不如“过”字为工。

《苕溪渔隐丛话》引陈辅之《诗话》说，萧楚才任溧阳县令，其时张乖崖作州官。一日，州官请客，萧楚才见他几案上有一绝句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字为“幸”字。张出，见诗稿，问：“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楚才说：“为了成全您的身家性命。您功高位重，目前正是奸人侧目的时候，且天下一统，您独恨天下太平，这是为什么？”张乖崖说：“萧弟，一字之师也。”

宋强幼安述《唐子西语录》说，作诗“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又说作诗自有稳当字，只是思之未到耳。皎然的诗在唐代很有名气，有僧袖诗谒之，皎然指出他所作《御沟诗》：“‘此波涵圣泽’，波字未稳，当改。”僧红着脸不高兴地走了。僧也是个作诗能手，皎然料到他一定会回来，便取笔在掌中写了个“中”字，握之以待。僧果然回来，并说想改为“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给他看，于是二人结交为友。笔记未称皎然为一字师，其实这故事就是一字师的故事。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却说这是晚唐诗人王贞白和兰溪僧贯休的故事。王作《御沟》诗，得句云“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颇为满意，便寄给诗友贯休看。两人见面时，谈及此，休说：“有一字不妥，当改。”贞白拂袖去。休对旁人说：“此公思敏，当即来。”贯休书一字于掌心等待。贞白果然回来，很高兴地说：“改为‘此中涵帝泽’如何？”休以掌示之，两人所改无异，遂订深交。二说作者各异，未知孰是。

有几则诗话是明确称为“一字师”的，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中《一字师》条说，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卷来拜访他，有《早梅》诗云：“前村深色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从此士林以郑谷为一字师。

一字师，并不只限改一字，改二字也可称之，如宋阮阅《诗话总龟》引《郡阁野谈》说，张迥《寄远诗》有“蝉鬓凋将尽，虬髯白也无”句，齐己改“白也”为“黑在”，迥遂拜齐己为一字师。

周紫芝《竹坡诗话》说，汪内相将赴临川，曾吉父以诗送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之句。韩子苍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诏，水晶宫冷近题诗。”吉父闻之，以子苍为一字师。改“中”、“里”为“深”、“冷”，内涵更丰富了，确较原句更

进一层。

又如：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说：古人有一字之师，昔人谓如光弼临军，旗帜不易，一号令之，而百倍精采。张橘轩诗：“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遗山说：“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便觉飞动。”又，虞道园持诗向赵松雪请教，其中有“山连阁道晨留辇，野散周庐夜属囊”这样的句子。赵松雪说：“美则美矣，若改‘山’为‘天’，‘野’为‘星’，则尤美。”

诗话谈到萨天锡诗：“地湿仄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道园见之曰：“诗信佳矣，但有一字不稳。‘闻’与‘听’字义同，何不改‘闻’作‘看’？唐人‘林下老僧来看雨’，又有所出矣。”古人论诗，一字不苟如此。

关于元代萨天锡的两句诗的论述，出自明人黄溥《闲中古今录》卷一。说这两句诗，闻者无不脍炙，惟山东一叟鄙之，萨去问缘故，答曰：“措词固善，但‘闻’字与‘听’字一合耳。”萨问：“当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萨疑“看”字所出，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萨俯首，拜为一字师。从这个例子还可看出，古人用字，讲究出处。

杀风景。据蔡绛《西清诗话》，《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晒裌，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晏元献罢相守颖，以惠山泉烹“日注”（浙茶名），从容置酒，赋诗云：“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蓝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又载王安石于元丰末年居于金陵，蒋之奇夜谒公于蒋山，

引马骑卒传呼喝道很是热闹。王安石引“松下喝道”语作诗戏之，云：“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自此杀风景之语，颇著于世。

《三山老人语录》云：“唐人以‘对花啜茶’谓之杀风景，所以王安石《寄茶与平甫诗》有‘金谷看花莫漫煎’之句。

销金锅儿。杭州西湖风景冠天下，却有不雅的绰号：“销金锅儿”。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说：“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

一些诗词就此作了吟咏。元人徐再思的小令《朝天子》，称西湖为“宜酒宜诗，宜晴宜雨，销金锅，锦绣窟。”

道光年间杭人沈金生的一首《西湖棹歌》，也提到西湖的这个不雅外号：“泥人天气可怜宵，月下呼舟缓缓摇；真是销金锅一只，四更犹有满湖箫。”人们在这里可以玩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但这是得花钱的呀，所以说它是只销金锅儿。顺便说一句，“泥人”就是“腻人”，这两字用在西湖，颇为相宜。

元末张宪的一首六言诗反映的也是这种湖上生活：“绿盖遮笼菡萏，碧澜摇荡鸳鸯，罨画船中鼓板，销金锅里时光。”

元人宋无有诗云：“故都日日望回銮，锦绣湖山醉里看。恋着销金锅子暖，龙沙忘了两宫寒。”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以后，不时驾幸西湖，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中，很快就把中原父老和被俘北疆的父兄徽、钦二帝丢在脑后了，可怜故都汴梁的百姓还在傻等呢！销金锅把这些人的意志也销磨了。

清人张日照咏南宋西湖小乐府云：“大错莫铸六州铁，金锅不缺金瓯缺。风月从来无价珍，湖山大地皆黄金。金字牌，颁将臣；金明池，隔旧京。日落晚霞金世界，九哥箫鼓西湖在。”“金瓯”指国土；金锅倒是不缺，可国土缺了！“日落晚霞金世界”，原是宋徽宗赵佶的诗句，那时的人们迷信，说这不是好兆头，是预示金兀朮四太子、金主完颜亮要统领“世界”了。“九哥”指高宗赵构，他是徽宗第九子，宫中人称九哥，却沉湎在西湖箫鼓之中。

另一位清人赵庆禧也有一首《销金锅》诗，中云：“销金锅，金销知几多？山河一寸金一寸，金瓯撞缺将奈何？”“金销复可铸，锅破尚可补，江山虽新不如故。”销来销去，把国土都销残缺了可怎么好？补得再新再好也恢复不了原样呀！诗人最后写道：“吁嗟乎！销金销金浪得名，如何不销金人兵！”这一声长叹，颇为沉痛：西湖能销黄金，却销不了金兵，奈何！

一阕柳词的公案。大约公元一千年（宋真宗咸平中），柳永写了一阕《望海潮》词，送给当时的两浙转运使孙何。这首词把杭州、西湖的特征，如钱塘的繁盛、西湖的秀丽，江潮的壮观等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其中一些名句如：“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重湖迭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都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许是这个原因，宋人罗大经在其笔记《鹤林玉露》卷十三中说，金主完颜亮读了，便下了出兵南征的念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笔记引了谢处厚（名驿）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

牵动长江万里愁！”“杭州曲子”指的就是柳永的词。罗大经作和处厚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罗大经把柳词比作杀胡快剑，认为是荷花留下了南宋君王的玉辇，忘记了收复失地，返回汴梁的大业。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眈眈起投鞭渡江之想。命画工潜入临安，图西湖，揭软屏间，貌已像，策马吴山之巅，题其上曰：‘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张岱《西湖梦寻》也说：“金主阅此词，慕西湖胜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都和罗大经说的一样。

其实，在南宋岳珂《程史》中，就说完颜亮为了入侵南宋都城，派奸细入临安，绘城邑湖山景色图，并在图中画了完颜亮立马吴山的形象。可见金贵族的侵略是早有预谋的，是民族矛盾的结果。不能说仅由一阕柳词所引发。完颜亮于正隆末年大举伐宋，兵败为下属所杀，罗大经也说“耆卿此词乃逆亮送死媒也”。似乎成败都同这首词有关，实在是夸大了艺术作品的作用。

山外山楼外楼。杭州西湖楼外楼酒家，历史悠久，许多诗人吟咏过它。南宋士人林升的《题临安旅邸》大概是最早提到楼外楼的诗作之一。据《西湖古今佳话》：南宋绍兴、淳熙之间，民丰物阜，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此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当时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市）沦陷于金，诗的讽刺意味是很浓的。

一些把林升诗中提到的山外山、楼外楼、杭州、汴州变着法儿反复吟唱的诗，也令人难以忘怀。清人毛际可的一首，写得很有新意：“夹岸流莺唤客游，岳坟新起酒家楼，摊成薄饼光如纸，怪道临安似汴州。”薄饼就是春卷，是当年汴京的名点。南宋君臣虽身居临安，也照样吃着故都的面食，住在杭州跟住在汴州没啥两样嘛！

也有说汴州不如杭州，借以讽刺南宋君臣的。清人黄任的《西湖杂诗》之一云：“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卧游；争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

有诗讥刺南宋君臣以汴京和洛阳来看待杭州，以为自己还稳坐在汴京呢！南宋人高孝琚《题临安西湖》云：“朱帘白舫乱湖光，隔岸龙舟舫夕阳；今日欢游复明日，便将京洛看钱塘！”

还有说把杭州送汴州的。据明末张岱《西湖梦寻》：辛巳、壬午岁（一六四一、一六四二年），杭州连续饥荒，民强半饿死。时杭州太守刘梦谦，汴梁人，同乡来打抽丰的多住在西湖，他就逐日把从老百姓打官司中搜刮来的钱送给他们。有人改古诗诮之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林升身后四百多年，还有人套他的诗来讽刺杭州守吏，可见其影响之大。

夸张与“失检”。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鲁迅说，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鲁迅不是反对文学上的浪漫、夸张手法，而是批评那些玩弄大言壮语的文学家。

但文学史上是有过对古人诗中夸张手法不理解，而进行责难的例子的。如：杜甫《古柏行》诗有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门”中评论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认为，诗意只说高大，不必以尺寸计也。《学林新编》说，杜甫《潼关吏》诗：“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岂有万丈高的城墙吗？只是姑言其高罢了。“四十围”“二千尺”，也是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沈括字）乃拘以尺寸校之，就过份了。

杜牧《江南春》绝句有云：“十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诗绝句误字”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楼，皆在其中矣。”“俗人添一撇坏了”。所以他把“千里”改作“十里”。

何文焕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又，四百八十寺，是极言其多，并非恰如此数。读诗倘照字直解，就不易理会。“因为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都要几分不近情理。”（朱光潜语）

《逸梅散记》“诗人失检”条说：杨万里诗：“梅子留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已是夏日景色，哪里还有柳花可捉？有人以为这是“诗人失检”，《散记》则批评道：“未免拘泥太过。”

茅屋秋风。宋黄彻《碧溪诗话》卷九，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绫袄成》云：“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有人认为杜子美诗意是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是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子美为难。又，老杜是自己饥寒而怜悯别人饥寒，白氏是自己饱暖而怜悯别人饥寒，“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所以白乐天难能可贵。也有人说杜诗在前，而白诗在后，前者倡导，后者和之耳。

因诗获罪。《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说：孟浩然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知道了，说：“卿自弃朕，朕何尝弃卿。”孟贯诗：“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周世宗知道了，说：“朕伐叛吊民，何谓有巢无主？”两人都因诗而穷困潦倒。大约这就叫“转喉触讳”（一经转述，就犯忌了）吧。

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虽穷病缠身，仍乐观旷达，赋诗云：“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到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都，宰相章惇说：“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再贬苏轼到海南岛的儋耳。事见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和吴曾《能改斋漫录》等书说：“柳永，初名三变，宋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尝作《鹤冲天》词；有句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宋仁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便落榜了。三变由此自称“奉旨填词”。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柳永善为

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取柳永为辞，始行于世。当时西夏国一位使官回去后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词流传之广。

南宋末年人刘克庄，尝咏落梅，有句云：“东君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谗者把诗句交给掌权大臣，刘因而被“病废十载”。为此，刘有《病后访梅》七绝一首，云：“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也被梅花累十年。”诗说刘梦得因咏桃花被降了职，长源因咏柳得罪了权贵，我有幸不曾赋桃咏柳，却被梅花连累了十年。

瓜田李下全词。《坚瓠集》说，人知瓜田李下之句，不知全词。左克明载之《古乐府》，亦曰古词，不载谁作。《七修类稿》载其词曰：“君子妨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云是陈思王（曹子建）作，而编子建集者，又失中间四句，殊无血脉。被之管弦，亦不成调也。

“一寸光阴一寸金”。人们常以“一寸光阴一寸金”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应当珍惜。这一名句出处何在？《辞源》“寸阴”条引用元代同恕《送陈嘉会》诗：“尽欢菽水晨昏事，一寸光阴一寸金。”有的词书则引用元史九敬《庄周梦》：“一寸光阴一寸金，持将此物寄知音。”其实都不是最早的出处。《汉语大词典》指出，最早应出自唐代诗人王贞白的《白鹿洞二首》之一：“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该诗最后两句为：“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古人关于惜阴的诗，还有明代文嘉的《今日诗》和清代钱鹤滩的《明日歌》。前者云：“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始待明日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后者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可以看出《明日歌》是仿照《今日歌》写成的，但仍有新意，都流畅可诵。

“獭祭鱼”。据清陈康琪《郎潜纪闻》，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字大可，人称西河先生），纳一妾名曼殊，矜宠特至。夫人陈氏，颇为不平。尝在客人面前诋毁说：“你们都以为毛大可学问渊博吗？可他即使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才能作成。”陈康琪记近人有论诗绝句云：“曼殊不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可称雅谑。按獭将所捕之鱼陈列水边，如同祭祀一般，所以人称罗列故实，堆砌成文为獭祭或獭祭鱼。王士禛《论诗绝句》：“獭祭曾惊博奥殫，一篇《锦瑟》解人难。”

趣 闻

耽诗忘身与苦吟得句。据《笑笑录》引《渔矶漫钞》，元人刘昂有山雨诗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伞遮头水浸腰。此景此时谁会得，清如窗下听芭蕉。”人们常哂笑说这人上下淋漓，“清”在何处？海盐沈某，因诵《离骚》而得句曰：“丛兰芳芷满东皋，闲步春风读楚骚。”以下的诗句，久思不得，误坠崖下，人方惊

扶，他却说：“好也好也！”遂歌云：“忽忆灵均发幽愤，坠崖几折沈郎腰。”耽诗成癖，不顾其身，不亦痴乎！

据《唐诗纪事》，周朴苦吟，在田野上遇见一挑柴担的人，便拉着他的手大声说：“我得之矣！”樵夫脱臂惊走，遇巡逻兵卒，疑为偷儿，将共追之。周朴这才慢腾腾地说：“我适得句耳。”原来他是在做一首咏古墓诗，少两句，一时想不出，偶见樵夫，便写成了：“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王琪补对。《渔隐丛话》后集说，宋代词人晏殊路过扬州，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吏读壁间诗板，但不许读出作者的爵里姓氏。值得全篇读完的不多，有一首五言律诗，晏殊听完后问是谁作的，回答是江都王琪，便请他来一起吃饭、散步。时春晚，已有落花。晏殊说：“我每得佳句，就书写于墙壁间，有时整年作不出对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么一句至今就还未能对出。”王琪应声答道：“何不对‘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很高兴，把这个句子用在《浣溪沙》词中，还给王琪“辟置馆职”，委以重任。

入情入稗与入俚。清平步青《霞外摭屑》说，文入情易入稗（小说），诗入情易入俚（村俗）。此中消息，惟多读书的人才知道。《占毕丛谈》（卷五）说，宋、元人诗，如范石湖：“事如梦断无寻处，人似春归挽不留”；白玉蟾“既去复来秋后暑，似无还有雨中山”；陆放翁“发无可白方为老，酒不能赊始觉贫”；刘子翬“百年未半老相逼，四序平分秋独愁”；刘克庄“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权”；“爱敬老梅如宿士，护持新笋似婴儿”；写情景可谓入妙。所嫌者，词不典贵，去风雅益远。明鍾伯敬

“子侄渐亲知老至，江山无故觉情生；”许相卿“老如旧历浑无用，病恋残灯亦暂明”；入情愈工，愈成其为宋词。按：诗入俚就不典雅，是一家之言；在主张性灵的诗论者来说，上述诗句充满真情实趣，也许正是上品呢。

以诗比书比山。清人王士禛《渔洋诗话》说：七言歌行，杜子美（甫）似《史记》，李太白（白）、苏子瞻（轼）似《庄子》，黄鲁直（庭坚）似《维摩诘经》。而子美同时，又有李供奉（即李白）、岑嘉州（即岑参）之创辟经奇；子瞻同时，又有黄太史（即黄庭坚）之奇特。正如太华（山名，即西岳华山）之有少华（山名，在华山之西），太室（山名，即中岳嵩山）之有少室（山名，在嵩山之西）。

以诗文比酒饭。清人赵执信《谈龙录》引昆山吴修龄论诗语，云：“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啖饭则饱，饮酒则醉。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均《诗经》篇名）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这是一段绝妙诗文论。

郑逸梅《艺林散叶》说：“沈瘦东以唐宋诗来比喻食品，作诗一首云：“论诗我贵色香味，缺一不可足称诗王。少陵味真惜太苦，温李甜腻樱花糖。退之生硬桂花栗，山谷辛辣如山姜。微甘不腻清且芳，王维李白差颌颡。”

催租人败诗兴。南宋人费衮《梁谿漫志》说，谢无逸向潘邠老索取近作诗，邠老回答说：“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

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费衮认为庾老的诗兴也太容易败坏了，要是我听见秋声而得句题壁，沉吟于诗境中，催租人怎能败兴？晋人阮籍游竹林，王戎也来了，阮籍开玩笑说：“俗物又来败人诗意了！”王戎笑道：“你们的诗意就这么容易被人败坏吗？”唐人贾岛炼“敲”“推”二字，以致冲京兆尹的仪仗而不知，这正好说明他诗兴的深沉。

唐诗多以鸟对僧。《野客丛书》载，贾岛诗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或者谓句则佳也，以鸟对僧，无乃甚乎！贾岛诗中又曰：“声齐雏鸟语，画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鸟，相寻海畔僧。”薛能诗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蕊杏含春谷鸟啼。”杜荀鹤诗曰：“沙鸟多翘足，岩僧半露肩。”姚合诗曰：“露寒僧出梵，林静鸟巢枝。”曰：“幽巢禅僧护，高窗宿鸟窥。”曰：“夜钟催鸟绝，积雪阻僧期。”陆龟蒙诗曰：“烟径水涯多好鸟，竹床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诗曰：“讲席旧逢山鸟至，梵经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鸟对僧多如此，岂只贾岛！经考证，不但对鸟，还有对以虫、对以禽、对以猿、对以鹤、对以鹿、对以犬者，这难道不是嘲戏吗？又有“时闻啄木鸟，疑是扣门僧”，出自东坡佛印语录。

青眼与白头。据宋王直芳《王直芳诗话》，苏东坡、黄山谷诗中有“青眼”对“白头”之句。如：“读书头欲白，相对眼中青”；“身更万事已头白，相对百年终眼青”；“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即今多白头”；“江山万里将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白头逢国士，青眼酒尊开”。王直芳说：“其用青眼对白头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杜甫也有诗句云：“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

作诗若干气。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说，秀才作诗不脱俗，谓之“头巾气”；和尚作诗不脱俗，谓之“酸馅气”；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能脱此三气，则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又云：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贾浪（闾）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

有些诗话著作批评一些和尚作的诗有“酸馅气”或“斋饭馅气”。叶梦得《石林诗话》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苏东坡《赠诗僧道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他还曾对人说：“颇解蔬笋语否？”意思是没有“酸馅气”。闻者无不失笑云。

又，《升庵诗话·补遗》载元代天目山和尚明本中峰有《九字梅花诗》云：“昨夜西风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擎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奇妙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池南唐元荐（铸）说：“此诗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后四句有斋饭酸馅气。”

其奈背痒何。据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葛稚川《神仙传》载：“王方平、麻姑降临蔡经家。方平对麻姑说：“不见姑已有五百年矣。”便擘麟脯下酒。而蔡经偷偷地看麻姑手如鸟爪，心想：“背痒时正可爬（抓）背。”正在想时，王方平就已知道了，

责备蔡经说：“麻姑是神人。你怎么竟敢说她的手可爬背？”于是用鞭抽打蔡经背脊。”皇祐中年，江西有一事正类此，李觏作《题麻姑坛记》以嘲之。诗云：“五百年来自恨多，东征重得见青蛾。擘麟方拟穷欢乐，不奈闲人背痒何。”

按杜牧有诗论及杜甫，也涉及麻姑搔痒故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读杜甫诗韩愈文就像麻姑抓痒那么称心。

唐酒价。宋人刘攽《中山诗话》谈及唐代酒价。宋真宗赵恒问近臣：“唐酒价几何？”群臣莫能对。只有丁晋公说：“斗酒值三百文。”真宗问何以知之，回答说：“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也说，古人以为唐代酒价，每斗三百，引杜诗“速宜（一作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证。可是白乐天为河南尹《自劝》绝句云：“忆昔羈贫应举年，脱衣典酒九江边。十千一斗犹賒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又古诗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则十千文一斗。究竟什么价？大抵诗人一时用事，说的未必是实价。

杨大年登楼触首。据郎瑛《七修类稿》，“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此诗为杨大年（亿）幼时登楼触顶所作。《西清诗话》又辩非杨亿之诗，乃太白《峰顶寺》诗也。郎瑛认为太白之诗，前二句“夜宿峰顶寺，手可扪星辰”，已与杨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见载及。考杨之言行录亦无。但古今诗中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为一入者也。

蓝出于青。据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乾隆年间，纪昀（晓岚）于福建舟中赋诗一首，云：“山色空蒙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随行的人都称赞写得好。不料纪晓岚却说他这诗是从别人的诗中脱胎而来的。一次他出古北口，见旅邸有题壁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甚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说：“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

八句四转折。据刘承干《历代词人考略》及杨慎《升庵诗话》，唐无名氏《醉公子》云：“门外犊儿吠，知是萧郎至。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犹胜独睡时。”此唐人小辞。前辈言，读此可悟作诗之法。或以问韩子苍，曰：“只是转折多。”盖八句而四转折也。唐人尹鹗《菩萨蛮》词也有这个特点，云：“陇云暗合秋天白，俯窗独坐窥烟陌。楼际角重吹，黄昏方醉归。荒唐难共语，明日还应去。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由未归说到醉归，由“荒唐难共语”，想到“明日出门时”，层层转折，与无名氏《醉公子》略同。“金鞭莫与伊”，尤有不尽之情。

咏梅还是野蔷薇。费袞《梁谿漫志》说，林和靖咏梅诗有句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陈辅之评论说：“殆似野蔷薇。”费袞认为陈某还算不上是个知诗的人。他有一次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仔细品味这两句诗，感到真能为梅传神！野蔷薇是丛生的，原就没什么疏影；而且花阴散漫，哪里有什么横斜的景致呀！

五色曲。元代散曲作家白朴，与马致远、关汉卿、郑光祖并称四大家，作品俊爽秀美。他的《天净沙》云：“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五色俱全，人称“五色曲”。

富贵语。据欧阳修《归田录》。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鱼畏龙颜。据欧阳修《归田录》：宋真宗年年都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作诗。有一年，在池边钓了多时而“御钓不食”。这时丁晋公作应制诗云：“鸶鸶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也都认为自己作的诗不如这两句。

《茗溪渔隐丛话后集》载一诗，性质与此类似。该书引《南唐书》说：李家明性诙谐，善为讽辞。元宗赏花后苑，率近臣临池垂钓，臣下皆登鱼，惟元宗无所获，家明因进诗曰：“玉瓮垂钩兴正浓，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鱼不敢吞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元宗太喜，赐宴极欢。“玉瓮”，玉石砌的池。

泉泉泉与然然然。据《西湖游览志余》，贯云石隐居钱塘。一日，郡中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砍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按贯云石，号酸斋，仁宗时为翰林学士，后

称疾江南，往来卖药钱塘市。

以诗过关防。《青琐高议》载：范文正公（仲淹）镇越，民曹孙居中死于官，其家大窘，遗二子幼妻，长子方三岁。公乃以俸钱百缗赙之，其他郡官接着也捐献了俸银，合起来也有不少。范文正公为死者家属雇船，择一老吏陪行。并对老吏说：“过关防，你就将我写的诗给他们看。”其诗曰：“一叶轻舟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儿寡妇船。”公之拯济孤贫可见也。

缠足之始。明俞弁《逸老堂诗话》说，《墨庄漫录》载：“妇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后主。”非也。予观六朝乐府有《双行缠》，其辞云：“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唐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诗云：“醉袂几侵鱼子缬，影纓长戛凤凰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则此饰不始于五代也。或谓起于妲己，这是说书盲人拿来欺骗间巷听众的，不得信以为真。

《离骚》不说梅。《离骚》经中不说梅，杜甫诗中不说海棠。元代韦居安《梅磔诗话》说，曾苍山《海棠》诗云：“空谷嫣然笑靥开，春风元自蜀山来。少陵忘汝浑闲事，更有《离骚》忘却梅。”或谓杜少陵不说海棠，避母名也，故郑谷诗云：“浣花溪上添惆怅，子美无情为发扬。”

舞剑器。宋人曾季狸撰《艇斋诗话》说，老杜诗《公孙大娘

舞剑器行》，世人多以为公孙能舞剑，非也。公孙只是善舞剑器，剑器是什么？是曲名。杜诗序言说公孙氏舞剑器、浑脱，又说舞西河、剑器，浑脱、西河、剑器三者都是曲名。诗中又说“妙舞此曲神扬扬”，则知为曲是可信的，说舞剑是后人承误，不能深考的缘故。

以婢酬医。明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下说，辛稼轩在上饶时其室人病笃，命医治之。医按脉间，有侍婢名整整者侍侧，辛稼轩乃指婢对医者说：“老妻获安平，当以此婢为赠。”不数日果愈，乃践前约，以整整而去。稼轩口占《好事近》词云：“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盘合盛得。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残笛。觑著这盘火色，告妈妈将息。”整儿善笛，故第六句及之。古时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常被作为馈赠物，于此可见。

旷达与褊隘。据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白居易赋性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羈天地间。”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

老腿酸于醋。据清钱泳《履园丛话》两浙都转盐运使张穆庵，闲话必以谐谑出之。丙辰三月，与阮元、谢启昆、秦公瀛同游西湖。三公皆即席赋诗，只有张都转盐运使一人默坐别的席上。他笑道：“公等都是科班出身，所以吟诗作赋；我是捐班人，也有诗句，可请教否？”即云：“春来老腿酸于醋，雨后新苔滑似油。”合座称善。有人对张穆庵说：“君肯作诗，便是名家矣。”

板桥润笔诗。清叶廷琯《鸥陂渔话》说，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是他自定的书画润笔例，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并有七言绝句一首，云：“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叶廷琯说：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

诗输一年。据载，《随园诗话》作者袁枚吟出好诗，常常派人送给两江总督尹继善看，尹看了总要和诗一首，飞马传回。一年除夕，袁枚吟诗一首，派人送往总督府，尹继善接读时，谯楼鼓报三更。诗云：“知公得句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著，新诗和到是明年。”不禁大笑，说：“子才才高一著，我一输便是一年。”

二十年前旧板桥。白居易《板桥路》诗，是重过板桥路，为追忆旧时所恋的女子而作，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刘禹锡《杨柳枝》诗云：“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似是改白诗而成。清代书画家郑燮，号板桥，早年作画，无人问津，二十年后即声名大噪，求书乞画者络绎于途。郑燮借刘诗中句刻一印云：“二十年前旧板桥”，以寄感慨。

袁枚咏鸡胆力惊人。钱仲联在其《梦苕庵诗话》中说：随园诗亦有胆力惊人不可及处，余最重其五绝《鸡》云：“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固佳，不可使鸡知。”寥寥二十字，历来剥削者对劳动者使用小恩小惠之用心，概括净尽，出于乾隆时代文人之手，良不易易。七绝《马嵬》云：“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亦可见作者爱憎之所在。

诗不类人。据《七修类稿》，（白）乐天富贵酒色，可谓至矣！而人品天资，又非寻常之士。诗有“尘埃常满甌，钱帛少盈囊；侍女甚蓝缕，妻愁不出房”，真可笑也。

又据《两般秋雨庵随笔》，武官马弁浦情田，有五言绝句云：“最爱初三月，弯环恰似钩。郎心钩不转，钩起妾心愁。”情词婀娜，绝非弁员口吻。

说诗趣语

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李山甫”条说，国初高英秀者，与赞宁为诗友，辩捷滑稽，尝讥古人诗病云：“山甫《览汉史》：‘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是破船诗；李群玉《咏鸬鹚》：‘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是梵语诗；罗隐曰：‘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是见鬼诗；杜荀鹤：‘今日偶题题似旧，不知题后更谁题’，此卫子诗也，不然安有四蹄？”按：“卫子”是驴的古称，“题”谐“蹄”。这类诗评就完全是打趣了。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梅圣俞讲过，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的，也是一种缺点。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

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有论者说这是“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意是说诗之好句难得，而论者说：“这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们都把这些作为笑谈。

《苕溪渔隐丛话》引《桐江诗话》说，唐代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所以士人说“许浑千首湿”。如他的《洛中怀古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罗隐诗，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卒不离乎一身，所以有人以“罗隐一生身”来对“许浑千首湿”。也有以“杜甫一生愁”来对的，似乎优于前者。

《西清诗话》说，叶涛诗极不工，而喜赋咏，有《试茶诗》云：“碾成天上龙兼凤，煮出人间蟹与虾。”好事者戏云：“此非试茶，乃碾玉匠人尝南食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说，江为诗云：“吟登萧寺旃坛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有人说作此诗的人决非贵族。有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是乞儿口中语。苕溪渔隐说，晏元献也说过，此诗是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

又引《后山诗话》说，王岐公诗喜欢用金璧珠碧这样的字，以为是富贵语。他的哥哥说这是“至宝丹”。王直方《诗话》也说，王禹玉（岐公）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有人要某人强作富贵语，其人搜索数日，仅得一联，云：“胫挺化为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为之绝倒。

《唐才子传》说，孙鲂作过一首《夜坐》诗，为世人称诵。有人问沈彬：“鲂《夜坐》诗如何？”彬答：“田舍翁火炉头之语，何足道哉！”鲂不服气，说：“何议谤之甚？”彬说：“‘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谁有此况？”一座大笑。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说，古人论诗有吹毛求疵者，虽未免刻薄，亦颇有理趣。如“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觅句诗也，或以为是失猫诗。“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罗隐咏牡丹句也，或为是画美人诗。“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曹唐《汉武帝宴西王母》诗也，或以为是鬼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杨蟠咏金山寺句也，或以为是伢人量四至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吴僧咏白塔寺句也，或以为是分界猴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外茫茫都不见”，白香山咏杨妃句也，或以为是目莲救母诗。“秦地关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骆宾王咏古句也，或以为是算博士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自点灯来”，程师孟咏所筑堂句也，或以为是登厕诗。“王莽弄来仍半破，曹公将去定平沉”，李山甫览汉史诗也，或以为是破船诗。至于林和靖的咏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脍炙人口，而陈辅之以为有类于咏野蔷薇。蔷薇丛生，初无疏影，焉得横斜？此则肆口诋议，无理取闹矣。还曾有人对苏东坡说：“此二句咏桃咏李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当耳！”斯言最为冷隽。近有咏梅花者云：“三尺短墙微有月，一弯流水寂无人。”语亦幽静，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一幅偷儿行乐图也！”亦可谓谈谐入妙矣。

佳 句 美 名

“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北宋词人柳永写了一首《破阵乐》，写的是北宋君臣士庶游赏汴京金明池的盛况，开头一句是“露花倒影”四字；另一位词人秦观写了一首《满庭

芳》，内容为赋离情别恨，并以此寄托自身不遇之感，开头的一句是“山抹微云”四字。苏东坡读了这两首词，对它们的开始句大为欣赏，称赞说：“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还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并指出他的词是受柳永的影响，对秦观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永作词。”（《花庵词话》）

周汝昌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词典·序言》中说，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传为盛事佳话，警动朝野，到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人谓是‘微词’，我看这正说明了‘脍炙人口’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笔者很同意这一意见，特意将古人诗词中极为风行的佳句，并使作者冠以美名的事实选录如下。

“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唐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唐德宗时，制诰阙（缺）人，中书两次进呈拜官授职的名单，御笔都不批点，再请批示，批曰：“与韩翃。”时有同姓名者，正担任江淮刺史，宰相请问给哪个韩翃，德宗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人称韩翃诗“如芙蓉出水，一篇一咏，朝士珍之”。

“贺梅子”、“郭训狐”。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说，贺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就称贺方回为“贺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雱》一诗，王荆公在诗后题句云：“庙前古木藏训狐，豪气英风亦何有？”以后方回任姑

熟(苏)副太守,与功父游甚欢。方回头发稀疏,功父指其髻曰:“此真‘贺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须曰:“君可谓‘郭训狐’。”

“赵倚楼”。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赵嘏《长安秋望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当时人诵咏之,以为佳作,遂有“赵倚楼”之目。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载与此略异:“嘏尝早秋赋诗曰:‘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杜牧之呼为‘赵倚楼’,是赏叹的意思。”

“张三影”。《渔隐丛话》前集及《西湖游览志馀》说,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居钱塘,以乐府驰名,人称他为“张三中”,因他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句。子野得知后说:“何不目我为‘张三影’?”客不晓,他解释说:“‘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随风絮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一说三影为:“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

郎中与尚书。《渔隐丛话》前集说,张先(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祁(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人传话:“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在屏风后面大声问道:“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对饮甚欢。原来所举的,都是两人词中的警句。前者出自张先《天仙子》词,后者出自宋祁《玉楼春》词。

“张孤雁”。南宋末年的词人张炎,字叔夏,有《解连环》咏

孤雁词一首，其上阕云：“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江疏卷一》说：“钱塘张叔夏，尝赋孤雁词，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皆称之曰‘张孤雁’。”

“谢蝴蝶”。《七修类稿》说，谢无逸有《咏蝶》诗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又云：“飞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无处寻。”可谓形容尽矣，遂称作者为“谢蝴蝶”。自后李商隐窃其义而变之曰：“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句虽工而不妙矣。这就是说绝唱之后，不当再道，李商隐岂是不能炼句的人呀！

“崔、王黄叶”与“王桐花”。据王士禛《香祖笔记》，太仓崔华，字不雕，是王士禛的及门弟子，工诗画，尝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深得王的喜爱，称他为“崔黄叶”。历城族子莘，字秋史，壬午举人，有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王士禛也称他为“王黄叶”。王士禛自己在少年时，作和李清照《漱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刘体仁戏呼他为“王桐花”。邹程村说：“崔黄叶自合作王桐花门生耳。”

王士禛少年作的词这里只引了两句，从《说铃》一书中可得窥其全貌。该书说，崔孝廉尝得句云：“黄叶声多酒不辞”。王阮亭赏之，目为“崔黄叶”。阮亭有和李易安韵《蝶恋花》词，长安士大夫，称“王桐花”，固不可无崔黄叶作配。词曰：“凉夜沉沉花漏冻，欹枕无眠，渐听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

春寒重。忆共衾裯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绝连珠弄。”

“崔红叶”。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有“崔红叶”条，云：“昔有崔黄叶，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观察次子瘦生《如梦令·红叶》词云：“为爱吴江晚景，渡口斜阳相映，点水似桃花，无数游鱼错认。风定，风定，一样落红堆径。”洪穉存太史呼为“崔红叶”，可与“陈帘钩”（廷庆）、“鲍夕阳”（以文）并传。

“苏绣鞋”。又据同书，明苏子平《咏绣鞋》句云：“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人以“苏绣鞋”呼之。梁绍壬认为，以此得名，较之鸳鸯、鸂鶒，风斯下矣。

“缪笻杖”。清黄协坝《锄经书舍零墨》载，仁和缪莲仙怀笔游四方，家厨屡空，而著作等身。所辑文章游戏，多至四十余卷。尝于春日郊行即事，得诗曰：“阿谁行路手双携，窄窄弓鞋滑滑泥，愿化此身作笻杖，替伊扶过板桥西。”颇为时下传诵，因有“缪板桥”之称。黄协坝说，不如改称为“缪笻杖”，则可与明之“苏绣鞋”作确对矣。

“祁鱼虾”。王士禛《香祖笔记》说，祁珊洲（名文友）官庐江令，有绝句云：“昨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春水涨鱼虾。”王士禛对他开玩笑说：“古人警句例标美名，欲呼兄作‘祁鱼虾’，必不乐受，奈何？因忆宋有呼梅圣俞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红豆词人”。《清史稿·文苑·陈维崧传》说，陈维崧的诗“雄丽沉郁，词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未有也。”“词最有名，妇孺皆能习之。以有‘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之句，又称‘红豆词人’。”陈维崧著有《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

“梁秋草”、“祥酒帘”及其他。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六说，诗人有因咏物而得名者，如郑鹧鸪、崔鸳鸯、谢蝴蝶、袁白燕之类，不胜枚举。顺德人梁福草所著《十二石山斋诗话》，除录载崔黄叶、王黄叶、祁鱼虾等已记如上外，又记钱塘人梁梦善《秋草》云：“马散玉关肥苜蓿，月明青冢冷琵琶。”时目为“梁秋草”。满洲人祥彝《酒帘》诗云：“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人呼为“祥酒帘”。顺德人张锦麟《湖心亭》云：“三面青山四围水，藕花香处笛船多。”时目为“张藕花”。管一清《春日即事》云：“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人呼为“管杏花”。张铁册《咏春草》：“橹摇细绿过芳渚，帘卷遥青入画楼。”人呼为“张春草”。吴修龄有句云：“雁将春色去，帆带好山移。”人因呼为“吴好山”。张哲士《咏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无山妇女愁。”人呼为“张胭脂”。何竹溪《题酒家壁》云：“半夜渡江齐打桨，一船明月一船人。”人呼为“何一船”。看来这样的称呼很多，成为一时的风气。诗人间相互取笑，原无不可。林昌彝则以为诗人咏物，因一篇一语名世，而人即呼其名，倘咏狗马，咏豺狼，亦以畜类得名，岂不有伤风雅。

“冯螳螂”。当代陈声聪《兼于阁诗话》说，昔者王渔洋和漱玉词《蝶恋花》，有“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况蕙风《天春楼漫笔》有记螳螂一则，言夜来香开时，必

有小螳螂栖集其下，织碧与叶同色，若相依为命者。慈谿冯君木喜其体物之微，仿渔洋例，联成《浪淘沙》一解，有“妾是夜来香，郎是螳螂”语，人呼为‘冯螳螂’。君木高足沙孟海将此二语合制一印，文曰：“郎是桐花，妾是桐花凤；妾是夜来香，郎是螳螂。”君木更为作跋，藏萧山朱氏别宥斋，复挽赵叔孺作图记之。一词、一印、一图，遂成三绝。后永嘉赵伯辛有题此图四绝句，亦佳，足为词林添一故事。

“东坡肉”。张晓水等《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说，一九三六年，左笑鸿从北平到南京，张恨水作东小聚，座上有张友鸾、卢冀野等。酒过三巡，张友鸾谈起扑克牌之奥秘，左笑鸿说，扑克牌的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吟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张恨水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的菜，一语双关，举座闻之大笑。卢冀野是曲学大家吴梅（瞿安）的得意弟子，善歌能饮，散曲、套曲写得极好，二十三岁就成为金陵大学的名教授。

责任编辑：吴晔
封面设计：梁珊
书名题字：任平

石代
潜趣清迥
秋赏

ISBN 7-80002-689-2/G·200

定价：7.4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0851936